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溪洲部落是我家—原住民兒少的都市部落生活與優勢

XiJou Tribe Is My Homeland—

The Urban Tribe Life and Strength of Aboriginal
Children and Youth

張媛婷

Yuan-Ting Chang

指導教授：陳毓文 博士

Advisor: Yu-Wen Chen, Ph.D.

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August 2014

國立臺灣大學（碩）博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溪洲部落是我家—
原住民兒少的都市部落生活與優勢

本論文係 張媛婷 君（學號 R00330014）在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3 年 07 月 24 日

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陳 毓 文 (簽名)
(指導教授)

謝 漢 中
本 部 會 長

系主任、所長 鄭 麗 珍 (簽名)

謝誌




“He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its time.”—Bible: Ecclesiastes 3:11

這篇論文要獻給妳—我最愛的天父，我的太陽。

雖總有很多不足之處，但因著妳，就能發出溫暖的光；還記得，我為了論文的壓力無助崩潰、抱頭痛哭、甚至對妳大發雷霆時，妳總說著溫柔的話語鼓勵我，再次向我肯定妳的愛。我常神經大條、不時落漆出包，但在最緊急未知的時刻，妳也讓一切事情超乎我想像、配合得宜，我害怕無力的心，都靠妳再次勇敢堅強！

爸爸，你一直是我重要的支持者，謝謝你關心我的壓力和身體狀況，也載我來回去搭客運上台北，看著你的戴老花眼鏡認真閱讀論文初稿的樣子，我內心覺得很有成就感！媽媽一路都是最呵護我的，謝謝妳在金錢和食物上供養我們，讓我們的心充滿力量能去愛別人，也謝謝體諒我壓力大和忙碌中，有時對妳不夠體貼；念欣和姊西、恩寶的家也是我的避難所，謝謝你們總是招待我吃晚餐、借我用電腦，在那兒我學到不少手藝，和姐西聊天南地北、任夢想馳騁、小恩寶的笑容，都讓我不再定睛自己的烏煙瘴氣；艾絲妳更是上帝給我最親近的閨蜜，生活大小事都可以分享，一起崩潰、笑、禱告、看到上帝的奇妙，謝謝一路有妳，我們還會繼續一起走下去。謝謝關家人的鼓勵，還有歹 V、我的好夥伴，很多時候我因為壓力而變的刻薄，你總是包容、為我禱告，在我最困頓時，用上帝的愛扶持我，帶來穩定的力量，也謝謝你陪我去部落，有你在就像回家一樣安心自在。

謝謝煜奇、張佑、該映、芙蘭和妮卡兒願意讓我再次進入你們的世界，我真是最幸運的人，有機會聽到你們分享生命故事令我深深感動，無論是煜奇對部落的愛，散發認真帥勁、張佑細膩心思，對家人孝順體貼、該映有批判力道並為部落設想的心、芙蘭單純善良，認真築夢的勇氣、妮卡兒散發的力量與對部落的使命感等，都讓我看到你們的無限可能、並受到鼓舞，你們真是溪洲部落的生力軍！美贏，我踏進部落的同伴，更是我溫馨的朋友，因為妳和我一起，讓我能勇敢嘗試和關懷不同的文化，妳身上流露的自信和幹練常激勵我，妳是上帝給我的禮物。



毓文老師，謝謝妳總正向鼓勵我，認真閱讀我的文章和我討論修改，也督促我看到自己的盲點，妳也是對人群和學生有深入關懷的學者，不只要論文品質，更重視學生的努力，欽佩妳效率的步伐，和給我極大的空間，而在我需要時又給予最立即完整的幫忙；也感謝漢中老師、佩榮老師擔任口委，遠道而來給予我肯定和最中肯的意見，幫助我思考修改更加進步，感謝一路的指導和激勵，讓我對議題有更深的思考、學習做研究的思維。也謝謝麗珍老師(社工理論)、慧菁老師(優勢觀點)、培嫻老師(研究法)、立沛老師(社區營造)、麗玲老師(社區發展)等，你們的課程和專業指教，協助我一步步發展研究內容；當永慈老師研究助理，看到很美的研究者典範，妳的努力是我效法的對象，謝謝妳給我彈性工作機制，讓我調配論文、和家人相處及服事時間，妳是很棒的老闆！也感謝我曾實習過的世界展望會蘭嶼工作站、總會；大安家庭婦女中心、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都開闊我的眼界，累積對原住民、社區、家庭、青少年、兒童等方面的專業知識。

R100 的同學們妙芬、秀梅、鴛青、小古、議慶、宜詩、瓊斐、秋慧、阿寶、丁丁、如萱、涵儒、林筠、培涵、阿貴，認識你們是我研究所生涯最大的寶藏。我的兄弟姐妹們崇妮、思宇、Eunice、伊婷、佳煦、蒂芬、正萱、賴逸、Naveen... ..青契年輕人小組天路客同伴、Friday Bible study group, Gospel choir，感謝你們聆聽我最深沉的憂慮，並鼓勵我、為我禱告。還有我最敬愛的輔導 Mei 姐、凡哥、松哥、珮貞姊、鄭哥，總是鼓勵我、體貼我的狀況，並以神的智慧提點、陪伴我。感謝勝利堂少高團契輔導團隊，輔聚聆聽我的代禱，關心我、在我服事缺席需要 cover 時，不吝惜自己的力量幫我補位；謝謝國三小組常給我可愛的鼓勵，終於能和你們一起畢業！看到你們的成長和愛上帝的心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社工這條路和對原住民的關懷，都是上帝開啟的，記得國中和教會探訪 921 災民而開始，就和可愛的原住民族群定了情，謝謝妳給我豐富的生命，我想繼續充滿對妳、對人的熱愛，活出妳在我生命中的美好計畫，成為這世界的祝福！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詩篇 34:8

溪洲部落是我家—原住民兒少的都市部落生活與優勢

摘要

1980年代台灣都市開發吸引原鄉部落族人，聚集打造都市部落、在此生根；然面臨文化衝擊、城鄉差距和弱勢族群地位、都更拆遷等挑戰，兒少往往面對各樣生存壓力，但他們卻最需要安定、安全與愛的環境。

優勢觀點能深入獨特的脈絡和經驗，其重要原則之一為「社區是資源的綠洲」；都市部落即其所在社區，本研究選擇溪洲部落，由於其曾面臨拆遷危機，但族人團結抵抗，如今爭取規畫為文化園區，突顯其各項優勢。

透過質性研究方法，深入訪談並輔助參與觀察，深入了解都市部落兒少的生活脈絡經驗和需求、與部落和成人的關係，並探詢其想望及優勢力量。研究採優勢架構，期待提供對都市部落兒少處境的另一觀點，也藉此提供溪洲部落兒少發聲機會；彙整後成為相關單位發展更適切都市原住民兒少脈絡服務、以及都市部落思考未來發展的參考。

研究結果與結論以優勢架構整理：

- 一、 兒少在溪洲部落的成長軌跡：部落集體生活經驗是其資產；而兒少發展出雙元文化認同，但也有污名認同危機等。
- 二、 成人在兒少部落生活中的角色：帶來支持，並激發社區參與，家庭關係也形塑個人優勢與挑戰等。
- 三、 拆遷、抗爭和就地重建等經驗：兒少認為拆遷、水災、火災、靈性皆屬部落的挑戰，然全心團結抗爭讓他們體會部落的力量。

研究建議：

- 一、 重視多元文化，保存維繫都市部落：放下漢人本位思考，尊重都市原住民需求、經濟效益外更要保留文化獨特性、也需設計符合都市原住民需求的服務和居住方案。
- 二、 提升部落生活品質：以各樣方式發揚部落、促進環境安全、重視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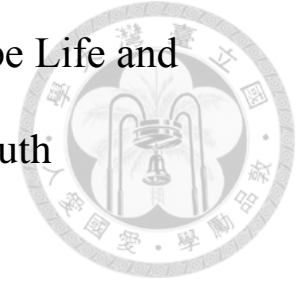
性生活、以愛和團結延續部落人情，並增進對外聯結交通資源等。

三、 侯鳥部落客須知：外來客進入部落，宜主動關懷、自我介紹、循序漸進、尊重、平等、不輕易承諾、說到做到等。

都市原住民兒少全人發展：親子持續溝通聆聽彼此期望，校方、家庭或社在升學抉擇關卡，提供充足支持和資訊等；隔代教養等家庭功能較低者，需優先關懷、挹入照顧資源和服務。

關鍵字：都市原住民、都市部落、溪洲部落、青少年、兒童、生活、優勢

XiJou Tribe Is My Homeland— The Urban Tribe Life and Strength of Aboriginal Children and Youth



Abstracts

In 1980's, the urban development attracted aboriginal people to build their tribes in the urban areas. However, living in the city was not easy for them. They faced the difficulties of culture shock, urban-rural gap , low social status, and the treat of moving away due to urban renewal. Children and youth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group in the urban tribe; they have to go through the same surviving pressure, though what they need most is a stable, safe and loving environment.

The strength perspective can go deeper into a unique context, since one of its important principles is “community is the oasis of resources”. Urban tribe is the community for children and youth. This study choose XiJou Tribe as an example is because their strength was shown in the process when it once faced the tearing down crisis, tribe people worked together to fight and to save their home.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 us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collect data. I went into their community, to talked with children and youth about their life experiences, relationships with adults in the tribe, and to know their wants and strength. I used the strength perspective structure for providing another viewpoint about urban tribes, and a chance for children and youth to voice out. The data could be used for organizations to develop better services for them, and for tribes to think about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Research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are presented from the strength perspective, as followed:

- 1.Children and youth grew up in XiJou tribe: Tribe's group life is their asset, children and youth developed the bicultural identification, but meanwhile, have faced

stigmatized identification crisis.

2.The role of adult in children and youth's tribe life: Adults can provide support;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ty. Family relationship is shaping their strength but may as well bring some challenges.

3.Experiences of tearing down, protesting and rebuilding their community:
Children and youth have experienced crises that the tribe has been through, such as the threat of tearing down, fire, flood, and the spiritual crisi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felt the strength of unity through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test for conserving their community.

Research suggestions included:

1.For the mainstream society: to value multiculturalism, and to preserve the urban tribes. The mainstream society should learn to respect needs of aboriginal people, to preserve their unique culture, and to provide services and housing projects fulfilling their needs.

2.To improve the life quality of urban tribes: to enhance environment safety, to emphasize spiritual life and community ties, and to better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3.For the newcomers: to be culturally respected. To tribe people, new comers are just like migratory birds, we don't belong to there.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follow these tips: to care initiatively, to self-introduce, to respect, don't promise too soon, and to keep promises.

4.To fulfill urban aboriginal children and youth's development needs: Parents should communicate more with children and youth, and to give support and information. For families with fewer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hould provid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s needed.

Keywords: urban aboriginal people, urban tribe, XiJou tribe, adolescence, children, life, strength



目錄



口試委員審定書.....	2
致謝.....	3
中文摘要.....	5
英文摘要.....	7
目錄.....	9
第一章 緒論.....	1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14
第二章 文獻回顧.....	16
第一節 都市部落背景.....	16
一、 原住民族移居都市.....	16
二、 都市部落的誕生.....	18
三、 話說溪洲.....	19
第二節 青少年的發現之旅.....	22
一、 青少年問題與需求.....	22
二、 少數族裔青少年.....	23
三、 都市原住民青少年.....	25
四、 小結.....	26
第三節 視角與觀點.....	27
一、 「問題解決學派」與「優勢觀點社會工作」.....	27
二、 問題解決 vs. 優勢觀點看「都市原住民青少年」.....	32
三、 部落優勢面面觀—以溪洲部落為例.....	36
第四節 青少年與社區.....	40
一、 社區的未來.....	40
二、 以社區為基礎，為青少年建立資產.....	41
三、 參與決策的挑戰.....	42
第五節 小結.....	4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46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樣本.....	46
一、 研究設計.....	46
二、 研究對象的選取.....	47
第二節 資料蒐集、分析方法與嚴謹度.....	48
一、 資料蒐集方法.....	48
二、 資料分析方法.....	52
三、 研究之嚴謹性.....	52
第三節 研究過程.....	54

一、	踏出研究的步伐：愛裡沒有懼怕.....	54
二、	久違了！溪洲部落.....	55
三、	瘋狂野狗路.....	57
四、	訪談前中後.....	58
第四節	倫理議題與研究者角色.....	59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62
第一節	我在溪洲部落長大.....	62
一、	溪洲成長軌跡.....	62
二、	部落環境與部落經驗.....	95
三、	生活概況：金錢、生涯、關係、信仰等.....	122
第二節	成人與我.....	159
一、	部落生活中的成人.....	159
二、	家庭關係.....	163
三、	生涯規劃和家人期待.....	173
四、	外來客.....	178
第三節	拆遷、抗爭和就地重建.....	185
一、	部落的挑戰：拆遷、水災、火災、靈性.....	185
二、	我的家要被拆了！？.....	194
三、	全心團結抗爭.....	196
四、	就地重建的夢.....	200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討論建議.....	208
第一節	研究結論.....	208
一、	目前狀態.....	208
二、	參與者的抱負與渴望.....	212
三、	個人與社會資源.....	218
第二節	討論與建議.....	222
一、	重視多元文化，保存維繫都市部落.....	222
二、	提升部落生活品質.....	225
三、	侯鳥部落客須知.....	227
四、	都市原住民兒少全人發展.....	229
第三節	結論.....	234
第四節	研究限制.....	236
第五節	後記.....	236
附錄一	訪談大綱.....	238
參考資料.....		240
中文部分.....		240
西文部分.....		24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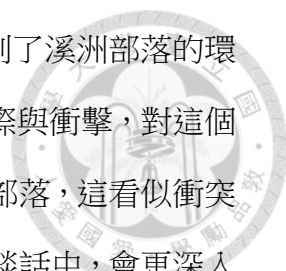
溪洲與我

2008 年，社會工作概論課程的實地訪查，我與組員去到溪洲部落參與聲援演唱會，這是都市部落串聯起來對政府拆遷的聯合抗爭活動；也是我第一次實際接觸都市部落的議題。踏入部落，映入眼簾的是低矮的水泥房和鐵皮屋建築群、廣場中央的小米椿，散發出濃厚阿美族味、野台上穿著傳統服、手拉著手的原住民婦女們，中氣十足地唱著我聽不懂的語言，那力量和熱情感染了我，立時也加入寫抗議布條和義賣的行列，並由此開啟了日後與溪洲的深刻情誼。晚會後我加入由後援會¹開辦的溪洲部落課輔班，以課輔老師的身分認識了溪洲部落的青少年；後來課輔班停辦，我和好友仍決定每週去到部落找他們，並嘗試各種方式和溪洲青少年互動，玩過成語遊戲、常常一起跳舞、唱歌，吉他教學、畫畫、也曾帶他們來台大看阿美族紀錄片等；當然，中間我們也常常在想自己的定位是什麼？既然已經不是老師了，為什麼還要繼續來這裡找他們呢？原因之一可能是放不下已經有的關係，看到這群孩子多麼喜歡我們的陪伴、而我們和他們在一起時也感到多麼滿足，歷經許多的歡笑和淚水，最終仍期許自己能成為他們的資源和可信賴的大朋友。



和青少年相互陪伴的過程中發現，在這都市部落中生長的他們有許多和我不同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相當獨特且震撼我的視野；諸如他們認為在部落中隨地丟垃圾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會有負責清潔的族人來收，還會說：「這是他們的工作，不要害他們失業。」另外有小小孩跟我們玩一玩，尿急了找個角落就地解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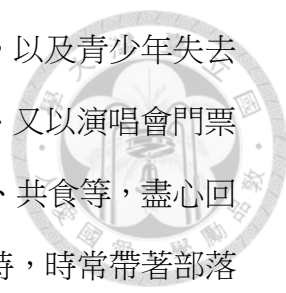
¹ 後援會：2007 年底由支持溪洲部落的部落外人士組成。



是被大家接受的，這些在我眼中有絕對道德標準衡量的行為，到了溪洲部落的環境中，他們卻有自己的一套平衡方式，令我體會到跨文化的實際與衝擊，對這個世界更帶著一份尊敬；同時也思考青少年既居住在都市也隸屬部落，這看似衝突的效應在他們身上實際會如何發酵。和溪洲部落青少年遊戲和談話中，會更深入了解他們所面對的喜、怒、哀、樂，例如曾被他人咒罵蓄人的經驗、家族裡擔任小哥哥姊姊的他們，總是很有責任心的管理弟妹，還發現許多青少年都好喜歡唱歌，甚至夢想當歌星或演藝人員，或是其他的生涯選擇歷程，如：雖然很喜歡體能活動，但加入體育班後的辛苦，讓他發現職業選手的另一面而轉回普通班；或是想試試看普通高中，但後來還是決定去部落裡大部分人選擇的高職。其他也如所有青少年都會面對的，有生氣朋友的背叛、害怕表現自己、難過關係不穩定等等；讓我看到每位青少年特性都是如此鮮明，如此與眾不同。

而溪洲部落的居住形式和鄰里關係也非常吸引我，進到部落都時常會看到居民群聚，坐在門口聊天、吃飯或小酌，偶爾也會看到婦女在聚會所練習歌舞、青少年在廣場上放流行樂跳舞、或是預備龍舟競賽和豐年祭的興奮氣息，整個部落的關係相當緊密，跟小朋友聊天我也問到他有沒有喜歡參與的部落活動，他說是：「星期六出去玩！」因為星期六部落都會有出去看電影或出遊的活動，儘管他有時要補習不能參加，卻還是很喜歡參與。種種畫面讓我這個在疏離社區成長的漢人，第一次感受到社區凝聚的力量，那是我以前從未經歷過的；雖然自行建造的住屋不同於包商規格劃一的環境，卻是棟棟各有特色，也是他們白手起家的窩。

還記得第一次去溪洲參與抗爭音樂會，新生代原住民歌手 **Suming** 也有加入表演，這是我與幾位溪洲部落的青少年都滿欣賞的阿美族歌手，我們還曾一起到台大看他的阿美嘻哈紀錄片，他的成長歷程令我印象深刻，也讓我對溪洲部落青少年的未來產生一些想像：**Suming** 出身台東都蘭部落，18 歲第一份工作和許多原住民一樣是做板模、搬鋼板，到了大學因為尋求生計才回顧自己最獨特的部落



能力，而後從事表演得了新人獎，過程中他看到部落文化逝去，以及青少年失去認同，各種問題產生，在部落中流離迷失，於是他出母語專輯、又以演唱會門票辦理部落的文化營隊，傳續傳統文化，讓青少年到他家學吉他、共食等，盡心回饋部落；當 Suming 在各大學說唱會分享他的理想或拍攝 MV 時，時常帶著部落的弟妹們一起表演，讓青少年對未來有了新的可能，對自己的文化感到很驕傲。我眼中，看到 Suming 走出都蘭的一片天，我也好奇是誰陪伴著溪洲部落的青少年成長、他們的文化和認同如何傳承？處在都市邊陲如此獨特的河畔生態中，溪洲部落青少年一片天會是什麼樣子？

曾身為聲援者和課輔老師的我，後來成為溪洲部落青少年會說想念、問說怎麼好久沒去部落的大朋友—他們口中的「媛婷」，這是在主流文化中生長、漢人背景的我從未想像過的，也是我相當珍惜的一份友誼和得來不易的信任。如今，在研究生階段有機會擔任研究者角色的我，希望最忙碌的時刻也和他們有所連結，最好的作法當然就是：讓他們成為我研究的主角；當初我以一個關懷拆遷議題的社工系大學生身分和溪洲青少年建立關係，從一個主流文化成長背景的外來者角度，初步觀察到溪洲部落中許多家庭社經地位不高，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外在經歷與政府政策或主流文化的衝突，內在又面臨團體與個人的衝突和困擾，像是部落、家庭、人際關係、交友感情以及學業低成就、無力感，難以達到未來生涯發展的期待等；但我並不滿足於看到這些問題的表面，期待透過此研究更深入他們獨特的生命經驗，傾聽他們的聲音、並探索其內外在此的優勢力量。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深刻記得有次在部落的夜晚，一位活潑的低年級小朋友，咯咯笑著俏皮地滔滔不絕他的調皮事蹟，如躲起來裝鬼嚇父母、在老師面前放屁、在台上表演褲子掉下來等等，讓我無法控制不被他逗得哈哈大笑，覺得他好有趣也非常可愛。當我跟旁邊另一位青少年聊天時，他主動開啟話題說：「欸，媛婷，我很認真地問妳喔！妳也要認真、誠實的回答我。」難得聽到他這麼嚴肅的問話，我期待的回答：「當然好啊！」

他問：「就是啊... ..妳會覺得原住民小孩很沒禮貌嗎？」

當下我心頭一驚，因為在我眼中的他其實跟孩子差不多大，也是個「原住民小孩」，那這話是什麼意思呢？我聯想到他剛剛一直在管那個跟我滔滔不絕的低年級小朋友，叫他不要說「屁」這個字。我問這位青少年為什麼這樣問，但他堅持要先聽我的答案。我回答說：「我覺得很活潑啊！其實不管是不是原住民的孩子都是這樣的。」他搖搖頭緊接著說：「其他人我不管，我只先問妳原住民。」他解釋更多：「我覺得原住民小孩欠教育... ..我覺得是父母不願意努力... ..大多用打的，也是有用愛的教育啦，可是很少。」聊天當中發現他的家庭是屬於部落中很要求禮貌的家族，若是沒禮貌「下場會很慘」，所以他會主動出馬管教其他小孩；而在這次談話的尾聲，他也提到自己希望以後長大在繼續在溪洲部落投入。

這三年多定期的拜訪豐富了我的視野，而透過這段短短的談話，更讓我看到他們獨特的家庭文化，以及都市部落與漢人文化密切交界可能面對的認同挑戰。究竟原住民部落和漢人都市主流文化的短兵相接，擦出怎樣的火花，在移居都市四十年至今的脈絡是什麼樣子？這些溪洲部落青少年在溪洲這個獨特環境中生活的感受為何，並這獨特的生命經驗如何塑造了現在的他們與他們的主體性，又他們對自己和部落的未來有什麼期許呢？

綜合上述，期待透過此研究更了解溪洲部落青少年的生態與優勢，並對其生理、心理和社會各方面的發展樣貌多加深究，以認識他們獨特的生命經驗；研究

者也以優勢觀點整理，看到其在部落成長脈絡之意義。

因此，研究問題如下：

- 一、以溪洲部落青少年的經驗來看，其在部落成長的脈絡為何？特別是在生理狀態、心理衛生、生涯選擇和人際交往等方面的經驗。
- 二、成人與上述這些青少年在部落生活中的關係，為這些青少年的部落生活帶來哪些意義？
- 三、溪洲部落位於都市叢林中、青少年與部落關係深厚，面臨部落抗爭迫遷和目前文化園區的開創等經歷，如何形塑他們的生命經驗？

而研究目的期待於訪談過程中充權，藉此過程讓其有機會發聲，也將議題分享出去：

- 透過訪談分享鼓勵溪洲部落原住民兒少表達想法，研究者做為橋樑與媒介記錄下來，提供其發聲的機會及交流想法的平台。
- 彙整後使政策界或福利界更清楚其需求，並顯出其優勢力量；提供有關單位與部落本身思考都市部落政策與未來發展。
- 提供對溪洲部落和都市部落青少年處境的另一觀點，增進外界之理解。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都市部落背景

原住民以往多數生活在隔離且自給自足的社會，在不同的社會結構型態下，原住民家戶經濟發展進程也有別於一般的社會成長型態，隨著整體經濟的發展，逐漸改變了原住民以農林漁牧業為主體的發展趨勢，政府努力縮短城鄉差距，讓原住民族群逐漸融入臺灣經濟發展體系，但由於原住民的教育程度、居住地區、專業技術能力、生活習性與觀念等的差異因素，使得臺灣原住民家戶仍然面臨經濟困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0），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報告。

一、原住民族移居都市

1980年代台灣經濟快速成長，各項都市開發吸引大批原鄉部落族人北遷尋找更佳的工作機會，至今已有三、四十年（黃薇靜，2000），初來城市打拚之際，這些都市移民並未擁有太多資本，因而亟需低廉的住所，許多人甚至以工地為家。過往學者研究了原住民遷移到都市的推拉要素，林易蓉（2009）整理如下：

（一）1960年代至1980年代：

1.都市拉力：平地工商業發達、勞力需求增加，就業機會和待遇佳，謀生較容易。

2.原鄉推力：

（1）在原鄉失去房地產，生活困難

（2）貨幣或市場因素介入、就業機會不足

（3）山地農業式微，農業經濟不景氣、作物賤價，謀生不易。

（二）1980年代至今：

1.都市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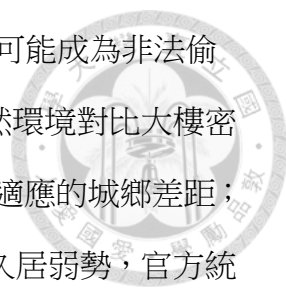


- (1) 城鄉訊息傳播交流迅速頻繁
- (2) 已遷移到都市的原住民所建立的支持網路
- (3) 生活品質優良—子女教育環境好、社會福利佳、工作機會多且薪資、環境等條件好。

可見原鄉的生活空間被大環境的經濟型態改變、壓縮，許多生存資源又集中於都市，因而吸引原鄉族人前往尋找機會。

雖是為著更好的生活品質而移居到都市，都市原住民作白領工作的比率遠低於漢人，由於大多數教育程度不高，在都市中擔任的職位和收入大多偏低、從事漢人不願作的非技術性勞力工作（蔡明哲，2001；李明政，2003），如花費體力的建築工地板模工、鷹架木工、水泥工、運將、鐵工廠、紡織廠工人、五金工人、家庭代工、縫紉工、撿破爛工人等等（蔡明哲，2001），另還有基層服務業。這種工作的特質在於「場所幾乎都是跟人群比較隔離，即使有同事，同事間的互動也比較有限」，且「不一定屬於大型的機關或公司，較無制度化，或傾向於非正式部門，不穩定的成分比較明顯」（傅仰止，1993:180）；而近期面臨引進外勞、企業出走和資金外流更使原住民就業艱難（李明政，2003）。


另一方面，當原住民越多與漢人接觸，其弱勢族群身分的意涵也有所轉變，因都市環境將兩群距離拉近，易造成原漢族群直接衝突，或原住民藉都市情境隱藏弱勢族群身分等，都顯示都市中多樣且異質的原漢關係（蔡明哲，2001）。李明政（2003）指出飲酒問題突顯出弱勢族群的悲哀，傳統上原住民族絕不是喜愛酗酒的族群，飲酒問題顯出社會適應不良、文化適應失調的現象，並且原住民從原鄉遷移到都市，和漢人從鄉村移入都市不同，因其不僅是長距離的城鄉移動，更是「跨越種族界線的移動」。而整體都市原住民的生活適應，面臨了三大結構性的困境為：文化衝擊、城鄉差距、弱勢族群地位（蔡明哲，2001）。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為外來者接觸陌生社會文化，切身感受到生活習慣差距而難以適應的情況，從語言、信仰、穿著、飲食、觀念到教育等都可成為文化衝擊，如：



原住民的共享觀遇到漢人界定私有財的方式時，分享或借用便可能成為非法偷竊；而輕鬆悠閒的鄉下步調，對比都市的緊湊生活、宜人的自然環境對比大樓密佈的空間、人際距離緊密對比疏離，都令人追想過往，也是難以適應的城鄉差距；況且，數世紀以來，台灣的原住民歷經了多族宰制，政治經濟久居弱勢，官方統計和實地調查的資料，多次證實原住民的社會經濟指標低於台灣總體水準，衡量其在教育程度、每戶或每人收入、工作的社會聲望等平均，都顯出原住民偏低的社經地位（瞿海源，1983；瞿海源、傅仰止，1986；傅仰止 1987），由弱勢處境帶來的刻板印象和偏見，如「番人」的侮辱稱呼、就業上受輕視和歧視等，更增添了都市生活的困難。然而都市原住民發展至今四十多年，有第一代都市原住民（由原居家鄉遷到都市地區者）、第二代之後的都市原住民（於都市地區出生、成長者），每個世代的情況不見得相同，也許並非同時面臨這三個困境（蔡明哲，2001）。

二、 都市部落的誕生

早期移居都市的原住民主要為阿美族人，他們擁有的各項資本微薄、沒有人際網絡，又缺乏相關住宅及社會福利，因而原住民來到都市之初，除了工作、最急迫的問題便是居住（李明政，2003）。林金泡（1983:50）實地調查早期在台北市與高雄市的原住民，歸納出三類居住場所：（一）工廠或公司的工舍（二）租房子（三）違章建屋；由於工舍不收租金水電，大部分，而租屋者多選擇最便宜的舊木造房居住，自建違章則是以簡陋材料、私自於郊區空墟地或河床谷地搭建。通常原住民來到聚居社區後，會將戶籍從原鄉遷到現居地，住久了自然有情感上的依附與認同，成為他們的第二個家，加上社區住戶多為原住民身分、族群互動密切，與部落中漢人鄰居的互動方式也跟一般社會不同，其擁有的特色，是都市地區其他居住型態所沒有的（蔡明哲，2001）。原住民聚集的好處為便於照顧，共享「我群」（we-group）的感覺（傅仰止，1995），也能保護下一代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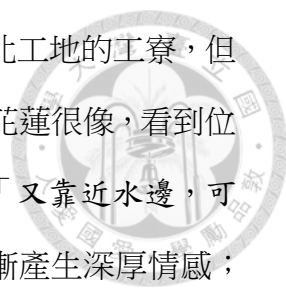
受漢人社會的異樣眼光（傅仰止，1993）。以台北都會區為例，最初多集中於近郊區如新莊、樹林、三峽、新店、汐止等，或有散居或有聚居，其中又以阿美族人占多數。聚居生活型態提供族人庇護，如：新店的小碧潭、溪洲和三鶯部落（黃薇靜，2000）。選擇與原鄉相似的地景，是由於「家」對他們來說，除了做為一個住所，也滿足了生活和文化環境的要件（林易蓉，2009）。然而居民最初的生活環境不佳，許多家戶沒水、沒電，夏鑄九（1999）形容都市部落如同「幽靈社區」一般，是沒有官方列冊的，因而族人的生存在各方面都迎接許多挑戰，由於牴觸政府規章和土地使用權等問題，他們往往難逃多次被政府強制拆遷的命運，在都市化建設過程中，也往往被公部門視為「都市毒瘤」（楊士範，2008）。

施正鋒（2010）論到都市原住民的集體認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認為其來自人為、想像的「共同體」，亦作「社群」或「社區」（community），特別在都會區面臨不公待遇時，故鄉的遠水救不了近火、原鄉無法立即提供安慰或照顧，都市原住民應運產生「再部落化」（retribalization），也就是將現居地視為部落，凝聚跨越年齡層、原鄉部落、甚至族群的族人（Straus & Valentino, 2001；Lobo, 2001:79）。從此都市由疏離的空間轉變為一種脈絡，讓都市原住民有「家的感覺」（Lobo, 2001:73），讓他們來定義自己的認同，正如夏鑄九（1999）所言：「... ..都市原住民移民在十年來已經形成了『部落共同體』... ..」；對年輕一代的居民而言，都市部落是原鄉的延伸，或已成為他們的原鄉了（Straus & Valentino, 2001）。

三、 話說溪洲

（一）都市河岸家園的形成

1980年代台灣經濟快速成長，各項都市開發吸引原鄉部落族人北遷尋找工作機會，一如許多都市移民，來城市打拚之際並無太多資本，夜幕之時便亟需低廉的住所，有許多人甚至當時是以工地為家，林易蓉（2009）的研究中提及溪洲



部落的第一位拓荒者：張英雄長老的故事，當初他也是住在台北工地的工寮，但因為一次和教會朋友聚會到新店溪烤肉，意外發現這裡跟故鄉花蓮很像，看到位於溪邊的土坡地，是溪洲部落尚未成形前的樣貌，令他感嘆：「又靠近水邊，可以釣魚、種菜不是很好... ..。」他對這塊和原鄉相似的土地日漸產生深厚情感；他根據原鄉生活經驗開墾、築房，甚至種菜成為在都市生活的主食，如此落腳下來、也實踐了自己在原鄉的生活技能。部落人口從民國七十年後陸續增加，有從花東原鄉來、也有因朋友或工作關係入住的，主要人口是阿美族，也有其他族別（林易蓉，2009）。

（二）拆遷危機

1.河岸計畫：台北縣政府委託台大城鄉所於民國八十三年規劃的「萊茵計畫」中，觀察溪洲部落認為其地景和自然相當協調，但因土地尚未取得所有權，搭建的房舍也沒有建築和使用執照，在既定法規下部落便被歸類為「違建社區」，即便居住環境良好也無法脫離違法的困境。而後台北縣政府進行「大碧潭再造計畫」，溪洲被規劃為大台北地區河岸整治計畫中的特殊性場域，不符合「公共利益」、「公共財」和「大環境改善」的政策原則及都市型態標準（林易蓉，2009）。

2.隆恩埔國宅：政府曾想一些方式來安置都市原住民，如興建國宅：「三峽隆恩埔原住民族文化部落」，但族人表示三峽離台北市的工作機會很遠，孩童也還在原學區就學，加上租金貴無法負擔，又是短期租約、時間到就要搬離；另外，建築樣式像學校宿舍，沒有讓族人自在聚會的活動空間，無法滿足阿美族文化集居的習性及就業、就學的需要，因此入住率很低（林易蓉，2009）。

3.抗爭及對話：2008年開始，台北縣政府積極整治河岸，開了一系列研討會，邀請河川治理的專家學者共同商議，卻未讓計畫中的都市部落族人有足夠的參與。部落難以和公部門跟專家的都市規劃、學術理論進行對話，於是產生對立。政府強制拆遷、部落串連展開抗爭，使台北都會地區河岸阿美文化的議題被大眾和媒體關注，於是北縣政府漸釋放善意回應，嘗試開啟對話的可能，開始邀請族

人參與研討；此為一重要轉機，但頻繁的抗爭活動已造成了族人之壓力與負擔（林易蓉，2009）。



（三）後續發展

1. 協力式住宅規劃

經過 2008 年拆遷政令和抗爭活動的此起彼落，2009 年台大建築與城鄉所師生和日本學者延藤安弘，共同組成了溪洲部落重建規劃團隊，以調查溪洲文化和空間；透過「參與式」的設計理念來協助重建部落，台大建築與城鄉所教授夏鑄九指出，規劃園區的目的是「希望同時保有阿美族文化，又以尊重生態的方式來化解其中與水利防洪政策的對立，打破既有法令對自然及文化的忽視。」主要設計原則為：1. 先建後拆，就近安置，2. 土地公有、建物共有（共同產權），3. 政府補助經費（引自苦勞報，2009）。

2. 文化園區都計變更案通過

2011 年 12 月 27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核通過「新店溪洲阿美族生活文化園區」的都市計畫變更案；新北市府稱為「原住民社會住宅計畫」，希望落實照顧原住民的政策，也保存都市原住民部落生活特色、確保其居住安全，同時仍達到堤岸整治的效用；未來會整合原住民部落元素，來重建部落兒童遊戲場所和公共社教等空間，在附近規畫原住民文化館、文化創意、部落產業、有機農園和特色展演等。預計園區完工後，以部落共管方式交給居民使用，由部落負責水電和設施的維護，原民會及市府原民局也參與管理委員會的監督；而基於社會公平原則，族人須付土地租金、房屋稅和園區管理維護費，房屋也將禁止買賣（引自聯合報，2011）。這樣的抗爭結果也引來各界的關注，許多尋求生存空間的都市部落紛紛前往參訪、了解溪洲部落的經驗（原住民族電視台，2013）；然而園區的管理方式及後續的效應，是否能促進溪洲部落之永續發展，還有待各界檢視與觀察。

第二節 青少年的發現之旅

青少年期代表著一段發現之旅，他們開始嘗試去問：「我是誰？」「我和別人有何不同？」「我的人生該怎麼過？」等問題... ..。

(Ashford, LeCroy & Lortie, 2007)

艾瑞克森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界定這身心劇變的青少年成長階段為 10 或 12 歲開始，21 或 22 歲結束，通常細分早期為 10-15 歲、晚期為 16-22 歲，早期特色為身體、認知和社會方面之發展及改變，且相當看重同儕的接納，晚期則是從家庭獨立出來、並發展自我認同 (identity)，過程中也可能面臨角色混淆的衝突。青少年是發展自我概念 (self- concept) 的重要時期，情緒起伏可以在短期之內達到不同極端，例如從狂喜到狂悲，像是坐雲霄飛車一樣，發展心理學始祖 G. Stanley Hall 稱此時期為狂飆期 (storm and stress)；但安娜·佛洛伊德 (Anna Freud) 認為，狂飆經驗屬於青少年時期中正常發展的一部份，許多青少年心理學者如 Adelson、Douven、Offer 和 Bandura 也認為過去的描述未正確刻畫許多健康青少年的形象、因而須除去此刻板印象和迷思，且已有許多研究證明，大多數青少年適應良好、和父母同儕互動良好、並能適當因應外在環境與情緒問題 (Ashford, LeCroy & Lortie, 2007)。

一、 青少年問題與需求

多數青少年研究以問題為開端，而簡論常見的青少年問題，可分為內化與外化性，內化性問題有自殺、自殘、憂鬱；而外化問題則有：犯罪或偏差行為、中輟、危險性行為。而其影響成因，可分為身心發展議題或是環境因素。身心發展議題指青少年身心在發展成長的變化過程中，經歷自我認同、角色認定的混淆感受；環境則包含以下兩點 (陳毓文，2002)：

(一) 家庭因素：單親家庭、親子或家庭衝突、父母管教不當。

(二) 學校因素：同儕關係、師生關係。

蔡崇振（1999）整理國內影響青少年產生問題的三個因素：

- (一) 家庭因素：包含家庭結構改變，青少年乏人照顧、破碎家庭增加、父母關懷降低、代間溝通困難等。
- (二) 學校因素：升學主義產生沉重壓力，又課程安排偏重智力，使低學業成就青少年多有受挫、輔導室專業人員不足，成效不彰。
- (三) 社會因素：多元觀念，青少年認同危機、國會亂象社會脫序示範、青少年休閒活動不足。

曾華源、郭靜晃（1999）研究少年身心發展健全的因素，並將其需求細分如下：(一) 生活保障 (二) 健康維護 (三) 保護照顧 (四) 教育輔導 (五) 休閒育樂。其中教育輔導的部分，回應了蔡崇振（1999）提到的建議，其認為目前需要加強家庭教養功能、平衡少年的五育教育，並增進少年社會認同與融入；休閒育樂方面也需要更多場所和有益身心發展的活動（曾華源、郭靜晃，1999），許多年輕人為了打發時間，會選擇不同的休閒活動，例如看電視或上網，學者建議青少年應從事較具挑戰性的活動，他們可從中獲得較多的成就感（Ashford et al., 2007）。

二、 少數族裔青少年

本論文主題關切之青少年為都市移民家庭的成員，加上其帶著原住民族裔身分，屬於台灣社會中的少數；每年有數以萬計的青少年，跟著父母從世界各地移居美國、或在境內流動，因而我們可以參考美國的少數族裔青少年研究，了解遷徙移動是如何形塑青少年的成長經驗。學者 Arrendondo（1984）做了一個五年長期貫時性研究發現，第一，青少年來到新環境往往面臨種族歧視，由於膚色、衣著和語言等都顯示其弱勢身分，而產生深深的疏離感，此時，可透過參與他們居住的社區或教育性活動建立歸屬感；第二，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民族文化的價值觀，也是影響其適應的要素，在面對新文化時，若仍認定自己原有的文化，便能

提供他們適應的基礎，而減低自我的衝突；第三，家人的支持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當青少年在適應不同環境時得到鼓勵，便能減少其挫折感。如果移民青少年在面對諸多挑戰時，擁有以上三個因素：歸屬感、認同原有文化以及家人支持的話，較能成功適應主流文化。

弱勢族群的青少年通常較主流文化青少年易受歧視，或面臨貧窮及教育機會不均等問題，難免對他們造成負面影響，如非裔黑人常被評論為犯罪者、吸毒者或青少年懷孕，研究發現當非裔青少年接受社會對自己的負面偏見時，較容易產生低自尊和負面表現（Ashford et al., 2007）；但學者 Gibbs（1990）也提到無需過度病理化他們，因其實有許多非裔青少年，能很坦然面對自身的種族或社會地位，也有研究發現非裔和白人青少年的自尊心無顯著不同（Gibbs, 1985；Rosenberg & Simmons, 1971）。因此若少數族裔青少年對自身種族持有正向看法，他們就會抗拒這些負面偏見，也較能承受內外來的壓力（Ashford, et al. 2007）。

由於主流文化往往對少數族群有許多偏見，少數族裔青少年發展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會面對較多挑戰（Spencer & Dornbusch, 1990），又因青少年階段已具備認知能力，對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弱勢身分擁有一定的知覺和敏感度，若在發展自我認同時，面臨到種族刻板印象，如社會對該族群的負面標籤，或缺乏成功的角色楷模等等，都會影響他們的「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Spencer & Dornbusch, 1990）。加上青少年期傾向會拿自己與同儕比較，使得許多少數族裔青少年拉扯於主流文化與自身文化之間，可能造成三類型的認同：（一）疏離（alienation）是拒絕主流文化和他們提供的各種機會；（二）同化（assimilation）則是拒絕本身的族群文化，極力認同主流文化；（三）雙文化觀（biculturalism）為嘗試在主流和自己的文化間取得平衡，並依情形決定使用何種文化標準（Spencer & Dornbusch, 1990）。弱勢族群青少年開始與其他種族青少年有更多互動，過程中也會感受到自己與他人相異之處，通常他們在社區和學校會有兩群

不同的朋友，社區中的同儕可能就是和他們相同族群血統者；而這兩類的同儕互動關係值得探究，如一位在學校被孤立的少年，卻可能是社區中的風雲人物（Gibbs & Huang, 1989）。



三、 都市原住民青少年

當家庭因尋求生計而遷移時，附屬於父母和家庭的青少年們也一同遷移至都市，調適因應的過程往往是被動且備感壓力，在都市中生活需要面臨許同挑戰，如前所述，當時河岸部落有許多是處於沒水、沒電，甚至孩子沒有戶籍入學，外在又有動盪的拆遷壓力；不僅要適應新的生活環境，還要面對陌生的文化架構、人際關係與教育制度，從人力資本的培育到將來職涯的選擇都因此受到影響（黃薇靜，2000）。李明政（2003）論及都市原住民的兒童與少年，認為其大多生活於都市邊緣或環境不佳的社區、甚至逐工地而居，相對缺乏穩定的成長與學習環境，因直接經驗到文化衝擊和語言轉錄困難，以及同儕相處隔閡與家庭支持力量薄弱等，內心徬徨困惑，此內外因素交互影響，使都市原住民的兒童與少年產生學習適應困難或低競爭力；而未設籍定居的流動家戶，難以保障其福利、社會資本也不易累積，不利新生代的成長發展。邱怡薇（1998）的研究提出原住民已於都市定居近三十年，卻仍面臨族群歧視及就學問題，並無法改變生活上的困境，且都市原住民青少年內心多有在都市漂泊的感受、對都市的負向感受多於原鄉，也憂心文化流失，希望多認識自己族群的文化，再加上受到漢主流文化的歧視，感到被排擠。

漢人擁有重視教育的歷史文化，但原住民並沒有這方面的傳統，阿美族傳統社會中，最重要的教育組織是男人會所（taluan）為中心的年齡階級，所有男人都必須參加此部落性組織，學習禮法，訓練捕魚和打獵等技術，接受捍衛部落的訓練，過程中耆老會講述部落的神話、傳說，也會訓練其體能和謀生技能，培育年輕人對阿美族文化的認同，使其成功履行阿美族男人的角色，「讀書」在此過

程中完全不重要，因為傳統上，阿美族的社會與家庭需要的是一位會狩獵、捕魚，且辛勤工作的男人；對於漢人青少年而言，學校與家庭對教育的期望大致相同，而阿美族青少年卻可能面臨顯著的不同（許木柱，1993）。

來到都市的原住民家庭，父母多忙於工作，對子女的教育自然也無暇照顧（張世佩，1997），季紅瑋（1997）研究都市原住民國中生時，便以兩個標題陳述其與父母互動的形態與內容：「輕薄短小的親子特質」、「我爸媽很忙」。特別是處於低社經地位的都市原住民父母，需要逐工寮而居、經常不在家，難以積極處理子女上學問題，往往演變成青少年中途輟學。而父母經常不在家或中輟的青少年，缺乏適當的關心、照顧和教養，又容易交到損友、誤入歧途（李明政，1997:15；胡湘珍，1996:119）。從事體力工的都市原住民，勞累又不受尊重，一回到家中便三兩聚集喝酒，希望抒發身心的疲憊和鬱悶，不醉不歸（李明政，1997:16）；青少年居於簡陋的住屋中，學業資源已經不足，再加上父母不在家，或帶著醉意在家、甚至酗酒，被拉去一起喝，更不利於青少年的教育（陳順利，1998；蔡明政，2001）。再者，種種福利措施和加分制度，不免讓同儕對這群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相當好奇，從外界異樣眼光到對自我的懷疑與否定，漸漸產生了汙名化的認同（stigmatized identity）。然而，隨著社會多元開放，加上日漸認識自身文化，他們也可能朝向雙元文化認同發展，也就是肯定自己的文化、同時接納漢人生活型態（黃薇靜，2000）。以阿美族為例，移居都市生活時，其原有的親屬倫理依然發揮相當程度之調適作用（楊士範，2008），他們重視年齡階層的權威，因此在都市生活中，仍以高年齡層帶領、照顧低年齡層的人，低年齡層也通常被叫喚去跑腿（許木柱，1993）同年齡層者則感情深厚，一起上工、出入或休閒（林鳳珠，2005）。

四、 小結

青少年階段身心靈皆會面臨許多的變化，此時最需要的，就是安定、安全與愛的環境（查普曼·克拉克、洪幸維，2008），這樣的需求是不分族群的，今日

的青少年就是明日的成人，原住民遷移史至今已約四十年，該如何使這群都市原住民青少年在都市自由發展、又能擁有正向的自我形象，而非迫不得已地進入既定的社會發展、體會處處受限的生命經驗，是我們必須關注的議題。



第三節 視角與觀點

一、「問題解決學派」與「優勢觀點社會工作」

優勢觀點 (strength perspective) 源自對醫療模式和問題解決取向之反動，他們深深相信人類潛藏智慧和能力，期待看到更多選擇而不只是限制 (宋麗玉，2009)；由於研究者學習社工之初踏入部落，第一反應時常是使用問題解決的眼光來看待都市部落和其中的青少年，而較少有系統性的運用優勢觀點，此段將多加敘述問題解決學派 (problem-solving approach) 與優勢觀點加以比較。

(一) 對病理的反動、全人的關懷

1980 年代起，社工領域開始探討優勢觀點，廣泛運用在各種領域，如情緒困擾的青少年與其家庭、長期照顧、物質濫用問題、精神醫療領域和成人保護服務等 (Saleebey, 1997)。另外，Rapp (1998) 將優勢觀點與個案管理結合，發展出「優點個案管理模式」(the strengths model of case management)，在相關評估研究中也驗證其成效。協助受助者找回自己內含的力量與既存的环境資源，活出自己，過得自在。

問題解決學派個案工作是 1950 年代由波爾曼 (Helen Harris Perlman) 所創；又稱作問題解決模型 (problem-solving model)，其假設案主失去了解決問題的能量，需協助他們克服障礙，以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林萬億，2006)。

問題解決學派最大的理論特色是強調：「社會工作處遇應有時間限制，而非無止盡的長期諮商輔導，且社工處遇也應該同時關心環境、社會因素與案主之間的交互影響。」可見其已關注環境與個人的互動及影響。波爾曼雖然推崇佛洛伊德，但診斷派個案工作將服務對象病理化的部分，令她體驗到衝突而另起爐灶，

以下三點是對診斷派個案工作的批判：1.早年決定論難直接應對於個案現實生活 2.過度病理本質，強調案主的病或失敗，過於悲觀和消極 3.過度強調治療，社工與案主間主從觀念深（簡春安、趙善如，2010）。可見問題解決學派和優勢觀點也有相近之處，在於兩者都是對診斷病理觀點的反動和批判。

波爾曼（1983）在實務工作中體會到問題越處理越複雜，而須尋求有效率的方法，她認為實務工作者「應有效了解案主如何去活、去愛、去工作、去要求、去競爭、或者失敗；到某一地步治療者也應教導案主如何解決問題」，這部分和優勢觀點的全人理念很相近；問題解決學派的重點也是在於共同解決的過程，當中認知（personal sense）的發展便是出自於行動（action），因而和優勢觀點相同之處是都不同意病理觀點，認為不須一直探討挖掘心理的種種不適和病因，反之：行動是發展洞察或知識最有效的工具（簡春安、趙善如，2010）。由此看來，問題解決取向並不是在鑽研服務對象的病態、企圖病理化對方，但是仍可見其與優勢觀點不同在於：問題解決學派投身於層出不窮的問題當中，強調用較有效率的方式理出思緒，優勢則是雖然看到問題，但決定跳脫問題、先由案主生活面向來看案主的能量。

（二）以優勢為出發點


相對於問題解決學派「解決問題」的效率出發點，施教裕（2010）彙整優勢觀點的實務步驟為：1.相信案主的能力，2.啟發引導案主的改變想望和動力，3.增強案主的權能，4.隨機示範和教導，5.維持改變與持續成長，6.漣漪效應與結果。因而處理問題一直都不是優勢觀點最重要的焦點，案主的能力及與案主一起成長的過程是最重要的，但也會協助案主增強力量、並在必要時示範必要的改變。相較問題解決學派以問題為導向，優勢觀點的介入策略是案主導向，而且以關係為焦點的（Wayne, 2010）。

宋麗玉（2010）歸納比較問題解決和優勢觀點，認為問題解決學派在理論上並沒有聚焦於歸因個人缺失，也同樣注重案主的觀點和案主參與，然而面臨實

務，往往仍是由專業人員評定問題，未必和案主討論或達成共識，也比較傾向個人歸因；解決途徑也較多朝向正式資源，且不一定會和案主討論各種可能影響其他資源的可能性。總體來說，問題解決學派的目標在於解決問題且避免問題帶來的負面影響，處遇過程還是比較理性且線性；但相較於優勢觀點的服務目標並非最重視「問題解決」，而是案主在該情境中展現如何的能力和自尊，甚至成長和復元、超越障礙和問題。例如慢性精神疾病的案主，在長期的復健過程中學習與疾病共存的因應方式，可能還會超越個人苦難，甚至能愛自己或去關心他人福祉，如受暴婦女在經歷過創痛之後，脫離暴力並重建生活，過程中重新肯定自身能力，有感於受到許多貴人幫助，甚至能轉而協助許多相同經歷者甚至是相對人。

優勢觀點服務過程也強調傾聽案主的聲音，並充分發掘資源以達到案主的想望（wants），不僅聚焦在正式資源，更開拓個人資源及跨到社區非正式資源，處遇過程重視讓案主作指導者、社工是案主的工作夥伴，扮演支持者、資源連結者、希望激發者、促進者、反映者和諮詢者等角色，以下是優勢觀點原則運用與問題解決取向之綜合比較：

優勢觀點原則	運用於社工實務情形	問題解決取向原則
1.每個個人、團體、家庭和社區都有其優勢	✓ 鼓勵尊重案主與社區的聲音	評量環境中的情境與個人
2.挑戰可能帶來威脅，但也可能是機會來源	✓ 案主被視為有韌性和資源 ✓ 面臨挑戰促使案主發現自己的能力和自尊	發現問題所在，並排定優先順序
3.個人、團體和社區的想望應該受到重視	✓ 診斷、評量和服務方案不能限定案主的機會 ✓ 案主和社區有能力重新站立	發展實際的目標和干預計畫
4.透過專業人員和案主共同合作，案主方能獲得最	✓ 站在專家或專業角色位置可能無法發現案主的優勢	專業人員促進問題解決的過程

好的服務		 著重在可使用的資源
5.每個社區皆充滿資源	✓ 社區是資源綠洲 ✓ 個人、家庭和團體的非正式資源可擴大社區的韌性	

(Long, Tice & Morrison, 2006, p.34, 轉引自宋麗玉、施教裕, 2010, 頁 51)

(三) 內涵

問題解決使用 MCO 理論來評估, M 是指 Motivation, 也就是案主的動機、C 作 Capacity, 案主能改善問題的條件或能力, 簡稱「能量」、而 O 是 Opportunity, 指問題獲得改善之機會。相對優勢觀點的“PCR”當中陳列許多優點能源, 內容廣泛且豐富: P 是承諾 (promise)、可能性 (possibility)、正向期待 (positive expectation)、潛力 (potentials), C 是勝任 (competence)、能力 (capacity)、勇氣 (courage), R 是韌性 (resilience)、儲備 (reserve)、資源 (resource)、足智多謀 (resourcefulness), 優點要素中也同樣強調增加權能, 以及案家內部資源能源的甦醒和能力, 但更注重對話和夥伴合作, 且認定每個人、家庭、團體和社區都有優點 (施教裕, 2010)。

宋麗玉 (2010) 認為由問題解決轉向為優勢觀點, 是一種視野的轉換, 從不同的角度看待案主和他所處的社區和情境; 對於工作內涵與助人關係性質也都會有所改變, 相關的理論概念有復元、增強權能、生態觀點、復原力、療癒和圓整、參與和社會支持網絡、希望、對話與合作等; 以下便來看兩者的優點與限制之比較。

(四) 優點與限制

宋麗玉 (2009) 比較優點與問題兩種取向評量方式的異同, 也陳列實務上優點評量的正向價值, 由此我們也可了解問題評量之特色或實務限制所在:

評量方式	優點評量	問題評量
評量重點	這個人的想望、渴望、抱負及夢想是	把診斷視為問題。與問題相關的需

	什麼；個人的才華、技巧與知識。一個全人的輪廓。	求、欠缺及症狀。
蒐集資訊	以案主對其情境的看法收集資料；民族學誌的。	從專業觀點來尋找病人／案主問題的性質。著重分析的。
會談	以有目的性的對話方式進行。	質問式的會談。
焦點	聚焦在此時此地，並引導討論未來及過去，了解他們如何經歷這些之後倖存下來。	聚焦於診斷評量的程序，以決定其功能之程度。
如何看待案主	每個人被視為獨立的個體，相信他們可以在自我與環境中決定自己的需要。	案主／病人被視為缺乏自我行為的自覺，或是否認問題或其疾病。
評量過程	評量是持續進行的，過程中關係是主要的成分，鼓勵和認可是過程中的要素。	案主／病人變成被動的接受工作者所決定提供的處遇。
評量方向	特定的、詳細的、個別化的。	把個人置於診斷或問題的類別中。採用一般的、同樣的語言。
資源	發掘恢復活力的方法，以及創造自然的協助網絡。	強調順從與問題管理，透過正式的服務滿足需求。
主權	案主的權威與擁有權。	由專業來控制。
專業關係	專業人員問：我能從你身上學到什麼？	專業人員規定：我認為你應該學什麼、做什麼。

(宋麗玉，優勢觀點社會工作訓練，民 98 年 12 月 17-18 日)。

問題解決學派考量實際，加上其不承攬所有問題，且不需為所有實務限制承擔一切後果，認為在專業範圍內做自己可及且有效果的治療，實屬容易實行（簡

春安、趙善如，2010)，因此是很好的切入點，初跟案主接觸時能很快了解如何與案主合作，但如果針對有長期狀況，要去拆解錯綜複雜的問題時，便很難有效率。然而問題解決學派理念上還是認同要廣泛了解案主的生活面向，在此便必須思考要如何定義效率：若是為了在合理的時間了解案主生活面向，便很適合與優點評量並陳使用，因為不僅能較快有效服務案主，也在過程中以優勢眼光加以充權；但若是對於長期處於不佳狀態的案主來說，也許會越來越悲觀，他們會傾向看到問題，有的可能奮力否定而讓事情更糟，或有的將不好的結果過度歸因自己身上，認為壞事仍會接連不斷發生，進而過分概化壞結果，認為其他表現也是不好的（Snyder & Shane, 2001），接著墮入絕望；此時，摺入優點評量的價值是更好的選項，既能結合問題解決的效率、又能有優勢的眼光看待案主的需求和想望。

問題解決學派原意是要反病理，也是相當有理想地對前者反動和批判，且批判有理；如此帶有衝勁和效率，肯定運用關係的價值，並非只是著重問題忽略案主，而是重視瞭解案主與社會和環境的互動。但也許順著問題去尋找案主的生活脈絡時，仍會有些可能的偏誤（bias），只看到問題相關面向的生活領域。另外，MCO 評估中的“Opportunity”其實不只強調正式資源，也強調尋求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s）以增強案主能量，提高解決問題的機會；但在實務上卻被批判仍然是集中於正式資源，可能因為正式資源較容易取得，所以都會優先取用，令人思考理念和執行上的落差從何而來，抑或其實際演變為綜融使用的過程為何？由此可見兩個學派或是交替使用，帶著優勢的眼光，並不忘使用問題解決的步驟拆解障礙，而帶來效率的改變（即便通常全人的改變要很長的時間，是急不得的），也許透過這種方法綜融使用也能相輔相成。

二、 問題解決 vs. 優勢觀點看「都市原住民青少年」

目前看待都市原住民的觀點，仍偏向以問題出發，目的在於尋求效率，以下將問題解決取向和優勢觀點稍作比較，呈現兩種觀點看待都市原住民青少年之概

況。

(一) 問題解決：分析問題，提出都市原住民（社福）政策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委會）在 2010 年所做的「台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報告」中，發現原住民的家庭擁有下面兩項貧窮文化的特點：

1. 經濟方面：失業與未充分就業造成家庭所得短絀，另經濟戶長從事的職業也以非技術性及體力工為最多。
2. 社會方面：從家庭各項消費支出的比重可發現原住民家庭在教育費用的支出相對於全體家庭相差 0.213 倍，對於教育文化方面的學習仍有待推廣及加強。

文中指出整體原住民家庭的經濟狀況帶有貧窮特徵，貧窮文化包含收入不足、低技術或失業，導致難以有良好社會生活而須在貧窮中尋找生存之道，也形成了社區或家戶的貧窮文化（原委會，2010），而教育水準低、就業不足和所得偏低，正是台灣地區貧窮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朱雲鵬，1987）。由此原委會（2010）認為：「未來必須多加強個人的教育、職業訓練、工作經驗、工作技術等才能幫助原住民家庭真正脫離貧窮。」

原委會「102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裡面的「都市原住民發展計畫」將實施內容區分為以下六大項；在此摘錄較具體與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相關的項目，期待能略以呈現政策看待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的需求樣貌：

1. **建構和運用都市原住民生活發展基礎資料庫**
2. **強化原住民生活基本安全**
 - 輔導轉介特殊境遇原住民族婦女、少年、老人保護個案。
 - 關懷訪視高風險原住民家庭。
3. **積極促進都市原住民的居住安定**
4. **推動發展性的原住民就業促進**
5. **提升回應多樣化社會的原住民教育**



- 補助縣市政府推動原住民族資訊教育。
- 補助培養多語言教室教學的師資，辦理以原住民族語言為主之多語言教室的教學。

6. 兼顧原住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 辦理原住民族語言研習，營造都市原住民語言學習環境；結合都原地區各級學校、團體、教會與家庭，成立原住民族語言文化教室。

以上可見，具體與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相關的項目幾乎都與教育和家庭相關，也發現其他項目多為一些現象描述，目的在幫助大眾或施政者更了解原住民之現況問題與需求，並且提供給原住民家戶經濟或社會支持，如家庭教育等等；換言之，也是對青少年的支持。然而整個內容不外乎由問題的調查出發所致的結果。

(二) 優勢觀點：看見都市原住民的想望和優勢力量。

優勢觀點提及：「挑戰可能帶來威脅，但也可能是機會來源；面臨挑戰促使案主發現自己的能力和自尊。」(宋麗玉、施教裕，2010) 被強制拆遷的溪洲部落和三鶯部落都承受極大的壓力，但是越被壓迫，越激發族人的權力意識甦醒進而成為抵抗的動能(江雯，2011)，結合各方資源之下，溪洲部落也成功爭取到就地重建，甚至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核通過「新店溪洲阿美族生活文化園區」的都市計畫變更案(引自聯合報，2011)。

優勢觀點服務過程強調傾聽案主的聲音，並充分發掘資源以達到案主的想望(wants)，究竟青少年中期族群需要什麼？查普曼·克拉克(2008)提到：

1. 青少年機構與活動設計需要重新對焦，應以照顧他們為主軸。
2. 青少年需要安定、安全與愛的環境。
3. 青少年需要與大人們建立真實而親暱的關係。

更聚焦於都市原住民之青少年，黃薇靜(2000)的研究中以生態的眼光看清楚外在環境中階級、教育體制、與勞動市場所形塑的生涯機會結構，導致這群青少年比非原住民貧窮青少年面對更多重的壓力與結構性限制；黃薇靜藉由更細緻

的訪談，深入了解這群都市原住民青少年個別的生命經驗，並探究他們面臨什麼樣的生活壓力以及出現哪些狀況，最終提出五項對社工的實務建議：

1. 以社區工作為基礎，開啟族群身分、公民角色與個人生涯的對話
2. 從青少年個人的協助，到以都會原住民社群為核心的服務模式建構
3. 提供中輟、離家青少年，彈性、多元的學習環境與服務體制
4. 技職教育、勞動職場的再檢視：庇護性工作與青少年勞工保護法的建構
5. 以既有社群網絡為基礎、力量的再集結

而這五項建議其實都埋藏了優勢觀點的寶藏，「以社區工作為基礎」，並從青少年個人擴展到原住民社群，都是認同「每個社區皆充滿資源、社區是資源綠洲」的優勢秘訣；「提供中輟、離家青少年，彈性、多元的學習環境與服務體制」也是認為專業人員必須因應青少年個人的想望和個別情況，共同合作設計，他們才能獲得最好的服務；對於教育和職場等制度的再檢視，便是重視制度對個人的充權和倡議，除去妨害其優勢力量的障礙；最後，集結既有社群網絡也符合此優勢原則：「個人、家庭和團體的非正式資源可擴大社區的韌性；不僅聚焦在正式資源，更開拓個人資源及跨到社區非正式資源」（宋麗玉、施教裕，2010）。

(三) 兩種模式的運用成效

首先，政策分析較相近於問題解決的模式，會先評量環境中的情境與個人，發現問題所在，並排定優先順序、提供正式資源，由此使解決問題更有效率是其優點；原委會從民國 85 年 12 月 10 日成立以來，致力改善台灣原住民族群的整體家庭經濟與生活水平，由其所提供的數據看來，確實年年有所進步（原委會，2010）。但另一方面可能由於從種種「問題」出發、專為問題設計解答，而難以為服務對象量身訂做，在政策的公權力強調順從與問題管理之下，也變相地是由專業來控制和規定：「我認為你應該學什麼、做什麼。」服務對象也變成被動的接受工作者所決定提供的處遇；另透過正式的服務滿足需求，也會忽略其非正式資源網絡的建構。

相對談到若以優勢觀點來服務都市原住民時，黃薇靜（2000）的研究中不僅分析原住民社群長久以來的弱勢處境，更以生態的眼光看到都市原住民青少年鑲嵌在家庭發展之下的生涯發展，導致青少年承擔了階級與族群雙重的弱勢處境。即便如此，她仍從青少年的生命經驗中看到其優勢：「他們仍不斷地運用各種生涯策略，主動創造可能的空間，建構其生涯。」在她眼中的都市原住民青少年是有韌性和資源的；這也帶給我們一個啟示，當瞭解案主與社會和環境的互動時，並非意味著只是注重問題而忽略案主。

雖然這些集結正向力量的作法，可能讓人懷疑是否過度樂觀，只是在尋找不存在的資源、最後還是要透過正式資源才行，又個人的生命經驗太多元，似乎僅屬微視層次；但相對政策大餅的對症下藥—順著問題去尋找案主的生活脈絡，最終造成只看到問題相關生活領域的偏誤（bias），優勢觀點才更能看到全套量身打造的精神。讓服務對象成為指導者和工作夥伴、且認定每個人、家庭、團體和社區都有優點時，便是在增加其權能，激發服務對象的內部資源和能力的甦醒，一旦能確保服務對象有動機，就會帶出永續的發展；反觀服務的提供者也會輕省一些，只需好好著重扮演輔助的角色，如：支持者、資源連結者、希望激發者、促進者、反映者和諮詢者等角色，並在其中向服務對象學習。優勢觀點既結合問題解決的效率、又能有正向的眼光看待服務對象的需求和想望（施教裕，2010），對處在壓迫與適應壓力之下的都市原住民是很適用的模式。

三、 部落優勢面面觀—以溪洲部落為例

優勢觀點重要原則之一便是：「社區是資源的綠洲」（宋麗玉、施教裕，2010），都市部落就是青少年所在的社區。而 Easterling 將社區能力定義為：「居民個別或集體所擁有之改善地方生活品質之動機的資產或力量的集合。」所謂人在情境中，青少年處於部落中的生活形塑了個人的優勢力量。以下將由「社區資產」及「社區強化」的觀念，配合資料及研究者經驗，初步分析以了解溪洲部落的能力，

期待帶來優勢方向的先見知識。

(一) 靜態社區能力：社區資產 (Community Asset)

福特基金會前副總裁 Melvin Oliver 指出：「資產 (asset) 是一種特殊的資源，個人、組織或整個社區能使用他來減少或預防貧窮及不公平... . . . ；當窮人取得資產，他們比較能夠掌握生活中的重要方向，去規劃未來和因應經濟的不確定性，去支持他們小孩的教育成就，並用於確保下一代會有更好的生活。」可見資產有助提升生活品質，也使個人、團體和社區較有自我實現的可能；社區資產包含七大類型：有形的、人力的、社會的、財務的、環境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資產 (黃源協，2009)，以下研究者綜合文獻及三年定期前往部落的經驗加以歸納，一探溪洲的部落資產樣貌。

1. 人力資本

台大城鄉所博士生吳金庸 (2013) 於《原地發聲》受訪時，曾表示溪洲族人職業大部分都是營造工人，是都市的骨幹。而族人透過都會區的勞動工作學習建築技能，使用堅固的鋼筋水泥為建造部落的材料，也擁有原鄉耕種、採集的知識，依然保留過去基本的生活方式來補足都市中的維生所需；青少年多走技職，也擁有一技之長 (林易蓉，2009)。

2. 有形資本

原住民在都市建造的聚會所與家屋有別於原鄉，又是屬於自己、獨樹一格的風味；縣府規畫通過部落的自行車道，也帶來風貌美化和些許觀光設施和商機。

3. 環境資本

處於新店溪上游有乾淨溪水，河岸土壤肥沃可以耕種；但處於離主要幹道有點遠的邊緣地帶，砂石車在四周小路和部落內開動，增加了族人交通的危險性。

4. 財務資本

位於台北都會區，工作機會多，生活、教育和福利等資源也很豐富，有助於累積資產。

5.社會資本

林易蓉《溪洲部落空間尋根：與原鄉部落的空間模式》的訪談中族人提到：

「我們都以姊妹互相叫，我們是沒有真的血緣關係，我們也不是同一個部落的（指花東原鄉）... ..我們去工作的時候、不在家的時候附近的姊妹也會幫忙看管小孩，我們的孩子都差不多大，有事情只要講一下就可以了。」可見得部落人際關係之緊密，是良好的支持網絡。

吳金庸在《原地發聲》受訪時也提到：溪洲長期開墾歷史建立了很好的社區，居民搬進社區前就彼此認識，有原鄉、社區、親戚和兄弟姊妹、同事的關係，這些原先的社會關係使得這個空間力量很強。他們集體選擇「我們要住在這邊」，即便面臨國宅或拆遷補助，並沒有往那裏走，而是選擇要站在族人那裏，這是溪洲很寶貴的資產；雖然市府壓力很大，仍自主選擇要留在這裡（原住民新聞台，2013）。

6.政治資本

三鶯部落多次拆遷造成很大的動盪，溪洲部落相對幸運沒有被拆遷（吳金庸，2013），而新北市四年會舉辦一次新店市安康區的阿美頭目選舉，此傳統制度使新店市阿美族部落保持聯繫；也讓人看到其主體之展現，讓溪洲部落仍舊在大都會中展現阿美族的文化制度。另外，自救會也提供了抗爭動員力和部落決策參與機會（林易蓉，2009）。

7.文化資本

溪洲部落領袖張祖焱（2013）於《原地發聲》受訪時表示，因為溪洲部落沒有被實際拆過，所以相較其他都市部落，文化可以被保留的更完整。阿美族傳統當男子外出工作時，婦女會在家從事家務工作，也在部落鄰近的水岸上種植蔬菜、養雞、養豬和鴨等等，部分婦女和丈夫一起出外做勞動工作，但大多都會相互照料鄰居的孩子，這種文化根基使得部落分工平衡、關係緊密；另外，溪洲部落的成員須遵守非成文規定，如尊重長老、選定頭目、重視部落男子年齡階級等

等，為部落帶來了穩定性（林易蓉，2009）。而舉辦豐年祭，是部落集體產生認同的重要活動，為了要讓大家理解自己的文化，他們甚至從原鄉蒐集習俗回來（吳金庸，2013）；溪洲部落的張長老也因此受到新店市周邊阿美族族人的尊重；安康區散居的阿美族族人，也會共同參與溪洲部落豐年祭，視為每年的重大盛會，溪洲部落的地位在新店地區便因此而鞏固（林易蓉，2009）。

（二）動態社區能力：社區強化（Community Strengthening）

社區強化是一種持續性的工作，為要增進成員之間的參與和夥伴關係、以達成共同目標（黃源協，2009）；我們可藉由此動態的角度來看溪洲的部落能力，當中是如何用各種實際行動來增強社區力量，來提升居民的福祉。

民國八十六年一場火災，燒毀部落將近百分之九十的房舍、且有一名孩童死亡。自救會召集人張英雄表示：「那個火災燒得很快，也不知道火是哪裡來的，一下子部落就全部燒光了。」（轉引自：林易蓉，2009）當時也考慮著究竟要另外找地方還是重建，後他們成立了自救會，便是為了重建家園應運而生，吳金庸認為溪洲的團結性是讓他們存留下來的原因（原住民新聞台，2013）。他們加強建設自己的家，注意房子的材料、房子之間間隔，開會規劃部落內部的防火巷、討論安全家屋的設計，也以鋼筋混泥土蓋房舍、取代木材和茅草的建材（林易蓉，2009），共同維護社區安全。

火災時，外界許多單位提供給部落資源，自救會必須要公平分配給部落的每一家戶（林易蓉，2009）；此舉正合乎社區強化的重點：「資產要盡可能被公平使用，讓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對社區內的事物或問題解決之決策都有影響力，以便讓社區善用現有的資源，而且容易獲得新的資源（黃源協，2009）。」火災後，部落內部族人彼此更加認識，自救會不定期召集會議，任何公共事務都須經過部落自己討論，並做出決策、執行其工作，如：就地居住、抗爭活動，以及部落人口數的掌控等（林易蓉，2009）；在此讓我們看到溪洲擁有的強力治理，不僅內含緊密親族關係的個人網絡、廣泛串聯的團體抗爭，還有部落自身的自救

會治理網絡，可見網絡連結的厚實根基。溪洲部落領袖張祖森也表示，火燒後族人更想努力經營部落，老人家也漸漸比較重視爭取權利（原住民新聞台，2013）。

下面更進一步從溪洲部落的組織，了解其顯現的強力社區指標：不僅有保存傳統阿美族文化的頭目、領袖制度，年齡階級組織，也有促進地方參與治理的溪洲部落自救會，一同促進社區的凝聚和融合；而年祭事務組織、溪洲部落青年讀書會，以及媽媽們登記的非營利演藝團體「吾賽·撒巫瑪藝術團」，皆屬於部落中志願行為和部門的呈現；而這些組織都有能量為社區提供特定的服務或產生特定效益（林易蓉，2009）。

第四節 青少年與社區

新北市府協助族人找到部落後方的公有土地後，使族人在新的基地就地重建。雖有外界專家的意見和公部門的資源挹入，主要仍是由族人負責規劃自己的居住環境；從配置空間到街道安排的規劃過程中，眾人的意見相當踴躍，也畫出未來的家，如：包涵著自然、水、人結合的環境；2010年夏天，整體基地規劃完成（引自立報，2011），讓我們進一步了解青少年與社區的關係是如何的樣貌？

一、 社區的未來

青少年是社區的生命延續，因此使他們及早認識並參與在社區發展中是必要的，也有以下的優點：堅固青少年的發展、成人的增強、鞏固社區，以及改善社會（Jerry & Gary，2011）。而社區對青少年也有一定的影響，有研究（Stevenson, 1998）發現，青少年可以從家庭與鄰里社會網絡的互動中，體會社區生活的價值觀和安全感，也可增強其「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闕漢中，2009）。當青少年參與社區或學校服務時，其自尊心會增加，青少年運用因應能力解決問題時，也會提高其正向自我評價和自尊，並減低壓力（Harter, 1990；Hetherington & Blechman, 1996; Lazarus, 1991；Compas, 1995）。從「社區系統」的層次思考，

有以下幾項可行的社區行動：加強青少年社會互動與溝通的機會、使其發展跨代的社會關係、並參與社區組織等，另一觀點補充認為：超越只是看待青少年個體發展的視野、轉而重視青少年社會情境因素之外，也需要兼顧到更鉅視層次的觀點，進而才能充權青少年（闕漢中，2009）。

舉菲律賓原住民為例，他們和台灣的都市原住民有類似的處境，過去在西班牙與美國的殖民時被剝奪了土地，蓋水庫、外國財團的開礦，及軍事動亂中的政治暗殺，都使得部落農業基礎被破壞而蕭條；他們被迫離開部落往城市遷徙謀生，但到了城市同樣也面對貧窮、收入不穩和被政府迫遷社區的窘境。許多都市原住民組織組成了都市貧民聯盟，重新省視殖民的經驗、以及資本全球化引發的都市遷徙，他們要求政府正視都市原住民部落的居住權利跟土地的自決權（引自苦勞網，2008）。菲律賓都市貧民聯盟秘書長，努力地培養著青年投入社區，他表示：「...組織青年成為未來組織工作者，一開始會用文化方式如唱歌跳舞，因為大部分青年是沒有意識的，像我曾經是（在）青年組織後來成為組織工作者，我到婦女部門，之後成為秘書長。」他們將年輕人視為未來的希望，因此希望把他們訓練成組織工作者，透過青年部門使年輕人有能量和創意地投入在文化、教育及宣傳中，也透過一些行動劇跟文化團體作共同合作（引自破報，2009），相信青少年在這些過程中會發現自己的潛能，也與社區有更深的連結。

二、 以社區為基礎，為青少年建立資產

學者 Peter Benson 帶著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改變危機問題的切入方式，提倡積極為青少年建立資產，來增強青少年的正向發展，他的資產研究包含了 30 項資產，調查超過 600 個社區、近 50,000 位青少年的資產情形，結果發現在不同資產項目投資越多者，涉及較少的危險行為（Ashford et al., 2007），並投資較少資產者和酒精及毒品濫用有高關聯性（Youth Update, 1994）。青少年的 30 項內外助力（Benson, 1990）如下：

外在助力		
支持	控制	有系統的時間管理
1. 家庭支持 2. 父或母提供的資源 3. 和父或母的溝通 4. 其他成人的資源 5. 其他成人的溝通 6. 父母參與學校活動 7. 正向的學校氣氛	8. 父母確立行為標準 9. 父母的規範 10. 父母的監控 11. 留在家的時間規定 12. 正向的同儕影響	13. 學音樂 14. 參加課外活動 15. 參加社區組織或活動 16. 參加教會或活動
內在助力		
學習上的投入	正向價值觀	社交能力
17. 學校成就的動機 18. 教育上的激勵或榜樣 19. 學校表現 20. 課業	21. 助人的價值觀 22. 關懷世界上飢荒問題 23. 關照他人的感受 24. 性節制的價值觀	25. 自我肯定的技巧 26. 作抉擇的技巧 27. 交友的技巧 28. 規劃的技巧 29. 自尊心 30. 對未來樂觀

Furlong 等人 (1996) 則提出：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情境 (contexts)，如其所接觸的人事物，及從中所形成對生活和自我的信念，便成為他們生涯發展所落實的「機會架構」 (opportunity structures)，相較於社會階層、經濟、職業等其他結構因素，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情境 (contexts) 是更具體的主要變項 (闕漢中，2009)，可見在社區中累積各項發展的資產，能夠成為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永續的寶藏。

三、參與決策的挑戰

然而，青少年期望與社區更緊密時、甚至想為自己發聲時，確實會面臨許多挑戰，其一關鍵便是參與決策的障礙：成人未分享權力和資源給年輕人，不重視年輕人的觀點、也不信任年輕人的能力，使得年輕人對自身能力也沒有信心，以至於只是象徵性的與會但沒有決定權，結構上也無投票權。

要克服年輕人參與決策的障礙的要點：首先需澄清讓年輕人參與的永續性，後決定參與的方式和模型，另外要辨認組織中使年輕人參與決策產生障礙的態

度，也處理社區事務投票權的議題；評估一切就緒後，招募年輕人參與，同時舉辦兩代之間的訓練、製作清楚導向的流程給年輕人及其父母，使會議產生效率。還可發展良師益友計畫，建造年輕人和成人的關係，進而創造支持網絡（Villarruel et al., 2003）。Villarruel 等人也提到，若要成為「與年輕人一同協力工作並帶來改變的成人」，必須具備以下的能力特質：

- (一) 和家庭及年輕人建立及維持有意義關係的技巧。
- (二) 知道相關的理論，以及現今影響年輕人的文化潮流。
- (三) 創造、維持正向及安全學習環境的能力，使年輕人在其中擔任有意義的角色和責任。
- (四) 正面樂觀地看待年輕人是具有生產貢獻者（或有潛能），而不是問題或拖油瓶。
- (五) 前後一致卻又有彈性。
- (六) 對他們的工作有熱情，投身於年輕人中。

（Villarruel et al., 2003）

但另一方面，闕漢中（2009）也提到，弱勢社區中的青少年可能難以突破社區生活背景與型態的限制，還可能落入受成人有意無意地支配、利用於利益競爭的窘境；因此在寄望成人的同時，也必須體認青少年是有潛力的、可以學習的。

其他青少年參與社區的挑戰，尚有如：方案設計需要考量未成年人的安全性，且沒有交通工具的他們參與活動的機動力較低、就學時間也讓會議的可近性不高、而成人也要改變自己的角色，來聆聽青少年的意見；另外，要在各種異質的個人和團體之間協力合作，也是社區發展中普遍會面對的問題（Villarruel et al., 2003）。

與此挑戰相對應，社區改變的實施原則可包含下列幾項：建立年輕人和成人的夥伴關係、盤點社區資產、發掘並使用個人的才能、整合團隊的協力工作、以及反思各項社區工作中的學習。在青少年的社區參與中，需要發展他們的認同、

文化和社區之連結，並且視年輕人是社區的資產和專家，讓年輕人和成人一起在夥伴關係中工作，也激發所有社區成員的行動及彼此的夥伴關係；當年輕人能夠以領導身分參與社區時，對他們來說是重大的事情，也會引發他們更多的投入和增進自身能力，但同時也別忘了食物和樂趣仍是適性於年輕人的重要社群建立方式（Jerry et al., 2011）。因而在此研究中希望探究成人與溪洲部落青少年在部落生活中的關係，並他們建立社群的方式為何？又這如何形塑了青少年的部落生活？

第五節 小結

原住民在聚居社區人多勢眾、在都市部落中比起漢人居民算是多數，但在整個移居社會中還是勢單力薄、在大環境中也處於劣勢，雖然聚居社區可以提供庇護，抵擋大社會的歧視，但不可能孤立隔絕、結構上還是鑲嵌於社會體系之內，社區內的庇護功能和特殊的族群相處方式，實際上仍是不完整且薄弱的基礎，會被整體社會環境牽動、並隨時反映其不利地位（蔡明哲，2001；Suttles, 1968，1976；Gans,1982；Liebow,1967；Anderson,1990）；原委會（2006）調查都市原住民生活狀況後，得到的結論與建議為：「都市原住民在教育、所得及居住等基本生活水準方面，與全國一般民眾的差距有呈縮小趨勢，但差距仍然十分明顯，仍必須繼續落實縮短教育及基本生活水準差距的政策措施。」可見移居近四十年後的今天，都市原住民的處境仍大有改善的空間。溪洲部落的例子顯示實際衝突所在，夏鑄九（1999）提到政府依據水利法和保護河川地公共利益的名義，來拆除都市部落，但「卻將台灣都市原住民的生存與居住問題直接攤上了檯面。」都市部落的存在與延續，造就新的社區價值，都市原住民的部落生活和文化，也挑戰著主流社會單一的觀念，為都市開創多元的可能。

回顧前述都市原住民的文獻，傾向羅列許多現象或問題，乃為呈現都市原住民族群之現況，然問題之陳列和相應的政策實施，卻可能病理化了該族群，也未

能深入其中人民的聲音，僅針對問題來處遇，因此本論文朝向充權與優勢的視角，期盼深入了解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的部落生活和優勢。從族人由原鄉移居都市，到部落誕生以來至今，溪洲部落累積了多年的豐富社區資產，處於其中的青少年雖然面對歧視、適應、生涯限制等問題，內外仍有許多資源及尚待挖掘的優勢，甚至今天未知的文化園區發展動向，都可能有他們參與和實現自我的空間；而青少年與成人的關係，對部落和其自身健全成長上都有重要意義，然也需充權和認可青少年的能力，才能看到他們的優勢所在。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由前述文獻可知，都市原住民青少年在整體社會環境中並非主流、甚至是較弱勢的一群，欲探詢其都市部落生活與優勢，須運用能深入脈絡的研究方法，加以探知並詮釋其獨特經驗，才可能進入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的世界中。因此本研究採用重視脈絡和詮釋的質性研究設計，資料蒐集方法則以深度訪談法為主、參與觀察法為輔，以深度了解原住民青少年在都市部落中的生活，及其本身與環境中蘊含的優勢力量。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樣本

一、 研究設計

由於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的經驗獨特，且有其豐厚的背景脈絡，很難單單用量化的封閉式問項來了解現象，質性研究和量化一樣都是在尋找問題的答案，然質性強調現實世界呈現的現象相當複雜，無法用單一變項來解釋，必須在情境脈絡中了解研究對象和研究問題，才有可能完整了解該「現象」(黃瑞琴，1997)。質性關注的研究問題，是由各式各樣的社會地位、及處在這些位置中的個體所提出，特別是人們怎樣決定自身或所處環境中的各項特徵、儀式，又有什麼樣的社會建構、社會角色和未來方向等 (Berg, 2007)，若要深入了解其都市部落生活和優勢，必透過擁有較高彈性的質性研究方法，加上此題目屬於初步探索性質，並處在一個動態的歷程，透過質性研究方法的特性，可深度探討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的主觀經驗；劉仲冬 (1996：131-135) 歸納質性研究有以下幾點特性：

- (一) 尊重受研究者的世界觀：以受研究者的角度，呈現其在所屬社會實體的個別的經驗與感受，以及對於社會實體的詮釋觀點。
- (二) 重視情境脈絡：重視受研究者之事件或行動發生的情境與背景。
- (三) 重視動態過程：重視受研究者所處環境的社會變遷，以及受研究者與日

常生活環境的互動關係，以呈現出受研究者行動背後的動態歷程。

(四) 彈性、循環的研究方式：為避免先入為主，採以開放或非結構方式切入，在發問、蒐集、閱讀、分析之間循環進行、反覆檢討的過程。

(五) 歸納方式：採用探索、發現式的研究，以分析歸納的方法探討社會事件的本質，形成理論與研究概念，而非推論事件的因果關係。

質性研究的各項特性使該方法能貼近受研究者視野，並注重研究者的自我察覺及反省，適合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題和研究者屬於跨文化背景之情形。另

Morrisette 等人指出原住民社會工作應以「肯定原住民世界觀的獨特性」為原則，也成為本研究的指導原則，研究者也須從原住民自身及其歷史的觀點出發思考，檢視對既有原住民議題的認知，而非從主流文化的框架出發(王增勇, 2002)，以優勢的角度探討原住民族的議題。

二、 研究對象的選取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採立意抽樣 (purposeful sampling)，Patton (1990) 提到「立意抽樣」是選擇資料豐富的個案 (information-rich cases)，並進行深度研究；而資料豐富的個案，是指含有大量與研究相關重要資訊者(吳芝儀、李奉儒合譯，1995：135)。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成長於溪洲部落的青少年 (12-24 歲)²，研究者經由之前田野的經驗，已認識一些溪洲部落青少年，透過電話、網路及親至部落拜訪，挑選符合研究目的、具表達能力，且本人願意參與研究者，若未成年則徵得監護人同意後進行資料蒐集。條件設定為較具反思能力且可表達完善、特別是對部落事務投入參與者，除了一般豐年祭的部落活動，可能家中長輩擔任部落要職者也會耳濡目染，對部落的生活有自己一定的想法。訪談後視資料豐富度決定是否需要下一次訪談，並依是否蒐集到符合主題所需的資料決定訪談人數，並運用三角交叉檢視法 (triangulation) 適時配合部落事件歷史檢閱，與青少年的

²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青少年事務促進專案小組參考各部會意見，及考量整體學制、各種相關法律後，界定「12-24 歲」為青少年之年齡區間(行政院，2005)，本研究採用本土之界定。

家人、手足或重要他人接觸，當收集到合乎研究主題的資料時便停止。

以下是五位受訪對象的基本資料，皆採用其同意之化名：

化名	性別	年齡	年級	居住時間	家人擔任部落要職
張佑	女	20	私立大學大一，傳播系	小四至今	無
該映	女	18	私立高中高三，普通科	出生至今	父親是部落發展協會理事
煜奇	男	18	私立高中高三，餐飲科	出生至今	父親是部落頭目
芙蘭	女	13	國中二年級	國小至今	無
妮卡兒	女	11	國小四年級	出生至今	父親是部落發言人

原來預定取樣高中職以上，但實際進入田野訪談，發現芙蘭和妮卡兒的分享內涵也十分豐富，且與主題相關，代表了不同階段青少年兒童的聲音，因而也訪談這兩位更為年輕的溪洲部落成員。另外三位青少年則是研究者五年前，因著抗爭剛到部落課輔時，第一批接觸的國中生，現在也已經高中大學了；後續將近三年沒有課輔，但我們依然維持朋友的關係，有機會去拜訪他們時，我們常會一起唱歌、彈吉他，我也會關心他們的近況，雙方開心聊的口沫橫飛，已有信任關係。

第二節 資料蒐集、分析方法與嚴謹度

一、 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之場域是位於新北市新店的溪洲部落，至今已孕育三、四代族人，約有四十年歷史的都市部落，研究者由社區和優勢的框架出發，探知原住民青少年如何理解自己在都市部落的生活，主要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蒐集受研究者主觀陳述的資料，並採引導式訪談（Interview Guide），擬定訪談大綱，並配合不同受訪者之情境調整，使研究者前後有一致性，也使研究對象能聚焦問題來具體地回應。和研究對象建立關係，並帶著尊重、開放和彈

性的態度，來傾聽其意見和感受（簡春安，1998；潘淑滿，2003；Yegidis et al，2006），正如優勢觀點的蒐集資料原則，以研究對象對其情境的看法收集資料，又是類似民族學誌的方式（施教裕，2010），朝向實現注重夥伴合作和對話的優勢價值，同時也希望以優勢評量的架構進行。

優勢評量運用了生態評量的概念，但特別是針對優勢更深入的了解，王篤強（2007）整理翻譯美國大堪薩斯市遊民服務聯盟（Homeless Services Coalition of Greater Kansas City，簡稱 HSC）的遊民優勢評量，其有三個時間軸，第一是「目前狀態」，第二是「參與者的抱負與渴望」，第三是「個人與社會資源」，「目前狀態」的內涵為了解研究對象當前之情況，並辨認其潛在的資源、「參與者的抱負與渴望」則是了解對方想要什麼、而「個人與社會資源」是了解研究對象過去曾擁有什麼；依照八個生活面向列出優點評量的題目：「居住」、「交通」、「經濟」、「職業／教育」、「社會支持」、「健康」、「休閒」、「最優先事項」，此作為本研究訪談題目的大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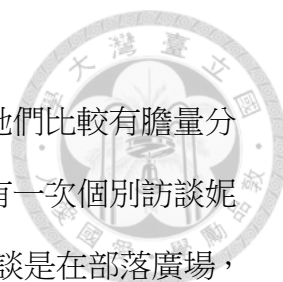
為了解研究對象處於都市部落脈絡下的生命故事，研究者選擇安靜、受訪者不易分心之訪談地點，且優先考慮受訪者容易到達或熟悉之處，如部落的集會所、部落旁自行車道公園、教室、學校附近之速食店等地方。計畫書通過後開始正式訪談，每位受訪者每次的訪談時間約一小時到兩小時不等，訪談皆有兩到三次，並輔以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實際觀察受研究者的生活情境，以問對問題的方向，也幫助研究者更正確的詮釋訪談內容的意義（Holstein & Gubrium，1995），參與研究對象於部落的活動，如群聚聊天、吃飯、唱歌、跳舞等，或是部落集體熱烈參與之盛會，視情況許可訪問研究對象之親友、部落成員以補充資料。

在訪談之前，研究者都和受訪者本人和父母溝通過，給予告知同意書（詳參附錄）並徵得他們同意，父母多十分贊同，覺得可趁機讓青少年紓發心中的想法和感受，也因見過研究者時常來拜訪而願意信任。與青少年兒童訪談地點，皆處

在部落，但因為是其較熟悉之生長環境，很容易就有朋友來找或要回家吃飯等，研究者曾經想過要約去部落外訪談，但時間地點較難喬定而作罷；研究者多次體會青少年和兒童如風一般的蹤影，出了部落，他們過著一般青少年繽紛的學生生活，可能和同學相約吃飯或逛街、放學也有練舞等課外活動，或去店裡打工，對想拜訪他們的研究者而言，只有在部落老巢最容易「攔截」，也得多方嘗試、相約並登門拜訪，才有機會一親芳澤，約到他們展開最真摯的對談。訪談時，許多好奇的青少年或兒童都會跑過來一起聆聽、不時還想補上自己的意見，瞬時間變成焦點團體訪談，雖能搜集到更多背景資料，但有時也會擔心太多聽眾讓受訪者不能盡情回答，研究者會確認受訪者是否覺得該時空環境讓他能自在回答，狀況許可也在其他時間地點再問一次該問題，增進其意見的精確度。

以下為訪談記錄，次數與時間地點，訪談年度皆為 2013 年底，訪談地點皆在溪洲部落內，大部份是開放空間：

受訪者	訪談日期	訪談長度	訪談地點
張佑	11.07.2013	1 小時 08 分	張佑家客廳
	11.14.2013	0 小時 42 分	張佑家客廳、 腳踏車步道旁
該映	10.23.2013	0 小時 44 分	商店階梯上、 發展協會門口
	11.13.2013	1 小時 17 分	自救會內
煜奇	11.20.2013	1 小時 37 分	精神堡壘
	12.11.2013	1 小時 18 分	煜奇家客廳
芙蘭、 妮卡兒	11.06.2013	1 小時 39 分	商店階梯上
	11.14.2013	0 小時 21 分	籃球架下方
	11.27.2013	1 小時 19 分	自救會門口
妮卡兒	11.07.2013	0 小時 19 分	商店階梯上



芙蘭和妮卡兒兩人有很好的關係，也反映一起接受訪談讓她們比較有膽量分享、也能相互激發，因而在研究結果中多呈現他們的對話，僅有一次個別訪談妮卡兒。而張佑、該映和煜奇分別都是兩次訪談，煜奇其中一次訪談是在部落廣場，因此部份有同儕在一旁聆聽，也會回饋給予意見；更加呈現部落的集體生活型態，其他人補充的訊息也成為重要的參照背景資料，讓研究者能了解脈絡、驗證和定位受訪者的思想、感受和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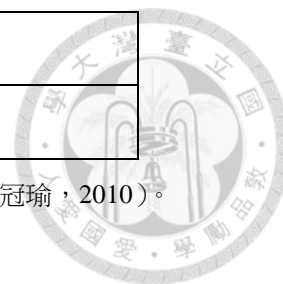
另外，研究者也參與溪洲部落青少年的生活場域，如：同儕聚集聊天時、學校與家庭拜訪、部落聚會或活動，在過程中更貼近其文化脈絡，而觀察記錄的方向，依照潘淑滿（2003）提到的 5W1H：「誰（Who）」也就是有哪些參與者、「什麼（What）」則是了解青少年的活動情形、或當下的情感及想法，「何時（When）」除了時間點也包含時間長度，「何地（Where）」可能是在部落的那個空間中，「為什麼（why）」例如青少年擁有種種看法或行為的原因，最後「如何（how）」可能是青少年和環境互動的內涵等等。往往在族人聚集的麵店或涼亭，就能聽到許多故事和資訊，無論是阿公分享自己以前蓋過哪一段國道、或是族人闡述自己對部落就地重建的擔憂等；在兒童、青少年常常出沒的新原民商店階梯、精神堡壘和自救會，都能從他們的談話內容了解近日在學校或家庭的生活，在青少年家中也觀察到他們與成人的互動並整體家庭氣氛。

過程中研究者也有記錄田野筆記，Chiseri-Strater & Sunstein（2001）提出，田野筆記須包含：觀察地點、具體時間、人數、會談大綱、具體事實、事件發生之細節、五官感受之印象（視覺、聽覺、嗅覺等）、內部語言和人們的問題（引自 Berg, 2004），也增進研究者對多元文化的觀察與反思，提升文化能力之敏感度（屠冠瑜，2010），田野筆記紀錄格式如下。

觀察日期/時間/地點	
重要事件描述	

有哪些人參與、參與狀況	
研究者的感受和想法	

引用修改自《三鶯橋下的「天堂」～恩加在三鶯部落的服務軌跡》(屠冠瑜,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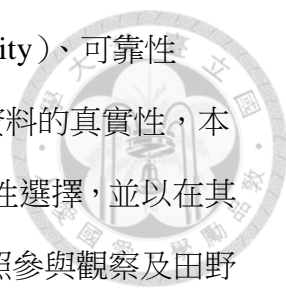


二、 資料分析方法

潘淑滿(2003:324-325)提到質性資料分析是由三個要素組成,資料化約(data reduction)、展現(display)和結論(conclusion),當研究者接觸到資料時,需一步步將一般性觀念發展成具體的概念(concept)或主題(theme),再加以歸納、對照和比較,把這些概念發展出主軸概念,進而形成理論建構的基礎。研究者的田野筆記便是有力的聚焦工具,能從廣泛資料中歸納出概念主軸,協助研究者深入探究研究問題;而經同意錄音的訪談檔案轉出逐字稿後,就成為分析的文本,研究者仔細閱讀完、並進行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即歸類逐字稿中有相同概念者,藉此找出具體且有意義之架構。Strauss(1987)提出在做開放性編碼時的要點(引自Berg, 2007):注意資料是否一致或有特殊之處、也時時回顧原來的研究目標,並仔細分析資料、記得編碼建構的過程,時常停下來把發現的東西記錄下來、以免忘記,另外,不假設任何傳統變項,如性別、年齡或社會階級等,直到資料本身顯示出關聯性。將錄音檔撰寫成逐字稿並分析,進行開放性編碼並接續做主軸編碼(axial coding),以確立核心主題,並選取相關的訪談內容,持續比較分析資料異同,並將其歸納整理成不同面向,陸續修正和詮釋後得到研究結果。質性研究的資料蒐集和資料分析,是不斷循環的過程,符合研究問題的資料出現,達致分析所需的飽和度(saturation),過程中與研究對象確認編碼是否正確,最終整理完成研究成果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三、 研究之嚴謹性

胡幼慧、姚美華(1996)引用Lincoln Guba(1984)提到質性研究控制信效



度的方式，包括：確實性（credibility）、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和可確認性（conformability）等。確實性即資料的真實性，本研究之受訪對象為溪洲部落成長的青少年，訪談情境依其便利性選擇，並在其熟悉之地點或情境優先，藉此獲得貼近其真實經驗的陳述，對照參與觀察及田野筆記的內容，確保內容之連貫。蒐集完資料後，也運用厚實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將研究對象的思想、情感、意志和經驗等，轉換以文字及資料等方式忠實記錄下來，減少失真、扭曲的可能，以確保可轉換性。並清楚交代研究設計和資料分析過程、研究發現與成果，以達研究資料之可靠性，並根據現有文獻為基礎，避免主觀詮釋分析。最後，在面對受訪者提出的大量資料中，研究者仍選擇客觀看待，而不依喜好僅僅蒐集特定面向之內容，避免主觀想法的偏頗，透過訪談筆記和田野日誌自我檢核、覺察，保持客觀以維持研究之可確認性（屠冠瑜，2010）。同時使用三角交叉檢視法（triangulation）適時了解青少年周遭人事物，除訪談也輔以參與觀察進行探察。

Guba 和 Lincoln（1984）也提出「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作為質性研究的效度；Hammersley 則認為可由反省達到高效度（validity as reflective account），研究過程中五個和效度相關的面向如下（胡幼慧、姚美華，1996）：

- （一）被研究者（人、事、物）與大文化、政、經、歷史脈絡之關係。
- （二）被研究者與研究者之關係。
- （三）研究者的角度和資料解釋之間的關係。
- （四）研究報告中讀者的角色為何。
- （五）研究書寫的風格中所用的資料之表達、說詞與權威性。

此提醒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需時常反省都市原住民青少年所處大環境的脈絡為何，也會注意自身與其研究關係發展，並反觀自己的研究角度如何解釋青少年所陳述的資料，又讀者會如何看待、寫作風格和用字是否恰當及符合真實。



第三節 研究過程

一、 踏出研究的步伐：愛裡沒有懼怕

因為研究者的生涯變動，已許久未定期拜訪溪洲部落青少年和兒童，我們之間的互動，僅剩日常透過臉書問候，或偶爾我約到同伴才會一起過去部落。研究者在開始研究前努力調整心態，回想研究初衷是想在最忙碌之時（做研究、完成論文）還做自己最有熱忱與興趣的事情，也希望畢業回鄉前把握機會與溪洲部落青少年聯繫，更加了解以前大學陪伴他們期間自己懵懂的許多事情，伺機看有何可再多協助的部份；然而從陪伴、關懷的給予角色，變成要獲取資料的接受者，身分的轉換讓我一開始很不適應，不愛麻煩打擾別人的個性，成為研究之初的障礙，總有個聲音在我腦海中說：「妳是因為完成研究，所以才利用他們吧！」這種只是要完成學位而研究的心態令我排斥，也讓我感覺會對不起族人，因此遲遲提不起腳步展開研究；加上要去部落從學校必須搭至少半小時的公車，下車再自己經過陰暗的道路和野狗狂吠的鐵工廠，常令我心驚肉跳，自己平時也不擅長和長輩或有權威之人士互動，研究中卻時常要跟部落中的長輩交談接洽；總體而言，研究過程實在給了研究者大大的歷練和突破。

我往往想做卻又不能去做，矛盾遲疑不前而焦慮，而透過大量述說的過程，研究者得到友伴家人的支持，以及從信仰上來的激勵和提醒；在禱告並和人分享心情時，我總會得到一些回饋和啟發，這時又有新的聲音：「妳做這個的起因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希望更多關懷這群你在乎的人。」大學以來學習社會工作至今，我對自己的認識是：在做每件事上，「愛」真的給了我很大的動力，我曾嘗試去不同類型的單位實習（婦女、家庭、兒童、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忍耐困難的科目和考試（統計、社工師考試等），當時撐下去的動力都是一個簡單的想法：「我希望服務上帝所愛的人，多學一點，或許到時能更妥善的服務到他們。」透過更完整的學習，讓未來的服務對象得到更完善的服務，這個愛的動力會讓我

願意踏出自己的舒適圈，去做一些新的嘗試，因此在研究之初就是靠著禱告、堅持跨越出每一步。另外也因為看到自己擔任研究助理的老闆，她認真研究克服困難的榜樣、並帶著對研究可能帶來正面效益的理想，讓我被激勵要更積極而把攸柔寡斷先拋到九霄雲外。

「聽了老師分享她的研究過程，讓我知道一切不容易，但她還是如此認真去做...記得那是本來預想會好累的一天工作天，卻在恩典中充實的結束。早上老師分享了她研究的心路歷程，讓我好佩服她的堅韌，也看到研究的意義所在...老師邀我一起去聽 A 大哥的分享...有神的帶領和安排...我可以不用害怕...研究者的典範，中年者對成立中輟學園的熱忱，鼓勵我的志氣，軀體充滿勇氣，以往的野性也找回來：) 原來我以前奮不顧身去到部落就是這種感覺『我就是要去找他們』，折返騎回真理堂（搭公車處）停下腳踏車。」（田野筆記 10.2.2013）

我期待自己帶著耶穌的溫柔和慈愛，對人們有真切的關懷，就算時間不長也要盡力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在筆記中我也和我所信仰的神交談：


「把夢想和熱忱化為責任的時候，確實是會有些撲朔迷離的，但我清楚我的真心不假，撒旦控告的聲音滾邊去，我只要帶著主耶穌基督平安的福音去到那裡。『報福音傳喜信的，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願基督顯在我身，我活著有耶穌在我裡面，活在他們中間；耶穌和門徒也相處不久呢！但就帶來了大影響，我相信祢在我身上可以做同樣的事情。」（田野筆記 10.2.2013）

內心天人交戰過數回，終於愛戰勝了恐懼，我跨出專屬研究者身分的第一步。

二、 久違了！溪洲部落

感到變成研究者時跟以前不太一樣，不再只是單純走進部落，而是全身觀察的受器都被更加放大了，獨自走進部落的上有許多的感受和想法。

「一個人能好好看著一切，心裡也平靜著，受器都打開了...涼涼的夜風吹著



我，帶著以前不同的眼光，就發現一些新東西。剛進部落的時候，我看到一隻蝸牛，在路中間，馬上從部落衝出一部車，好加在沒有壓到蝸牛。我覺得我也像這隻蝸牛，常常慢慢地爬，在別人眼中不是什麼聰明有效率的樣子，甚至走在危險的地方，但是還是可以緩慢平安仰賴主的保守到達彼岸。」(田野筆記 10.2.2013)

近鄉情怯，雖然熟悉也有陌生，帶些滄海桑田的戚然感、疏離感，我反覆思考自己的定位，研究者身分讓我無法只是單純開心跟孩子們閒聊亂玩，而是要增添更多對現象的反思。

「很久沒來的疏離感，發現還是有很多人努力為這裡付出，慢慢定位自己...『我有資格來研究嗎？』該映還沒回來，電話沒接；還沒有想去她家裡拜訪；我站在聚會所旁邊，feel like an outcast，以前就是會跑去把小孩子挖出來玩，但是今天感覺是有任務在身的，怕跟孩子玩就會忘我，所以先沒有找他們，只在窗外看。看到他們在部落大學縫紉，心裡覺得很驚訝，原來這一切並沒有停滯。」(田野筆記 10.2.2013)

很久沒來，不少族人居然還是認得我這張臉，讓這些許的陌生感還可以消化，也看到部落還是很有生命力在運轉，都讓我欣喜不已。找到很久沒見面的青少年和兒童，竟受到老朋友式的熱烈歡迎，我們聊天、關懷彼此近況，開始在部落拿竹子揮打報紙球打棒球、開心地大笑，因為見證青少年的成長讓我深深感動。

「該映給久久不見大朋友的禮物是一瓶解渴的泡沫綠茶，雖然談話中多次一直看著兩隻手機回簡訊，但都會說：『等我一下噢』回了家也沒有真的不再出來，甚至...知道我怕野狗，把我載到公車站！以前認識的國中小女孩，真的成長好多，好不一樣了。很有能力思考，照顧別人，很善良為別人著想，也思考自己未來的路。」(田野筆記 10.2.2013)

三、 瘋狂野狗路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聖經 詩篇 第一百二十一篇，第五到八節）

每次要獨自踏入部落，我都不太敢告訴家人，因為他們會很擔心，男朋友每次也叫我一定手機要 on call，研究者必須承認，幾次面臨一堆野狗追擊狂吠確實有一種心臟快停止的驚懼，我也只能為保命而假裝鎮定，腳步加快卻不奔跑，並且一路跟上帝求救，反覆禱告：「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聖經 詩篇第二十三篇，第四節）」

偶爾也會經歷有天使出手相助，令我大鬆一口氣。

「迎面走來的狗狗，感覺眼睛紅紅向我吠叫，步步逼近，但鐵工廠大叔的石頭（扔來石頭趕狗），真是讓我看到祢的保護（應該是要查一下怎樣驅趕野狗，畢竟他們也是祢的造物，祢一定有辦法）。」（田野筆記 10.2.2013）

總是很想避免走有野狗的路進去部落，卻不太可能，當部落的弟弟妹妹聽到我害怕野狗，他們也有同感，芙蘭跟妮卡兒就拿我的錄音器錄她們的尖叫，說是要幫我趕狗，如果看到野狗就可以播放，讓我感動又好笑，因為她們如此慷慨給我實質的幫助，但那聲音太淒厲，我自己或偶有路人住家都可能會被嚇到；煜奇則說他從小到大習慣了不會怕，還給我教戰守則—不要奔跑、只要鎮定的經過就好野狗群就好。得到他們的鼓勵和建議，我往往都會充滿力量，微笑的走出部落。回首看到豐富旅途，令我滿心感恩，獨自一人的冒險並不孤單，有可愛的青少年和兒童，又可以一路跟上帝聊天，有時我會訴說一些五味雜陳未知的情緒、研究的想法和不敢跟別人說的抱負，雖感覺像在風暴中，卻能擁抱那一份平安。



四、 訪談前中後

除了有部落本來的關係基礎，我與部落領導人清楚溝通研究之意義、及研究的內容和進行方式，因正好受訪者的父親就是部落領導人，就在提出訪談同意書給各受研究者時，先拿給他們看；未滿 18 歲受訪者，研究者也取得監護人同意後才進行訪談，家長都有正面的意見，說讓我盡量問，覺得透過這個研究了解年輕人對部落或對自己生涯的想法很好。我很珍惜他們的信任，在研究過程中也不斷提醒自己要重視受訪者的權益，並期許能對他們有所貢獻。

研究者感受到青少年越大，越有自己的生活重心，因而研究者偶爾來訪，青少年也不會如以往總是來「迎接」我這個朋友，加上他們也並非常聚在一起玩，我就會挨家挨戶的拜訪尋找：「叔叔好！請問該映在嗎？」「她跟朋友出去玩了，還沒有回來，我再幫妳跟她說。」雖然時常撲了個空，還是總能找到較小的孩子或和族人閒聊，介紹自己和自己在做的研究。

以研究者身分進入田野後，經過受訪者同意，於其選擇之約定地點進行訪談，因部落是他們如魚得水之所，訪談時常被中斷，或有許多同儕加入談話，考驗著研究者臨場反應和智慧，透過訪談技巧與大綱引導受訪者分享更多資料，多以開放式題目並對方可理解的語彙表達，專注於對方所言，並配合其情境深入探詢其經驗。卻也因為在他們熟悉的部落，訪談時能讓我在田野看到更豐富的背景資料，如他們實際與家人朋友的互動、族人對部落現況的討論和態度等等；我們訪談的蹤跡遍佈部落，每個空間都有他們族人自己對它們的稱呼，如自救會（聚會所）、精神堡壘（部落廣場中心）、大會（部落發展協會辦公室）、腳踏車道旁的椅子和青少年的住家等等，體會每個地方都有他們看待的不同用途，並成長過程的片刻記憶。

第四節 倫理議題與研究者角色



質性研究的資料蒐集必須處於自然情境中，因而必須重視降低研究對象的傷害（黃瑞琴，1997），為確保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平等權力關係，研究者事先告知受訪者有權利決定是否回答，且訪談問題以受訪者之意願為原則，有不願回答者研究者會自省並加以思考原因，不會強迫受訪者回答以造成不適。由於溪洲部落兒少之訪談團體單位小，研究資料中運用化名消除其辨識度，也不提及就讀學校，但可能難以完全消除可辨識性，因此訪談內容皆徵得受訪者許可，才能以成為研究資料，受訪者提過希望隱私保密的部份，研究者也恪遵其意見，不將該內容放入研究中。

由於在田野日久，較有機會和青少年隨意聊天，日常閒談的內容成為研究資料前，也經過同意才成為研究資料，研究成果也與受訪者確認其真實性和適當性，得到受訪者的認可。最後，在互惠原則之下，研究成果提供溪洲部落及部落青少年使用、並贈予受訪者小禮物感謝其配合及貢獻，物品視研究對象需求而定，另若在訪談過程中發現潛在需要也進一步了解是否有適當單位可協助。

質性研究的資料蒐集必須處於自然情境中，因而必須重視降低研究對象的傷害（黃瑞琴，1997），同時質性研究也著重於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及其意義，在解釋的過程中，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陳向明，2002），特別當本研究對象為都市部落之青少年，研究者本身是漢人研究生，過去還曾擔任後援會的課輔老師，在社會階級、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都屬於主流和優勢的一方，雖後期轉換成定期拜訪、吉他教學，和他們隨意一起唱歌聊天，像是大朋友般的陪伴角色，有時訪談中就不小心開始唱歌或聊天，往往需要再拉回正題，但好處是信任感足夠，不會需要破冰太久，也能聽到不只一面的說詞。

研究中會遇到價值衝突和文化習慣不同之處，研究者增加自身的彈性、並學習欣賞，例如妹妹們大大稱讚炒蝸牛很好吃，研究者因著認同和尊重她們，並不

覺得噁心反而會很好奇，想說有機會可以去嘗試吃看看。研究者也在整體研究中反思自己的觀點，並透過書寫、與指導教授和同儕討論，整理自己的思緒、並以原住民兒少的權益為主體，思考原住民兒少所屬團體的集體利益

(Kvale,1996:109-120)，並敏感於其所處之整體情境脈絡，避免形成另一種壓迫與宰制 (Marshall & Rossman, 1995:65)。此外，小心使用訪談語言，客觀詮釋研究結果，尊重受訪者不同的族群身分和生活背景，避免造成烙印 (stigma)。

一些觀念的澄清，例如我本來認為部落整體是一致、和諧與團結的，但當青少年提到溪洲部落是同齡很團結，但跟大人已經沒那麼認識，其中也有一些衝突時，我才想到原來我也一廂情願美化了部落，覺得大家和樂融融，都關係很好、很熟，卻忽略人性的自然面，思考到為何如此，可能是一種身為漢人的異文化完美幻想，很高興可以揭開面紗認識真正的溪洲部落。

訪談過程中，有時我會想青少年是不是不太能理解我的問題，如果當作他們不願意思考，我會很容易心裡碎念或失去耐心，但是如果視為他其實有話要說，只是需要引導或是有心事而先行帶過，那會讓我更能設身處地。對於青少年，我時常要學習的是，看到他們冷酷外表下熾熱的心，我行我素的外貌，讓總是希望被人歡迎的我感到卻步，小孩子或是同性別的國中生對自己多少有些崇拜的心，就像是軟柿子，跟他們互動有很多快樂；但是青少年帶有自己的主見，不見得會那麼主動親近不是自己朋友圈的人，這是他們的階段，發展朋友群，在同儕中建立自我價值。然而，看到他們被傾聽、被理解時，顯得那麼快樂，我知道在滑著手機的冷漠眼神底下，他們仍然渴望與人交心、喜歡建立親密信任關係帶來的滿足感；而外來的我更應該尊重他們的自主權力。

聽著錄音檔，孩子在旁邊玩的吵雜的自然音，讓我沒在部落卻也彷彿置身其中，懷念著孩子的熱力和活潑。常常會覺得很幸運，因為這些青少年和兒童十分有創意和活潑，他們的可愛總是讓我融化，就連打逐字稿時，嘴角也多次忍不住上揚，之前因為研究者反映自己進出溪洲部落很怕野狗，就有青少年跟我說他們

「都沒在怕」，因此也給了我信心，想說，既然他們都不怕，我也可以試試看。從大學以來，我的信箱就訂閱「溪洲部落」的新聞資訊，臉書上也訂閱溪洲部落後援會的資訊，雖然自己只是個外人，跟部落和兒少的關係也有酸甜苦辣，我還是十分慶幸能有這段研究旅程，因為可以更認識他們、並抱了一份長久關切的責任，成為我甜蜜的負擔。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第一節 我在溪洲部落長大

溪洲部落成立至今，新一代成員多無遷移記憶，對家族來到部落的相關歷史多是透過長輩口傳得知；在地的生活樣貌和經驗，則許多由部落集體構築而成。

一、 溪洲成長軌跡

(一) 後來乍到

受訪兒童與青少年多未曾經歷從原鄉遷移到都市的過程，關於「怎樣來到部落」這個問題，在該映、妮卡兒和煜奇眼中是一件過去的家族歷史，他們對於搬遷了解不多，已屬先人的事，不同於父母輩在青少年時期所需面臨的動盪（黃薇靜，2000）。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是怎麼來的，因為我阿公先來的，然後當然他的兒子就會陸陸續續搬來這邊。」（該映）

「我只知道就是，應該就是我阿公先來嘛...其實我媽媽他們住在這邊我才生下來的...。」（妮卡兒）

「我一出生就在這邊啊...我是聽說啦，我爸他們搬來好像三十、三十幾年了吧...那個時候連我姊姊都還沒有出生（姊姊大煜奇十二歲，現二十九歲）」

（煜奇）

而芙蘭和張佑並非在此出生，皆因有親戚住在溪洲部落才搬來依親。

「原本是住台東...在台東出生...啊就是因為我阿姨...她剛好就嫁到那邊（溪洲），所以我們就去那邊住。」（芙蘭）

來到溪洲部落之初，因主要照顧者是阿公阿嬤，張佑較沒人管，需要靠自己獨立探索環境。

「我原本是跟我爸爸一起住，然後是因為一些原因啊，我才搬來新店，跟我阿公阿嬤一起住，我是從國小四年級吧，恩，四年級然後轉學來新店這邊讀書，對啊，一直到現在...我搬過來是跟我阿公阿嬤一起住，所以，就是怎麼講，真的是沒有人管啦，真的就只能靠自己，自己...。」（張佑）

兒少擁有長輩口傳溪洲部落原始的畫面，他們描述這裏起初的樣貌相當天然，泥巴地、許多野生動植物等，與現在的柏油路現代環境有天壤之別，也符合其他研究者訪問長輩口述的內容，當初選擇這片土地就是因為看到它天然未開發，令人追想原鄉地景（林易蓉，2009）。

「我爸爸說他小時候的時候...這邊全部都是那個草地喔，然後草地旁邊都會有兔子阿什麼，梅花鹿都還在跑喔！...真的，都野的啦，野生的，有有，以前有，後來沒了。」（妮卡兒）

「就是這個部落還沒有那麼多人的時候，他們就有來，可能才幾戶而已，然後這邊、這邊可能都是泥巴呀田哪那種...就沒有柏油路什麼的，那個時候就來了。」（煜奇）

阿公阿嬤輩日常生活正如在鄉村一般，有種閒適自在的印象，張佑眼中，他們的作息十分簡單、辛勤而不失樂趣，日出種種菜、沒事所以整理資源回收，日落則煮菜、吃飯、喝酒、睡覺，就過完一天；除了回收的錢，經濟尚有子女供養一些生活費，因此還夠用。

「他們的生活就是早上起床，然後吃飯，然後可能就去買買菜，然後去繳東西，然後去菜園弄弄菜，然後回來應該是中午，然後吃飯，然後他們可能會去...回收之類的，因為他們也不知道要幹嘛啊，他們的工作就是撿撿回收，然後拿去賣，然後，就看電視，然後晚上就煮菜、吃飯、喝酒、睡覺，他們的生活就這樣，**就是很簡單**...也沒有說多複雜什麼的。（研：那回收的錢夠他們用嗎？還是...兒女都會供養？）會給啊，我叔叔、阿姑他們，我爸他們都會給我阿公阿嬤錢，所以就還好。」（張佑）



(二) 心目中的部落

1. 家

究竟青少年和兒童怎樣看待這個處於都市的部落，妮卡兒和芙蘭單純熱切地呈現對溪洲部落濃厚的感情，大聲說出：「我覺得溪洲部落就是我們的家！」溪洲部落就是自己的歸宿、意義所在，經歷過拆遷危機的他們，強調這裡是無法分割的地方，像親人又像朋友，希望一輩子住在這裡。

「我們（溪洲部落）要永遠在一起妳知道嗎？為什麼，因為怎麼說啊，沒有溪洲部落你會覺得這世界過的好平淡喔，為什麼那麼無聊，就感覺很像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讓你覺得怪怪的，所以講如果沒有溪洲部落我不知道我會，感覺很崩潰吧...就是我的家，沒有地方可以去，那你要去哪裡？」（芙蘭）

「真的是我們的家，我覺得溪洲部落就是我們好朋友，就是我們的親戚，就是我們永遠一輩子都要在這邊，我想要永遠一輩子都在這邊。」（妮卡兒）

2. 獨特而無可取代

妮卡兒認為溪洲部落是獨特的，它的存在讓世界更豐富多元、有樂趣，社會應該彼此欣賞、截長補短，因而它的意義是不可取代的，妮卡兒和芙蘭都希望溪洲部落可以一直保存，她們擁有的多元觀點令人驚艷，尊重並保留不同文化已是其內化的思想。

「我覺得如果生活中...我覺得世界上如果沒有溪洲部落，每個人都是一樣的，沒有分原住民新住民那些東西，台灣人就台灣人，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就沒有樂趣，我覺得就不好玩了。...那這樣只有一些人他才可以有他自己的優點哪，那可能有些人會覺得他的優點不是他的優點是他的缺點，就比如說...你的優點不是我的優點，是我的缺點那種感覺。所以我覺得，為什麼為什麼他是我們家，然後我想要他一直在這邊的原因就是，我剛剛講的。」（妮卡兒）

「不好玩了，這樣子咧，沒有這地方，這樣有什麼啦（激動）。」（芙蘭）
她們再三強調部落是自己的家，若消失就沒有意義了，堅持要住在這裡，因為自己是在這裡被孕育長大的。

芙蘭：因為我覺得它就是我們的家

妮卡兒：因為，對，我覺得它就是我們家，我覺得，我覺得我生下來就一定是住在這邊。

芙蘭：...因為擁有了溪洲部落，所以才有我們這個溫馨的家庭。

3. 有都市的現代便利，也有原鄉的緊密人情

該映心目中的溪洲部落比較像是都市中緊密的社區，有著現代化的科技和生活方式、同時也有熟悉的鄰居，但不像傳統的原鄉部落。

「我在這邊長大的嘛...我覺得生活沒有什麼變...不會說生活上完全是形態是像部落這樣原鄉部落這樣的東西...因為這邊是臺北嘛，這邊算是都市，沒有所謂的，對大人來說這個部落是原鄉部落，可是在我們這個、我們這代的小孩子，因為現在的生活跟鄉下的生活有差距，這邊不像是鄉下的生活，就是很像一般我們都市上的那種形態，對啊，也不會說是很鄉下，就是，這邊是算部落嘛，他名稱是用部落，可是生活起來的話，沒有部落的感覺，對啊，就很像是那種厝邊（台語）啊，大家鄰居的那種。」（該映）

她覺得早期成立溪洲部落的族人，也就是經歷過原鄉部落生活的前輩，較會將這裡視為部落，但在該映的概念中，部落就是居住在都市裡的「厝邊」，和大家沒有什麼不同。

「...因為我現在這個年紀嘛，他們說這邊不是已經成立了，不是說，這邊住了三十幾年，那如果說對這邊的大人來說，如果他們以前是用原鄉部落來去形容這邊的東西、形態，或許他們在比較以前，比如說他們剛搬進來啊，然後成立、開始慢慢有這邊的開始...（研：成家立業。）對，成家立業的時候，他慢慢覺得說這邊就是一個部落，他覺得說這邊是一個都市

原住民的部落。」(該映)

溪洲部落有豐年祭和同儕玩伴，但居住在都市中的現代化使該映沒有「部落」的感受。

「如果因為現在比較變成現代化了，然後會讓我這輩年紀想說，我們住的地方是部落，那生活起來呢，我覺得不像是部落，就是沒有部落的感覺，就是大家就是大家會出來聊天然後玩哪、然後有豐年祭這樣，可是那種感覺就是沒有、沒有部落的感覺。」(該映)

部落的感覺，在她看來就是「比較鄉下的感覺」，是與自然更接近、類似農村的景象。

「**部落的感覺**就是...如果你是靠山的話...因為山上不是很大嗎？旁邊有個很大塊的田地，早上起來的時候會比較早起，會去耕田啊，養雞養鴨，然後到了下午，下午也會去山上，對啊。」(該映)

雖然已經現代化，該映還是發現溪洲部落許多阿姨會承襲原鄉的習慣，騎車去新店附近的山上，採集原住民的野菜。

「可是現在這個部落啊，也有很多阿姨啊，他們休息的時間，他們休息的時候，他們也會到桑(山)上去採一些原住民的東西(研：很遠嗎？)不會，因為新店就靠山啊...(研：你有去過嗎？)有，有去過，我覺得滿好的，我去過一次，就是我們去採那個竹筍，還有一個野菜，我不知道他的國語名字...Da`Du`Gan`...綠色的、細的，好喝。」(該映)

該映一方面喜歡山上「自己生活」那種原鄉的感覺，覺得溪洲部落不夠有鄉下氣息，另一方面卻又喜歡溪洲部落的方便之處。

「這邊已經不是那種自己生活了吧，這那麼方便，有便利商店。而且在鄉下也...要到7-11也要一段時間捏，因為比較、因為就在鄉下嘛，因為7-11都在都市，在花蓮的市區，那個地帶，所以如果我們要到便利商店哪，或是全家那些啊，要從鄉下開車道那邊的話要很久。(原鄉)就是不方便啊，

可是這邊很方便，這邊出去、這邊出去就是什麼都有，就是麥當勞那些都有。」(該映)

在矛盾中，她融合兩方優點產生新的觀點，喜歡山上的舒服，也喜歡都市的方便；去思考自己現在的生活其實也很好。

「部落本來不是都要這樣子(原鄉的感覺)的嗎？也不一定啦，看自己、看他們是怎麼去改變部落的生活...我覺得這邊的生活很好...喜歡方便。

(研：可是在自然裡面也會覺得很喜歡...)很舒服，對啊。」(該映)

該映眼中的都市部落生活，如同好厝邊，只是部落喝酒、社區喝茶，她還算喜歡。

「就是很像現在外面的那種鄰居的感覺，就是大家會出來聊天，對啊，然後一起聊天喝酒...鄰居一起喝酒的話，我只有在就是部落才看到這樣的情形，可是如果在外面的話，大部分都是在喝茶吧，就是喝茶、下棋。(研：恩，所以你喜歡這樣子。)現在嗎？(研：恩。)呃...還可以，對啊。」(該映)

該映所謂「沒有部落的感覺」指的是一種現代的生活，不同於原鄉部落；煜奇卻覺得溪洲部落跟都市社區有很大的差異，他最大的體會是有種「跟大家在一起的感覺」。

「心目中的部落，就很部落啊...比較像一個...大家庭吧，對啊，就因為每個人都認識啊，所以，其實走出去不會害怕什麼的...對啊，部落就差不多，大家族...對，類似這樣的感覺，因為跟外面就很不同...對啊，只是(交通)比較不方便而已...除了這些都還好其他的...對啊。」(煜奇)

在他們心目中，溪洲部落就是自己的家，雖然不同於傳統部落，但是大家在一起做厝邊，就算沒有血緣，長期居住的感情也已十分深厚，加上其中有許多人確有血緣關係，真是名副其實的大家族，這些緊密的關係也是溪洲部落本身重要的社會資產，成為青少年與兒童日常社會支持的重要來源。

(三) 別人怎麼看溪洲部落

問到他們「認為別人心目的溪洲部落是什麼樣子」，受訪溪洲青少年、兒童一開始回答不知道，但想到媒體、外人、朋友或同學來到部落的反應，他們就能猜想一二，妮卡兒覺得別人應該也認同這是一個家，她和芙蘭都十分自豪，認為來到溪洲部落的人會感受到其獨特風格、文化藝術、及熱鬧的氣氛。

妮卡兒：我覺得溪洲部落很有...獨特風格，好的...我沒有自我感覺良好喔，只是有些人會...而且我們溪洲部落的人其實不多耶，不多，可是每天都很熱鬧...我很喜歡別人那個，進來看我們這邊，就會覺得我們、喔我就會覺得我們好像很厲害這樣那種感覺。(眾人笑)

芙蘭：我也不知道耶，我只是覺得溪洲部落充滿那個文化藝術，而且我覺得我們部落超酷的對不對？

妮卡兒：對～！（大喊，兩人拍手）欸你們鼓掌一下下好不好？好謝謝，停！

煜奇也覺得大家會喜歡部落的生活，一個原因是他們有很豐富的童年，也有一群一起長大的同伴，顯現其同儕間強力的社會支持。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就是很喜歡，滿喜歡部落的吧...因為就很不一樣啊，就跟別人很不一樣，就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那種...（研：覺得別人也會羨慕你們從小一起長大。）對啊...很多住外面的可能都是小時候就是一個人在家...阿如果走出去都是很陌生的人，那就，嘖，可能童年沒那麼...（研：豐富嗎？）對啊，像我們的話是從小就，有很多事情可以玩。對啊，童年真的很多啊，很多回憶。」(煜奇)

妮卡兒和芙蘭的的同學來過溪洲部落玩，都十分開心、賓至如歸。

妮卡兒：沒有（說溪洲部落怎樣），他們（同學）就來這邊然後玩的很開心而已啊。

芙蘭：我們的同學也是這樣子...他們玩什麼，很多耶，他們就跟他們打

籃球啊，然後玩什麼一些跳繩阿...跳繩沒有啦，什麼躲避球之類的。

妮卡兒：我媽媽（商店老闆娘）還請我同學吃冰耶...免費耶。

該映的同學很好奇她住在部落的感覺，她回答就是很自由自在，身邊有一群歡樂活潑的族人。

「他們都會問...也常問說：『住在部落是怎樣的感覺？』...（研：那你怎麼回答？）我說，很好啊，滿好玩的，就很自由自在，就是一出門就是，一出門就是看到像這樣子（手指聚會所外，一堆小朋友玩瘋的樣子），可是如果在外面的話，一出門就是大馬路。」（該映）

青少年們並沒有跟朋友聊過對溪洲部落的觀感，但朋友們都會說覺得這裡「很酷」，因為台北這樣的都市裡，居然會有部落、有原住民聚集的地方，又有緊密的鄰里關係，這是很罕見的。

「我會帶朋友回來，然後他們都會覺得說，欸妳家都好酷喔，因為他們可能會覺得說部落應該只有在花蓮台東什麼才有，想說：『唉，怎麼這邊也有，這邊是台北耶，怎麼會有部落這種東西？』他們覺得滿酷的...其實我不知道外面的人是怎麼看這部落...但是...我的朋友都告訴我說，欸你住這邊...太酷了吧，怎麼會有部落這種地方？而且我還是住在都是原住民的地方，對啊，因為現在這邊就是原住民又平地人這樣混雜在一起，他們就是沒有想到說我住的地方居然整村都是原住民，所以他們應該是覺得滿酷的...。」（張佑）

「喔對，因為在都市裡很少...比較罕見嘛，有這樣的地方，有一次我的同學都來這邊，都來找我，他們都很稀奇說，好酷喔，在都市有部落這樣的感覺，他們會覺得很酷。」（該映）

「朋友啦帶過來，都覺得這邊就是還滿酷...就覺得，大家都認識這樣，就覺得很好，感覺很好，對啊，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喜歡來，對啊，因為這邊也不會說，看到也會打招呼啊，對啊所以，朋友來也不會那麼怕說這邊很

陌生什麼，對啊。常來久了大家都會認識。」(煜奇)

其實研究者剛到部落時也是覺得很驚訝，居然在都市叢林間有一個部落，還有好多小朋友在奔跑玩耍，真是個自在開心的地方，是自己成長的公寓大廈從未見過的景象。



除了正面的看法，該映也提到外界可能很多是透過拆遷危機的報導得知溪洲部落，不見得一開始就是好印象，可能會想到比較負面的事情。

「後來又是因為這邊關係到政府要拆遷的問題...我不是之前跟妳講我們去抗議，抗議了很多年...都會接受很多新聞的訪問嘛...這邊找一個代表人去外面接受訪問、那個專訪。然後要不然就是會去抗議，然後後來就越來越多人知道原來有這個地方；可是在大家知道這個地方的時候，**而不是用那種好觀念去知道原來有這個地方，是用比較負面的...**因為別人一進來的時候看到我們這些牌子(抗爭標語)...。」(該映)

該映擔心新聞播報的溪洲部落，可能被貼上弱勢、違建、抗爭等負面標籤，讓外人對部落的第一印象不佳，另外也認為部落的年輕人和都市的年輕人不太一樣，她感覺部落年輕人沒有唸書的向心力和夢想。

「你自己、你自己進來，你第一次進來你有沒有感受到說，我們這邊的年輕人，就那種大哥哥大姐姐，或是像我們這代年紀，是不是又跟外面的人都有點不一樣，就比如，他們很會唸書，他們有他們的向心力，他們有他們的夢想，可是那我感覺是這邊的人，他們沒有所謂的向心力，他們都不知道他們自己的方向...。」(該映)

正值高三壓力的該映，體會學校對升學的主流標準和眼光，覺得部落的同儕普遍走在技職的路，對唸書沒興趣；她曾聽過外人對溪洲部落不好的評價，說這裡的人只會打架鬧事，讓她不敢承認自己住在溪洲部落。

「我其實不敢承認說我自己是住在溪洲部落，不是因為這邊的環境不好，而是因為這邊所有人給人家大家的感覺是什麼，對啊，而且當大家知道有

這個地方、或是有些人不知道有這個地方...他們的觀念是什麼？他們對這邊的想法是什麼，我大概已經都有聽過...就有人說這邊不好，有人說這邊的人只會打架、只會常鬧事，其實有比較負面的那種言語，來形容溪洲部落是怎樣的地方。」(該映)

她認為有一半人在拖垮部落的外界觀感，也有一半人在努力為部落付出、光榮部落。

「然後這邊有一半的人都在，拖垮部落給人家的印象，啊有一半的人是在努力讓人家知道我們溪洲部落是最好的，有一半的人在拖垮，一半的人都在往上爬，會呈現到...有兩方...一方面是，這個人在、這方人在努力，去爭取我們這邊要的福利，或是，呃，讓人家給我們說原來我們溪洲部落有這樣這麼好的環境，有這麼好的才能，這樣子。那一方面人，不好的人是，一直到外面去作一些不好的事情。」(該映)

該映覺得那些有不好行為的族人，會讓外人看不到溪洲部落的好，反而讓溪洲部落被貼上負面標籤。

「然後你要承認說我住在溪洲部落，當你說...當他們不好的人認為，我是溪洲部落的人，那你你你的行為上跟，你作任何事情，你給人家的感覺是什麼，會讓人家覺得說，原來溪洲部落的人都是這樣子，那也沒什麼好地方啊只是，讓人家覺得說，會讓人家覺得說，他就是一個部落，都市就有這個部落。」(該映)

想到這邊該映覺得憤慨，如果溪洲部落的聲譽一敗塗地，她覺得那些拖垮部落的族人很自私，追想到祖先，感到沒臉面對辛苦建立部落的長輩。

「會讓我覺得說，在三十年前，建立這個部落的這些老人家，因為現在...之前建立這邊的老人家都已經走了嘛，就現在只剩下我們，後來住過來的，會有反差，會讓我覺得說，當三十年前建立部落這些老人家，這麼辛辛苦苦把一個，一個本來是一個很大...本來是一個草草，有樹，呃，花花草草

的一個地方變成一個部落，讓人家知道，都市也...也會有一個部落，然後讓他們...讓人家老人家本來很辛苦建立起來，然後把（被）現代年輕人這樣拖垮，會讓我覺得說，他們很自私，會對不起我們之前的老人家、長輩，對啊。」（該映）

該映很真實的表達她體會到外界對溪洲部落的眼光，看的出來她很注重部落的榮譽，才會批評那些沒有好行為的族人、認為他們拖垮部落聲譽，讓自己不敢承認居住在溪洲，她也重視部落的傳承和光榮，不希望愧對成立部落的老人家。

綜合上述可見，青少年與兒童理解外界對溪洲部落的看法，除了罕見、很酷，有部落獨特的風格文化，尚有負面印象，來自報導或是族人所做所為等，而部落的光榮和好名聲，都是他們所共同重視的。

（四）都市原鄉大不同

妮卡兒的老家部落在花蓮觀音、秀姑巒溪附近，她喜歡原鄉的新鮮空氣，形容原鄉路更寬、地更大，出外又是同種族，較為熟悉，一整區就像是大家庭；溪洲部落比較小，出外就是漢人，僅有部落內部有大家庭的感覺。

「應該（都市部落）就是比較小，我覺得我們跟原本我們鄉下那邊是不一樣，因為我們走出去比較容易就是看到自己的同樣的人，都原住民，所以我們走出去就是比較會像是那種，比較不是很熟悉的那種感覺。我覺得是現在這邊都市部落外面，就比較沒有我們很熟悉的，阿都因為都是那些漢人嘛，對不對？所以就沒有很熟悉，然後在鄉下的部落就感覺整個部落就大家庭的那種感覺，所以我們（溪洲）也是只有整個部落像大家庭，可是在外面就不是。」（妮卡兒）

妮卡兒在放暑假寒假的時候會跟著父母回去，常覺得很高興，花蓮也有很多親戚，走到彼此住家附近，大家就可以聊天，十分便利，比溪洲還多人口；溪洲部落所在位置自成一區，比較孤立、對外交通間接費時。

「回去花蓮可能就是放暑假寒假的時候...還滿不錯的啊！（研：那邊有你什

麼家人?) 很多親戚啊...都住附近而已呀,所以我可能今天要去你家,然後我這樣走可能走到對面後再直走再轉彎再下去就到了...大家可以聊天...

(溪州部落)就通常都是開車,我們不能可能...我們走出去要走很久這樣子,而且我們外面那個路就一直這樣(手肘比劃路十分曲折)才能出去這樣子...花蓮那邊更大,但花蓮部落比我們(溪洲)多,比我們大、比我們多人。」(妮卡兒)

妮卡兒和芙蘭覺得附近同為原住民族的居住區域,讓自己更自在,因為四處都有認識的人;而都市部落外的人有時對他們不見得很友善。

妮卡兒:我覺得有很大的差別啦。我覺得。然後說花蓮那個地方吼,那個部落我覺得很大,而且你這樣走出去喔,你買什麼東西幾乎都是你認識一些人,阿你走出去那種喔,他們又不認識我們(溪洲),而且那些人會覺得,有一點不喜歡,就有時候人會不喜歡嘛。

芙蘭:對啊,而且我覺得跟自己一國的,不是比較好嗎?

煜奇也認為相對溪洲僅是位在都市的小部落,寬廣的花蓮鄉下則放大了人際圈,有更廣大的緊密連結。

「會有一點差異啦,可能,因為在都市跟花蓮,就是跟鄉下感覺就是很不一樣,我們只是都市中的,一個小部落,啊他們就是,鄉下就是大家...不管走到多遠可能都會認識那種,對啊,就覺得很不一樣...就很不一樣的感覺,我也不知道怎樣形容...就覺得還不錯耶...就鄉下...就是滿喜歡大家一起的。」(煜奇)

他喜歡鄉下自然的環境,跟大家很熟悉的感覺,但因為畢竟在都市生長,有時還是會覺得有一點無聊,沒有周邊可以逛街遊玩的地方。

「可是有時候也...太...可能因為我都市住久了,就會覺得鄉下有點無聊,對啊,就覺得沒什麼,因為在那邊都是很平靜那種,就是那種很寧靜啊,然後那個可能...聊聊天一整天。對對,阿如果像我們這種都市的話,部落

走出去坐個公車又可以什麼到西門町啊什麼什麼公館哪，就很多地方可以玩，所以就跟花蓮不一樣。」(煜奇)

張佑描述自己花蓮老家的部落很大，甚至附近沒有鄰居。

「唉，其實，啊就先講我花蓮那個村莊好了，我們那個村莊很大，可是我們有分上部落跟下部落，然後我們家是在中間，然後我們家旁邊是沒有鄰居，要到很...還要再過去一點才有鄰居、還要再過去一點才有鄰居。」(張佑)

因為沒有在原鄉成長，張佑和當地年輕人不熟，她時常覺得無聊，像是陪大人回去社交。

「所以我覺得我回去都很無聊，因為我真的沒有在，沒有在那邊長...那邊住過也沒有在那邊成長過，所以其實那邊的年輕人哪，真的是不熟耶，所以我們每次陪...就是每次回去啊，然後他就說，唉妳是誰的小孩？然後說喔我是 Gife 的小孩，喔他是我同學啊什麼什麼的就是，我都覺得我們回去，應該是陪大人回去找同學找朋友吧...所以當然是覺得在這邊(溪洲)是比較好。」(張佑)

煜奇也有同樣的困擾，一起長大、熟悉的朋友都在溪洲部落，和鄉下的人就不太熟，因而覺得無聊。

「這邊(溪洲)畢竟是從小一起，就是從小大家都認識這樣子啊，所以這邊的感情當然會比較好，阿就是原...鄉下那邊的話...不太常回去，所以也沒有那麼熟，所以會說，會覺得無聊可能就是這樣子，可能覺得不熟...朋友在這邊啊，到外面的話，對啊，因為不熟所以覺得滿無趣的。」(煜奇)

芙蘭的原鄉部落在台東長濱，反之，她很喜歡那裡的活動，她覺得非常熱鬧，比溪洲部落辦的活動更多彩多姿。

「我覺得其實，我的家鄉台東比較好耶，你知道台東，只要有一件事情，他們就會做的...怎麼說啊，就是，超乎你想像，然後就覺得很開心，又很

熱鬧那種，超熱鬧的，而且我們辦過很多競賽，所以就這樣啦辦辦，我不知道，反正就差很多...溪州路也是很團結...我覺得都沒有差耶...只是覺得台東比較好而已...就是**活動比較多，而且辦起來會比較熱鬧，比較有那個團結心**...。有參加到（溪洲的活動）啊，可是都覺得沒有很好玩，你知道我們台東的部落啊，假如聖誕節就會辦聖誕節的佈置競賽。妳知道多酷嗎？超漂亮的，還有人把他做成一個什麼十字架然後什麼皇冠的房子之類的，因為它有三棟，差不多長這樣...。」（芙蘭）

都市和原鄉部落有著自然地景、人際網絡的差異，也有兒少成長環境的差異，在都市生活久的兒少，已在都市建立人際網絡，回原鄉時無法適應，然而原鄉的自然風景、原住民鄰里關係和部落活動，都是吸引他們喜愛原鄉的因素。

（五）長大還想住在這

從小居住在溪洲部落的青少年和兒童，無論是因為習慣、喜歡還有認同，受訪時多談到長大仍希望住在熟悉的溪洲部落。

「想住是因為已經習慣了。」（該映）

「就從小在這邊長大的，沒有離開過啊，也沒有想要離開的意思啊。我覺得住在這邊很好啊。」（煜奇）

「我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語氣重）。從小到大我都想（住在溪洲部落）（研：那長大以後呢？）長大，我覺得應該還是想啦，因為其實我想的東西，我小時候想的我不會改變，別人都說你長大一定會變，可是我覺得我不會變哪，我從小決定，長大就不可能變，如果變的話就代表我沒有守承諾啊。」（妮卡兒）

「為什麼呢？因為...因為什麼，就很愛部落啊，我不喜歡都市，唉呦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耶，我就是很喜歡部落然後捨不得離開，就這樣。」（芙蘭）

芙蘭和妮卡兒叫我再問一次「長大後想繼續住在溪洲部落嗎？」，因為她們要一起大聲回答：「想！」表達她們熱愛部落的心，無論是較為清新的空氣，還有族人間深厚情感、大家族親近的關係。

妮卡兒：想！我當然想啦，因為我很喜歡部落！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想要住在這邊，可是我喜歡部落，而且我覺得其實我們部落的空氣，雖然我們是都市原住民部落嘛對不對，可是我覺得我們這裡空氣還蠻不錯的，不會像那種真正的都市那邊。

芙蘭：我比較喜歡，就是部落的環境...都市...就是沒有像部落裡面的那個，情感，沒有那麼豐富。

妮卡兒：他們不會像我們部落裡面，姻親的關係，都可以當兄弟姊妹，他們不會這樣子，他們因為他們跟我們不熟。

妮卡兒很熱切希望一直住在部落，想在這裡玩和編歌，她也為溪洲部落編了歌曲。

「呃，我只想繼續住在這裡，還是可以在這邊這邊玩哪，這樣子...然後編歌啊，可以編一首溪洲部落之歌...。」(妮卡兒)

歌曲的內容呈現她對部落的喜愛和感恩，充滿動人的童真。

「就是，我非～常的喜歡溪洲部落，然後感謝溪洲部落可以變成我的家。然後，然後感謝溪洲部落是我的家啊(笑)。」(妮卡兒)

然而，大一點的張佑認同這裏是自己的家，卻也想要去外面的世界闖闖，不過覺得要等年紀更大一些。

「長大喔，恩，其實也會想要去外面住啊，然後去外面闖看看什麼的，可是那也是之後的事啊，對，現在的話就是先、就是住在，定居在這邊啊，長大可能會到外面住或是什麼的，對啊，當然還是會回來啊，對。就是一定會回來啊。」(張佑)

想要出去住、看看外面的世界、交外面的朋友，雖會有挑戰也想去試試看；

「一直都會想啊，會想要看看離開這邊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然後去交更多外面的朋友啊，然後去了解更多外面的人事物啊，什麼什麼的，因為怎麼可能都把自己關在這個小地方吧，對啊，去外面闖一闖然後真的是要，

就是要跟我爸講的一樣，哪裡跌倒就從哪裡起來那種感覺，對啊。」(張佑)
但她覺得自己還不夠成熟穩重，如果貿然離開家出外闖蕩是很傻的行為。

「其實一直都很想(去外面的世界)，只是因為我現在還那麼小，所以真的沒辦法，我沒有那個能力自己在外生活啊，對啊，所以我還是等之後大一點，然後等自己比較穩定、比較沉重(成熟穩重)，再決定要不要去外面住這樣...對啊，只是現在真的還是沒辦法，現在覺得我還那麼年輕，傻瓜才會(笑)、傻瓜才會去外面這樣子吧，我覺得我現在去外面一定是被、被打了一遍傷再回家的。」(張佑)

得到父親的首肯，將成為她出外發展的時機，因為代表她有足夠的能力在外生存，也給她信心。

「我覺得等我自己比較穩重一點再，等我爸真的很放心的時候，就是已經...
『欸拔我想到外面住』什麼，如果我爸是立馬說好啊去啊，那種我才就是放下心說好，對；如果我爸說：『蛤，去外面住你確定，真的嗎？看你...』我就算了，還是不要；就是代表他就覺得我還不行啊，就是練的還不夠好，所以我覺得，我還是會經過我爸同意，如果他說好就好，我還是會聽他的答案，如果他讓我覺得是很矛盾，那還是不要，如果他是，好，就是很阿莎力說好啊去啊，那我就真的會去。」(張佑)

另一個讓張佑離不開家的原因，是她有安全感的環境，她自認單親隔代教養的背景讓自己從小很沒安全感，表現在認床、還有只習慣用家裡的馬桶，睡覺都要包裹的緊緊等。

「而且我也是要擔心床啊跟馬桶這部份(笑)。因為我真的是，也許嘖，我覺得是壞習慣啦，因為我覺得，我怎麼可以會有這個習慣就是認床跟認馬桶，就是很麻煩哪，所以我每次出去都覺得，蛤還要出去啊，然後很开心，然後到了晚上要睡覺的時候，我就會躺在床上，就是已經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睡，就是我一定要玩到很累、很累、很累然後回飯店洗澡才睡的

著，對啊，所以是我真的很麻煩，恩，所以這兩個地方我可能就是**要改，改進一下。**」(張佑)

張佑有提到唯一的例外是在工作的牛排店廁所，她第一次可以「暢通無阻」。

「其實我那時候有嚇到，我那時候說，**唉怎麼有那個感覺(便意)**，我就說，天那，這不是我在家才會做的事嗎(排便)?...對，不過到目前為止發現只有這兩個地方才能讓我... (研：那麼放鬆。)對，對啊，也許是安全感吧。」(張佑)

研究者鼓勵她，讓安全感從家庭以外慢慢擴張也是一個好的現象，張佑自己也覺得這一切急不來；除了對家庭環境的依戀和安全感不想離開，煜奇還希望留下照顧摯愛的父母。

「不會想搬走...很多人就會想，假如說我讀大學好了，人家就問我說你幹嘛不考外縣市比較離家遠的地方，我都跟他們講說，我不希望離開家，是，因為其實...我爸媽也老了，對，然後家裡也剩我一個小孩，阿，對啊我也要顧一下他們，如果他們...因為我爸媽他們也是那種，出事也不會跟我們講那樣，就是怕我們擔心那樣，阿我就不喜歡哪，我就會覺得，有事情都不講，阿我們真的到後面知道，不是更生氣?...不會想離開家耶，想說照顧一下...他們。」(煜奇)

然而煜奇也會考量到未來的另一半，若是不想跟自己父母同住，他也會和對方溝通，考量另一半的想法做調整，盡量希望避免衝突。

「住這邊當然是很好，又可以顧到家人，對啊，但是還是要考量另一半的，對啊。(研：想法。)恩恩，去做調整...以後的話，就不知道了。對啊，可能成人了之類的。不知道會怎麼辦。恩，如果能一起住就一起住，還是，要看另一方的意見那樣，也不能說硬要把他們(強迫住在一起)...我比較民主，對啊，嘖。因為我很怕這種事發生(笑)。假如說，阿爸媽喜歡我們住在家裡，可是另一方想要自己住怎樣怎樣，對，比較，對阿，很怕這種

事情...我比較希望兩邊都有顧到，都好好的這樣。恩，比較不會那麼麻煩。」
(煜奇)

假如另外一半不想一起住，也可能選擇不要離部落太遠的地方。

「其實住附近的話也可以啊，我是假如說不想離太遠，阿可能你在這邊啊你跑到什麼桃園哪什麼哪裡哪裡的，而且喔，很遠，假如說住附近的話，可能下個班回來看一下也可以啊，對啊，這樣我 OK 啊。」(煜奇)

煜奇很孝順、他存著感謝父母的心說：「覺得啦，他們把我養那麼大，我們應該就是...回饋他們，對啊。」家人間也很重視聚在一起的價值。

「姊姊放假一定都會回來...我跟我姊姊就比較...比較孝順吧(笑)，因為其實我平常也不亂跑，可能，我會以家裡為重，就是什麼，欸，假如說今天假日好了，爸媽也在家，說要不要出去玩什麼什麼的啊，阿如果說今天沒有這個行程的話，可能他們都在家裡，喔我才可能會出去...把家人擺第一啊，恩。(研：你覺得是什麼讓你，影響你會這樣子啊?) 其實我也不知道耶(笑)。對啊，可能就是心吧，恩。」(煜奇)

總之，除了覺得需要交通或是考量另一半的意見，煜奇都是很希望能一直住在溪洲部落的。

「就覺得這邊不錯啊，而且，住這邊沒有不好啊，對啊，而且，我覺得差的只是交通方面，可是你以後一定會有車啊，已經這些都對你來講都還好。對啊，所以就是會，可能以後也是繼續住在這邊。」(煜奇)

該映提到自己有「想住或不想住的原因」，想住是因為習慣跟熟悉，不想住則因為不喜歡部落鄰居的閒言閒語。

「這邊的人...長期住下來之後，會就是...人家說的嘛，三姑六婆，會越來越八卦。然後他們就會越來越...就不喜歡他們就是閒言閒語呀(變大聲)，我希望就是他們...只要有單純想法就好了，我不想，我不希望是說，這些大人去多講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可是沒有說不想住這邊。」(該映)

溪洲部落是青少年和兒童從小到大熟悉的家園，雖然有時八掛傷人、在小地方待久了也會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大體上這裡提供他們安全感和愉悅的童年，他們會希望一直跟部落維持關係。



(六) 我是原住民

「我有一張輪廓明顯的臉孔，也有一種淳樸自然的性情
上帝祢以自己的形象來造我，我就是祢期待所造特別的人
我有一副清脆嘹亮的歌聲，也有一雙靈活踏實的手腳
上帝盡情跳舞歌唱敬拜祢，我就是祢全心所造最愛的原住民

Hey Ya Na Ru Wan，我慈愛的天父

祢從不曾輕易放棄，我這黑黑的原住民

Hey Ya Na Ru Wan，我深愛的天父

我要揚聲歡呼讚美歌頌我主，熱情的原住民」

(「上帝愛原住民」詩歌歌詞)

1. 以原住民身份為榮

妮卡兒和芙蘭的原住民身分讓她們很有榮譽感，在學校時對相關課題最感興趣和興奮，很珍惜原住民族裔，她們非常感謝主賞賜的身份和歌喉。

妮卡兒:我很喜歡人家問我們說有沒有原住民耶（在課堂間），因為我很喜歡被問...我覺得這輩子當原住民我覺得很好。

芙蘭:對，謝謝你們，謝謝主（哭腔）。

妮卡兒:喔！我們謝謝主。

芙蘭:賜給我這個歌喉。

妮卡兒:喔耶～喔耶～。

妮卡兒的同學說原住民都比較兇悍，但她很正向地解釋為力氣大，才有肺活量大聲說話、還有唱歌好聽等特色。

「妳知道我同學說原住民都會有一個特色，就是打人很痛，罵人很兇，然

後我就說，其實不是打人很痛，罵人很兇喔，其實原住民力氣很大這樣子！
（研：聲音也不小！）對，真的，力氣很大才可以講很大聲...原住民唱歌
也很好聽。」（妮卡兒）

芙蘭覺得原住民的民族性是「好相處」，顯現於在原鄉見識過交通法令上的
彈性；妮卡兒也覺得有時因為同族或彼此認識，會比較通融，另也在交通法制上
看到原住民的柔和順從。

芙蘭：其實原住民真的很好相處耶，因為像我們就是可能闖紅燈吧，然
後被警察攔，然後因為警察是原住民，然後他就說啊沒有關係，你
們走吧，你們走吧；對在台東都會這樣，那你們花蓮應該也有。

妮卡兒：警察就是這樣，然後都在那邊看到你認識的；原住民...看到那個
駕什麼（停車檢驗），原住民還會還回去喔有沒有，說好你可以走
了、可以走了喔，呵呵...所以我覺得有比較好。

比起較多原住民的原鄉，她們身為都市裡的少數，妮卡兒和芙蘭都曾感受到
不友善的眼光，例如貶低、看不起等；他們帶著很強的自尊和民族自信，將此解
讀為漢人的忌妒，因為原住民歌唱、舞蹈和運動各方面都很出色。

妮卡兒：可是在這邊就覺得通常沒有很多認識的，阿如果外面的人，有時
候看不起原住民嘛，對不對，我就心裡想說，原住民哪裡不好？蛤
蛤。

芙蘭：他們是忌妒。

妮卡兒：對，就是忌妒！跳舞沒有比我們好看，唱歌也沒有比我們好聽...。

芙蘭：運動也沒有比我們好。

妮卡兒：運動細胞也沒有很好，呵呵，講不出來吼，很生氣。

在學業上芙蘭覺得都市人聰明，妮卡兒覺得原住民也聰明，且兩人都覺得原
住民有多元的才華，是上帝恩典的賞賜。

芙蘭：只是都市人他們比較聰明而已，可是我們優勢還是比他們多啊，



他們罵張個屁啊，哼。

妮卡兒：聰明，可是有些原住民也很聰明，又不是像那些...而且有時候不是書呆子很，其實書呆子不一定很厲害耶，你知道最厲害就是會讀書又會運動那種。

芙蘭：又會唱歌又會跳舞有沒有，還長的很帥那種...。

妮卡兒：對對對對...原住民就是那種...比較厲害，很特～～別，就是上帝賜給我們的...。

芙蘭：恩典。

妮卡兒：對，就是賜給我們的一個，我們要感謝祂，讓我們是一個原住民。

芙蘭：對啊我覺得真的很好耶，我覺得當原住民很好耶。

妮卡兒：我知道就是當原住民真的很好，真的太好，如果我上輩子是漢人的話，我應該上輩子殺死我自己啊...阿，可是還是上帝創造的，不要殺，收回那句話。

雖處於都市部落，她們對原住民身分認同依然極為深刻、並為此懷抱感恩的心情，可見即使被漢人文化洪流包圍，也並熄滅其對自身民族的專一熱情，原住民文化是他們的歸屬和驕傲所在。

「耳邊傳來『上帝愛原住民』的歌詞，心裡很感動，因為這群孩子真的是很特別很可愛，一個文化的形成，帶給他們的自我認同情感是很獨特的。」

（田野筆記 2014 年 4 月）

2. 反擊歧視原住民者

妮卡兒和芙蘭都曾感到有人看不起原住民，如拿膚色黑來作文章，令她們相當不悅，更以黑人族群為例大力抨擊回去。

妮卡兒：就是會有人這樣覺得，他們就會覺得看不起那種感覺啊，他們就會有那種看不起那種感覺。

芙蘭：而且你知道嗎？...竟然有平地人罵我們原住民說，我們是個廢

物、然後長得又那麼的黑像大便一樣，他們竟然那樣罵我耶，你罵我們原住民耶。

妮卡兒：我就說那你罵我們長的黑，黑人也是大便，你去罵他，他們扁死你我跟你講...（激動）。

芙蘭曾在社群網站上看過網友對原住民不當言論，認為原住民笨、壞、黑，還有網友支持，她為此相當憤憤不平。

「妳知道那時候我很氣嗎？...超多人幫他按讚耶...妳覺得這樣幹譙原住民這樣對嗎？不對嘛！他就一直批評我們，還有什麼垃圾一大堆...什麼我們很黑我們很笨、什麼我們很壞。」（芙蘭）

雖對貶損原住民的網路言論相當憤慨，她們仍帶著黑色幽默來反擊，並陳述簡單的主張：「重點是我不喜歡平地人罵我們原住民。」（芙蘭）。

妮卡兒：去你家浴缸...叫所有原住民來，吐一個口水，一口就好（同聲），你就（被淹死）...不能用漂白水...我們也很想白啊。

芙蘭：呵...我們也很想白啊可是不能白啊。

妮卡兒上課時聽過老師述說族群融合的歷史，認為就算是漢人、多少也可能有原住民血統，因此不應該批評原住民；況且原住民身份是她的驕傲，也為她帶來有益的福利，如獎學金。

「我老師跟我們講一件事情是，平地人是平地原住民，因為他的祖先有可能就是原住民，因為外國來了一些男生，男士們，他們找不到老婆...他們就會去找原住民女生結婚... 所以呢，他們是平地原住民，然後我們這些被稱為原住民才是山地原住民的意思...我同學還說：『蛤～那我就是原住民』然後我就想說，當原住民有什麼不好的，很好啊，有獎學金捏！（激動）。」

（妮卡兒）

除了覺得別人不該批評原住民、她更以身為原住民為傲，足見她對自己文化的深刻認識和榮譽感。



(七) 我的部落好友

1. 和玩伴一起長大

談到部落成長經驗，他們幾乎直接聯想到在溪洲一起長大的同儕，可見得是在部落成長的重要部分。回顧過去在溪洲部落的娛樂，有唱歌、編歌、跳舞，還有成群結隊在鄰近的公園運動，打籃球、騎腳踏車，或是玩團康遊戲，如鬼抓人、踢罐子等。

「我們有時候休閒娛樂是唱歌，阿不然就是『跳舞』（妮卡兒異口同聲）...超喜歡的。」（芙蘭）

「打籃球，然後我們附近這邊最近的就是公園，然後我們偶爾也會去那邊運動...會一起騎腳踏車啦。...沒有（公園）的時候就是這樣大家出來活動啊，就是玩一些躲貓貓，鬼抓人之類的，紅綠燈，就是小時候會玩的遊戲，團體的。」（該映）

煜奇描述部落的童年和都市裡的同學不同，在部落裡，大家吃完晚餐都會跑出來玩球，或是各樣團康遊戲，時間到再回家。

「恩，小時候...可能大家，住外面的同學都在家裡什麼，對阿，阿我們這邊可能，小時候可能吃完飯哪，就跑出來玩球，什麼什麼之類之類的，對阿，恩。什麼籃球啊羽球阿，躲貓貓之類的，然後差不多時間到了，就回家。」（煜奇）

妮卡兒的阿公是部落創始人，最早來到這裡時還有許多自然的美景，令他們的童年充滿天人合一的自在，妮卡兒和芙蘭興奮地講述童年，有菜可摘、蝴蝶可追、幸運草可拔河、甚至絆到石頭變成泥人，豐富的野趣！

妮卡兒：恩，因為阿公（最早過）來啊...就是以前這個草地都有野兔啊，還有梅花鹿。

芙蘭：而且之前陽光公園不是陽光公園，他之前是一個花園。

妮卡兒：超美，而且阿公阿嬤他們還會去那邊種菜。



芙 蘭：對，還有花，好漂亮喔！

妮卡兒：我們那個菜都自己去拿捏。

芙 蘭：而且還有一大堆蝴蝶都會在裡面，一大堆喔！

妮卡兒：然後我們都會去抓蝴蝶捏！

部落內的同儕擁有許多共同點，包含家人、社區、族裔和學校等方面相近，因此感情就像家人一樣，讓部落的生活多采多姿、無憂無慮。

「然後這過程中（來到部落至今），其實，就是一直都是跟部落、欸我國小國中都是跟部落的朋友啊一起上下課，因為我們幾乎都讀同一個學校...我在部落幾乎都是跟他們一起長大，其實我跟煜奇啊，美百啊，小尚，陳立璇他們哪，阿育、阿威，其實我們大家都是一起長大的，所以我們大家感情就像，已經好到像家人一樣，所以是在這部落生活其實，沒有什麼煩惱也沒有什麼壓力，其實滿快樂的...。」（張佑）

該映說童年就是跟自己「同年紀的人在那邊玩鬧」，芙蘭和妮卡兒也提到以前他們會用奇怪的腔調對話，是充滿樂趣的回憶。另外還會玩扮家家酒，戴假睫毛、綁頭髮、擦指甲油等打扮的遊戲。

芙 蘭：你知道我們小時候超蠢，我們小時候在玩扮家家酒嘛，我們媽媽喔，我們都會說成「罵馬」，然後後來我們就說哥哥「個葛」，姐姐「借解」...。

妮卡兒：以前阿 B 哥哥是，還幫我們、他會幫我們打扮ㄋㄟ，他會幫我們打扮... ..。

芙 蘭：他超會打扮，而且幫我們綁頭髮對不對...而且他還會化妝。

（眾人七嘴八舌）

同儕間皆有默契，認為彼此屬於美好童年的一部分，受訪青少年與兒童普遍提到自己的童年，都充滿愉快的神情，因為有好多部落一起長大的同伴，總是有很多一起玩的趣事，相當熱鬧。

「而且其實從我從小到大在這邊不是嗎？以前在我小時候的時候啊，我覺得這邊真的很快樂、很好玩。我們大家都會出來，而且是在幼稚園到國小的階段，我們大家都會出來玩，就是這邊...在我這個年紀的是不是很多，你自己講。比這些（外面在玩的小孩）多對不對？再更多...。」（該映）

妮卡兒和芙蘭回顧過往許多部落小孩一起玩樂的盛況，有哥哥帶著他們玩各種遊戲，新鮮有樂趣的童年。

妮卡兒：就以前小朋友很多，那邊（新原民商店前的階梯）的位子就是全部坐滿。

芙蘭：對，而且那時候我們常常在那種樓梯的地方，玩扮家家酒。超好玩的（沈醉）～！

妮卡兒：那個就是阿B哥哥他會創一個遊戲，他就是大的分成一組，小的分成一組，然後大的先抓小的，然後全部都抓到之後呢，小的再抓大的，然後小的每次都抓不到大的，而且最難抓的就是他哥哥跟阿B哥哥，阿B哥哥他就這樣轉了又...。

芙蘭：沒有人敢碰他！（笑）

妮卡兒：她（芙蘭）哥哥是躲得比較快～我們以前小時候比較常跟阿B哥哥玩，可是阿B哥哥會教我們跳舞。

年紀大一些，一夥人在部落玩水、狂奔也是一大樂事，映照著美麗的陽光，那是他們共同閃亮的故事。

芙蘭：而且你知道最近，因為我們比較大了嘛，最近我們玩的東西，最好玩的（吸鼻涕）應該是丟水球...而且，我們喜歡在那種太陽底下

妮卡兒：然後會有那種閃爍的那種水球，水晶那種的感覺。

芙蘭：對！你知道嗎？小時候我們真的太好玩，還拿著水管在那邊噴來噴去...然後，有時候我們會在那邊裡面。

妮卡兒：然後比如說下雨的時候我們會在那邊，穿著雨衣啊或者怎樣

芙蘭：沒有啊，我們就直接光著衣服過來了（笑）。

妮卡兒：你知道怎樣嗎？我以前小時候就玩一玩，然後他們在那邊躲喔，然後他們，小白就在那邊說說一下就說：「誰敢下去？」然後我就說，好啊那我下去，然後我就跑跑跑，跑一跑手去卡在那個水溝洞。

2. 緊密 v.s. 疏離，動態的都市部落人際

(1) 部落內人際疏離，不捨／看開

然隨著年紀增長，在都市中各自擁有自己的生活，部落內同儕互動頻率降低，一同遊戲的時間也漸漸減少，青少年面臨部落內人際疏離的情況。

「然後是大家上了高中才幾乎都是各忙各的...就因為我現在上大學嘛，然後煜奇他們也高三了，然後也開始比較忙啊什麼的。」（張佑）

「國小的時候，比較常（大家出來活動），國中就比較...不太常了，對啊...現在大家都比較大了嘛，大概在十八、十九歲左右，現在都長大了，然後比較不會像之前那樣比較親密了，就是大家會有各自的生活...我們這些長大了嘛，都有各自的、都有各自的事情要作...」（該映）

美好的童年回憶顯的遙遠，較少聚在一起外，也不太有玩伴一起玩了。

芙蘭：現在阿B哥哥已經...

妮卡兒：他不常出來，因為他覺得，他應該也是就大一點了嘛...所以他才會這樣子（不出來玩）...我現在找他們，他們都不出來（哀怨），害我都很無聊。

妮卡兒和芙蘭帶著疑惑「為什麼變得那麼快?」、「為什麼阿B哥哥現在都不理我們了?」、「長大其實還是可以跟我們玩啊。」，不知為何本來很要好的玩伴不再和她們一起玩，兩人很努力腦力激盪，思考究竟是少了什麼，讓部落不像從前溫馨。

妮卡兒：以前你們（研究者五年前來）來的時候，也是不錯的時候啊。

芙蘭：而且我覺得妳們（研究者與好友）之前來的時候，啊妳覺得...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覺得...部落很像少了什麼讓我們部落變得沒有那麼溫馨，感覺啦...是朋友嗎？可是朋友我們都一直相處啊。

妮卡兒：對啊，我不知道到底少了什麼，我可能要回家想一下我們以前是有什麼事情，然後再想想看。

芙蘭和妮卡兒也說小時候同伴間幾乎不吵架，就算吵架都是很快就和好了，大人也訝異他們感情這麼好，感嘆真的很希望回到小時候，她們真的很希望能回到小時候大家一起的時光，腦海有時會浮現以前大家一起玩的畫面，就很感傷，無奈時間無法倒轉。

妮卡兒：我想如果我許一個願望呢，願望就是，回到小時候。

芙蘭：可是無法讓時間倒轉啊。

妮卡兒：對啊，這是重點，也無法再重來啊，「如果能重～來」（即興編歌）...

那個時候多短暫這樣子（激動）！...我覺得現在越來越不好。

芙蘭：我比較喜歡之前小時候，就是一些，恩...畫面之類的吧。

妮卡兒：我有時候睡覺的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流眼淚，然後我閉上眼睛我就想到那些事（小時候的事）

思緒回到從前，芙蘭和妮卡兒不僅喜歡以前的空氣很好，更渴想著過去大家一起玩、快樂的時光，為此感到遺憾。

妮卡兒：感覺很像就是那種，靈魂，來到小時候的那種感覺。

芙蘭：對啊，就覺得這邊有煙的味道，就想到之前。

妮卡兒：比如說他靈魂跑到他小時候，然後他就看到他小時候玩的...他可能就坐在那邊...（啜泣聲）

然而對這樣的現象，煜奇漸漸看開、放手，覺得如果真的這樣變淡，他至少還可以看出真心朋友有哪一些，但他也不想惡意去想，還是會覺得大家可能都在忙著自己的事情。

「嘖，後來就變了想法是說，覺得，算了（笑）。（研：算了，怎麼說？）如果真的...真的因為什麼事情就變淡的話...至少還有幾個就是，就是會陪我...對我很真心的，原來就真的才幾個（笑）...可能他們也是在忙啦，什麼什麼的，所以比較沒出來，但是後來會變成我心裡面這樣想，對啊，事實上其實我也不太清楚。」（煜奇）

雖然關係不如從前，該映還是把部落一起長大的好友，放在心中珍貴的角落。

「我覺得沒什麼感覺耶，因為是個人的、個人的問題...也...要慢慢適應。可是還是會把他們當很好的朋友，只是是不常聯絡的好朋友，可是感情這種，感情啊，可是不會減少、不會減少，依然，畢竟一起長大的嘛，然後又在這邊生存。」（該映）

青少年對此的感受因應年齡有所差別，較年長者已經可以看開，慢慢適應後，還是因為擁有共同的童年、在同樣的部落求生存，而視彼此為很好的朋友；較小年紀者則非常緬懷童年，很希望回到過去大家一起玩的快樂時光。

(2) 疏離原因：網路世界、家中安逸、部落外生活與人際、生涯規畫不同等。

原來長大到國中階段，青少年較常宅在家「比較不喜歡出來玩」（芙蘭）部落內部同儕的共同活動漸漸減少，大多都是各自待在家中打電腦、玩手機。

「小時候就很好動，常常來這個...廣場。可是長大之後，你就比較不喜歡出來玩，現在都在玩手機之類的。我看妳長大以後也會變成這樣子（對妮卡兒說）。廣場沒有什麼好玩的，最好玩的，籃球，沒有了，不是嗎？而且現在很多人都沒有在出來玩啦。」（芙蘭）

「我覺得啦，那時候大家都有電腦所以，大家對電腦真的...（研：很著迷。）恩，所以就不會出來，國中的時候...就不會揪，可能就宅在家裡這樣，因為我，其實我也滿宅的，不會往外跑。」（煜奇）

研究者在張佑家作客聊天的田野經驗中，觀察到有時在家中吃飽了、坐著看電視喝酒，實在是非常舒服安適，也會讓人不想出門去和大家社交。

「這天耕莘醫院的護理師來部落服務，廣播要請大家來量血壓，我和張佑剛聽到阿公阿嬤總是去耕莘醫院拿很多藥、阿嬤自己也說血壓之前爆高，我們一直鼓勵他們去量一下；加上還有減重班的老師來教跳舞，我們說的口沫橫飛有多有趣，阿公阿嬤就是不想去，坐在沙發上微醺的他們，表示坐在家裡很舒服，反而叫我們年輕人可以出去玩一下。」（田野筆記 11.14.2013）

因為在家中較為安逸舒適、加上被電腦或手機吸引，部落公共空間漸漸沒人出來一起玩，也很少有人揪團聚集大家，再加上對未來生涯規劃不同，如該映感受到未來發展的道路已經不相同，當自己想要專心唸書時覺得沒有同伴。

「可是這樣的生活是很好，缺點就是我們沒有共同的，就是沒有讀書的共識，沒有想說要不要一起讀書的...從小到大的玩心太重了，會導致長大把心定下來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上高中以後（開始這樣覺得）...沒有向心力，沒有目標。」（該映）

煜奇也覺得現在跟部落朋友比較疏遠，他也覺得大家都在忙，而不太出來找彼此活動，現在雖然交女友還是會出來找大家，但關係感覺卻比之前更淡。

「之前（交女朋友）也是啊，之前根本就不會出來。對啊，我現在還會出來耶。就比較好，可是現在就比之前就要更淡...關係，比較更淡，感覺，就冷淡啊。」（煜奇）

最近煜奇在交女友上投注很多心力，因為他還在就學，女友在剪髮沙龍工作、周末也要上班，偶有休假才可以來部落走走，兩人需要有單獨相處的時間，因此冷落了部落的朋友。

「阿我之前交女朋友本來就是這樣（笑），又不是第一次，呵，對啊...可能就是，可能因為這樣，就是大家都可能不太出來了...只是現在多了一個，呵，女朋友，就比較需要顧到，所以會比較去冷落他們。」（煜奇）

煜奇覺得現在和部落同儕比較少聯絡，可能找他們也不一定出來，他說對彼此關係的期待是：「當然希望大家像之前那樣好。」他形容過去跟部落朋友的

關係真的非常好，但現在卻冷淡了。

「過去關係嗎？就大家都很好啊，真的都很好啊。對啊，不會吵，不太會吵架，對啊。（現在）比較冷淡。」（煜奇）

部落內同儕關係逐漸淡薄，部落外人際關係取而代之，出部落找同學、放學和朋友一起吃飯出遊，成了家常便飯。

「（研：好想出去玩是什麼時候？）國中吧，因為那時候真的，大家（部落同儕）都不會出來，對阿，就可能欸找同學幹麻...對阿，就往外跑。」（煜奇）

「我也會和我現在的同學，然後高中認識的朋友，放學會一起出去玩，一起去那個吃飯什麼。」（該映）

該映思考認為是部落外的環境在影響他們，部落外的人際圈和生活重心，打破了部落與都市原有的人際藩籬與區隔；總在身旁的家人、青梅竹馬、或是一起長大的好友，就成為最熟悉也最容易忽略的存在。

「因為到外面比較像，因為會受社會的影響啊，然後他們會覺得說外面的朋友會是比較好，或是部落朋友比較好，就會有分別；所以現在可能會跟現在的同學，或現在認識的同學或朋友比較好，比較親密，然後會、然後我們相處的時間當然會漸漸比較少，對啊。」（該映）

重心落在部落外的人事物（如同學、部落外的人際關係、男女朋友等），和部落外同儕互動已消耗許多體力，便沒心力和部落朋友相處，增加部落內人際和事務的疏離感。

「可能是大家在學校有很好的朋友，阿然後會一起玩嘛，放學會出去玩，阿到了很晚的時間才會回到家，阿到家之後大概就是九點、十點了，就不會有人想再出來。...就累了，然後不會有人想說，阿等下還要不要跟部落朋友聚在一起這樣，就不會想到這方面的問題。」（該映）

「其實最近跟部落的人哪，關係可能比較冷淡一點...其實我也不知道，就真的變冷淡了，我也不知道，可能大家都在忙吧...因為其實我最近也不太



常看到他們...因為我一直顧在女友那邊。」(煜奇)

往部落裡凝聚同時，外部的人際關係結成新的勢力，朋友也會來部落拜訪，漸漸分化成不同的次團體，有時好像相互帶著敵意，可能成為大家感覺不團結的一部份原因。


「稍晚，大些的青少年難得聚集，聽到他們提到一位一起長大的同輩 A，原來是在評論他的女朋友，說有多醜有多醜，我覺得很奇怪，因為他們和 A 本來關係都很好，為什麼用這麼負面的語氣批評 A 的女友呢？於是我問他們，他們本來不想提，後來終於說了，原來是有次 A 為了維護前一任女友（另一個部落的），和溪洲部落的人有衝突，他們很憤慨，覺得 A 沒義氣『到底是不是自己人？』，因此冷戰到今天。聽到這個解釋，從五年前就認識他們，看到本來關係這麼好的一群人這樣分裂，我感覺到相當深沉的難過，只是一直禱告希望他們的關係可以恢復。」(田野筆記 11.02.2013)

(3) 轉變：部落人際再復甦

然而，隨著年紀增長到高三階段，許多好玩的都玩過了，想法也慢慢改變：「以前會覺得，唉好無聊喔，我們出去玩，可是到一定的時間、一定的年紀，就覺得，其實淡淡的，真的不錯，對阿。(煜奇)」部落內同儕變得較常待在部落，大家又會相約去彼此的家裡拜訪，部落內的人際關係又復甦活絡起來，煜奇現在很喜歡和部落朋友約來聊天，平淡而放鬆。

「高三（比較常出來）啊，因為他們（部落同儕）都在啊，他們都會出來啊，想說大家ㄟ有沒有空，打個電話講說，ㄟ要不要出去啊什麼什麼，阿真的沒有要出去可能就是去你家啊去我家這樣...我覺得就是聊天就是放鬆，我覺得就是跟朋友一起...很好的朋友...淡淡的聊天那樣...我喜歡那種平淡生活...淡淡的過也不錯啦。」(煜奇)

看待同儕的生涯，雖與自己不同，但該映也可以接受，只希望彼此都認真走人生的路。



「以前大家比較愛玩，然後重心（玩心）比較重，然後...當然以前不會想說，你以後的規劃是什麼、你的未來是什麼、你以後要做什麼，對啊，所以會比較，在課業這方面當然會比較重一點，然後會想說，你不會讀書，你就應該去學一技之長，對，可是看到他們每個人哪，都是讀職業的學校，然後會...讀那個職業類科嘛，然後去學那個一技之長嘛，有那個美髮的、那個演藝科的，對，餐飲科都有，所以，在他們這方面，應該比較不會...擔心，至少有學習到一份未來對自己最好的那個，職業（笑），厚。」（該映）

從最好的兒時玩伴，到各自宅在家或出外找朋友的疏離時期，演變成現在再度相互拜訪，他們還是相當重視彼此的關係，煜奇說看到現在小朋友在部落玩遊戲時，會讓他想到以前的美好回憶，即便和同儕關係有轉變，小時候玩的跟長大時候玩的内容已經不同，從運動、團康活動性質，轉變成聊天、談心、聽音樂、練舞，或一起到廣場平淡的聊天、滑手機，當個低頭族等，他們也覺得感覺不錯，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娛樂。

「不一樣啊，小時候可能就跟小朋友一樣...什麼鬼抓人哪，躲避球什麼的...躲貓貓，阿現在出來看到人都是聊聊天啦玩手機這樣子，聽個音樂，也沒有做什麼，就是這樣啊，就比較平淡。」（煜奇）

轉變的原因除了經歷過部落外的人際，還有為了豐年祭要相約練舞，大家會出來相聚，雖有時因沒守約而有不愉快，爭執後還是會彼此道歉。

「高中的時候就是大家都有出來...我幾乎都待在部落...可能是，因為有...ㄟ，有練舞這件事情。所以大家都會出來，然後變成，一方面就是習慣吧，到一個時間點大家就會說：『ㄟ，出來啊。』...那天，狀況不好就沒有去...大家的狀況不好，就是可能（練到）有一些爭執之類的...就是可能大家都沒有出現，就是該練舞的時候，我也沒出來，那天...我也有錯，我那天沒有出現，我有跟他們道歉，因為這種事我一定會跟他們道歉說對不起沒到。」（煜

奇)

張佑雖然現在要打工比較忙，放假都還是會跟部落的朋友在一起。

「我現在休閒娛樂其實滿少的耶，因為現在都在工作嘛，上課工作，所以玩的時間都滿少的...放假就會跟朋友去聚聚餐吃吃飯...基本上有放假都是陪部落的朋友比較多。」(張佑)

當問到如果出去的話會想去哪裡玩，煜奇的回答也很自然想到要跟部落的大家一起：「出去嗎？沒有想要去的地方...就是跟大家一起，可能去什麼，比較，像宜蘭哪，台中哪...出去玩個兩天這樣，對阿，不然平常其實也還好，因為其實台北，都去過了啊，就覺得沒什麼好去的，如果真的想去的話可能，就是大家找個時間大家出去玩，對阿，喜歡大家(部落同儕)一起的感覺。」(煜奇)

小時一起跑跳，一度被都市和網路世界吸引目光而疏離彼此，如今又是可以談心、一起當低頭族的好朋友，這是他們在部落裡同儕的關係，研究者在臉書上常觀察到他們在彼此的文章下有一長串留言對話，大多內容都是親切問候或幽默吐槽對方，讓旁人感覺他們有很真誠、自在的友誼，一種屬於他們的凝聚力。至於曾產生衝突而未被囊括在團體內的人，例如同輩 A，在動態的關係中，研究者也觀察到 FB 留言內容，他們和被排除的人再開啟話題，因同是一起長大的部落家人，往往看到他們再度接納彼此回群體裡。

都市帶來的疏離，在他們的關係留下什麼？張佑說：「我們還是會出來聊天啦。」確實如此，近期常看到他們 FB 上留言說：「出來聊天啦」、「出來唱歌啊」、或是互損，讓人感覺彼此還是最親密的好友。緊密鄰里關係，讓青少年有避風港，同儕關係雖曾波濤洶湧，但守著一顆團結的心，只要想到還是自己部落的人，過去的心結還是會漸漸解開，就像家人一般離不開彼此。



二、 部落環境與部落經驗

(一) 對外交通不便

因部落處於郊區距離主要幹道較遠，受訪青少年兒童皆認為交通不便利：「其實這邊的交通方面...比較不好，因為從這邊走路出去大概要十分鐘，對啊，會比較困難。」(該映) 上學通勤，除了附近的文山國中和新店小學有交通車，高中之後就要自尋良法。

芙蘭：我覺得沒有很便利耶，只有我們早上的時候，就會有專車送我們過來上學。

妮卡兒：對，他專門送文山國中跟新店國小的。因為我們這邊人幾乎都讀那邊的，所以他就送那兩個(文山跟新店)

沒交通車接送的青少年就要出動十一路公車走出部落，再轉搭真正的公車，或是請家人接送、自己騎機車等。當有課外行程安排，如晚自習或同學相約出遊，青少年也會擔心勞煩父母接送。

「上了高中以後要上晚自習，到了公車站牌，也是有時間比較晚了，然後如果請父母親來接的話，會怕說他們會不會太累，會不會造成他們困擾這樣。」(該映)

田野時向家長問候青少年阿B，家長說阿B因為就讀表演藝術科，時常要留下來練舞、偶爾他和同學也會揪團出去玩，因而比較晚回家，此時家長都要出部落去接送，相當疲憊；研究者也見過許多次，如賣麵阿姨去接親戚、青少年要騎車去接朋友等，受訪者也因為出去「接人」而多次不在，可見溪洲部落地理位置雖然清幽，在與外界連結上還需要其他資源，增加便利性。較大的青少年如張佑，有駕照已能合法騎車，而未滿十八的青少年也很希望能騎車、省去交通的麻煩。

「之前國中的時候(有騎腳踏車過)。阿現在不太想騎腳踏車...如果以後有摩托車的話就不會有這種不方便，但現在因為還沒有十八(怕被抓)...就只能這樣，走出去。」(煜奇)

其中也有青少年低調表示十二歲就開始騎摩托車：「十...ㄟ，十二歲（開始騎摩托車）吧，十三、十二歲，差不多，騎五年六年，對啊...不然真的，很麻煩哪。」在研究者的田野經驗中，常常看到青少年騎機車進出部落，有時會接送朋友或者去買東西等，可見部落中許多青少年都是未成年就已經開始騎摩托車了。

由於部落走到外面大馬路上的途中，有許多看守鐵工廠的狗或者是流浪狗，常常對著路人狂吠、甚至追擊。

「（不只腳踏車）摩托車都追啦，呵...其實你騎太快牠才會追你。騎慢的話，根本就是連起來都不會起來...感覺那狗就比較喜歡那種騎很快的...愛追那種，我也不懂...假如說你騎一騎、騎一騎，他在那邊追，如果慢下來以後啊，他又停，對啊，不知道那狗在追什麼意思的。」（煜奇）

因為常被狗追，讓青少年兒童對野狗的習性有許多認識，學習適應狗的威嚇：「就不要理他，因為其實他們也不會咬，就只是會叫而已啊，俗辣狗。」（煜奇）他們甚至會好心提醒外來的客人要小心，有幾次研究者也是被熱心的族人載出部落、直接到公車站，避免走驚魂野狗路。

雖然交通不便，青少年兒童仍認為有優點，因部落距離如陽光運動公園、小碧潭等景點不遠，周邊就可以去運動、對面又是小碧潭，走小徑也可以去玩。當問到期待交通如何改善，煜奇提議希望有專車接送。

「我們這邊其實跟...外面大路那邊有一點距離，希望的話就是可能有專車吧...大約時間就可以來...可是就是可能就沒有什麼人坐吧。...真的有人會坐的話...就可能去申請這樣的東西...」（煜奇）

他看到部落中有許多長輩的需要，白天年輕人出外上班，無論是要出部落看病、購物、社交等，要找小孩、找孫子載，交通要時間相互搭配可能不太容易。

「可是今天老人家，他不會騎車啊，想出去沒辦法出去...可能就很可憐，可能也還要找就是...自己的小孩呀，孫子這樣載阿嬤出去...比較麻煩啦...阿嬤在這邊坐專車的話，其實還蠻方便的。...為老人著想啦...」（煜奇）

煜奇小小的期望道出體貼部落長輩的心腸、以及關懷部落的心志，他們希望對外交通能更便利，因此需要更多資源進入，增進溪洲部落的對外交通連結。



(二) 人與狗、大自然、酒

1. 部落的人與狗

走在部落裡，會發現人與養養動物、家畜的關係非常密切，和部落小朋友散步聊天時，沿路也會遇到她認識的狗，馬上可以滔滔不絕跟你訴說她和這隻狗的故事，許多人與狗有深厚的感情。煜奇也在訪談中看到自家的狗路過，很自然就說起牠和他們的故事：白軍是爸爸為牠取的名字，長的又瘦又高的狗，煜奇不捨地說：「他玩竹籤，然後自己插到自己喉嚨...可能從那時候就不太愛吃東西，就刺到喉嚨然後，都一直流血啊，然後我爸就聽他一直叫...結果就看到他竹籤都插在嘴巴，喉嚨那邊，就一直吊著，一直叫，然後我爸就把他拔掉，然後他就一直猛吐血，我爸想說完了完了他要死掉了。結果他就活的好好的。可是，還是很瘦。」

部落裡的貓狗和族人有很多故事，他們長期培養了深厚的感情，煜奇說白軍就滿黏他的，但貓狗並未被關在家中，通常都是「半野放式」的；雖然牠們常常在部落週遭趴趴走，還是會認主人、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就會都會回家啊，就跟我們一樣（笑），出來玩晚上自己都會回家這樣。玩玩玩，玩累了就會回家。」（煜奇）

2. 自然和人的交融

煜奇的家後面有養鵝，群鵝是他的鬧鐘，早上時間一到就開始叫：「ㄗㄗㄗ...」的聲音，大約六點他就起床了；雖然有時會麻痺耳包，群鵝還是很盡責「一樣時間就叫了」如農場小主人一般，煜奇也關切鵝孵蛋的狀況，有相關的經驗和知識，了解到要有蛋窩才比較有機會孵化成功。

「牠們現在在孵蛋，不知道會不會孵成功，因為之前試放有好幾次那個被凍死。可能是...那時候我爸沒有去做那個鳥巢什麼的...現在是我爸有幫他做，所以...牠在孵。」（煜奇）

煜奇家裡養的動物收成，並不會拿去市場上賣，就是種給自己吃，養給自己吃，他也很喜歡部落自然生態的環境，想一直住在部落。

「很想住在、就是繼續住在這種部落，我不會後悔說住在（部落）...有的原住民會覺得說，為什麼我就是住在那種不方便的地方，我覺得還好，我覺得這邊滿好的，又沒有車，對啊，不會有那種什麼烏煙瘴氣的那樣，可能打開窗戶下面都是車...很煩。哇，睡覺頂多可能只有狗叫聲，不然就是鵝叫聲這樣。」(煜奇)

都市部落生活中，能體會類似農村的生活，煜奇擁有照顧家禽的經驗、享受自然環繞的舒適，研究者家鄉也位於市郊，相較學校宿舍是高樓比鄰馬路，往往夜深還聽到飆車聲令人抓狂，煜奇眼中的溪洲部落環境，彷彿都市的世外桃源、品嚐過即戀戀不忘的心之嚮往。

3. 酒—歡聚的標誌 / 「少喝一點啊。」

喝酒在部落主要的功能，是接待客人、與人交際；通常並非心情不好喝悶酒、也並非因為酒味道好才喝，煜奇坦承酒「真的不好喝」，主因是大家歡聚的時刻，就要小酌一番。

「有客人才會喝啊，阿不然就是無聊，阿走走走到這邊喔，可能有，大家聚在一起可能就開始喝，呵。...我一開始不喝酒是因為真的不太好喝...是因為大家在一起才會：『唉，喝酒啊！』...自己一個人的話真的不會喝，呵呵，就不好喝。」(煜奇)

張佑了解喝酒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她總會擔心阿公阿嬤喝多了對身體不好，常會提醒他們要注意身體健康，然而看著兩老相互依靠的身影，她能理解他們生活中不多的樂趣，而不會限制他們不要喝。

「我不會去管他們說，不要喝酒，不要喝，因為家裡就只剩下，就是能陪伴他們兩個的，就只有他們兩個而已，就是只能這樣彼此的陪伴，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會喝酒，我覺得也是一定會的啦。應該也說他們習慣了啦，

生活中有喝酒啊什麼的，但是我會跟他們講說，你們喝酒可以但是身體一定要顧。」（張佑）

由此可見「酒」是阿公阿嬤生活的一部份，身為晚輩，也只是多提醒注意健康，不要喝太多酒傷身體，拜訪張佑時，阿公阿嬤和我分享了一些插曲：

「阿公說他當時認真準備考駕照，只花了短短幾天時間就考上了，只是因為酒醉開車，被警察抓到所以吊銷執照，阿公笑著說當時他還在茫...阿嬤說阿公喝醉有時脾氣不好，阿公說阿嬤喝醉會碎碎唸，有時就這樣兩個人吵架打鬧起來，場面偶爾火爆、上次還不小心弄到受傷。看著他們臉上綻放的純樸笑容，我實在滿難想像他們酒後暴躁的樣子，酒精的魔力不容小覷...。」（田野筆記 11.14.2013）

而煜奇家則是有一次父母都酒醉，母親不小心摔倒撞到耳骨裂開，使他相當震驚，也很生氣父母因為喝酒傷害自己身體，父母心裡有愧而未回罵。

「那時候我要送(醫院)...爸爸那時候也喝醉了：『...送送(模仿爸爸醉語)！阿沒事啦。』然後媽媽就說：『啊沒事。』可能我還幫她塗藥，結果隔天她就覺得真的很痛，我們去看醫生，結果醫生就說她耳骨裂開，然後我就真的，喝（吐氣）...我當下真的很氣，就說：『看你們再喝啊！』...開始就飆罵這樣，然後他們也沒有、也沒有反駁...。」（煜奇）

煜奇非常不喜歡父母喝酒，看到就會擺臉色，但他也體諒有客人時難免會喝酒，只好勸他們多以茶代酒。

「而且他們知道我很討厭他們喝酒，然後只要他們一喝我就會擺臉給他們看，對啊（笑）。可是有時候是沒辦法，因為真的有客人，然後這樣的話我可以體諒，但是，不要喝太多，我跟他們說，其實你們也可以喝茶，什麼什麼的...他們就沒辦法（笑）...想想好吧，替代一個...比較為他們著想吧。」（煜奇）

煜奇自己則從國中一次豐年祭後才開始喝酒，父母覺得他大了³而沒管太多，只是說少喝一些，但起初煜奇卻因為不會控制飲酒量而喝的太醉。

「就剛開始的時候，不會（控制），就喝到掛那種，現在的話就還好。國中的時候不會喝酒，是這一兩年開始，今年。其實家裡不准我們喝酒，可是，那一次是因為豐年祭過後，可能也覺得我大了，對啊，就不太管，可能跟我說，**欸你自己少喝啊**，對啊。」（煜奇）

部落中存在喝酒的習慣和文化，除了歡聚暢飲、有時也會釀成意外，家人間都會相互提醒不要喝太多；而過度飲酒之情形，是否顯出在都市生活之壓力，或者社會文化適應失調的現象（李明政，2003），還有待更深入的瞭解。

（三）部落經驗

1. 抗爭音樂晚會

2008年溪洲部落面臨拆遷危機，在溪洲部落抗爭音樂晚會上，青少年感受到部落族人「很團結像一家人」，當時串連多方資源辦理，因此相當盛大，也讓他們感受到各界的支持。

「我印象很深的是，還有一次，就是部落有辦一個音樂會...那時候應該也是我國中的時候吧。然後那時候部落有那個音樂會，然後就有請一些人來唱歌表演。（研：胡德夫啊...）對對對，那時候我印象很深，那時候，真的，雖然那時候我們沒有什麼表演，可是，在我印象中就是有這個活動，對啊。就是，我記得那天來很多人捏...我記得那天很冷、很冷，然後我們就是，大家一起看，就是看音樂會啊什麼，然後有一些小、感動的事情哪什麼的...就那段時間，唉，不管是支持我們的人也好或是什麼的人也好，我都覺得既然，其實那時候部落大家是真的很團結，就為了要守住這塊地，因為...這個地方就真的是大家一起生活、一起長大一起成長，然後一起經

³阿美族成年禮俗後可以飲酒。

歷很多事情的地方，對啊，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就真的像個家人這樣，對啊。」（張佑）

同年部落的跨年晚會，倒數放煙火後族人彼此擁抱的畫面深印在青少年心上，團結的心令該映直呼「非～常『港』動」，並肯定每個人不藏私地貢獻一份心力。

「2008 的時候有那個拆遷問題。然後那時候那邊的部落族人，有一種，就是團結的心，大家都很團結，真的很團結，然後...我們這邊有辦跨年晚會... 每個人都有為部落做一份心、一份那個，能夠替部落付出一些，抗爭的時候沒有缺少過人...我看見，我們部落原來那麼團結...最感動是在，2008 那個十二點的時候，不是在放煙火嗎？然後大家全部都抱在一起。那個畫面真的很感動」（該映）

族人為了尋求生存空間的同心努力令青少年動容，也顯現部落的強韌力量。

「喔！我記得很清楚的就是，呃，跨年晚會。因為那次真的是全部落大家一起，參加跨年哪什麼的。好像是我國中的時候吧（研：是抗爭那時候嗎？）對，然後那時候是大家一起參加，所以，這活動是，我印象真的蠻深的，而且真的很感動，因為大家是為了要守住這邊哪，然後真的是什麼都做了這樣，對啊。」（張佑）

2. 豐年祭

每年的豐年祭也是他們期待的部落盛事，對部落意義重大，不僅可以一起開心慶祝，也是他們會卯足全力預備的活動，。

「那是可能對大家，對我來講啦，還滿重要的一個節慶，就是可以大家一起玩樂這樣，而且很多人，我覺得那種感覺就是，對啊。」（煜奇）

「每年豐年祭真的都是大家費盡心思然後去籌備這個活動啊...因為，豐年祭真的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每次要到這個時候，我們大家真的是很認

真...就是全力去用這個活動...所以每次很圓滿結束大家都很开心。」(張佑)

他們回憶時還會比較每年的有趣程度，覺得今年在雨中跳舞非常有趣。

芙蘭:啊有一個(印象深刻的)，豐年祭。

妮卡兒:我們覺得小時候的豐年祭比較好玩...現在的不好玩，可是我們覺得今年的不錯。

芙蘭:因為今年我們下雨跳舞。

3. 接觸明星或媒體

因著部落的特殊環境辦理的許多活動，讓溪洲的青少年與兒童有更多機會接觸媒體或是公眾人物，出入田野時就曾聽說許多歌手到當地拍攝過MV，或原住民族一些研習和參訪等。

張佑提到抗爭音樂會來的明星令他們很稀奇，顧不得撕了日曆紙，你一張我一張蜂擁前去要簽名。

「在我印象中我還有回家拿日曆紙還是拿什麼紙，就是我去給那個 Suming 簽名。...我記得我們那時候看到他就：『欸！』然後大家就衝回家拿日曆紙撕啊，今天也撕明天的也撕，然後就撕你一張我一張，然後就拿去給他簽名這樣，對啊，就這樣。...反正那時候還小嘛，大家就真的很可愛。...然後還撕一半啊給你一半或是誰要什麼什麼，今天的也撕昨天的也明天的也撕，什麼都撕(笑)，對啊。」(張佑)

妮卡兒和芙蘭豐年祭時被記者採訪，也相當興奮能上報紙和電視。

芙蘭:而且之前我們的豐年祭都會有記者過來採訪，我有上報紙喔！

妮卡兒:我們都上過電視...我跟我同學講他們都說：「齁～」(倒抽口氣、驚訝)，這樣子耶，我就說：「你不知道喔！」噢對，他們應該也不會看原住民電視台...我們覺得不錯啊，我們喜歡有人訪問我們。

上電視令他們感覺很好玩，芙蘭是很想被訪問但表現害羞。

芙蘭：對啊，以前我們都會在他們面前裝的很害羞，其實我們超想講的耶，你知道嗎！？

妮卡兒則因為從小耳濡目染父親參與部落事務，小小年紀就應答如流。

「以前有兩個姐姐來問我...比如說：『新店溪像我們的什麼？就是你覺得新店溪是你的什麼？』我就說：『我想想看喔，應該是好朋友這樣子嘛，因為我們都會去那邊玩。』然後我就這樣子講，然後我媽媽來了，那兩個姐姐就跟我媽媽講說我很像大人，然後，我就說：『因為我爸是發言人啊，所以我聽他講話我就，喔～可以學起來噢。』」（妮卡兒）

4. 我們一起的那些年

除了特定事件之外，和同儕一起偷甘蔗、整部落的大人、玩遊戲和運動，共同的美好回憶多的難以計數，都是屬於「大家一起」集體的自由童年。

「我還記得我們大家會一起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比如說去嗆...像部落有些叔叔或是阿姨什麼，然後我們就會大家很無聊，就會去弄他，然後弄到他生氣，大家就一起跑。...或是，我們大家會偷甘蔗啊...我記得有一次小時候我們大家偷偷去偷那個該映她媽媽種的甘蔗...在上面，在那邊，我記得在那邊，然後大家都逃，大叫。...就是我們小的時候會大家玩在一起，我們還會一起玩直排輪。然後一起玩腳踏車，或是什麼，然後大家都一起，然後我們，在這個部落啊，如果是講回憶的話，真的都是大家一起，恩。所以真的要叫我們大家坐下來講，講個三天三夜也講不完。」（張佑）

「偷甘蔗」這樣的事情，研究者只在父母口中聽過，彷彿青少年們在都市裡仍過著自在的鄉村生活，和同伴在部落奔跑，一起擁有難忘的童年。

5. 我喜歡部落的...

同個地方住久了，很多事都已成習慣，然而一旦想起部落的好，青少年和兒童就開始口沫橫飛、神采飛揚的述說住在溪洲部落有多好，無論是鄰里、活動和空間等，讓人感到他們很以自己的部落生活為傲。



(1) 鄰居關係緊密，生活自在

部落中集體合諧的生活相當重要，芙蘭也看到部落有此優點。

「我覺得好的地方就在於說，我們，可能因為是全部人住在一起，所以是大家都會和平相處...。」（芙蘭）

不同於都市中普遍疏離的社區，族人間常相互拜訪、聊天，隨興所致可能就喝起酒來，煜奇非常喜歡這樣的環境，覺得比較有意思。

「不會那麼陌生，走出來每個人都認識，覺得那種住外面的、就那種住公寓的可能，嘶...看到樓下的可能就，ㄟ？（研：不認識）對對對，頂多打個招呼之類的...感覺明明就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無聊的時候可以去別人家作客...不會像平常外面那麼無趣，就你無聊看電視，你還是無聊，呵...看，這邊是走出去看看隔壁聊一下這樣，然後就叫人家一起聊聊開喝，呵呵...對啊，所以不錯，就滿希望下輩子還繼續住。」（煜奇）

戶外的足夠的公共空間，加上彼此熟識的鄰居相互包容，讓生活擁有更大更彈性的空間，如可以養寵物、或是在家裡大聲唱卡拉 OK 等，同輩間團結一起為豐年祭練舞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基礎，這些都是在都市部落獨特的社會網絡，豐富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我覺得（空地、寵物有空間散步）這就是我們部落跟外面的差異，因為很多人都住公寓，假如說你在家裡，可能比較吵啊，隔壁鄰居就會：『欸，可以小聲一點嗎？』可是你在家裡，你再怎麼大聲怎麼鬧啊，你再唱歌什麼什麼，其實大家都無所謂這樣...我會放歌放很大聲。」（煜奇）

「就感覺說，通常住在外面的，就是住在...一出門不是通常是大馬路嗎？可是我們這邊是一出來就是這樣的型態，然後你想幹嘛就幹嘛，你想大吼大叫或是怎樣，像我們這邊比較凌晨，還有在有卡拉 OK 的。而且這邊，重點這邊是，你這邊越吵，反而大家越習慣這樣的生活，也不會檢舉說你很吵，我們這邊沒有碰過被檢舉的，可是在外面就比較常，你在半夜吵鬧

的話，一定會被檢舉，警察就會來敲門，可是在部落，在部落的生活就是這樣，比較自然...。」(該映)

雖然關係緊密也會有摩擦緊張的時刻，例如深夜卡拉 OK 曾讓該映不耐煩，但她認為是當時狀態不好，否則平常都可以理解容忍。

「其實在一個人心情煩躁的時候，他太吵的話...一定會有憤怒的，可是在這種地方嘛，就是吵嘛...可是，過久了我們就習慣了，而不會去告訴他說：

『你們可以安靜嗎?』在這邊不會。」(該映)

(2) 社區資源：老人支持網絡

由於部落位處郊區，白天子女不在、長輩出門不便，常常只能一個人在家，煜奇覺得這樣很可憐又不安全。

「他老人只能一個人待在家裡這樣，阿就很可憐，就比較，嘖，不喜歡這種事情...老人一個人在家，這樣子很危險，就跟小孩子一個人放在家一樣，對阿，感覺很危險。」(煜奇)

但是因為部落本身緊密的關係，老人們平常會出來聚集，因而如果發生什麼事大家也會及早知道而可以幫忙，煜奇看到部落的支持網絡很健全，但也覺得相比起來，疏離社區的老人家很可憐。

「可是，還好啦，平常我們在上課上班的時候，老人都會，那些阿公阿嬤都會自己跑出來聚一聚這樣...這是我們部落好的地方...我覺得像那種，住公寓那種的，就覺得很可憐，就覺得出來就沒有認識的，對啊，然後一個人在家也不知道怎麼了，誰沒有人知道，那假如說我們這邊可能，平常會常出來的，結果這幾天，唉，突然不出來，大家就會，唉，想說奇怪，怎麼不出來，就會去關心...這是我們，我覺得部落好的地方。」(煜奇)

(3) 團結、熱情、活動多

張佑覺得部落的人感情很好、也很團結，特別是自己同年齡階層的朋友，會為了共同的目標一起努力，如預備豐年祭的舞蹈等。

「好的地方是，其實這部落真的，蠻團結的...就拿我們年輕人來講好了，像我們豐年祭啊，我們可能有表演什麼，其實我們會自己主動說，欸出來練舞，雖然我們出來練舞就只是練那一下下而已，可是我們大家就是一定會出來；對啊，然後，大家感情真的是好到一個極致...就是真的很好啦...（笑）。」（張佑）

煜奇去過別的部落或社區，比較過後，他也感覺溪洲部落比較團結、熱情，可能居民都在家裡沒出來聊天，顯得有些冷漠。

「我覺得我們這邊...比其他的地方，還要，比較好一些，因為可能這邊的人就比較，嘖，團結吧...就比較優良的部落（笑）呵...我們部落比較好的地方。就沒有我們這邊這麼，怎麼講，熱情吧...可能就比较冷。對啊，我們這邊就還不會，出去就有那個，都有人，恩。」（煜奇）

另外，許多部落自己、或是外界來辦理的活動，都成為青少年喜愛部落的原因之一：「不錯，我們部落還有好多活動，別的部落沒有。對啊，還不錯，住在這邊滿好的。（煜奇）」

6. 期待環境更整潔、閒話少說點

(1) 希望部落對外交通便利、有整潔習慣與環境

然而，部落的對外交通讓青少年感覺不太便利。

「只是差在交通不方便而已，不然其實還不錯，而且還滿安靜的。」（煜奇）

他們也希望部落族人能更愛護環境與保持整潔；張佑很看不過去小朋友破壞公共設施，試著勸誡卻不見效。

「像我們會有里長會申請什麼鋪柏油路、或是鋪什麼或是幹嘛，就是小朋友可能會去破壞吧，我覺得這是蠻差勁的地方，就是他們去破壞，我們也不是當下就會看到他在幹嘛，可是，我們看到的時候...說：『欸，不要弄』...我覺得現在小孩子其實，思想都蠻成熟，他們就說：『你誰啊，為什麼要管我？』就繼續這樣...我們也不能去打他啊。」（張佑）

有時也是因為族人未收拾自己的垃圾，造成部落髒亂，張佑也反省這是大家長期的習慣，需要改善。

「我覺得部落蠻差的地方，整潔吧...也不能說是誰誰誰，就是，我們大家啦，有一個壞習慣就是，我們垃圾會亂丟，就是有可能我們在精神堡壘喝飲料喝喝喝喝喝，喝完就放那邊，然後我們聊天，好，散會！東西就在那邊，就是不會帶走。對，這就是我們很差-勁的地方。」（張佑）

有時會藉口明天有人來掃地，而不把垃圾帶走、或跟著大家一起放、還有因為健忘而遺留垃圾，幾乎大家都是如此。

「大家都這樣（亂丟垃圾）啊。...嗯，我不知道大家是覺得好不好，可是基本上有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啊反正明天有人會來掃地啊，阿就放在這邊給他掃好了。』啊有些人會覺得說：『阿，大家放，那我也跟著一起放。』啊有些人可能就想說：『放在那邊等一下再來拿。』阿有可能就是忘記這樣，對啊。」（張佑）

雖然通常早上會有部落的人打掃環境，但大多還是不能全部清乾淨，張佑曾跟著阿嬤打掃過部落，因而特別能理解打掃的辛苦，為此現象感到不平，相當希望部落整體能建立好習慣，維持部落環境整潔、不亂丟垃圾。

「我知道掃部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因為之前我阿嬤...有來掃部落過，然後我有幫他，我每次很早都被她叫起來，而且我有起床氣，所以我每次都是邊掃我邊罵。...我覺得，為什麼垃圾要亂丟啊，然後...我就一直亂罵，什麼誰的狗在那邊亂大便哪，然後我阿嬤就淡定就這樣掃...（我）就一直罵啊，掃到哪就罵到哪...我阿嬤那時候在掃的時候，我只要看到人家亂丟垃圾（我就說）：『欸，不要亂丟啦！』什麼掃地很辛苦耶什麼什麼...之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阿嬤就沒掃，可能太累吧還是怎樣，然後之後就換別人掃。」（張佑）

妮卡兒才國小，對此現象就忿忿不平，覺得部落已宣導不亂丟垃圾，族人卻

講不聽，而自己本來就該整理自己的垃圾。

「你看我們溪洲部落就說不要亂丟垃圾，然後一直丟丟丟丟丟、吐吐吐吐吐...放著，其實有時候放很多天，他還是沒有不見哪...放著有人收啊，反正也是他們自己收，為什麼他們自己的垃圾不自己『說』（發音不標準）收（笑）。」（妮卡兒）

對於「留給明天打掃的人清理」這種說法，妮卡兒很不以為然，認為部落並非定期打掃，最後族人留下的垃圾還是會一直在原地，變成只有在意的人去清理。

「...放在那邊好幾年喔，都沒有人來打掃，等到這個溪洲部落整個是垃圾堆的時候，才會有人來打掃，你知道是誰嗎？就是我們（激動語速快），就我們看比較亂一點的時候，我們就會來打掃，所以其實根本就不是每天這樣定期來打掃；你可以放那邊好幾百年都沒來掃好不好，如果我們不在的話...可能就放那邊好幾百年都沒來掃，那、過了兩萬年，你看ㄋ又，那個還在那邊ㄋ又（笑）。...我媽媽說不要亂丟垃圾喔，然後他們還是亂丟啊，他們說好，然後還是亂丟。」

妮卡兒的媽媽也重視部落整潔的價值，因此會請打掃部落的小朋友喝飲料，以此獎勵他們。

「以前我們在這邊打掃的時候不是都是，有時候小白說，喔我好想喝飲料，然後說那我們來打掃啊！因為打掃媽媽會請他們免費喝飲料...然後就很開心喔，自己挑。」（妮卡兒）

此翻轉澄清了研究者原來的認知，原來這些我試著接受並尊重的不同文化，實際上他們是不喜歡且希望改變的，因此在尊重之前，還需要在生活脈絡下去了解他們真正的需要和意願。

(2) 緊密社區閒話傷人

部落關係的另外一面，也有疏離和不友善之處，芙蘭很喜歡部落，但不太喜歡部落說閒話的人，因為他們有時閒言閒語、以訛傳訛，說出傷害自己的話；妮

卡兒也很看不過去這樣的現象。

芙蘭：...有時候，就是就部落的人就會可能亂講話，就假如我們家發生一件事情，我哥哥的腳受傷了，就只有擦傷而已，然後傳到後面，傳到越來越後面，最底最底的時候，然後再傳到我們這邊，他就會說：『阿他的腳斷掉，他的腳要殘廢，他腳...』就是要把他切除這樣...就是整個會把事情越鬧越大。要不然就是說我們，部落有個女生，她就是被性侵，沒有這樣子用，但有被摸，而且有被脫衣服，然後到最後他就說：『阿那個女生他要生小孩，他要那個，他要生小孩，他要準備那個...。』

妮卡兒：送醫院啊，開刀什麼的...就是會把一件...原本很小很小的事情，講的很誇張那樣子！

芙蘭：對，講的超誇張，就跟原來不一樣。

妮卡兒：那個完整度，就真的講得太細了...（研：恩，就有點八卦那樣嗎？）

對，其實根本就沒有到那麼嚴重。

芙蘭也經歷過被傳八卦的事而非常受傷，甚至為此受到他人誤會，和部落朋友友誼破裂：「到後面人家都說什麼...對我有不好的印象...然後你知道到現在小白可能遇到我他都會說一些...他現在也不知道怎麼樣，很像是被他家人講說什麼...我人不好，我做錯了什麼事情，然後就叫他不要理我...到現在完完全全就整個是這樣...（研：就讓你們的關係、友情也變了。）對，友情也變成敵人了。」

就連她們的夢想，也感覺部落有時會有嘲笑或忌妒的聲音，妮卡兒和芙蘭都覺得家人很支持自己的夢想，並教導她們學習用正向的眼光去看待，讓這些負面眼光砥礪自己進步。

妮卡兒：家人比較支持，部落，就還好啦。

芙 蘭:他們都常常嘲笑你,可是其實你假如好了,你真的唱歌唱的超好聽、超好聽、超好聽喔。然後呢,他們就說,那麼難聽。然後慢慢就會說,他們是在忌妒你之類的,你會覺得讓你自己更有信心。

妮卡兒:可我覺得啦,我覺得,有一方面我媽媽告訴我說...其實就是如果別人嘲笑你,那也比如說你真的唱的很難聽啦,你可以照他講,那你再去改進這樣子之類的。或者他是說,他在忌妒你這樣子。

在部落生活並非沒有傷害,部落緊密的人際也曾讓青少年和兒童心裡難過和防備,但總歸他們仍非常喜歡溪洲部落,也以此為榮,不只人熱情、活動多、團結又有支持網絡—「真的蠻好的」。

「溪洲部落真的,還不錯啦,而且,我也聽說我們部落現在是新北市這邊的模範部落,所以我覺得,就想必我們部落真的蠻好的。」(張佑)

(四) 各樣活動,締造兒少參與部落事務的機會與力量

1. 豐年祭:年齡階級組織展現,大的帶小的。

部落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活動和事務,豐年祭是青少年和兒童都會參與、並在其中負責表演節目的重大節慶,當中也會依阿美族傳統,依年齡分別階級制度,年長的年齡階層的帶年輕的年齡階層,並分派不同任務如整理場地、歌舞表演等,一同完成舉辦豐年祭需要的各項工作。青少年非常樂在其中,煜奇從國中開始就成為勇士階級,他很自然的說:「我是勇士。對啊,而且就是可以幫忙什麼什麼的,就是其實在勇士這邊其實很好玩。」

雖然煜奇對各階級傳統上的規定、歲數並不很確定,但他知道部落仍然相當重視年少制,年長的要稱呼哥哥、晚輩則常被叫去做事,時常最小的階級是被「使喚」的最基層,煜奇會感覺他們有些可憐。

「真正傳統的是幾歲,我們這邊比較沒有那麼嚴格...就是他有分階級啊,分四個階,然後幾歲到幾歲這個階...比較有分那個,年長,對,年長或年

少制這樣，就可能要叫哥哥啊，叫上面的哥哥...啊最上面的會使...就是最小的比較可憐，就可能都被使喚的那種...他第一階叫第二階做事、第三階叫下一階去做事這樣...呵，我們通常最小的階都很可憐。」(煜奇)

勇士階級負責帶最小的階級，稱為 pakalongay，雖然有事會叫下一階去做，也不會完全袖手旁觀，還是能彼此幫忙、做事效率更提高；接收到上一階派下來的指示時，大家也不會非常排斥，還是會樂意開心的分工合作。

「我是(帶) pakalongay，我是帶這階的...就可能上一階叫我做的事情就是可能叫我、交代我場地要整理什麼的啊，然後我就會叫我們這階去，就是幫忙，對啊，啊我也會幫忙啊。...就叫比較小的去幫忙，因為可能那一階自己很懶，其實他們也可以動，對，真的很壞，但是我們也好像無所謂，因為其實大家都在玩，幫忙也還好，不會說，煩怎麼每次都叫我做這樣。...大家一起做比較快啊，而且到外面大家有事情就會搶著作，很好玩，那天真的是很好玩捏，我覺得啊，豐年祭是我最喜歡的一天...。」(煜奇)

豐年祭展現阿美族傳統的年齡階級組織，讓部落有效全體動員，青少年和兒童也都樂在其中，和大家一起做事、學習順從領導、帶領下一階級，在實際、活潑的勞動經驗中，共同學習參與部落事務。

2. 家人擔任部落幹部，青少年兒童涉入部落事務更深。

幾位受訪青少年與兒童的父親擔任部落重要幹部，家中較常談論到部落的整體情況，他們往往比同輩更了解部落的事務，而能將資訊告訴其他的同儕。

「是我爸跟他的那個弟弟都在處理部落的大小事情，多少會看到...。」(該映)

「(部落事務)是有時候我會告訴她(芙蘭)啊。阿我不知道長大的過程會不會有影響，可是會讓，很像知道部落一些事情比較多。」(妮卡兒)

雖不確知了解較多部落事務，對自己長大過程有何影響，但耳濡目染下，他們對部落也很有自己的觀點，能為此發聲，回應種種議題頭頭是道。

「唉叻，我講話好像我爸爸講話喔。」妮卡兒發現自己說話會受到爸爸影響，才小四的她，就能有條不紊地提出自己的見解。

「那兩個（來訪問的）姐姐就跟我媽媽講說我很像大人...我就說，**因為我爸是發言人啊，所以我聽他講話我就，喔～可以學起來噢。**」

煜奇的爸爸擔任頭目之後就十分忙碌，他也會願意分擔一些工作，較常在部落有許多活動卻沒人參加時，煜奇會運用自己本身跟部落既有的關係，去跑腿叫人出來參加。

「自從（爸爸）當頭目之後都會比較忙，就是有事情都會找他，對啊，阿如果我們可以幫忙的話就幫忙...假如說有小活動好了，他需要一些人的話，我就會幫忙叫，之類的。**每次就是有時候如果沒有人的話，就會叫我幫忙叫。**」（煜奇）

研究者訪談期間也曾遇到許多團體來辦理活動，卻因為不熟悉環境和居民，不知如何邀請族人來參與活動，常常活動開始時間已超過許久，仍未見有人來參與活動，然而活動設計常是需要人多一點一起玩，類似營會性質的活動。煜奇覺得很無奈，在外人看來，族人似乎顯得興致缺缺和冷漠，但他認為可能是害羞的緣故：「有點無奈...就沒有人出來，可能是大家比較...害羞吧...那種活動真的需要很多人、一起，就是大家一起玩那種...就類似像營會那樣啊。」（煜奇）

3. 願對部落盡一份心力，但感覺這還是大人的事。

青少年傾向看父母（大人）有何需要就去幫忙，但認為主要還是大人在負責部落事務。

「看我爸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幾乎都是做叫人的（幫忙叫族人來參加活動）。因為其他事情幾乎都還好，就可能，可能是大人的事情。」（煜奇）

「（關於部落事務的紛爭）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去多問...因為大人的世界。」（該映）

且因青少年有自己的生活重心和朋友圈、部落又不像從前抗爭時有密集的活

動，因而他們會不太清楚部落目前狀況，但只要部落有需要還是會盡量參與。

「現在還是一樣（團結），只是活動就比較少；那時候很多可是現在比較少了，而且現在大家都各忙各的...就是比較少互動...現在就自然而然吧，因為大家都慢慢長大啊，然後部落的活動...我也不知道部落現在是什麼狀況，所以...有活動我們就是盡量參加啊，對啊。」（張佑）

4. 看到家人對部落付出時的辛勞，不捨與不平。

除了抱有一份對部落的關懷，青少年看到父母面對部落事務的辛勞時，心裡也會有許多不捨，曾見到父母為此吵架或因為接待來訪客人要喝很多酒，都讓他們擔心不已。

「多少都會（擔心爸爸忙碌）啊，因為有時候有人來找，就會，就會喝酒，就比較，就會覺得說，因為年紀大了，一直這樣喝，對身體也不好，對阿，為他們身體狀況著想嘛，對阿...我會勸哪，可是他們就覺得，因為他們是覺得說，有人來找沒有辦法...阿客人要喝，你也沒辦法。」（煜奇）

特別在面對族人不於肯定或有閒言閒語時，令該映更加不滿。

「我媽有時候會跟我爸吵架就是因為部落的關係...我媽也算是心疼我爸爸，因為我爸為了這個部落付出太多了，已經付出他整個精力...他所有的時間都奉獻給部落，然後，部落怎麼回報的，我們都看在眼裡，只是不想去多講人家怎樣...不想去爭吵，因為我爸的個性就是以合為貴，能不要吵就是避免不要吵...然後我叔叔也是很生氣，他也覺得說，我們那麼努力在拉拔部落，就是那麼多人在去拖垮部落，會覺得我們努力那麼多幹嘛？我們憑什麼那麼努力？我們幹嘛為部落付出那麼多？你們都這樣子了，我們何必，會有這樣子的想法。...就是在背後閒言閒語啊。」（該映）

5. 想為溪洲做的事

研究者問到「你想為部落做那些事？你覺得要做那些努力才可以達成呢？」受訪青少年與兒童的態度，幾乎都是非常很樂意去做。

張佑近期對部落狀況不清楚，因此一時也想不到具體可以做哪些事情，但是相當有誠意的說，只要部落找她幫忙，無論是出意見或是出力，她都義不容辭。

「做哪些事嗎？蛤，其實，我現在對部落不是很了解耶，所以嘖，如果部落真的有需要什麼幫忙，或是需要盡一份力的話，我就會盡力去做，對啊，只要部落的人開口，找我幫忙或是有什麼要求，我就會盡量去，對啊就會盡量幫部落做，對啊。」(張佑)

妮卡兒覺得自己還小，但也很願意能幫多少就幫多少。

「我覺得你可能盡一份心力就好，因為我現在還很小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麼。就可以幫忙就幫忙一下...我覺得他們都很忙啊~。」(妮卡兒)

她回想過去實際為部落做的事情其中之一是：「打掃」。大家分工合作打掃完，妮卡兒的媽媽會獎勵大家，請一起打掃的同伴喝飲料，不僅部落乾淨、又可以喝到好喝的飲料，他們都很開心。

「就比如說，我小時候我會跟芙蘭說，欸我們今天來打掃，我們今天來撿垃圾什麼什麼的，如果他們今天很渴的話我就會跟他們說，我們今天來打掃這樣，打掃完我媽媽就會請他們，免費的喔，請他們喝，一人一瓶飲料喔，這樣子。就可以一舉兩得，一舉兩得~因為你可以幫溪洲部落打掃乾淨。」(妮卡兒)

他們在打掃中分配區域和工作項目，十分有效率、實現了美好的分工合作。

「而且我們是分，你今天打掃，你今天是夾那個回收，你今天是掃地，然後你今天是，什麼什麼這樣子，那種，然後檢垃圾那些的啊，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每個人在那邊巡來巡去巡來巡去，然後把溪洲部落整個乾淨掉了這樣子。研：喔，有人巡、有人負責...就比如說撿回收先去那邊上~面(手指向上部落)，然後掃地的都先在下面，然後撿垃圾的就在中間這樣子，然後撿垃圾撿完呢，他可能又去上面，然後，回收的又去下面，掃地的又上來這樣子。對啊，然後呢，他們掃完地之後倒完垃圾，溪洲部落

很乾淨，又可以喝到飲料。」(妮卡兒)

妮卡兒的父母很重視部落清潔和教育，因此樂意慷慨解囊鼓勵孩子愛護部落的舉動，打掃成員由孩童自發組成。

「沒有大人哪，我們都說我們現在想掃地，我們就掃地。」(妮卡兒)

這樣的自發共同打掃，在妮卡兒幼稚園大班到一、二年級左右時(約三年前)，比較頻繁、最近較少，只有偶爾青少年開玩笑說想喝飲料那就來打掃。

「但因為那時候他說他(青少年)很渴，然後說那我們來打掃啊，他說，阿不要。」(妮卡兒)

煜奇在自救會大火時，已經奮不顧身地衝入火場救火，他說會做那麼危險的事就是因為自己「其實真的滿喜歡部落的」，因此他真的很想要爭取就地居住。

「想去做...可能就是拆遷這部分吧，如果可以就是說，能不拆遷的話，那儘量去爭取這個...想要這個地方，對啊，我不想拆遷，真的很不想，我相信每個人都不想拆遷。」(煜奇)

雖然他沒去參加開會，但是聽身為頭目的爸爸談到，他也知道目前大家的意見有分歧。

「有小聽到人家講一些，對啊，那些...我覺得就很正常吧。因為他們，可能，有人就覺得喔沒辦法呀，所以就只能接受，有的人就真的完全就不能接受這回事。所以就，如果是我的話，我應該根本沒辦法接受。」(煜奇)

煜奇理解爸爸擔任頭目的職位相當很為難，要顧整個部落而精疲力盡，因而不會主動詢問部落事務，怕讓爸爸更心煩。

「他很為難哪，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吧，他只能，嘖，我也不知道我爸，因為其實他，從來我就不太會問他這種事情。那可能已經，對這些已經就會很煩惱了，然後去問的話...(研：怕讓他更煩惱。)對啊對啊，我就不會去問他這種事情，就讓他靜一靜，呵，看個電視什麼...當頭目其實會有點累，心心心疲力盡那種感覺。顧整個部落，能幫的東西就儘量去，對啊。」



(煜奇)

即便不太主動去問，煜奇還是很樂意幫忙，也因為爸爸會向他開口，讓他很容易就知道部落需要幫什麼忙。

「可能問一些事情，可能我會比較先知道，可是其實我不太會問，恩，就是等爸爸開口問說需要幹嘛幹嘛...我就好啊，儘量，對啊。我都跟他們說如果有事情的話你就講，儘量就是幫忙，對啊...能幫就儘量幫啊，對啊，儘量去做。恩，這也算孝心的一種吧。」(煜奇)

當問到「若是以後長大換他們這輩交棒，他們會怎麼辦？」煜奇以一貫有的直率態度回應說：「就是把他做好。」但對於可能會要做什麼事，他說：「這個我真的不太懂，可是如果真的要做的話，他們一定會交代。」他覺得就是有一份心在，就覺得不管什麼事來，做好就對了。

妮卡兒和芙蘭都希望溪洲部落可以更美更有名，廣為人知。

妮卡兒：然後還有一個，我想要溪洲部落變得...

芙蘭：更美。

妮卡兒：更美，更有名~然後更多人...

芙蘭：喜歡！

妮卡兒：喜歡，更多人知道...

芙蘭：在乎。

妮卡兒：在都市裡面有這一個部落，是不是？

因此想結合自己夢想，芙蘭說：「有，我想為部落編一首溪洲之歌。」妮卡兒在個別訪談時也提過，他們都想寫歌來感謝、發揚部落。

芙蘭：就我的夢想就是這樣，我希望我長大成為，就我夢想...能成功的時候，我希望我能為部落編一首歌，然後，來感謝部落...

妮卡兒：而且要是你第一張專輯喔。

芙蘭：對我們就是，對，第一張專輯，對我們就是，從小到大都有這塊

地...。

妮卡兒：專（輯）名就是溪洲部落之歌就這樣。

芙蘭：這樣，這一定是我第一首歌。

妮卡兒沒有一定要當歌手，可是也很激動熱切地提到當自己出名、有影響力時，一定要介紹溪洲部落好的一面，為溪洲部落去除不團結的汙名。

「我想說如果我紅的話，第一件講的事情，就是介紹的時候，我一定會介紹溪洲部落，告訴大家其實溪洲部落不是什麼什麼，不會團結合力什麼... 不好的，我希望他們知道溪洲部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恩，就這樣。」（妮卡兒）

現在青少年間比較各自忙著自己的生活，該映覺得有些可惜，看到大人參加競賽的榜樣，她覺得年輕一代應該可以凝聚起來做些事，如成立表演團體，讓更多人知道溪洲部落的獨特和向心力。

「我覺得在我這輩年紀的小、的那個青少年啊，而且又是住在部落，我覺、我的想法是說，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這邊就是...在台北的都市嘛，除了烏來那一帶以外，烏來外面，就這邊了嘛，那我們是要讓更...如果我們要讓更多人知道有溪洲部落的存在，我們是不是要作一些努力，就比如說，我們可以組一個團體，一個團體之類的，去到外面很多，去接受很多的不一樣的表演，然後我們之前會越來越多人知道這個部落是因為，這邊的大人不是都會參加划龍舟，然後一些比較運動的比賽。」（該映）

但在不同次訪談中，該映曾回答沒有想為部落做的事，因為覺得作了都是徒勞無功，她明白在部落中要推行工作的困難所在。

「**講難聽一點，就是不想挖洞給自己跳。**...做了沒用啊。而且如果要改變這個部落，需要花很大的...力氣，除非，如果你真的想改變一個部落的話，一個領導人物去改變他，去改變這個地方的話，一定要有很多人的，一定要有很多人一起努力，一起去維護嘛，那如果一個領導人物去做這麼多，



你一半的人都在拖垮都在把這個部落...忽視於這個部落的話，那人家再怎麼努力再怎麼去作，他作到他自己的工作，那還不是一樣會變成這樣。(研：其他人不願意配合的話。)對，如果不願意配合的話，還是會形成到，變成這樣。」(該映)

青少年和兒童都懷抱著對部落極美的理想，也在該環境中培養了社區營造的知能和力量，也清楚不可能孤軍奮鬥完成，他們期待部落團結、共同配合彼此，走出溪洲部落美麗的一片天。

(五) 部落好友是珍貴的社會資產

部落內的同儕關係是不可多得的長年友誼，年紀較小的芙蘭和妮卡兒就是很好的玩伴，光從幽默親密的對話，就可以看到她們的默契、感情、及對彼此的認識。

芙蘭：我只有跟妮卡兒最熟...妮卡兒是怎麼樣一個人，他是一個...

妮卡兒：開朗神經病的人。

芙蘭：呵呵呵，很開朗然後又樂觀，然後各項都很有才藝，然後...

妮卡兒：熱心助人啦。

芙蘭：很棒，然後又很大隻，呵呵...意思就是說他很可愛的那種感覺～

妮卡兒：我是壯 OK？...又很大方，耶！

芙蘭和妮卡兒從小還有共同的夢想，就是組成女子創作團體，她們在創作理想上有共識和興趣。

妮卡兒：沒有想要，怎麼說啊 我們小時候還想到一件事，就是我們兩個組合，然後來，然後每次都編歌，讓後那個歌詞跟曲都是我們編的。

芙蘭：我比較喜歡這樣子（創作）啊...

妮卡兒：除非如果有人要給我們（歌曲）的話，我們可能還是要看一下啦。

芙蘭：我們還是要看一下啊，難聽誰要唱啊。

妮卡兒：這樣才有感情，才可以融入到那個裡面。

芙 蘭:就是情緒那個裡面。

透過一些日常生活中兩人不約而同的默契，如一起說出同樣喜歡的顏色、站姿相同、舞步跳錯相同等，都突顯妮卡兒和芙蘭的緊密感情。

妮卡兒:妳知道我們從小就很有默契喔，我認識她之後就很有默契喔。

芙 蘭:我們喜歡的顏色...我們還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很多耶妳知道嗎?

妮卡兒:很多時候姿勢站的也一樣啊...有一次我們沒有看對方，然後聽一個姊姊講話，然後芙蘭就站在她就那樣子，然後我就說是喔，我就站這樣子。那個姊姊就說，欸奇怪，怎麼你們兩個站的是一樣的那樣子。

芙 蘭:我們太有默契了，而且妳知道嗎?我們跳舞的時候啊，假如我錯，她就會跟著我一起錯，她沒有看我的喔，我只要感覺說啊我要錯了，然後下一個步驟我們兩個就會一起錯，錯的位置是一模一樣。

妮卡兒: 一模一樣。(同)

芙 蘭:妳知道嗎?真的很像是雙胞胎。

年紀較大的張佑提到不會和部落外的朋友太多談心，但是很信任從小長大的部落好友，覺得他們都很支持自己：「其實身邊的朋友，我也不會去跟朋友多說多聊什麼，但是如果是部落的人，其實他們都是還滿支持的。其實我對部落的朋友...未來他們應該也會像現在這樣，那外面的朋友我就不擔保了。」可能在外面會有壓力煩惱，但是在部落裡可以很自在的和大家相處，感情就像一家人：「(在外面)就有可能會(有壓力煩惱)啊，而且，講真的啦，住在這邊認識他們，跟他們一起生活，真的，不用擔心說，大家會耍心機啊什麼，其實大家我們大家一起這樣過生活啊，大家一起玩啊或打打鬧鬧，都是用真心去對待大家，所以，其實我們感情就像家人一樣，對啊。」張佑也提到在外面會比較感覺到心機：「就是外面的朋友很難講啦，也許是真的也是會像這樣，就是用真心去對待我啊，或是什麼，可是有些人可能就像我講的這樣，就是有可能會耍心機啊或是什麼。」

青少年口中的同儕指的是同一個年齡層附近，習慣和年紀相近的一起活動：「因為我們也不會太，就是我們只會跟同年紀的這樣一起啊，而且我們就是這樣從小一起這樣玩，玩到大對，也不會跟什麼哥哥或姐姐一起啊，也不會說去跟阿姨她們一起啊對啊。」

煜奇同樣也說，覺得現在很重要的人、會支持自己的人，就是部落的同儕和家人：「我覺得很重要的人是，我們部落的，就是跟我同一級，就是從小一起長大的，跟自己家人，對啊，我覺得這兩個真的很重要，對啊，最重要的，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不常往外跑的原因，對啊（研：在你心理面很重要的人是他們。）恩對，就是部落的大家。」當覺得有困難的時候或是難過的時候煜奇感覺到「大家都會來關心你」而且「就會很支持你」，在猶豫不決時，他們會支持鼓勵煜奇：「假如說...（要做汽修）的話，就會猶豫要不要做，他們就會說，你喜歡的話你就去做，對阿。」面對抉擇時，部落好友也會勸誡不要做壞事：「而且他們很好，也不會叫我們去做壞事什麼，就是有壞事他們就會覺得不要去，不要去。」部落朋友長期的感情，已經如同家人一般親密：「對阿，把他們當成重要的...感覺他們已經不是從小到大的朋友，已經有點像...家人這樣...感情很深厚（研：難怪你說下輩子還要住這裡。）對啊。」（煜奇）出外也是互稱兄弟姐妹：「像我們大家一起出去啊，我們不會，就是別人會說，诶他是妳的誰，或他是誰這樣，我們不會說這是我朋友怎樣，像我跟煜奇出去啊，人家問說這是妳的誰，他會說：『這是我姊姊』，就是我們感情已經好到像家人了。」（張佑）這樣緊密的關係令人羨慕：「對啊，所以，怎麼講，我們已經應該不是說已經不是朋友了，是**就是家人這樣**，對啊，其實對，在這部落，過程中真的，其實**還滿好的**。」（張佑）部落中安定的友誼，讓青少年的心中也有滿足感。

跟煜奇一起長大部落裡的朋友，跟他比較好有兩三個兄弟，但是一個現在住外面不常回來，另一個則是在上班，他很珍惜有這樣的朋友，讓他體會到兄弟有難、拔刀相助，就算沒辦法幫上忙，他們在聆聽心事後也會安慰煜奇，因而心事

比較常跟好朋友分享，而不會跟大人談到心事。

「可能找跟自己最親最密的朋友，兄弟這樣，就會跟他們說，誒最近沒有見面了，聊一下啊，他說怎麼啦，最近心情比較差什麼，然後他們就：『好我馬上過去，阿就晚一點過去。』他們真的會過來...然後就會開始，坐下來聊聊，阿如果真的、就是一件事情很難過的話，啊可能就會講到哭什麼的，啊他們就會說：『好啦好啦。』就會安慰你說：『沒關係啦什麼，有我們在啊什麼的』對啊，就會覺得...雖然我跟部落的啦，我們是大家都很好，可是跟自己最密最親的，就幾個，就男生。兩個這樣，才能把自己的秘密就是，自己很心裡的層面的感覺告訴他...他們也會就是靜靜的聽，對，啊有的時候也會給你一些意見哪，有的時候真的沒辦法就安慰你說：『沒關係...。』啊如果是他們也，也有什麼不快樂啊什麼的，啊我會去，他們如果真的很需要我的話我就會去...平常他（們）來的時候也會隨便，就是鬧一下這樣說。」（煜奇）

但因為各自有不同的生活重心，如交女友、工作等，好兄弟也會疏於聯絡，偶爾覺得自己落單會不開心，卻不會因此吵架，而是用玩笑的方式帶過。

「因為我們感情真的滿好...我們不會吵架，但是有一段時間，可能沒有聯絡了...就大家那時候，每個人心裡就想說，怎麼現在都不聯絡了，因為其實那時候大家都有...（研：在忙的事情。）對對對對，可能有的人有女朋友啊，工作什麼什麼，就覺得最近怎麼沒有聯絡，阿可能，可能誒，假如說看到他跟另一個兄弟，就是誒最近怎麼有出去，啊怎麼會...沒有我，啊就覺得，就覺得那種感覺真的很不好，就很差，然後就會覺得到後面會有一點冷戰，就是不太去聯絡，可是，當真的見到面的時候，你就沒有那種感覺，就會開始鬧啊說，誒之前沒有找我啊，對啊，就是不會吵架，恩...他會知道說...」（煜奇）

煜奇很喜歡這群老朋友，很信任他們、知道他們不會輕易離開，視其為生命

重要資產，自己也不會放手。

「有需要才會幫忙這樣子，有需要他們真的會馬上到。真的，他們其實也把你當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兄弟，然後就，就會馬上來，啊說談你怎麼了，所以很喜歡他們；而且他們不會說因為你幹嘛，就離開我。...所以就把他們當成生...可能一生中裡面就是很重要的、一環，不太會去放開。」(煜奇)

兄弟之間並非以親密的方式表達關懷，煜奇覺得肉麻，但偶一為之卻不失為聯繫感情的好方法。

「如果可能寫個卡片給他們，他們可能覺得，幹，這什麼啊...他們可能會覺得：『怎麼會這樣？』...我覺得會有點感動，如果他們送聖誕卡片給我，因為其實平常我們不會那麼肉麻。...然後突然送我一個卡片然後寫一堆的話，我會覺得，哇好感動喔，真的會很想哭。」(煜奇)

聽著他們訴說著彼此的感情，令研究者深深感動，可以有一群一同成長的夥伴真的很幸福，更成為他們寶貴的社會資產。

三、 生活概況：金錢、生涯、關係、信仰等

(一) 經濟狀況

受訪溪洲部落青少年與兒童日常的花費，由家長給予零用錢，是否足夠則因人而異；高中以上都有去打工的經驗，賺取多餘在外出、人際交往方面所需的生活費。

1. 生活費情形

該映的零用錢一天三百塊，她覺得非常充裕，並且還有在存錢，必要時可以繳學校的雜費；相對芙蘭覺得零用錢很不夠，國小時一天二、三十塊，現在國中一天最多五十元，有時她會為了省錢而不吃早餐。

「她（妮卡兒）都比我多內。我跟你講我國小...六年級...我媽給我零用錢最多最多嘛三十塊。我說：『蛤～三十塊而已喔，怎麼那麼少？』然後現在國中了，最多最多最多五十塊。... ..我覺得不夠啊，光是早餐錢就已經

快用、花光了。...怎麼辦，省錢哪，不吃早餐也可以...我有沒有很可憐（哭腔）...。」（芙蘭）

妮卡兒的零用錢不只花在自己身上，還有照顧管理弟弟的責任，例如需要幫弟弟買早餐，因此他養成很會計算、省錢，可能已經買了吃的就不買喝的；因此在她眼中，弟弟的總是亂花錢買貴的或是常常要買玩具。

「我零用錢哪，因為我要幫我弟弟買早餐，他很喜歡花錢，亂花一通，所以我每天呢，買完東西之後呢，一百塊...比如說我都買很少的東西...我就買一瓶喝的我就沒再買吃的，然後買吃的我就沒買喝的，可是有的時候真的很餓的話我就兩個一起買，可是我都買便宜的，可是他就一直要，買那個很貴的（語速快、激動）。」（妮卡兒）

身為姊姊必須管理媽媽給的零用錢，妮卡兒認為弟弟花錢欠考慮，甚至老師質疑她為何讓她心中十分不平。

「然後每次給他十塊，然後他有次買玩具，就我被他們老師叫到他們班，問說我為什麼要給他錢？我就心裡想：『為什麼我不能給他錢？媽媽叫我給他錢哪。』奇怪耶！...反正他就很愛花錢，其實我都給他幾塊而已。（老師為什麼這樣問）...因為他想說...不能買玩具啊。...給他錢他可以不用買啊！」（妮卡兒）

張佑的阿公阿嬤並未給她零用錢，她都是課餘期間在牛排店打工，賺得的錢勉強夠用，但若不夠還是會委婉的跟爸爸求助，爸爸也會幫忙。

「就是如果不夠的話，我還是會跟我爸開口，就是我會跟他講，因為我覺得他就是有義務養我，就算我再大你就是有義務養我，但是我不會常跟他伸手拿錢什麼，可是到真的是我的極限的時候我才會開口說，欸爸，已經到一個極限了，他就會知道我意思，他就會說啊要多少啊，我爸就會講，其他就還好。」（張佑）

因為交女友和外出的費用，讓煜奇覺得零用錢不夠花，但不會跟父母多拿，

自己會從吃飯錢省下，也覺得順便減肥很好，不過有時又確實會很想吃更多。

「可是我不會多要，因為不是我的錢，是父母賺的...就省點哪...就不餓就不要吃啊這樣...能省又可以減肥，你看多好...但是現在天氣冷真的很想吃東西。」（煜奇）

2. 打工—出社會前的職場體驗

受訪青少年皆有打工經驗，打工場所多為餐飲業，其認為賺取的金錢多少能補充交友人際上的花費，因而趨之若鶩。該映的父母不希望她去打工、還為此爭執過，但還是願意接送；不支持的原因是怕影響高中學業：「他們覺得我現在是高中了嘛...高中是最重要的時期，一定要把握，他們希望我可以把重心放在課業上，打工的事情沒那麼重要。」高三的她，如今也因著師長勸導而同意父母的價值觀：「我覺得，滿有道理的...因為我的國文老師跟我講說一句話...：『寧願苦一陣子、也不要苦一輩子』...是不是？...後來辭職啦。」她從實際打工經驗中培養了自信，認識到自己適應滿快，而避免犯錯就是生存之道：「比較快適應...上面給的壓力比較重吧，講難聽一點就是，不要當那個，老鼠屎...不要拖累大家（研：當過老鼠屎嗎？）當然沒有，都是我罵老鼠屎。」

煜奇高一、高二時父母同意他打工，高三考量課業而停止，打工性質也和自己就讀的餐飲科相關。

「他們對這比較沒有意見...（做）飲料店哪，還有披薩店，呵。」（煜奇）

面對高三課業，青少年和家長都認同可以先停止打工，專注在升學上，顯出現階段最重視的任務仍是讀書，而藉著打工，高中時期也已累積較多社會經驗，開始探索未來職涯可能之發展。

張佑牛排店的工作是因為有很好的同事，才繼續待下來，但將來沒有興趣而不會想做餐飲業，反而是想跟學習領域相關，如幕後工作人員或記者，累積實際經驗。

「（將來）工作上應該就是會換一個方向去做，就是不會在這餐飲業上，就

是可能像我剛剛講的，做幕後啊，或是當個記者這樣...其實我對餐飲業真的是沒有很大的興趣，是真的是沒有。」(該映)

雖目前工作環境不錯，老闆好到把張佑和同事們當自己的弟妹看待，但她從一路的打工經驗中仍體會到出社會獨立的辛苦，及工作中需為老闆效力的現實。

「就是真的自己要去打理自己的時候，才感覺到說，其實在外面工作是一件滿殘酷的事情，就是你要面對很多事情，而且你面對這些事情是沒有人可以幫你的，就算妳再哭、妳再生氣，也不能改變，就是這樣，因為老闆就真的是最大。」(張佑)

煜奇有不少打工經驗，如飲料店、披薩店等，但也因為打工的經驗，認識到自己不喜歡面對客人，所以之後不想做需要面對客人的服務業，如果真的要餐飲，可能就做內場。

「後來覺得我不喜歡做服務業，比較喜歡做那種，不用面對客人的工作(笑)，對啊。(研：客人有壓力是不是?)對對對對對，覺得就是每個客人都不一樣，因為，要看你怎麼面對。」(煜奇)

比起和人群互動的工作，煜奇比較喜歡不用說太多話、可以自己完成的工作，例如工程。

「覺得，我比較喜歡那種，就是，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那種，就好，那種工作，對啊。比如說什麼什麼工程類的啊...(研：例如蓋房子什麼的嗎?)之類的，就比較喜歡，因為其實，頭腦不太聰明，與其去做那種比較...比較...知道該怎麼做，對啊。」(煜奇)

研究者不認同煜奇「頭腦不太聰明」之說，因為讀書是社會主流賦予之價值，而他擅長之處便是研究者從未接觸過的事務，我回饋到自己沒有能力做工程方面的工作，煜奇也很尊重的說我們是不同的：「不同類型，你是靜態，我是屬於動態的。」讓人看到他對自己仍有相當的認識和自信，他知道自己無法整天坐著，因此不適合辦公室的工作。

「我很不喜歡那種靜靜的工作...如果啦我可以去做那種辦公室的其實我也不太喜歡，因為一整天坐下，然後整天在那邊動腦，然後沒有在動，我可能會坐到發飆...沒辦法，就是一整天坐在一個地方，就是，我喜歡那種就是...可以動手做之類的，做出來自己會有成就感。」(煜奇)

張佑和煜奇從半工半讀的生活，體會自己對未來職業的方向，無論是跟所學相關或是完全無關，他們都藉此累積了不少社會經驗，更了解自己適合的位置；可見若青少年有適當之打工環境和時機，也不失為探索社會職場和職業性向的好機會。

3. 家庭經濟、家人工作情形

受訪青少年與兒童自認家庭經濟狀況一般，也有比較辛苦者。該映父母都有穩定的工作，家中經濟跟整個部落比起來，算是不錯的，她提到有些族人的不常上班，也有的好賭，因而過的很辛苦。

「因為這邊的生活就是，有些父母親...不常上班，可是有穩定的工作，只是沒有說，常上班，阿一定會比較少金錢嘛，然後也會過得比較苦；不然就是有些父母是，比較愛賭博，然後會把一個月的薪水這樣賭光光，然後，那家裏要吃什麼？可是我們家不是，我們家經濟不會比人家差。」(該映)

妮卡兒家中在部落經營商店，常有族人或外來客人光顧，因此對家庭的經濟狀況還算滿意，但經常有族人賒帳，令她不滿。

妮卡兒：我覺得... (家裡經濟) 還滿不錯的啦。

芙蘭：他們家有在做生意啊。

妮卡兒：可我媽媽說我們家很少錢內。

芙蘭：每天了又，溪洲部落的人有多少個，在你們雜貨店去買東西。

妮卡兒：可是他們都欠錢哪，這是重點，他們欠錢，然後都喝酒醉忘記... ..

喔，我在那個白板上寫那個很大那個「請不要欠錢OK嗎？欠錢的話請你馬上還錢，明天或今天的等一下。」他們每次說等一下，

然後隔天、隔天也還沒有噢...可是我媽媽都有記、記得，然後那個人來買東西的時候，我媽媽說：「誒，你好像還沒還錢了又～」這樣子。

芙蘭的母親每天來回桃園工作，姊姊辭職無業，家境不太容易，她說：「其實（家境）也沒有很好...我現在姊姊也已經辭職啦，哥哥...就是賣那種小吃店上班，然後媽媽現在就有一個，電子工作，可是他們的工作地方真的是太遠了，工作地方在桃園。...所以媽媽就很辛苦啊。...很多人都退休了，很多人都不做了，就只剩下...我媽媽一個人在那邊做。」母親工作很辛苦，但很資深，能獨當一面帶領底下的人，因而在工作職位上有不可替代性，上司相當尊敬重用她、不敢得罪：「我媽媽一個人扛起那個工廠，然後只要我媽媽說：『誒我可能要辭職喔。』她老闆就一定會留住他...她上次還罵主管捏...然後那個主管就說：『啊對不起對不起，妳一定要撐下去喔～。』」

而煜奇認為自家的經濟狀況 OK，和一般部落族人差不多「需要的都會有」，母親在游泳池工作，父親則是版模工人，雖然工作地點不固定、每天還是會回家。他說：「爸爸比較不一定，因為他是版模工人，所以要一直跑，沒有固定。...可能，這幾個月是在這邊，然後這個月工作做完下個月換別的地方。」身為版模工人，父親難以避免職業傷害，有時怕孩子擔心，受了傷也不說。

「一定會有職業傷害啊，就是對阿...就可能刮到或是什麼什麼，刺到阿、鐵釘。可能他...媽媽也不會跟我們講，可能怕我們擔心。」」（煜奇）

受訪青少年與兒童的父母，多從事勞力工作和服務業，父母的工作風險也會令他們擔心；而青少年認為部落家庭落入貧窮的兩個原因有：上班時間短而薪資不高、賭錢習慣。

4. 理財習慣

張佑覺得自己對金錢和物質需求標準不高：「不會說一定要想要什麼就得到什麼，就是只要生活上過得去就好。」她說自己還年輕，不急著要物質上的享受，

等以後錢賺夠再說；打過工的她，知道錢不好賺，覺得應該要知足一些，只要生活上過得去就好，不用想得到太多；因此她的金錢觀相當按部就班、不疾不徐，她理想的步調就是先在課業上努力，以後出社會再好好賺錢。

「我覺得我這個階段就慢慢來，照理說賺錢這種事情真的也是很辛苦的，所以以後也是很多時間可以作...現在就把我的課業處理好就好這樣。」(張佑)

煜奇也是認為不需要的花費就不會去多花，「花應該花的」就好，但也想去打工，考量半工半讀很累，他預計高中畢業銜接大學的時間可以去打工，賺多一些錢，以補足外出遊玩、吃飯、購買物品及與女友交往等費用。

「我還滿想去上班...可是現在在上課說...所以想，就先等畢業...這樣比較不會那麼累。...因為你長越大其實，零用錢越不夠花，你想要的東西會很多。」
(煜奇)

男女朋友交往時常會需要花費，煜奇認為分攤金錢的模式，會影響花費多寡，他和女友現在採公平的模式，讓他壓力比較小，雖認同男方請客，但還沒上班所以能力不足；而女友已在工作，體貼煜奇是學生，常願意多付一點錢。

「每個人在一起的模式比較不同，花的錢也不一樣...有的女生啦...出去可能都是男生在花錢這樣，可是有的女生不是喔，她可能就是這次我出，阿下次妳出這樣，比較公平...我也不喜歡一直叫她出這樣不好...互相啊...。」(煜奇)

張佑交往時與送了男友母親昂貴的包包，怕家人覺得太貴生氣，而選擇不說，在被家人看到部分單據時，試圖隱瞞不讓家人知道這次花費。

「兩萬塊的包是，我都沒有跟我家人講，因為跟他們講他們一定會...一定是被殺的啊...就是硬拗硬要跟他們拗...。」(張佑)

綜上可知，青少年在交往和外出時、人際方面的花費較多，但也希望自己物慾不要過高、該花才花；透過打工補足日常所需或是繳學校一些雜項費用，當日常零用錢不足、又無法去打工時，有的就略過一餐，省飯錢當作減肥、或是跟家

人求助。

(二) 生涯、教育和夢想

1. 上學經

青少年、兒童對自己身份相關的課題覺得比較熟悉，並且相當有興趣，只要教到有關原住民的課文時，上課都會特別起勁，還沒上到該課前則是非常期待。

妮卡兒:我們社會課我們就教，然後他不會說，教原住民，他是課文裡面教原住民，發現裡面有三次，三個頁數，可是都在分隔很遠，就想要趕快上到那個地方(語氣興奮)，然後上別的課我都這樣(手畫畫，表示沒興趣，上課畫課本)...我還畫得不錯啊。

芙蘭:對，然後另外一個單元喔(裝趴睡)『喔，起來了起來了』『怎麼了?(迷茫)』『你今天有上到課嗎?』『有啊，原住民啊(高聲)!』『有沒有很白癡(笑)?...都是原住民，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妮卡兒:比較熟悉嘛，不然其他我不是很「受德」(熟的，裝外國腔)。

妮卡兒的父母不會因為成績而體罰，她不理解為何用成績評斷學習的成果，反而認為成績不必然代表個人以後的表現，重點是在努力的學習。

「我覺得我同學家長很奇怪，可能大多數家長都是這樣管，就是他們考很爛，他們就會一直給他練、一直給他寫，然後呢考很爛就打屁股什麼的，可是我爸爸媽媽就不會打我們怎樣的...他們覺得...只要你會，只要你努力去，學習，這樣就OK了，所以那個分數也不用很在乎，因為你以後也不一定是這樣子的。」(妮卡兒)

對成績為導向、且帶有懲罰的教育制度，令妮卡兒覺得十分不合理而忿忿不平，她認為應該允許學生在學習中犯錯，而不是犯錯就給予懲罰。

「我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我要生氣了，我要生氣了，不好意思，讓我深呼吸。很奇怪的一件事，妳知道怎麼奇怪嗎?就是我們是去學校學習的，可是為什麼我們學習錯了，應該是要教我們，為什麼要罵我們，奇怪，為什麼還



要抄那個東西，為什麼（生氣丟掉手上訪談的紙）！?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們去學校學習，為什麼會被老師罵（語氣加重），這是個，一種、我覺得很那個（研：你是說本來就應該容許犯錯嗎？）對啊，如果每個人都沒犯錯，那世界上有人生活幹嘛？就沒有樂趣啦。」（妮卡兒）

小小年紀就可以觀察週遭制度並加以批判，在研究者看來實屬不易，也很驚奇，畢竟在一般價值觀中，考壞了就代表你不够努力、該罵，考完答錯罰寫也是為了讓你記得下次別再寫錯；然而從妮卡兒的不平，揭示了教育與學習的立場，是應該帶著容許犯錯的態度，用忍耐尊重而非斥責的方式教育，也看到她父母在成績方面的開明給了她更寬廣的眼光，超越以成績定義自己和他人的努力。

2. 學習生涯

煜奇高中一開始想讀汽車修理科，但家人不支持，於是就讀周遭多人就讀的餐飲科：「其實，我一開始本來就想讀汽修，阿可是，家裡就不喜歡，所以不知道要讀什麼就讀餐飲，因為感覺那時候覺得餐飲滿多人讀的，然後就想要讀讀看...。」後來仍覺得自己興趣不在餐飲，而是機車：「可是真的讀久了，真的會發現說，自己真的沒辦法，真的不適合去做那個...我不喜歡做菜（笑）...就是不習慣...怎麼講啊，不是興趣啦...比較想搞那種什麼機車類的。」目前大學希望轉換跑道至汽修科：「有，有想讀大學，半工半讀（研：就是說，汽修這方面的。）嗯。」雖然不確定之後如何，可能會有辛苦，但他相信有興趣能成為支撐自己的動力：「就重新出發，一定會啊，但是自己有興趣的東西一定會自己想讀，對啊，但是（笑），像餐飲科我就沒辦法，從一開始我就還好。」

該映的家庭在溪洲部落裡經濟算是不錯，看到一些部落中的父母不常上班或是賭博，讓家庭經濟陷入困境，自己便立志未來不要過那樣的苦日子，對未來經濟的期待，使她在準備大學考試時壓力倍增：「我當然不要過這樣的生活啊，我其實也可以過現在的這種方式，可是，對；就是說了沒關係，寧願苦一陣子也不要苦一輩子，所以這陣子真的也滿苦，因為我高三了嘛，要拚基測啊，剩一百多

天了...要怎麼說，一定要考很好的學校...。」家人跟老師的支持，還有和好友的共同夢想，都是她邁向目標的動力：「家人跟老師（支持我）...就是希望能跟自己的好朋友，能夠上很好的大學，一起努力這樣子。比較會有一點動力存在說...一起上大學啦。」

剛上大學一年級的張佑就讀傳播學系，該領域相當廣泛，包含文字、聲音、圖像等方面，因此她也還在吸收，尚未找到自己最有興趣的部份：「就是說學很多啊...其實都還好耶...還沒有到，喜歡什麼。」

高中時已經對表演藝術領域有初步認識，發現當藝人的辛苦，接觸到影視領域就發現當幕後人員也很好，因此現在希望繼續把大學的課業讀好，挖掘可能的發展空間。

「在我們國中國小的時候，然後我很想要當藝人，可是自從讀了高中之後，因為我讀表演藝術，我才發現說其實當藝人真的是一件，是很辛苦；可是之後，因為我是讀夜校，所以會讀到一些那個影視類的電影電視，之後就發現說其實做幕後人員也不錯，比在幕前還要好，所以我滿，對幕後工作啊或是記者這類就比較有興趣...至少我現在就是滿希望就是這樣繼續下去，對啊，我現在的能力跟資源就是把這些學好，把這些、課業這東西搞好，對啊。」

（張佑）

當問到對未來工作有何規劃時，張佑回答：「就慢慢來啊，現在就只能慢慢來，現在我也不能去想太多，對啊。」研究者才意會過來其實她才大一而已，回想自己大四的時候，也還在想之後要做什麼，有時候我們都太急著要青少年和兒童說出自己的志向，但是在他們的階段能一步步充實自己、踏實地探索興趣、準備職涯發展，就已經足夠了，這句「慢慢來」有它的道理。

3. 大學生了沒？

大學生活新鮮有趣令人神往，讓青少年很憧憬、深受吸引。

「會（想上大學）啊，因為想要試試看大學生活...。」（煜奇）

「...就覺得很新鮮哪！就是不像國中高中這樣啊...。」（張佑）

張佑也喜歡較彈性的上課時間：「我還蠻希望趕快大二大三（笑）。對啊，就是我很想去享受今天有課明天沒課，幾點有課幾點沒有課的那種感覺，對啊，因為大一幾乎都是排很滿哪...」她很羨慕高年級學姐課很少的生活，想趕快成為閒閒的高年級，只是來上一節課就回家了，但不會想趕快畢業，因為她樂在多采又自在的大學生活。而張佑和班上四位原住民同學有很好的關係，因此上課會一直講話，很難安靜聽課、造成同學反感，她認為老師看他們不順眼而退掉他們合作的報告：「因為我們四個就是班上真的吵到一個極致，然後其實蠻多老師都蠻討厭我們的...我們就四個人一組做一份報告，可是...有些老師，像我們報告做再好，然後有些老師就是想要整我們，就會把我們報告退掉，叫我們重做。」除了報告的壓力，她仍認為大學生活很快樂：「就其實蠻討厭做報告，其他就還好，對啊，其實大學生活真的蠻快樂。」

該映曾想過高中畢業就要去工作，後來覺得高中畢業找工作難，因此改變想法，還是希望能接受大學教育。

「什麼叫『沒有大學沒有關係』！」（研：記得妳之前有想要去工作。）那是之前（有點激動），現在比較，因為其實高中畢業也沒辦找到什麼比較好的工作。（研：恩亨，所以就是想要盡力拚大學。）對，盡力拚。」（該映）不過除了現實考量，她也想選擇自己熱愛的表演藝術就讀，北藝大表演藝術是該映的目標，她的父母知情並支持。

「我有一個目標，我想考那個，北藝大...表演藝術...大家都知道啊...（研：那他們怎麼說？）支持...因為，那也是很好的學校。」（該映）

在他們眼中，大學是個讓人可以自由探索、並朝興趣發展的地方，也能在其中累積將來工作資本；而在彈性的上課時間之中，自律和充實地規劃生活也是需要學習的任務。

4. 學校關係

學校生活的愉快與否，往往取決於和師長同學的關係，幽默的該映，和老師們的關係很好，都很認識她對她很用心、有期望，訪談當天剛好因為遲到被念了一頓：「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我今天超衰耶，因為我今天遲到...十分鐘啊，然後我進學校的時候剛好，班導走出來，超衰的，my god。...他就罵了我一頓。...他對我期望很高耶，他很看重我，反正就很衰，一開始遇到班導嘛，再來是主任，更衰，主任就罵我，主任真的是用心罵我。」雖然被念不悅，該映依然感受到老師很用心在她身上。

煜奇也提到自己比較隨和，無論跟部落裡或一般同學關係都不錯：「就我其實我的個性就是跟大家可以...（研：大家都很好。）對。」他覺得在同學眼中自己是什麼個「好笑的人」，因為課堂間他總是和老師互動、製造很多笑料：「我其實滿愛鬧的，就譬如說像那種，早上上課上到一半就覺得氣氛怎麼那麼...那麼安靜，就很想鬧，然後老師講，我就會回一個很好笑的，大家就會開始笑，對阿。」他喜歡看到大家沉浸在開心的氣氛中：「我比較喜歡大家笑笑的，就是開開心心的。」老師跟他關係也不錯，都知道他想要從餐飲轉到汽修方面，也鼓勵提醒他：「都也沒有特別說什麼，說只要你想要就可以去啊，他只是跟我說什麼，轉科會很辛苦什麼。」

而班上也會有態度不好的同學，芙蘭的班上同學曾經欺負、排擠她。

「妳知道我們班有同學真的很過分捏，她上美勞課坐我旁邊就把紙這樣丟給我，我說幹嘛，她說：『幫我畫』我說：『你的圖要自己畫啊』他說：『我叫你畫就趕快畫啊!』這樣子喔，我就說我幹嘛要幫你畫你不會自己畫，她就說：『叫你畫你不畫是不是，趕快!』。」（妮卡兒）

她不想輕易低頭，而是選擇一直等到對方來跟她示弱。

「有人排擠...有一次我撐了三年，然後我想說：『看你要不要來找我啊，我可以撐超久。』結果後來三年過後：『芙蘭拜託啦，對不起』這樣子。我就是要等人。」（芙蘭）

妮卡兒很有正義感，敢於反抗，為朋友抱不平，且不輕易向惡勢力低頭，她用說理和幽默創意的方式回應不合理的對待。

「我可能也會像妳前面那麼溫柔，結果她突然生氣的時候，就好像你媽媽那樣就說：『幫妳畫就幫妳畫這樣子嘛！』（大聲）」...然後我就沒關係我幫妳畫，然後我就這樣（亂畫），妳看我畫得很漂亮吧（調皮）...妳就說：『妳不會自己畫嗎？畫得不是很好看嗎？』妳跟她說：『為什麼要我要幫妳畫圖，這妳的工作耶！』...前面用道理先跟她講一下，講完之後呢如果她還是那麼...白癡、就這麼的囂張，我就說：『好啊好啊，喔好好好』之後她給我紙我就把那個紙丟在地板上，叫她自己去撿...如果忘記帶橡皮擦的話，我寧願畫錯，也不要跟她借橡皮擦。」（妮卡兒）

妮卡兒和張佑班上都有很好的朋友，而且是同樣是原住民。然而張佑覺得老師討厭她和死黨：「其實，嘖，我們老師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討厭我們到一個極致，他一進來就講白了說，欸，你們四個不要坐一起，就是你們分開，然後我們四個就，阿位子就這樣排啦沒辦法，就這樣坐囉，好。」然而原因是她和死黨關係太好，導致上課無法忍住不逗弄彼此，而影響到秩序：「就可能上課上到一半就會突然，就有人突然打她或幹嘛，然後她就突然大笑什麼。」班上同學也因此在大學一開始，對他們就比較認識，有的人會好奇、也有人會厭煩：「其實我們班這麼多人哪，會認識我們是因為我們四個真的是吵到一個會讓人家注意...注意我們的人就會想要來認識我們，然後才會認識，他如果覺得我們很吵很煩，就會想：『又是他們四個，喔，算了。』」張佑處於凝聚力強又有特色的次團體，周遭同儕或師長對其有兩極的看法，有時是較為負面的聲音：「他們真的會感覺到：『我們班怎麼會有人這麼吵，這四個，怎麼會讓她們四個人坐在一起，怎麼會到這種境界？』」大學剛開始的張佑，已經體會到班級中的許多次團體，大家比較是跟自己關係好的在一起，而非全班一起：「我們班不會像什麼新聞系那樣啊，大家都一起啊，像我們迎新啊，我們出去玩哪，然後我們坐在遊覽車上面，然後

我們就是好...都會坐在一起，然後跟我們不好的就坐後面。」當被安排到和其他同學一起時，她顯得很不自在：「我們要住宿啊...或是吃飯哪，像我們班吃飯...就是老師排說怎麼坐就怎麼坐，然後有些人就是跟你不熟，然後你就在同一張桌子上，然後就十個人，然後我們就坐在桌子上，然後你也不知道跟他們講什麼，就覺得很奇怪（激動），明明都是自己的同學然後，嘖，就是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然後他是誰...。」可見大學之初階段她正在適應環境、認識人，但覺得還不上手：「像已經開學（兩個月），已經快要放寒假了...其實還有一半的人，我都不知道他們是誰，就是有可能看那個名字，然後『這是誰呀？』...就是真的不知道是誰。」大學相較國高中，班級較大、居住背景也較為不同，重新適應的時刻，容易待在自己熟悉的小團體中，造成班上較多分別的次團體，有些疏離。

受訪兒少在班上多為幽默隨和的人物，面對不公平待遇，也有正義感和一種不甘示弱的韌性，兩位受訪者的死黨是同為原住民族者，顯示泛原住民認同意識也在他們周遭發酵，有同民族本一家的親切感，然而若也經營發展和其他同學的關係，可能會使其擁有更寬廣的人際經驗。

5. 我有夢想！

青少年兒童有許多夢想，但他們也會考量想到可能有沒法達成的時候，就另設一些替代方案。

「夢想，喔，我很多...歌手、服裝設計師...**如果沒辦法**那應該就當歌手...**如果真的都沒辦法的話(拉長)**...那我可能...喔，我想要當廚師，OH! let's Cook!
(激動) 」(妮卡兒)

同儕之間更是會鼓勵彼此的才華，表現謙虛並給彼此信心。

芙 蘭:服裝設計、服裝設計，我跟妳講，他對服裝超有概念的

妮卡兒:可是他比較會畫啊!我不會畫。

芙 蘭:你長大好的話，就比我會畫啦

妮卡兒:我不會構圖，我構圖超爛的，我最多還是畫的跟幼稚園差不多。

芙蘭從小只有一個夢想，就是希望當歌手：「我、我，其實我從小的夢想，我都沒有改過耶，就是想當個歌手。」雖從語氣聽來不是很有自信，但她很努力磨練自己，也對未來有所規劃，希望去讀華岡藝校：「我有特別在學一首歌。我現在在學徐佳瑩的那個失落沙漠（洲）。...我長大我想要讀華岡藝校...他還有很多科，可是我比較喜歡，歌唱這方面。」在興趣勃勃同時，實際也考量到和他人競爭的壓力：「可是有些人唱歌都好好聽喔，怕會被他們比過去。」週遭好友總是會鼓勵她有自己的特色就好，不要理別人；甚至親人主動幫她報名電視歌唱比賽，此舉讓她很慌張，因為沒有自信在眾人面前唱歌：「重點是因為我很怕，我很怕在人群當中唱歌，我不喜歡在很多人的面前唱歌，我比較喜歡在私底下唱。」雖然如此她還是認真又興奮的開始預備：「而且你知道嗎?我超怕超偶（唱歌比賽節目）所以我現在開始在那個...（研：預備。）對，我在預備了！（笑）我還不知道我第一首要唱的是什麼。要一個簡單又適合我，然後又可以唱的那種。可是失落沙洲就沒有那麼...（開始討論曲目）。」

妮卡兒和芙蘭都提到雖然有家人的鼓勵，在眾人面前還是容易沒信心而怯場、出錯。

芙蘭:我媽媽，我家人一直說我唱歌真的很好聽...我就一直想要突破我自己，可是就沒辦法突破，因為我一直怕我自己，很多人群中，就那種，有點尷尬。

妮卡兒:我不敢，我就不敢唱得很大聲，可是平常我都唱的很大聲。

芙蘭:對啊不敢『恩，怎麼辦，太多人了，大家好（演出畏縮的樣子），下一句是什麼?』我會整個人（遺忘慌張）...。

妮卡兒:我就彈那個，do do so so la la so 那個嘛~我發現，明明就那樣彈，為什麼我彈錯，欸，不對啊，我想，可是不是那個...害我那個分數很低，可是就是那個，我腦袋想的那個。

只要人一多就會不敢表現，或是無法表現本來的實力，這個現象不是她們獨有的；該映也很愛唱歌，研究者初到部落時該映才國中，當時要聽她唱歌或是跟她一起唱，她跟妮卡兒和芙蘭一樣很害羞，但高中以來經過許多次歌唱比賽，在全校師生面前表演，該映在舞臺上越來越大方，看到大家因她的表演高興讓她心滿意足，以致大學也希望讀表演藝術相關的科系。

「我對我自己的認識當然是...比較喜歡走藝術方面...熱愛表演（研：表演給你什麼感覺？）開心啊...讓大家喜悅。」（該映）

問到煜奇夢想，一開始他說：「還沒想過。」後來才語氣不太肯定小聲地說出來：「夢想的話，我想去當，就是去，因為我喜歡機車，想要試試看就是去，去比賽。（研：喔，賽車那樣子嗎？）嗯，試試看，對阿，沒有說一定要做到很那個...就可能想嘗試做做看，如果可以做好的話那就繼續做。」煜奇也很喜歡研究摩托車改裝，他從十二歲接觸機車後，就產生濃厚興趣，會和部落同伴一起研究摸索，但最近朋友出外發展，讓他比較沒伴、滿孤單的，他希望能有自己的作品，但尚無自己的摩托車而無法達成心願。

青少年與兒童帶有包裹著夢想的滿滿熱忱，有些害羞、緩緩講出自己的心聲，話語中充滿無限可能的期待，滿有興趣熱忱也讓人感動；談話中發現他們的想法很務實，並非一派天真，而是會思考有失敗的機率，或可以有什麼其他的選擇等，夢想的疆域也很遼闊，從服裝設計師、廚師、歌手、表演者、賽車比賽都有。

6. 期許未來

張佑喜歡目前的大學生活，雖然半工半讀她卻自覺不累，因為帶著樂觀的態度去面對，她覺得關鍵是要「有心」。

「其實大學生活真的蠻快樂，而且，很多人都說什麼半工半讀很累啊，其實我覺得，是還好啦，只是看自己對那个工作、對這個課業有沒有心，對啊，只要，你是拿一種快樂的心，去面對這工作啊、學校啊什麼...我覺得

我這過程還好，不會到很累什麼。」(張佑)

她希望將來的生活能充實卻平衡發展，不只工作、也有休閒，「簡單充實這比較重要」。

「我覺得我以後應該要有個娛樂時間也要有工作時間，因為我就是很喜歡很充實的生活...所以我現在把我的生活都會弄得很充實...我還滿希望以後我，有穩定的工作，然後也有時間娛樂，然後也可以這樣充實的過每一天這樣；因為其實我很討厭複雜，所以我很希望我的生活可以簡單就好。」(張佑)

目前張佑覺得能順利大學畢業，就已經很心滿意足。

「我覺得讀完大學就好(笑)。...恩，就覺得讀完就好了，對啊，讀完就已經是一件很好的事了。」(張佑)

她自覺課業上現階段滿順利的，學的東西也很豐富，希望繼續保持；在牛排店的工作也讓她滿快樂的，目前認為大學畢業後假如自己有能力，還會想繼續學習。

「在上課過程中都滿順利的，也沒有遇到什麼瓶頸，那我滿希望就一直這樣維持下去。然後職業上，因為我現在是在牛排店工作，那我想在這大學這四年中，這工作就這樣繼續維持下去...那未來畢業後我應該就是，如果還有能力的話我應該就是會再繼續讀下去。」

而該映對未來的工作有野心，主要並非希望高薪，而是被看出她「是有能力的人」，她認為自己的能力被看到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希望，以後在工作上面是，上面是看到我有這樣的能力...這方面的能力，考慮、去覺得說我一定要錄用這個人，然後覺得這樣的人值得在公司這樣子。當然，薪水當然覺得一定不會委屈你啊。」(該映)

該映認為大學教育，不單為了找好工作，因為高學歷也不見得有好工作，社會上的標準要求更多能力，重要是要努力、培養能力。



「讀大學也不一定說要找好的、找到工作，只是有，雖然是有很高的學歷，只是沒有很好的工作，或許是你的努力不夠，或是你的能力不夠，人家想要的不是，就是，人家要你這個能力，可是你在这方面沒辦法，或許你的能力是他要的，但是他覺得你還不夠。」(該映)

她批判大學生就業的現象，認為現在有些大學生態度不好，選擇工作很挑剔，讓人對他們印象不佳。

「他會排斥說：『我學歷這麼高，為什麼我要做這樣的工作？』會導致說，現在的大學生現在的失業率越來越高嘛，就是這樣的問題存在，然後會讓其他人會覺得說：『喔對啊，上大學也沒有用啊，反正出來也是這樣子。』這是態度的問題。」(該映)

相較煜奇除了想達成機車賽車的夢想，也很想以後平淡的過，不喜歡嘗試危險的事務。

「就平淡的過啊...對阿，過那麼轟烈幹嘛？我就想要平平淡淡的這樣過，對阿，比較喜歡那種感覺。(研：嗯，有轟烈過嗎？)沒有，不太喜歡就是(笑)去，做一些很危險的事情，應該會有，只是時候還沒到。」(煜奇)

當妮卡兒感覺自己無法達到夢想，她尋找到很好的出口和力量，是把自己的夢想跟她信仰的主講，求主幫助她，完成她做不到的事。

「希望以後的夢想可以跟我的主講啊，希望主可以幫助我一些我沒辦法做到的，像我很想當歌星，可是我覺得我唱歌沒有很好聽，然後我想當服裝設計師，可是我畫圖沒有很好看。」(妮卡兒)

受訪青少年與兒童正如大眾，期望自我實現，未來可朝自己的夢想發展、最終能實現夢想，同時也知足、滿足於現在所擁有的，他們期許生活能平淡而簡單、也希望培養能力，在出社會後能在工作上嶄露頭角。

而課業是許多青少年和兒童此刻最重要的事。

「其實日常生活，因為現在就是，我現在目前狀況就只有讀書跟工作，那

我讀書量比工作量還要大，所以基本上都是以課業為主，這也是我爸一直希望的事情，所以我、所以我現在就是以課業為主。」(張佑)

「就覺得學習(是現在最重要的)啊...就是要學習啊，你不學習喔？」(芙蘭)

「說最重要的事呢，應該就是學習啦。」(妮卡兒)

將來出社會與他人競爭的壓力，已掛在正值高三的該映肩頭上。

「課業，因為我現在已經開始擔憂了！...因為就覺得說，現在社會比較那個(競爭激烈)嘛。而且，如果沒有能力的話，可能如果妳想爭取這工作，如果妳沒有他要的這個能力，或是他要的那個工作的那種...如果沒有的話，如果搞不好不會收妳，也是這樣子啦。」(該映)

然而在學習和追尋順利升學的同時，他們也有自己的夢想與志趣，該映喜歡藝術表演、芙蘭喜歡音樂歌唱、妮卡兒最有興趣的是自己原住民身份相關的課文。

「當然希望考好大學啊，對啊；可是我還是比較喜歡，表演藝術科之類的大學，我比較走藝術方面。」(該映)

「可是我其實都不會學習，偷偷告訴你，我學習什麼都不學我只有音樂在學而已。」(芙蘭)

「只是我媽媽說學習我比較喜歡的是，就是我比較感興趣的我才會去學，像我上數學課我都這樣，我這樣坐著(一手撐頭，眼睛朝書桌)，感覺很像我做得很好喔，我都在那邊畫圖，上社會課的時候我都畫圖，然後談到那個原住民我就，喔好好，馬上專心聽，比較好聊啊～(眾人大笑)。」(妮卡兒)

煜奇比較不同提到，他現階段最重要的事情是「畢業」跟「買車」，因家中沒人唸到大學，他希望至少自己可以順利畢業，也能進入大學、並嘗試生活。

「買車、畢業就這樣，我想買車。(畢業對你來講很重要嗎?)我要上大學啊...因為家裡姊姊之前要上，因為一些原因，就沒有上，所以家裡就沒有

人上大學啊，就剩我一個，我想說，家裡一定至少有一個人上大學，所以我一定要上。(你自己想上嗎?) 會啊，因為想要試試看大學生活，恩...

(煜奇)

已經上了大學，傳播媒體系大一新鮮人的張佑，希望在大學好好學習四年，並在其中尋找之後的出路，或許是記者或是幕後工作人員。

「因為我現在是讀世新，離家裡比較近，然後我又讀傳播媒體，那這東西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去接觸他或是什麼，對然後之後，就學的過程中就覺得說，其實我還滿可以從這地方去發展啊，或是什麼，對啊，其實我還滿希望之後未來就是多學點，然後比較認真在這方面，然後或許以後可以工作啊或什麼就可以做這些，對，其實我還滿希望以後可以當個記者啊或是什麼，就是做個幕後。」(張佑)

綜合以上可見，在成長過程，青少年都尋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也希望和升學管道能結合，學習、興趣和未來生涯發展，都是他們現階段關切的事。

(三) 手足關係

煜奇提到自己是比較注重朋友、家人關係的人，他現在和姊姊的關係很好，以往爸媽說不動他，反而是姊姊出馬見效：「可能現在家裡的話...假如說(我)真的為什麼事情憤怒的話，就會、就會暴動那樣，以前爸爸媽媽講一講，真的沒辦法停，阿姊姊一講話的話就閉嘴...就變成這樣啦，比較聽姐姐的話。」姐姐和自己相差十二歲，有趣的是煜奇以前和她關係曾經很差：就覺得為什麼，阿可能說：『為什麼阿姊姊在就什麼東西都叫我買，為什麼都是我做?』...就被叫被使喚，就覺得很煩~就不喜歡姊姊。」當時要幫忙跑腿、被指揮，而討厭姊姊，直到姊姊出嫁後姐弟的溝通越來越多：「可是自從她嫁，嫁出去，比較少回來，開始慢慢轉變，開始的時候我跟他真的不會聊天，可是後來就會，到現在就會變成就，她回來就會講講講講講...」甚至會問姊姊怎麼沒回來、或逛街想到姊姊提過

想要的東西：「不然就她今天沒回來我就跟她說，欸，今天妳沒回來，什麼什麼之類的...那不然就是什麼，出去買東西，阿看到這個，可能她有提過，就問她說妳要不要。」姊弟關係轉變相當深厚，如今姊姊也是他很重要的一個人。

另一對姊弟，申訴的主角是姐姐，妮卡兒有時覺得媽媽叮嚀的很煩，因為錯在弟弟而非她：「有時候我就覺得很煩，明明就是弟弟的錯，為什麼說，妮卡兒，你什麼什麼什麼什麼，可是明明就弟弟的錯，然後我就說：『嘎造！』（咬牙）我就很大聲的叫嘎造嘎造！」令他十分生氣弟弟不收拾害自己被罵，自己也去罵弟弟：「我就這樣說：『趕快收你的東西啦！我已經收好了啦，都你害我的，被罵了啦！（怒）然後他說好啦，然後就繼續玩。』」演變成自己也要發展一套育弟良方：「我昨天就（跟弟弟）說，我幫你拿水，那三...你要我三個要求你都要答應我，第一個要求，我講什麼，你就要做到，第二...要整理就整理，不要在那邊說不要，這樣子，然後第三是...我忘記咧（研：他答應嗎？）他說好啊，因為我幫他拿水，他就要完成我這三個願望。」小小年紀的妮卡兒就知道要有權威也要以身作則：「我叫他守什麼...如果他要講下一句的時候，我馬上接，沒關係...我會把我自己的整理好，然後你要整理你自己的，因為我知道他一定會說：『奇怪，那你的我也要整理喔？』」在管理弟妹、和手足間的拔河中，妮卡兒也很有體會，自己發展了一套方法。

(四) 親密關係

有人認為青少年和兒童在愛情上是愚拙、沒有遠見的，雖然確實荷爾蒙發展階段，會令其較難控制衝動，研究者依然看到他們有用心判斷與規劃，如他們對交往對象會深思熟慮，並帶有美好理想，也會思考婚姻交往的計畫和階段，根據對自己的認識，做出不同的選擇，然而都希望能談長久的戀愛、並順利步入婚姻；雖提及的交往對象並未特別鎖定原住民族，但會希望家人可以認同。

芙蘭和妮卡兒認為自己不是單看外表的「外貌協會」，兩人對想交往對象的諸多條件津津樂道地討論不停，總括來說不要太帥、會運動、溫柔體貼、不用富

有也但別太窮、有知識等。婚姻交往的計畫，希望能交往五年進入婚姻，因為覺得早結婚早離婚，而且感情能堅定一點。雖然年紀還小，父母也會關切妮卡兒「班上有沒有喜歡的人」，她會誠實的回應，其實是別人喜歡她，但不想顯得很得意，芙蘭則是不喜歡家裡詢問自己感情相關的問題。

較大的張佑，父親和阿公阿嬤都希望她先專心讀書，還不要交男朋友，其他親戚卻覺得順其自然。

「情感上嘛...哈哈，其實他們，其實我，ㄟ，我爸是覺得現在還不必要，然後我阿公阿嬤他們是覺得說，唉，現在還在讀書，先不要，因為他們可能會覺得重心吧，先擺在課業上面，阿感情上，以後你要交幾個那是你的事，對啊，可是像我叔叔我大伯他們都覺得說，阿她都這麼大了，一定都是會交男朋友的啊，這都是過程什麼什麼的...就是自然就好，就是我爸可能就是比較...就是希望我重心比較在（課業）...。」（張佑）

另方面也知道爸爸是擔心她未婚懷孕，張佑和父親溝通自己會自愛，但心裡還是希望能把男友介紹給爸爸看，但實際上還沒介紹過。

「但是我都會跟他講，我自己會自愛、我自己會保護好自己，所以你不用擔心，然後我就說，我說，如果我有機會的話，我會帶回家給你看看，然後，不管你喜不喜歡那之後再講。可是其實到現在我都還沒有帶回家給他看（笑）（研：恩，你說之前的也沒有？）沒有啊，我都沒...有見過面啦，我爸是有跟之前的見過面，但是不知道是他。（研：是妳男朋友。）對...然後像這個的話是有打算要帶回家給他看，可是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張佑）

之前曾因沒報備，爸爸卻聽說張佑有男友，令他生氣自己被蒙在鼓裡、很晚才知道，因此希望可以帶現在的男友回家給爸爸看，不僅是尊重爸爸、也藉機會讓兩人認識。

「...之前交的男朋友啊，然後我沒有讓我爸知道，可是突然間有一天他知

道了，他是不爽的跑來問我，為什麼你交男朋友我是最後一個知道？（研：唉，他怎麼會知道？）就是可能聽別人講吧，因為我的個性就是我行我素啊，所以就是一定會看到啊，所以我就跟阿志（現任男友）講說：『有一天我一定要帶回家給我爸爸看，不管是我爸爸喜不喜歡，或是他認不認同這段感情，我都是有義務讓他見你。』」（張佑）

加上男友的母親和舅舅都見過張佑，很喜歡她，也甚至認定是「媳婦」，讓她嚇到、覺得進展過快，半開玩笑地警告男友現在這份感情已經不能亂來了。

「畢竟他媽媽他舅舅都看過我，而且他媽媽跟舅舅其實還滿喜歡我的，他媽媽其實有點誇張，媽媽誇張到已經，因為他住烏來嘛，他住竹子部落，有一次我去他們家，跟他媽媽去吃飯，然後吃一吃，快炒店看到他們部落的人，然後他們問說，唉這是誰，她說，這是我『銀納』，他們的『銀納』就是媳婦，然後她說這是我「銀納」我整個就，呃～太快了吧，不要鬧了這樣。沒有，就是說，天哪怎麼會這樣，如果之後哪天我個來個出差錯分開，這樣我哪對得起你啊什麼...然後她就跟她說：『我已經認定她了』什麼（笑）就這樣子，（倒抽口氣）我就想說唉呀怎麼辦。我就回去到他（男友）家，我就跟他講說：『阿志我跟你講喔，你媽已經認定我了啦，你最好是不要給我搞什麼有的沒的（笑）...。』」（張佑）

張佑理解男友母親這麼快接納她，想把她當作媳婦，可能是因為自己沒有女兒；看到對方的認真，自己也想把男友帶回家給爸爸看。

「就是會開玩笑啊，而且他媽媽，其實我都叫他媽媽叫阿姨，可是他媽媽都說：『不行，不能再叫阿姨了，你要叫媽媽知道嗎？』她就希望我改，我是...我也想說她也沒有女兒，我就想說，好吧，那就照他的話去做，而且，她家裡現在就只有她跟阿志，還有兩個弟弟這樣，對啊，她也說啦，她們家就只有他一個女生，所以也許她希望這樣叫她也許是因為她沒有女兒的關係吧，對啊，而且她，阿姨其實真的滿疼我的，恩，所以我有打算，

把他（男友）帶回家給我爸爸看啊...就算他（爸爸）不喜歡或就算他覺得說，沒有必要去談這感情，但是我覺得我就是有義務要把他帶回家給你看，就是我現在的生活中有這個人存在，就是我會讓他知道。」（張佑）

除了男友的母親，男友的舅舅也很熱情要張佑稱呼他舅舅，並要打飛鼠給她爸爸吃，張佑很感動，但因為才交往不久，張佑還是認為進展太快。

「像他舅舅現在住院，然後我昨天去看他舅舅，他舅舅開那個口腔，已經是講話不清楚，然後他舅舅還是很堅持要跟我講話，他舅舅還跟我講說：『你爸爸應該會吃山上的東西吧？』我說：『會吧』他說：『喜歡吃飛鼠嗎？』我說：『飛鼠（訝異）！』我說：『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喜歡吃，但是他會吃。』他說：『好啊，那等我出院的時候，等舅舅好，舅舅拿一隻飛鼠給你爸爸吃。』我就想說，哇這麼好耶，對啊，而且我去他家喔，他舅舅也是，我都叫他舅舅叫叔叔，他就說：『阿志怎麼叫，妳就怎麼叫。』...所以我是叫他舅舅，所以他們家的人真的都很好...很熱情...我沒有想到那麼遠啊，所以至於他們怎麼...那些天馬行空的想法，就讓他們慢慢，（笑）慢慢想吧...就慢慢高興吧。」（張佑）

男友的母親和舅舅很快就接納張佑，把她當成自己人，除了歸因於原住民熱情的個性，也可能源自於都市原住民的集體認同，人為建構的原住民「共同體」（施正鋒，2010）。

儘管張佑體會男友家人的溫情，卻因為父母離異而對婚姻有恐懼。

「真的我也沒辦法很把握說（交往）真的會到什麼什麼時候之類的，所以...是因為我還那麼年輕，而且我爸媽離婚所以我覺得我，我覺得結婚這種事情我會怕。而且我在這種情況下長大，其實我很怕受傷，所以我可能會覺得說，我如果以後真的會碰到這些，碰到結婚哪或是什麼，我覺得這些真的是要慢慢來，對啊。也說不定有一天可能，兩個人真的很相愛，可是結了婚，之後咧，那很難講啊，所以我，其實滿怕的...。」（張佑）

再加上自己還年輕，不到結婚生子的階段，張佑覺得爸爸也是不可能接受的。

「很難說吧，到時候，我覺得就看兩個人怎麼去...。（研：經營哪。）對啊。所以結婚這種是對我來說真的太早了！我都還沒有二十歲，對啊，自己都還沒有很穩定的時候，要是我現在跟我爸說我現在懷孕了或是他跟我求婚我要結婚，我爸應該會（抽氣加嘆氣），他應該會崩潰吧，對啊。重點是我爸現在不想...他也常跟我講：『我不想那麼快當阿公啊』可是他手上就是抱別人的孫啊，在那邊說我不想那麼快當阿公，可是就是抱的很開心這樣。（研：怎麼這麼搞笑，呵呵呵。）對啊，我爸就是這樣，他會抱我姊姊的小孩啊，然後他就會阿公抱抱，然後他就會玩哪，可是他卻一直跟我講說他不想當阿公，對啊，我都說神經病喔，都已經當阿公。」（張佑）

爸爸很幽默的溝通意見，儘管他很喜歡小孩、卻不認為這該是女兒的現階段任務，張佑接收到訊息後也以幽默回應，彼此的關係不致過於緊張。雖然男友的家人已經認定她做媳婦，張佑期望以「慢慢來」的信念解決，同時也知道時間飛逝，打算順其自然到時就見分曉。

「那之後再講啦，反正他媽或是他們家的誰啊，怎麼想啊，讓他們自己慢慢想吧（笑）。對啊，而且我現在還在讀書，對啊，那個結婚的事情不急啊，哎！三十歲結婚也還可以啊。（交往）會很久耶...可能要十年（研究者異口同聲）！...唉呀，十年其實一眨眼就過去了，妳看...我住在這邊已經也十年咧，其實時間真的過很快。」（張佑）

成熟和獨立的態度，加上對現況的認知、自我的認識，張佑依然有屬於她的步調，能夠有遠見、不慌不忙的走在感情路上。

而煜奇理想的交往關係是平淡、令他有安全感的，先前也提過在交往使用金錢上面覺得兩人均分較公平，也不會造成壓力太大。

「喜歡平淡的，淡淡過...就可能就，走越來越久很好，就是怎麼講...（研：喜歡長長久久。）對對，就平淡的過，不要讓對方擔心什麼，也不要讓我

擔心，就是做好自己，對，該做的事。」(煜奇)

煜奇很重視對感情的忠貞，有時容易吃醋、擔心對方是否專一愛他、把他放在心上，但穩定之後就會比較放心。

「其實我這個人...其實，滿會吃醋的，所以想說跟朋友出去，如果男生比較多的話，我會就是，我會可能就是電話會打比較多什麼... (研：要確定她，記不記得我啊...) 對對對...久了，穩定，其實也還好，就不會那麼奪命連環 call 的感覺，就不要給對方擔心，也不要讓我擔心，對啊，就先講，對啊。」(煜奇)

他也希望一段感情能越長久越好，但是一開始並未考慮到步入婚姻。

「長久就長久。沒有期限，就是能越久越好，如果能到，就是到(結婚)...的話...其實你剛開始真的不會去想到，你到後面才會去想，後面會去想說，如果這個女生真的跟我到以後，阿會怎樣，你會去想(研：邊交往邊去想。) 對啊。」(煜奇)

選擇交往對象的理想要件，煜奇希望家人喜歡、接受，因曾發生過家裡很排斥的狀況。

「覺得嘛...我覺得家人要喜歡，這件事是滿重要的...因為如果你自己喜歡，家人不喜歡的話，你真的沒辦法，會有衝突。對啊，像我以前...上一個女朋友，家裡就是很不喜歡。」(煜奇)

他不敢開口問家人為何不喜歡前女友，只有姊姊幫他分析、和自己問朋友。

「我也不敢去問這個，提到的話可能就要開始開罵...對阿，我不會去跟家裡、我不會去跟家裡去提這個，對啊，跟爸媽啦，跟我姊姊的話會，我姊姊會幫我分析...唉，好像真的是這樣子...也會問身邊的朋友。」(煜奇)

家人另方面也是擔心交女朋友會影響煜奇的學業，或是把他帶壞，他雖覺得自己可以分辨，卻不敢跟爸媽辯解，只能和比較理解的姊姊分享。

「現在因為也怕就是會交了女朋友這件事會影響到我...學業啊，不然就是

晚回家不然什麼的，怕我在外面作什麼事情，可能怕這女朋友不好，他帶我去做什麼...他們會想很多，其實我也知道我自己再幹嘛。(研：那你會跟他們講嗎？怎樣讓他們不要擔心阿什麼的。)提嗎？其實我真的不太敢在他們面前提，可能就，底線吧，因為真的怕會影響到我，那姊姊的話就不會，可以跟她聊這件事...年齡比較近，她就會知道我在想什麼，所以她比較站在我這邊著想。」(煜奇)

煜奇認為現任女友不錯，是很貼心的女孩，他說：「(女友)還滿貼心的，而且滿會為我想的，對阿。」目前家人也知道有這位女孩存在，但是沒有像之前的排斥，他說：「知道(有女友)。可是他們沒有多問，沒有像以前那樣，一提到就開始抱怨，幹什麼都會扯到她，說：『你那麼晚回家，幹嘛你跑去陪她喔？』什麼，不會這樣。」

父母觀念還是認為交男女朋友影響課業，青少年應以課業為重，還不要那麼早交往，希望女方也要保護自己、男方不要被帶壞，但在情感上，青少年的理想都是走的長久、甚至進入婚姻，而非草率分手。

(五) 宗教信仰

部落禮拜三固定有家庭禮拜，會在不同族人的家中舉行，內容如唱詩歌、讀聖經等，會請長老協助舉行，然而主要是成人參與，晚輩比較少會去參加。

「今天其實要作禮拜捏(研：喔，妳要去嗎?)沒有，今天在我們家...。」

(妮卡兒)

也不是所有成人都會去，甚至有些族人不太參與，田野中就遇到一位丈夫喝醉了不高興太太去禮拜。

「和阿姨聊天到一個段落，她說要準備要去作禮拜，不久聽到她家傳出她老公憤怒的聲音，似乎是酒醉了，叫她不准去家庭禮拜、不然就別回家了，令我十分驚恐；阿姨走出家門帶著有點尷尬的神情，鎮定的說：『哎呀！又在發酒瘋。』

(田野筆記 11.02.2013)。」

妮卡兒家族是信奉基督教的，她本身也相信基督並樂在其中，感謝上帝給她美好的生命。

「我覺得當基督徒很好...我覺得我這輩子是一個上帝給我最好的生命，我可能上輩子是男的啊，可是我不知道我上輩子是，是不是什麼宗教，可是我覺得當基督教很好，我當然也沒有上輩子的記憶啦哈...我覺得這個生命應該是最好的啦。」(妮卡兒)

妮卡兒在吃飯、睡覺或心情不好時，都會跟主說話，對主訴說每一天的感恩，很單純又真心的禱告。

「早上比較少啦，可是睡覺的時候會，然後，晚飯的會。如果是晚上的話我可能就說，主謝謝祢今天一天的帶領嘛對不對...唉應該我也不是講行程，就是今天的一個很順利就對了...然後我覺得我一天一天的怎樣怎樣，所以祢也一天一天的怎樣怎樣怎樣，所以我非常希望 blahblahblah 這樣...。」(妮卡兒)

但在同學面前妮卡兒不敢謝飯禱告，阿嬤會鼓勵她不用怕。

「就有時候吃飯的時候，然後同學他們熟悉我之後，他們會知道我攪拌完之後呢，我把我筷子放下來後，他們會大聲說：『妮卡兒你要禱告囉？』然後我就這樣（默默禱告），然後我不敢唸出來，我怕我唸出來後，反正他也聽不懂嘛，然後我阿嬤說，唸出來也沒有關係，她說：『只要妳可以跟主講話就好了。』」(妮卡兒)

難過時，妮卡兒會把自己的禱詞錄成歌曲向主傾訴，曾經也感受到超自然的安慰。

「難過的時候，我會講一下，然後我可能就會我手機錄、唱歌啊，可是都是我自已亂唱的啦；我就，就稍微唱一下，就是謝謝主怎樣怎樣怎樣，我今天的心情是怎樣怎樣怎樣子，我如果今天很難過：『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這樣子』然後我心裡就有個聲音說：『只要

妳相信。」這樣子而已，就感覺上就很像有個人在講：『只要妳相信』就、就沒了。」(妮卡兒)

以前妮卡兒不會禱告，阿公阿嬤禱告的方式她也無法理解，於是阿嬤教他們一個簡單的謝飯禱告，妮卡兒至今琅琅上口。

「就是以前我小時候的時候我還不知道，因為阿公阿嬤他們禱告是這樣，他們以前吃飯禱告是：『主，我們現在吃飯...』什麼什麼這樣子的，然後我們不知道這個是要怎麼禱告，然後他們會講阿美語，然後阿嬤就教我們一個簡單方式，就是：『jia Ami Gum cia do bi ni, du gua ma bai ni gi su do, sa ga wu li, ba u li ba ni gi su gu a lu ma nai, Awa aie gu ma ai sa si ni a sa Amen ~』然後這是一個簡單用族語講的禱告，他就說，我姑姑說 Awa aie 就是沒有了，那個意思...然後唱的時候，因為是沒有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你想要這樣子的話，**吃飯浪費的話，妳就會沒有**（研：沒有飯了。）對，沒有那些東西了，這樣子...我阿嬤說不要浪費，嘎造（弟弟）很愛浪費。」(妮卡兒)

阿美語的謝飯禱告訴說感恩與不要浪費的美德，妮卡兒看著弟弟嘎造不愛禱告有時又干擾到自己，忍不住念幾句。

「可是我弟弟，他就沒有，因為他不常禱告，他也不是很喜歡禱告，每次我禱告的時候他都在那邊吵，害我都說，都打斷我害我都要重新再講、重新再講一次這樣。」(妮卡兒)

可見得並不是所有人都常常禱告，青少年該映以心虛的語氣，提到自己很少上基督教會、上一次去是兩年前的事情，一部分是沒心、一部分是禮拜天早上想睡晚一點。

「蛤，這個不是理由耶...只能說是沒心吧...只想好好地睡覺...蛤~（上一次去是）兩年前，妳確定要繼續問嗎？（心虛）」(該映)

雖然沒去教會，該映日常依然有跟主禱告的關係，在困難時想尋求幫助、或

為朋友代求。

「會啊（跟主說話）...就求祂在那些困難的時候希望能幫助，或是替身邊的朋友禱告這樣子（研：喔，都是什麼時間點啊？）睡前。然後出門前也會禱告說，希望我今天能夠過得順利這樣子。」（該映）

其實該映的家人也會關心她的信仰生活，研究者就遇到該映的爸爸叮嚀該映要上教會。

「這天晚上在該映家聊天，該映說想唱一首詩歌叫『如鹿切慕溪水』，我們唱的很沉醉、很感動，該映的爸爸回來聽到我們在唱詩歌，就關切一下該映，叫她要去教會，也要帶她的朋友去：『不可以沒有教會生活，有沒有聽到？』爸爸這樣叮嚀。該映和朋友默默點頭、好像有點苦笑，該映的爸爸平常都很親切，這時候看起來特別有威嚴。（田野筆記 2.12.2014）。」

當問到信仰在該映生命當中的重要程度一到十，該映毫不猶豫就選擇十，她認同信仰在生命的重要性，她也說有信仰跟沒有信仰的人價值觀會有落差。

「當然是十啊...有信仰跟沒信仰的人會有差別。譬如想法、觀念...就譬如有一個事情，有信仰的人講出來的，跟沒信仰的人講出來的，那個話語會不一樣，會有落差...一定會有落差。」（該映）

該映認為好的價值觀和信仰，會帶來積極的態度，她認為有信仰者比較謙卑、正向、有希望，且會反求諸己，也是她比較欣賞、之所以認為有信仰很重要的原因。

芙蘭是天主教徒，然而比起莊嚴的彌撒，她較喜歡基督教活潑的儀式。

「我信仰天主教，但我覺得基督教比較好...比較開心，天主教，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天主教跟基督教有差...妳不覺得基督教真的比較開心嗎？而且我覺得他們禱告一下子哇，牽著手啊在那邊一起跳舞唱歌，不像我們在那邊，還要跪下來，還要一大堆在那邊禱告禱告一直禱告。」（芙蘭）

芙蘭已經受洗歸入天主，但她認真的希望可以「換主」轉到基督教。

「基督好好喔，我要基督～。可是我已經吃那個餅餅了，那個沒有味道的餅乾（研：喔受洗嗎？還是...）對，受洗受洗，那個白白的，那個是不是幾歲以上才能吃啊？（研：沒有，你只要決定成為主的門徒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要換主咧？可以換嗎？」（芙蘭）

因為儀式而想選擇基督教信仰，可見青少年階段的芙蘭更喜歡活潑的氣氛。

同是天主教的張佑，雖爸爸是佛教，把她帶大的阿公阿嬤卻是天主教，張佑一起跟著去教會，自己是沒有特別相信什麼，覺得只要平安就好，但已領洗算做天主教徒了。

「宗教信仰，其實我們家，我爸他是，其實他是佛教，然後我阿公、阿嬤他們都是天主教，其實宗教信仰我也沒有說去特別去信什麼或是跟什麼，但我覺得只要自己平安就好，生活平平安安過就好，未來，其實我已經就是已經領洗了，就是在教會已經領洗，所以我應該已經算是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徒」（張佑）

張佑未來對信仰的期待，是可以多去教會親近天主、放鬆心靈，阿公阿嬤也一直都希望她去，但因為時常忙碌而有困難。

「我希望未來我還可以，我可以多到教會啊，就是禮拜日去教會作禮拜啊，什麼什麼的，多去接近天主啊，什麼的，其實我真的是沒有去信什麼，可是我阿嬤他們就是很希望我可以多到教會啊，怎麼樣的，因為其實到教會真的是可以放鬆自己，可以把自己的心靜下來，然後可以跟天主啊，聊聊天哪...其實是滿快樂的，所以我阿公阿嬤他們是希望我禮拜日可以到教會，但是沒辦法，我就是比較忙。」（張佑）

煜奇一提到信仰，就馬上說自己是天主教的，過去一段時間的暑假幾乎每天到教會報到：「喔我天主教的啊...嗯。然後就是，我們之前有一陣子，國中的時候，一個暑假，幾乎每天都去教會。」（煜奇）

一說出天天去教會的理由是吃免費的飯跟休閒，一旁的同儕都大為吐槽，直

問：「到底是親近神還是去玩？」但煜奇很坦率承認自己就是去教會吃飯，被唱歌、撞球桌和桌球吸引。

煜奇：嘖，可能暑假也不知道幹嘛吧，對啊，就會去教會...，因為到了中午之後就會有飯吃，然後其實（旁邊的朋友聽到去教會為了吃飯，半開玩笑地罵髒話），呵呵，那滿重點的...。

張佑：前面講的很認真，後面講說，這才是重點，吃飯才是重點（酸）。

煜奇：吃飯真的...嘖，花個十五塊過去，ㄟ，有沒有...（研：坐公車過去）而且那邊對不對，而且那邊可以玩，而且我們教會有沒有，我們那邊可以唱歌又有撞球桌，又有桌球。

張佑：你去那邊到底是親近神還是去玩哪。

煜奇：我是去玩的，我很誠實。

除了有樂趣，另一個去教會的動力是「大家都在」，一開始會去，也是因為父母帶著他去的。

「是他們（父母）叫我去教會的啊，其實一開始沒有想要去，阿後來就會去，其實發現還不錯，因為大家都在啊，對啊，滿好玩的，對啊。」（煜奇）然而因為教會重建，場地與本來的不同，大家聚完會就離開，留下空蕩蕩的教會，現在煜奇也沒去聚會了。

「因為我們的教會重建。所以很多東西我們，我們現在改就是，借別人的地方，就是他們現在可能只會，就是去，禮拜天早上去彌撒，就是可能聽神父講，九點講到十二點，不然平常到十二點的話，之後我們就是會下午就開始，可是現在因為改地點，然後地方不是我們的，所以就變成說，彌撒完，然後大家就走了... 然後就是，教會就是沒有...下午就是空空蕩蕩。所以就變成說我現在都沒去教會了。」（煜奇）

但他期待教會重建後大家還是可以一起去玩：「我當然希望它重建完之後，我們還是可以去，就是跟以前一樣大家一起去。以前就是大家都會一起去，或是

去玩哪，幹嘛幹嘛。」雖然喜歡去教會玩，煜奇提到自己對天主教是有認同感的，覺得要專一和堅持，遵守他所知道的一些教義和規條，如不拿香和不去廟宇。

「我覺得信仰這件事情，就是我會告訴你說我是天主教，我不會到其他的廟裡或是什麼，可能到廟裡面的話就是點點頭，然後也不會去什麼基督教什麼，因為我知道自己是天主教的，然後我自己會自己說我是天主教的，對信仰這件事情還滿...怎麼講。堅持，就是會告訴自己就是我是，就是會告訴自己說，我是天主教徒，然後不能幹嘛幹嘛的，對啊...可能不能拿香啊，什麼的，對啊，不要亂去廟裏啊。」(煜奇)

遵守一些規條外，煜奇平常比較沒跟天主禱告，除非真的心情很差，教會的禱告和詩歌他也沒有什麼感覺。

「禱告，不會耶...心情真的真的很谷底的時候才會去禱告... (對禱告跟唱詩歌) 沒什麼感覺啊，就覺得是教會會做的事情。」(煜奇)

一方面覺得天主都沒跟自己講話，另一方面覺得禱告只是心安而已。

「祂都不跟我講話...禱告有什麼用？自己心安而已，呵呵。」(煜奇)

對於天主教經典和神父講道，煜奇也都覺得枯燥沒意義，聚會都會聆聽到睡著，唱詩起立還覺得不悅，演變成後來「中午才去教會」參與活動。

「聖經ㄋ又，我不會想去看那個...真的不會去看這個，感覺跟看字典一樣 (研：喔，覺得很枯燥嗎？) 對啊 (提高音調)，你聽神父講，他每個禮拜都講一樣的，對不對 (問旁人)。對啊，你這樣大概聽一聽就懂他在想什麼... 長捏，九點講到十二點，講很多。會唱歌啊，還會站起來耶，有時候你坐下已經睡著了，已經睡到一個點，就喔！怎麼會要站起來。」(煜奇)

雖然聚會覺得枯燥、又是看大家去自己才想去教會，煜奇對信仰仍有其執著。

「嗯...應該吧...不完全 (因為好玩)。因為信仰這個東西是，我知道，就是會告訴自己是天主教徒...就信什麼瑪麗亞啊什麼的，對啊 (研：很專一這樣子。) 嗯。」(煜奇)

信仰對煜奇來說，有休閒的功能，如在教會很好玩，加上社會的功能，如家族部落朋友裡面都是該信仰，所以會認同、覺得是自己歸屬的信仰，反之芙蘭因為基督教儀式比天主教活潑因而想換宗教，但兩人對於信仰並未有很多認識和體會；張佑覺得教會不錯，但因為忙碌而不常去，該映也是，但她和妮卡兒都有和上帝禱告的習慣，也看重信仰的價值，而受訪兒少當初都是因為長輩的傳承而去到教會，顯示部落中大宗的信仰還是基督或天主教，形成一種特殊的文化氛圍。

(六) 身心健康

1. 為減肥、省錢少餐飯

青少年和兒童不分年紀，大多提到覺得自己胖、希望減肥。煜奇就想減重，雖然週遭的人不認為自己胖、自己卻覺得外觀可以更瘦。研究者眼中的煜奇已經比以前瘦了許多，臉也明顯較為削瘦。

「唯一比較想減重(研:女友有這樣覺得嗎?)應該沒有耶...可是我覺得耶...外觀，其實穿上衣服就覺得還好。」

該映有時也會為了減肥而減低食量。

「生活飲食上面呢，其實不太好，因為我為了減肥保持好身材，就不怎麼常吃東西。」(該映)

芙蘭也覺得自己「很肥」不需要吃太多。

「(平常吃的)夠啊，其實我覺得很夠，其實一顆冰塊就夠了(笑)(剛好在嚼冰塊)...當然不用吃太多，可是我很肥。(研:妳那麼瘦~)哪有!我超肥的好不好。」

妮卡兒自認吃的很好，也覺得自己肥；但家人跟她說她這應該叫「壯」。

「我的飲食狀況，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應該是非常的好啦...只是我覺得我很肥。可是我姑姑說，其實我不是肥我是壯，然後我姑姑說如果有人說妳胖的話，妳就說:『我不是胖我是壯!』這樣子，然後我就真的這樣子講，然後他們就說，是喔是喔。」(妮卡兒)

在研究者看來這幾位說自己肥胖的青少年，體態都與肥胖有一段距離，但可能是注重外表的階段，接受社會審美觀使他們自我認定需要減肥；而家人會教導看待自己是「壯」不是「胖」，也是使他們得以較自在面對自己身體樣態的重點，無須達到某種特定胖瘦標準，而只要身體健康就已足夠。

「然後健康方面，就比較健康啦...我生理是健康的...。」(該映)

「健康？還滿正常的耶...其實身體都還滿健康的。」(煜奇)

「我覺得我的那個身體啊...覺得都不錯啦都不錯。」(妮卡兒)

煜奇平常在外面三餐還算固定，會吃學校的營養午餐或是附近賣的飯，有時要省錢就會買少一點、以量換取金錢，該映則常吃水果，不至於讓自己太餓。

「早餐午餐晚餐啊...都吃，可能買的比較少一點而已。吃學校的。」(煜奇)

「但是餓的時候還是會吃啦，不會讓自己餓到快受不了，餓到胃酸這樣子...常。」(該映)

雖然為了減肥，有時犧牲飲食，但他們也會重視外表、照顧自己身體，例如天冷戴口罩保護皮膚。

「很好啊，不常生病，不會生病...覺得有一點太乾了，因為空氣覺得空氣不好，皮膚會不好，對啊然後，就要帶口罩。」(煜奇)

張佑提到自己因為熬夜影響身體健康，過敏體質也是她的煩惱，常會影響睡眠跟心情，很希望可以改善。

「我身體其實算差，因為我其實滿常熬夜，對所以其實我身體算是滿差...我希望我身體可以越來越好，然後，因為我其實我是過敏的體質，這造成我很大的困擾，因為我知道鼻子過敏、眼睛就會跟著過敏，然後，我只要一過敏就會睡不好，睡不好我就覺得整個就是，覺得心情很差啊...對，所以，我希望我的未來身體可以好一點，就希望，過敏這部分就可以以後不要那麼誇張，恩，但我知道過敏這東西是很難治的，應該是治不好，但我希望...之後不要，不要像現在那麼誇張。」(張佑)

2. 生涯學業是目前的壓力源

青少年和兒童對於自己的情緒表達和紓壓方式都有一些認識，有的會知道：「我很愛哭耶」（芙蘭），也有的能夠了解自己什麼情況會哭。

「喔，我脾氣不是很好，我脾氣很暴躁...我生氣才比較容易哭，生氣才比較容易哭。我難過的時候，還是會哭啦，只是不常，我生氣的時候會哭。我就是...我是怎樣，我感動也會哭。」（妮卡兒）

能夠表達情緒並辨認情緒，是成長重要的功課，也有助於人際間的溝通，心理上，學業往往是青少年較大的壓力源，有時他們會因想得多而較有壓力。

「心理方面就還好...基本上還好，因為其實，其實壓力都只是來自於課業上。」（煜奇）

「然後心理上，偶爾也會比較差啦，因為我會比較多想嘛，會比較多亂想。」（該映）

該映是希望考好大學而感到壓力，而煜奇除了高中考餐飲科丙級證照的挫折外，也描述到之前國三擔心無法畢業時，曾經很有壓力。

「很有壓力過，會啊。快畢業的時候，國中快畢業的時候，因為班導說，怎麼可能、你的成績怎麼可能，什麼警告啊，然後說不給我畢業證書，然後覺得，啊怎麼辦！糟糕！然後就趕快銷過啊什麼，對啊，就那時候而已...就很怕沒有畢業證書，那其實...早就印好了，呵。老師騙我而已。」（煜奇）

雖然老師因為要煜奇去銷過，才騙他們說畢不了業，煜奇也理解銷過是自己該做的，而沒有跟老師吵架。

「早就印好了，算了...沒有（跟老師吵架），就覺得啊算了，也是我們該做的（銷過）。」（煜奇）

煜奇喜歡聽歌或騎機車吹風來疏解壓力，他提到自己不喜歡心裡面有壓力，當他感覺到壓力就會想要放空不管。

「不喜歡對自己釋放壓力，對啊，所以我上課都在睡覺，呵...其實有壓力



這件事情真的很煩，你會覺得，喔，整天身體就不舒服，恩。所以你會覺得算了，就不管啦，呵。」(煜奇)

張佑不開心時會表現若無其事、很少和別人分享，因為怕影響別人，常常是自己在心裡慢慢消化。

「然後心靈上，其實我就是那種，我這種外表就是很像什麼都很沒事啊，其實我有什麼事情我都是放在心裡，然後，我不會去聊或會去說什麼，因為我就是...我覺得去...為什麼要把自己的不快樂告訴別人，這樣也許別人會跟著我，因為我的不快樂，讓別人不快樂，所以我覺得，這種事情我會慢慢的忘記啊，自己消化掉；所以基本上是比较不會去跟別人講心裡面的話，除非是有人會來問說，唉你心情不好，或是什麼什麼，然後如果我真的心裡面覺得受不了了我才會去講，但我也是會看人講...。」(張佑)

但其實她也希望有一個讓她安心可以談心的朋友，覺得對自己比較好，在困難或瓶頸時可以有正面的鼓勵。

「其實我還滿希望自己有一個可以，聊...談心的朋友，對，因為我覺得，也許找到一個真的可以談心的朋友，這樣對自己真的會比較好，也許我遇到什麼困難哪，或是遇到什麼瓶頸，也許他會給我一個正面的方向...給我一個好的意見...我滿希望我未來可以找到這樣的朋友。」(張佑)

張佑覺得身邊也許有可成為令她安心分享的人，但期待可以更成熟，成為扶持彼此心靈的朋友。

「現在應該是有啦，只是，可能我們都還小吧，可能就，對啊，所以真的就是，也許真的有啦，只是我還沒去感覺到說他就是我想要找的那種朋友，就是...之後會慢慢發現，對啊」(張佑)

面臨壓力或情緒低潮時，青少年和兒童都需要尋找到自己紓解的方式，也需要有能扶持他們的人陪伴。



第二節 成人與我

本章進入探討青少年和兒童與溪洲部落的關係。

一、 部落生活中的成人

成人是青少年與兒童成長中的榜樣和支持，部落中有較多的血緣親族，因此青少年與兒童除了和自己的主要照顧者最親密，最熟悉的成人往往也是親戚，在與他們深厚的關係中，青少年與兒童的生命和日常生活得到滋養。

主要照顧者是最常相處的成人，部落中親族網絡也扮演重要的支持角色，因為阿公最早過來部落，妮卡兒的家族在這邊是最大的，阿公、阿嬤、姑姑、姑婆等，都是她最熟悉的成人，無論血親姻親，她感覺「部落裡面幾乎都是我們的親人」，在部落家族的包圍下成長，長輩關心她多用照顧日常起居及叮嚀教導的方式。

妮卡兒：就對我很好，姑姑有時候會告訴我說，那個不行啊，這個不行，就是（研：會教導你。）對對對，而且她也會煮飯給我們吃！這樣子，她會煮飯給我們吃，而且她煮的飯很好。（研：就是在賣麵那個...）黑美人。她就叫黑美人。我姑姑就是那位小姐，然後呢對我很好，她也會煮飯給我們吃，而且她煮飯真的，超～好吃的！不信你問那個芙蘭。

芙蘭：很好吃！尤其是原住民的菜，喔一級棒！

妮卡兒：我不知道我姑姑為什麼那麼厲害，只是她沒像她（芙蘭）阿姨得到什麼丙（級證照）...她沒有去考，姑姑講說，為部落的人做，這樣就好了，不用還要去考那個什麼照啊、什麼照。

妮卡兒相當得意姑姑一級棒的手藝，也覺得自己很幸福能夠常常享受；研究者在田野時即品嚐過妮卡兒的姑姑煮的可口玉里麵，田野時也常看到她做了滿桌

好菜，招家族一起去吃；雖然手藝好，姑姑並未去考取證照，只說為部落而做，為部落付出的風範已留存在妮卡兒心中。研究者也曾聽過妮卡兒說，姑姑教她怎樣去應付外人的問答：「我姑姑說如果有人說妳胖的話，妳就說：『我不是胖我是壯！』」還曾告訴她：「眼淚是很珍貴的，所以不要輕易流淚。」造成有時妮卡兒被責打也咬牙不掉一滴淚，養成堅毅的人格。

芙蘭的阿姨也會煮飯給他們一起吃，不僅讓他們家能省錢，也在佳餚中有凝聚了家人間的感情。

芙蘭：阿姨對我很好，她每天都會...煮飯給我們家吃，然後，她就不會讓我們浪費什麼瓦斯費呀，什麼之類的，然後我們跟她的那個煮菜那個費用啊，瓦斯費就可能分一半這樣，就覺得還不錯，有時候她還會直接幫我們付咧，就不會叫我們交出錢。

妮卡兒：她阿姨對她很好真的。恩，而且他說他阿姨煮的東西很好吃，每次有時候去找她的時候她在吃東西，她都這樣...（表演吃得津津有味，吃東西很大聲）

芙蘭：真的，她（阿姨）考到廚師丙級喔！

手藝好的家人，總是讓家族有許多團聚的幸福時刻來源和話題，田野中多次聽到青少年和兒童向我炫耀今天家人煮了什麼好料，部落風味的料理讓他們戀戀不忘，沒品嚐過的人可能會聞之色變，他們卻讚不絕口的炒田蛙、炒蝸牛，也有些擁有特別的名字，如炒木耳叫做「下雨的眼淚」等等。親戚之間共餐成為彼此支持和供應的豐富網絡，更是青少年和兒童津津樂道的幸福時光。

較大的青少年張佑也提到和其他大人少交集，較熟的大人就是自己的親戚，她覺得大部分都很活潑可愛，也看來很樂觀。

「跟這邊大人有熟的，應該就是自己的親戚，有姑姑他們哪，或是大伯他們，其他大人的話就沒什麼交集，或是比較好的朋友的家人或是誰...都相處這麼久了，所以其實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我們都習慣了...像煜奇媽媽我

覺得他個性滿活潑的，就覺得他是一個非常 high 的媽媽。其實部落大部分大人差不多都這樣吧，都讓我們看到比較樂觀的那面。」(張佑)

有事的時候，煜奇不太會跟年紀相差太多的大人分享，大多找自己兄弟般的同儕，或是部落裡的青年哥哥們，因為住的近時常見面，加上年紀差不多，而能更加親近。

「熟的話可能是，青年吧，哥哥他們... (研：就通常坐在門口的那群嗎?) 恩，他們也是平常也不太會出去。待在家裡，因為可能，因為年紀相近的關係，所以，而且又同輩，啊所以會比較，會比較熟是正常的。」 (煜奇)

煜奇提到哥哥對他很好，會像管弟弟一樣用比較幽默的方式教、唸他，但也還是有威嚴，真的做錯事他還不敢跟哥哥們說。

「就很好啊，真的很好。就可...雖然有時候講，就看到你的時候，就談，然後怎樣，嘖，開始講話開始譙什麼什麼，可是他們其實只是開玩笑什麼的，啊其實我們做弟弟的很尊敬哥哥這樣，對啊，我們就覺得，開玩笑，沒關係，當做開玩笑這樣，反正他們也不是認真的，對啊，啊如果我們有時候可能，小的闖禍了，也不會敢去跟哥哥講，怕會被罵。」(煜奇)

關心的方式是較為詼諧的問候，因為彼此很熟，說的話直、也不會被誤會。

「用什麼方式關心我，也只能是問候吧。可能看我最近心情不是很好，他可能會說：『ㄟ，幹嘛，臉那麼臭喔。』對，我們大家的對話就比較，嘖 (研：就蠻調皮的那種...) 對對對對，就：『幹嘛，臉那麼臭，幹嘛？蛤，不洗臉。』什麼什麼之類的。其實他們也只是想問... (研：關心一下。) 對啊，被問的人也不會說，你講話怎麼這樣，就覺得，因為熟了就覺得只是想(關心)... 阿我們被問的人也不會生氣，就會跟他們說，對啊最近幹嘛，他們就會，就會聽，然後給你某方面的意見。」(煜奇)

哥哥們在煜奇身旁扮演幫助、勸誡的角色，遇到困難向哥哥們尋求幫助，會得到指引，跟父母吵架時，也會勸導他的態度要好一些，煜奇也會聽進去。

「會幫助而且會，可能遇到什麼困難如果去跟他們講的話，可能他們就會跟你講說要怎麼做...就真的不錯...就可能叫你不要去...做一些不該做的啊...啊可能看到我們跟家長、長輩，可能吵架還什麼，他們就會說：『誒，幹嘛，她是媽媽耶，不要去這樣子。』對啊。那我們覺得，好吧，就算了，可能還在氣頭上，可是因為這樣子講嘛，哎算了，對啊。會聽。」(煜奇)

他特別提到自己沒有哥哥，很喜歡自己的表哥，和他最親；表哥不僅會勸他不要做壞事、還總是樂意幫助他、招待他來家裡一起活動。

「我哥啊，我那個表哥，我真的滿喜歡他的...因為我沒有親哥哥，所以我不知道哥哥是什麼感覺，然後，跟他最熟最親，所以哥哥就是我表哥...因為他真的...就會幫我，講，就是會勸我幹嘛啊，不要去做一些不應該做的啊...有事情的話他會幫忙，跟他說像：『哥哥...』怎麼樣怎麼樣，啊他就好好好，就很爽快地答應，所以就很喜歡他，但是我也不會，也很少去求他幹嘛的，對啊，啊有時候他們家在烤肉，啊看到我就：『煜奇，吃烤肉啊!』阿我就好啊好啊。」(煜奇)

煜奇和青年哥哥們的關係，體現了阿美族年齡階級相互關顧的一面，哥哥的問候關懷和勸誡都令他感佩，在有困難時也成為他的軍師和支持者。

相對近期對族人閒話很敏感的該映，會覺得不想跟部落的成人太熟，因為不喜歡都在聊別人的事情。

「我都不想去熟...也不想去多跟他們講什麼，主要是在於人類的嘴巴，我不喜歡...在身邊有碰過，可是不是發生在我身上。就是不喜歡，我沒辦法去跟他們多聊什麼，因為根本聊什麼對我來說那只是人家的事情，跟我多講什麼也沒有用啊...。」(該映)

芙蘭也覺得一些部落裡的大人會講閒話，不會跟他們分享自己的任何事情。

「不會跟大人混在一起...我不會跟他們混在一起，我根本就不想跟他們講任何事情，因為他們只要一講話的話...就會傳到後面變得很誇張。」(芙蘭)

雖然不喜歡族人說閒話，還是對家人有一定的信任，叔叔、嬸嬸、阿姨等成人也會關心她生活中的事務。

「會啊，會問你說：『呃，妳怎麼了？』這樣子，就會問你說你發生什麼事情...都是叔叔嬸嬸那些。」(該映)

「媽媽跟阿姨，講啊，怎麼不講。」(芙蘭)

二、 家庭關係

(一) 支持、撫育

受訪青少年、兒童普遍感受到家庭的支持，主要照顧者給予足夠的照顧、關懷、陪伴和引導。在學校發生開心的事，或是最近在擔心什麼，妮卡兒都會跟爸媽講，爸媽就會指導她要怎麼面對，妮卡兒覺得他們對自己很好，爸爸是「很嚴肅的人，很樂觀的人」，而且他們常叮嚀生活上的各種事情：「就是我有時候我很冷的時候，媽媽就說多穿一點啦，他們也是就是會一直叮嚀叮嚀叮嚀到我們去做完為止。」家人也很鼓勵她去做想做的事：「我全家人很支持我，他們說，如果你想要當的話，你就要、你就是努力去，去表達、去學習，這樣子。」

芙蘭也覺得很被家人支持：「其實，我全家人都很支持我耶，大家都很支持我。」媽媽特別是肯定她達成夢想的實力：「她（媽媽）覺得，我，我，我這個年紀，然後已經有資格當上明星，他這樣講，我還記得...他就支持我當那個，長大去當明星。」

張佑的家人則只要在不是壞事、以及她不搞砸的條件下，就都十分支持：「其實我做什麼，家人其實都滿支持我的，只要不要是壞的...我做什麼事情其實他們都希望做好，然後不要亂，不要搞砸就好...。」家人是她的倚靠，她也相信家人的支持不會改變：「未來的話，我相信，我的家人現在這麼支持我，那我相信未來他們也是這樣，對啊...我都滿依靠我的家人，所以在支持方面家人應該是比較多吧。」

而安慰和關心對青少年也是莫大的支持，芙蘭提到當她做錯事，或有人傷害到她時，媽媽會安慰關心她；張佑的阿公阿嬤也時常在她打工回家後，擔心她疲憊而叮嚀她趕快休息：「我阿公阿嬤會擔心我很累啊什麼，我就說：『我真的不懂你們在擔心什麼耶，就真的不會很累啊（大聲）』...。像有時候我下班回家，他們就說：『欸，你趕快洗澡，睡覺喔，明天還要上課。』然後我就說：『幹嘛那麼急？』他說：『很累～。』我說：『累什麼？是你們很累吧，累什麼（笑）？』」彼此體貼幽默的互動十分溫馨。

(二) 隔代教養關係

1. 阿公阿嬤是我重要的人

張佑的主要照顧者是阿公阿嬤，研究者在田野中觀察到他們無論是鬥嘴、互嗆或是熟練順從的幫忙家務事，互動中都顯出關係的親密。

「阿嬤飯前翻出家裡一包零食招待我，滿臉笑意用可愛的口音說：『吃糖“狗”。』我也盛情難卻拿了幾顆；準備吃飯時，張佑很自動地幫忙拿碗筷、也應阿嬤要求點蚊香。吃飯時阿公阿嬤看摔角節目，張佑有時有點像小大人，常常會說話逗阿公阿嬤，還半開玩笑說：『看這什麼節目，很無～聊耶...。』這話有點直接，但阿公阿嬤笑著把遙控器給她轉：『那妳自己看妳要看什麼～我們就不知道要看什麼啊...』。」（田野筆記 11.14.2013）

張佑很喜歡阿公阿嬤，從他們身上，她得到豐富的滋養與照顧。

「（在家中）不用擔心到自己肚子餓啦，妳剛來我家也知道，我家絕對是，有的就是吃啊...其實我阿公阿嬤他們都很可愛（研：真的，我看你跟他們講話真的是很好笑。）對啊，我都這樣啊（笑）...恩，他們，我阿公阿嬤真的很可愛，恩。」（張佑）

這是一個深刻的部落隔代教養家庭故事，張佑的阿公阿嬤是她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在我搬過來這邊住（部落），他們現在，他們已經算是我生命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人，對啊，已經算是我的依靠了。」因為張佑的父母和自己的關係已經

相當疏離，沒有和母親聯繫、父親也已有新的家庭：「其實因為我爸...我爸跟我媽離婚，然後，我也沒有跟我媽什麼...（研：見面）對，什麼聯絡，講白一點就是她過她的我過我的這樣，然後，我爸就是，因為我爸現在有自己的家庭，所以，我也，就是我們兩個也很少有什麼碰面哪，所以也是他過他的我過我的這樣。」

阿公阿嬤是張佑在部落中最親近的人，她也希望好好愛他們：「所以我現在住在這邊，應該說跟我最親的就是阿公阿嬤吧，所以說我會用我的全力，來去照顧他們哪，什麼什麼，就盡量讓他們不要擔心啦...。」雖然如此，有時還是會覺得他們觀念古板而爭吵：「其實住在阿嬤家也沒有說不好啦，就是只是，也許他們老人家吧，可能他們的想法或什麼比較古板，所以有時候會跟他們小吵架。」但是住在一起彼此體諒，還是有許多幸福：「我還是會體諒他們啦，所以其實在部落，算下來應該有九年十年了吧，在這過程中其實是，滿快樂滿幸福的，就是沒有什麼壓力啊沒有什麼煩惱，所以其實就還好。」阿公阿嬤的照顧，完整了張佑的生命；然而她有時也覺得無法被理解：「雖然有時候真的有壓力或是幹嘛心情不好，可是，也不是說不跟他們講，只是，因為他們也有可能不懂我在幹嘛...為什麼妳會做這些事情，為什麼會有壓力，他們可能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我也盡量不讓他們擔心啊。」她會將一些心事藏起來，為的就是不想讓從小照顧她、有恩於她的阿公阿嬤為自己操心，或對自己失望：「我很怕他們擔心我，對，然後也很怕他們對我失望，因為他們，我阿公阿嬤他們不是說從我很小，什麼就照顧我，可是這要怎麼講，這十年中其實，我阿公阿嬤真的是很用心地在照顧我，對，其實這十年中都是阿公阿嬤在照顧我。」

張佑在父母離異後，小學四年級搬過來部落，就是跟阿公阿嬤住；阿公阿嬤從小就作她的主要照顧者，但年紀大了，雖盡力撫養她卻無心管教，張佑提到她比較是自我管理、探索生存之道：「其實我阿公阿嬤他就是，他們也老了，所以不知道怎麼教育我或是管我，所以就是，真的是只能這樣，真的是自己照顧自己啦...而且，我爸又不在，對啊，所以就，就這樣。」她坦承要一個孩子自我照顧

是很不簡單的：「自己照顧自己其實也是不容易，也是要打好基礎這樣，恩，而且，真的什麼什麼事，就是所有事情都要靠自己真的是滿累的（笑）。」為了不讓阿公阿嬤擔心，她也學習自愛：「其實在我小的時候，我都是依靠阿公阿嬤，然後，是慢慢長大，也是要，嘖（發出嘖嘴唇聲），自己，還是會有人教啦，就是，自己要怎麼，就是要自愛啊...自己也是要會想啊，而且再怎麼講，我阿公阿嬤也是很辛苦這樣照顧我...就是盡量不要讓他們擔心就是了。」

2. 爸爸，想跟你再靠近一點

她提到爸爸對自己很好，但兩人衝突的頻率頗高，兩人脾氣都硬、互不相讓：「他（爸爸）對我是很好啦，可是我覺得，也許他，我們兩個會吵架，我們兩個常吵架是，因為我們兩個個性一模一樣...真的，然後我們兩個脾氣比較硬。」爸爸會說張佑像她媽媽脾氣硬：「然後我爸說，我脾氣比較像我媽，啊我爸就是比較好講話那種，然後每次講話就是吵不完就是因為我脾氣太硬，所以他，所以每次就是有頭沒有尾那種，然後就會吵到一個點，吵到一個點，我就說：『好，不吵了。』然後我就直接就走人。」已很少見面的媽媽，從爸爸口中得知自己關於她的事—卻是擁有她的硬脾氣，不知該無奈還是喜悅。兩人總會持續一直溝通，如同一場耐力賽，張佑先走人的原因往往是不耐煩，覺得沒必要再多說：「就是覺得，嘖，已經沒有必要，因為我就是那種很喜歡一直講一直講，阿我爸就是跟我一樣，就是很喜歡一直講，所以兩個人就是一直講...講不完，然後你不讓我，我也不讓你，可是到最後我不耐煩，我就算了，我不想再吵這個，因為其實真的沒有必要。」兩人吵架內容較多關於父親現任配偶，因張佑和她關係不好，父親被夾在其中：「有一半幾乎都在吵他現在的老婆，因為我跟她其實不是很好，就是不合，然後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她也有她自己的想法...講白一點就是，我爸被我們兩個夾在中間。」張佑認為爸爸現在的伴侶偏並不關心自己：「我都跟我爸講說，你今天要跟她在—起，那你要跟你的老婆講，如果她今天愛你，她就要愛你的全部，我說不可以單單只愛你一個，我說，再怎麼講我也是你的小孩...。」

她心裡很矛盾，不希望爸爸偏心妹妹，但又理解妹妹年紀小需要疼愛：「你也不可以因為有了這個妹妹，然後就、就偏心啦，我說你不可以這樣偏心；可是我，嘖，因為我妹還小，所以我爸會比較疼她，我覺得那是應該，因為她還小，像我這麼大了，我也不能這樣一直依靠我爸。」

聽到張佑的心聲，可以感到有許多貼心的告白，說明著自己也有應得的關愛和照顧，但又覺得不希望家人擔憂，自己應該不要再依靠家人；部份想要獨立的背後原因，其實是出於關愛自己的人，現在已有其他要關愛的對象，令研究者不捨。她思考到自己畢竟年紀比較大、更應該堅強起來，不要讓爸爸為自己擔心：「嘖，之後就覺得說，既然我都大學了，而且我都已經算是一個半成年的人了，應該就不應該讓我爸擔心，因為我爸，他還有個女兒，我還有一個妹妹...其實她，她很好，她不會讓我爸去擔心什麼，反而是我爸一直在擔心我，所以我覺得我...就不應該啊，所以在大學這個，也讀...也快放寒假啦，其實在這過程中，其實我沒有讓我爸擔心什麼，就上課就上課啊，幹嘛就幹嘛，就是盡量不要讓他去擔心什麼...。」

兩人平常有各自生活、不常聯繫，偶爾在阿公阿嬤家見到面、簡單問候一下。

「其實我跟我爸算是陌...也不是說陌生，就是我們兩個比較少連絡...都是各忙各的，然後怎麼關心（我），基本上是回（阿公阿嬤）家吧，他看到我，才會問一下這樣，或是我阿嬤有講，我爸才會來關心我一下這樣，要不然我們都各忙各的很少會見到面。今天（爸爸）早上有來家裡，我有幫他開門...就有見到面，雖然就短短的五秒。其實我爸每天都會來啦，只是我有時候會比較晚回家。可能跟朋友出去或在上班，就會比較晚回家，所以就比較少遇到我爸，要不然基本上如果晚上在家的話應該都會遇到我爸...就頂多就問你要去哪裡啊，或是在幹嘛啊，吃飯了嗎，這樣，也不會去聊什麼。」（張佑）

張佑一方面安於現狀，沒有想多跨出一步和爸爸親近，但心中卻期望和爸爸

的距離可以近一點，甚至住在同一屋簷下，彼此有更多互動，不會那麼陌生。

「其實我覺得這樣就好了，然後我不知道我爸是怎麼想的，但是我其實是蠻希望我們大家...是可以住在一起啊或是，我滿希望是可以跟他多聊聊，因為，嘖，其實長那麼大了，我看到他會有一種陌生的感覺，所以我希望，能跟他有多一些互動啊...比較親近一點。」(張佑)

儘管與爸爸相處時間有限、常常生活各方面都要「自己來」，她還是感謝他教導她獨立、自己承擔事情。

「不管是生活啊，嘖，然後，金錢上啊。或者是交友方面。那些真的是都要(靠自己)，對啊，所以嘖，其實我，嘖，我真的還滿感謝我爸的是，他從小就叫我，獨立，然後，什麼事情，自己發生什麼事情，自己承擔...要懂得去面對所有的事情，恩，他就從小這樣教我啊，就是『你從哪裡跌倒就要從哪裡站起來』所以我覺得他，雖然他沒有給我什麼，可是我覺得，他教會我這些，真的，我真的還滿謝謝他的，如果他從小沒有教會我這些，我現在真的不知道在幹嘛了，有可能已經走偏了或是怎樣的。」(張佑)

父親有了新家庭，而未與張佑同住，讓她的自立自強看來是迫不得已，但她理解事物的方式，呈現了感恩知足的優勢力量，在逆境中發揮出來；然而與原生父親更親近的渴望，還是埋藏在她心底深處。

(三) 照顧家人是我的責任

張佑十分關切阿公阿嬤的生活和身體健康，希望他們有閒適的晚年生活：「他們都這麼，嘖，也不是說多老啦，就是他們都這麼多歲數了，我覺得他們應該是好好放下，壓力啊什麼就好好過生活這樣，種種田也好啊，無憂無慮這樣。」她也提到，其實會擔心阿公阿嬤若身體不好，自己無法向親戚交代：「萬一有什麼疏忽怎麼辦，這樣我要怎麼跟我的叔叔啊，我的爸爸姑姑交代？」因為同住而附加有此責任：「應該也不是說主要是在照顧他們，只是因為我們住在一起，所以，像我爸啊，我姑姑叔叔他們都沒有住在這邊，所以，他們也是希望，就他們

也是盡量讓我去多顧他們啦什麼的、多去看他們什麼，所以其實我還蠻怕他們有什麼狀況什麼的（研：閃失）對，要不然真的、真的有點麻煩（笑）。」聽來很有壓力，但她卻將這看成自己的責任：「壓力是不會，因為我覺得這是應該的啊，因為我阿公阿嬤其實真的是照...他們真的是還滿，真的是用心在照顧我，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我應該要做的。」可見因為和阿公阿嬤同住，張佑也被賦予了照顧的期望，看到父親在身邊卻是由青少年扛起照顧的責任，壓力在她眼中視為理所當然的報恩，使得研究者心疼她背負的擔子不輕。

煜奇也會擔心父母，總是希望能幫忙父母：「能幫就儘量幫啊，對啊，儘量去做。恩，這也算孝心的一種吧...怕他們累啊，嘖。擔心他們，一定會擔心的啊，這是一定會，對啊，沒有一個兒女不擔心父母的吧，呵呵。」他十分為父母的身體健康著想：「就是因為會很容易擔心哪，可能，對啊，就會問一下身體健康什麼...可能有時候看到感冒流鼻涕什麼的，會叫他們去看病哪。」父母不喜歡看醫生，有時要吃成藥，煜奇還是會希望他們不要耽誤醫療時機：「可是他們就很不喜歡去醫院，可能就買個什麼（研：成藥。）可能（我）就（說：）『好好好，不想去那你就喝這個、吃這個』這樣子，如果真的不行的話那你一定要看醫生。」因為兒女的身份，只用規勸、不會強逼：「我不會去，我不會去逼他們做他們不想要的事情，對啊...恩，一定會勸的。」

(四) 狂飆期家庭關係緊張

該映自述高二曾有一段時間比較偏激，不愛回家也不想去上課，覺得父母很煩而不想聽話，一部份也是受到朋友影響。

「叛逆期有啊，就是不愛回家...想法比較偏激...是因為，朋友吧...然後不常回家，然後不常上課。之前交的朋友是沒有在讀書的，多少會受很大的影響...就會變成我現在不愛回家，然後不愛上課，不是現在啦，是之前。比較糜爛的生活。因為我之前很乖～耶...超級無敵乖、炸乖，大人說一，不敢往二，可是高二的那段時間是，大人說一，我就跑到二、三、四、五。

就覺得他們很煩，為什麼一直要念，會有這種想法。」(該映)

但是同儕不放棄的勸戒成為青少年走偏時的正向力量，是該映在叛逆時期的社會支持。

「喔，我身邊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她是從我高一認識到現在的同班同學，她是看到我走偏的時候她沒有放棄我，她一直把我拉回來，走向正道嘛... 一直不斷地勸我。她會覺得說勸妳妳不會聽，可是她在勸我的當中沒有說：『反正勸妳也勸不聽，只好什麼都不要說，隨便你』她沒有這樣的想法，雖然她嘴巴說說，妳要這樣就這樣隨便妳，可是沒有，她心裡雖然是這樣想，可是她覺得說，沒關係我就還是勸，然後我不會放棄。」(該映)

回想那段覺得「沒讀書也沒關係」、不聽家人勸告的時光，該映覺得過去的叛逆帶來對現今生涯期待的啟發是：希望好好認真、不想過其他人的苦生活。

「(叛逆時光給我) 很大的啟發啊... 就覺得說，因為我看過很多例子，就現在過的生活，是你以前怎麼樣生活一定會慢慢延續下去，不會有所改變。阿當我看到他們這樣生活的時候，非常苦，就是因為他們都是像我高二的那段時間，一樣的生活，然後導致他們現在變成這個樣子。然後看到的時候會覺得說，我這樣下去會不會以後也會像他們這樣，一定會想。」(該映) 然而，這都是要由自己看到血淋淋的例子才會開始去想。

「一定都是親眼看到，親眼去證實，會、原來有這件事情，所以才會有改變，如果是聽別人講說，你不要這樣子，會變成怎麼樣怎麼樣，可能是他們嘴巴上說說... 當然聽不進去，一定是當親眼自己知道去證實，對啊，當時就是真的是看到啊，看到很多例子都是這樣子，就是說生活這樣子繼續下去的話，以後會變成怎樣怎樣怎樣，當然會不好。」(該映)

該映見過很多的例子都是親近的人，因此讓她刻苦銘心。

「不只一個，很多，滿多的... 譬如說是高二這樣過生活，然後女生嘛，然後大概十七、十八歲左右，就會有生小孩的狀況，然後嫁的也不是說很好，

因為畢竟男方也是跟她一樣一樣，跟她一樣一樣沒讀書，當然也很難找工作，一定就是那種比較苦、薪水比較低的。那你要怎麼養小孩，那你要怎麼養這個家庭，就是會類似比較早婚這樣。對啊，阿如果是男生的話，一樣就過得很苦（研：他們都找什麼樣的工作？）一樣就是餐廳的，」（該映）看到他們過的如此不容易，更影響她認同老師說的：「寧願苦一陣子，也不要苦一輩子」努力為未來的出路、現在好好打拼學業。

煜奇也有過叛逆時光，被念的時候十分生氣、會回嘴，和父母也不太常聊天。

「有是有啊，一定會有（叛逆期）啊，一定會（笑）必經的過程啊，可是，比較大了就會想...可能以前...我做錯什麼事情，他們就會唸一下、唸一下，我就覺得：『喔，你今天幹嘛，唸唸唸煩死人了』什麼什麼，然後就唸一堆有的沒的...而且以前跟爸媽比較不會那麼聊天。」（煜奇）

他的轉變來自於在一次父母酒醉爭執中受傷，煜奇看到他們的脆弱而相當心疼，覺得爸媽年紀大了、立志要保護他們。

「他們（父母）有時候會吵架，會打起來...有一次...我那時候真的很小，然後，爸爸媽媽那時候，也沒有那麼老，可能就是一講話就會動手對不對，然後就沒辦法阻止，你只能待在那邊哭啊，什麼什麼什麼的，然後就會想說，真的很不喜歡他們這樣吵架.....然後有幾次是，那個，媽媽有一次酒醉...她跌倒...可能是摔倒、滑倒...結果可能撞到地板，然後耳朵可能就是被石頭打到裂開...那時候因為在酒醉，然後我就下去看，因為在樓下，樓下外面，我就這樣看（探頭出去），我那時候真的嚇傻了，想說真的...然後從那時候就決心，就是一定要保護好他們。可能是從那時候轉變的。（研：多大？）...唉，國三吧...就是前面叛逆，就叛逆，然後看到時候就覺得，喔，就突然醒了，就（覺得）媽媽真的老了，就可能就走一走才會跌倒這樣，就感覺那種感覺...對啊。」（煜奇）

在目睹父母受傷的震撼教育後，煜奇更多表現體貼的一面，較從前會忍耐父

母的嘮叨、也主動和父母聊天甚至撒嬌：「現在的話，可能不小心，怎麼了，然後他們就會小唸一下這樣子，好啦好啦，下次不會了...阿現在我們比較會主動跟他們聊一些有的沒的啊...跟他們玩一下，腮耐（台：撒嬌）之類的。」

即使父親嚴肅，煜奇還是會主動親近他，甚至到母親上班場合陪伴她：「...就是跟他們玩啦，诶诶，就會跟我媽這樣，ㄟㄟ（作勢手肘頂媽媽肩膀），然後就玩她（媽媽）的臉什麼的...很愛玩他們啦...就是感情比之前還要好，就是不會那麼陌生，因為我爸其實是一個，蠻嚴肅的一個人...小孩子就會覺得...（研：有點距離。）對對對對，阿可是現在大了，雖然我爸還是嚴肅，但我就是，呵，還是：『啊沒關係啦，哈...』（研：逗他。）...假日的時候我有空，阿我媽在上班，阿我可能，因為她在游泳池上班，我可能就會去陪她一下...然後她的同事就會跟她說：『妳兒子，不錯喔。』」

見到父母吵架後，身為貼心兒子的煜奇，部份承擔了緩衝父母關係的角色，內心較早扛起照顧責任，也同時將心事埋藏起來，就算心情不好也不會讓父母知道，因為不希望他們擔心，只有和父母爭執厲害時才會顯出不悅。

「我不太讓他們，我不太讓他們知道我的心情，可能心情再不好，我看到他們也會...就會小鬧他們這樣，我不會，我不想讓他們去擔心我，不喜、不太想讓他們擔心，對啊，我不會讓他們...除非幫媽媽可能，跟我媽媽有些事情意見不合...（研：爭執的時候。）對對對，才擺這種臉給他們看，這種臉給他們他們也會知道...。如果是其他事情的話我不會讓他們知道。」

（煜奇）

父母也因為沒察覺煜奇的負面情緒，雙方的對話通常都是生活瑣碎的问候，而較少心靈層面的關切：「因為我在他們面前嘻嘻哈哈的，他們覺得我蠻開心的。差不多（问候內容就是），最近比較晚睡...。」因為不希望造成家人情緒上的負擔，使得他在家中較不表露內心、在父母面前把心事藏心裡，只有嘻嘻哈哈的表現和內斂保守的談話；並希望更多投入在部落、在部落發展，未來也能照顧父母。



三、 生涯規劃和家人期待

(一) 家人期待與自己不同

張佑的爸爸和軍警職業很有淵源，很都希望她去考警察，自己從小也有警察夢；阿公怕爸爸出事而一度阻止爸爸當警察，讓爸爸有所遺憾，將希望寄託在女兒身上：「我爸就是從小就是告訴我說：『你要當警察噢當警察。』」然而卻在高中參觀學校時，覺得莊敬表演藝術科很酷，便先斬後奏，走了自己當時被吸引的演藝科：「然後就去讀，讀那個科系，然後可是，我沒有問我爸說，我要去讀，讀演藝科幹嘛的，我是先去報了然後，我才跟我爸說，誒我要去讀莊敬演藝科。」爸爸跟阿公阿嬤看到張佑堅持不報考警察，都不想支持她讀演藝科的決定，也因為現在當軍警跟過去情況不同，反而一致希望她去考警察：「我爸說，不是叫你去報考警察嗎？我就說我不要，我就是一路就堅持說不要什麼什麼，然後，也因為這樣，我爸希望我這樣做，就連我阿公阿嬤啊，也希望我可以去當警察阿什麼什麼...因為現在跟，就是過去就不一樣嘛。」

回應家人的反對，張佑認為其實當警察不是不行，只是自己真的沒興趣，父親還是不放棄，拿出張佑曾說過自己檢察官的夢想來吸引她，但長大的張佑更認識自己了，知道其實自己也不太適合，因為她會害怕屍體：「我（以前）有一個夢想就是，我想要當檢察官。然後我爸說，那你可以去考那個啊什麼，然後我就說可是我現在對那個也沒有興趣，而且那個好像要看屍體，什麼我會怕什麼的。」她述說自己想當警察的夢想是來自於電視節目，當時張佑覺得這樣的工作內容很酷，心想：「天哪，一個女生去當警察的話，那應該蠻帥的。」當時她便昭告家人她想當警察，但是長大後認識到面對屍體是自己無法接受的一面，所以斷然拒絕了家人的期待：「我現在又不是很敢，因為真的是要去，面對屍體啊什麼什麼，我真的會怕，所以我最後就說不要。」

張佑認為家人對她的生涯發展很失望，因為自己的決定跟他們期待的不同：「我阿公阿嬤其實對我課業這部分，其實是蠻失望的，因為他們真的，一直都希

望我去當警察啊，對，他們真的很希望。」即便她覺得自己有點任性，心中還是想堅持自己選擇道路：「我就是一直拒絕他們，對啊我就說：『哎呦，就是沒有興趣啊。』他們就說：『阿，就去嘛～！』...我就是一堅持就是要走自己的，就是自己要幹嘛就幹嘛，反正就是，我行我素咩，就是我就自己做我自己。」同時還是相信家人有這樣的包容度，會理解她的決定：「嘖，我知道他們會小小失望，可是也許他們覺得說：『哎呀，反正書是我自己要讀，那就，看我自己』，他們真的就蠻希望我去的，就只有這個地方，應該是他們是很失望的，其他就還好。」

在此看到重要他人對未來生涯的意見和青少年不同時，她還是堅持自我想法，雖認知到自己有些我行我素、也擔心重要他人會失望，依然根據對自己的認識、選擇自己喜歡的，並相信家人能夠包容；仍是逐漸邁向成熟、自我獨立作判斷的成長過程。

另位青少年也面對生涯選擇和家人不同的狀況，煜奇曾和家人說過自己高中想讀汽車修理科，但父母不喜歡：「其實我講到這個的時候，他們的臉，就是...就擺一個臉，然後也不會回話。」當時他的心裡很受傷，覺得不受支持：「我喜歡的東西，為什麼，家裡就是，不去支持我喜歡的，我想讀的這個東西。」

兩位青少年都面臨自己的生涯期待和家人不同，張佑高中就選擇自己的路，不去報考警察，而煜奇高中順從爸媽選擇餐飲科，現在卻覺得自己並不適合，興趣還是在汽修。

(二) 擔心父母失望

雖順服父母的意思，讀了餐飲科，煜奇自認很難達到他們期望的一把書唸好：「我覺得我比較為父母著想，我比較、比較不能做到的是，他們希望我課業好一點，阿可是（笑）我真的是不會讀書的料，這是，沒辦法啊，你要做什麼都可以，就是我真的就是沒辦法就是很專心的在...書上面。」這方面他並未跟父母多說，因為擔心父母失望：「嗯...我不會跟他們講那麼多...關於這件事的話，我不會跟他們講那麼多，而且，對啊...其實會怕失望吧，比較怕他們會失望之類的。」

煜奇描述自己考餐飲科都需要去考的丙級證照，兩次沒有上榜時，他很怕父母失望的心情：

「因為第一次證照沒過，我其實滿內咎...第二次去考喔，我還跟家裡講說，欸這次一定要考上什麼，然後就去考這樣，結果後來又沒有中，然後回來路上，我坐公車回來，不就走路有一段路嗎，其實那段路都在，就是，都在哭，就覺得家裡就是那麼希望我就是，就是做到的事情，結果我都沒有考好，就會很，就很怕他們失望，對啊。到家的時候，其實，趕快把眼淚擦乾這樣。」
(煜奇)

不敢多說，帶著滿懷內咎的心情，煜奇非常不想讓父母失望、但似乎又失敗了，他忍著眼淚回到家中；而父母看到兒子一回家就躲進房間，對考情也略知一二，沒有多說：「阿就是可能敲個門叫我去吃飯這種，我說：『好。』...其實那天就真的是還滿...滿內咎的，因為他們還滿希望我去考到這個，可是我就真的沒有中，我還去考兩次，...喔（嘆氣），想說那天回來就真的一直哭...就，唉，真的很難過，呵（苦笑）真的很難過...。」雖然怕父母失望，他還是覺得自己其實不適合餐飲：「可是其實我沒有...其實我沒有想要走餐飲路線。」

張佑則是談到以前高中讀夜校時，因為愛玩讓父親很擔心她的課業：「我那時候讀夜校嘛...因為我有些朋友都是讀日校，然後他們放學就是一一定會出去玩啊，阿就出去玩東約約西約約，可能就會約到我，然後我就會說，出去玩好好好（興奮），因為那時候高中就是玩，就是很想玩，然後我就會翹課去玩啊...。」不斷翹課的結果，讓張佑被留校察看，爸爸對此平靜的回應，並未特別怒斥，但張佑卻感受到爸爸是失望的、只是沒有說出口：「搞到已經簽留察（留校察看），然後有可能我爸就會因為這樣很失望，可是他當下他不會去講，他只會就打給我就說：『呃...學校說，你又簽留察。』我說：『恩。』然後他說：『單子拿回來簽一簽』...可是他心裡一定是說：『為什麼我的小孩又這樣？』。」

張佑體會到爸爸是一路支持自己，但「不要搞砸」是底限：「我爸其實他，

我要做什麼決定他都支持我啦，就是、就是不要搞砸就對了，因為我只要每次搞砸他都非常的失望。」看著年紀還小的妹妹，她希望自己大了可以更獨立：「我都跟我爸講說：『我的事情我會自己去處理。』...你就不用擔心什麼...因為我妹還小，所以我爸會比較疼她，我覺得那是應該...像我這麼大了，我也不能這樣一直依靠我爸。」要獨立、不能再依賴爸爸的心情，在研究者耳中聽來有點不捨，因為從小父母離異的張佑主要照顧者已是阿公阿嬤，父親和同父異母的妹妹又是一起生活，並不在自己身邊，但她還是滿心希望不搞砸、讓父親失望，突顯環境塑造她早熟堅韌和自主的風格與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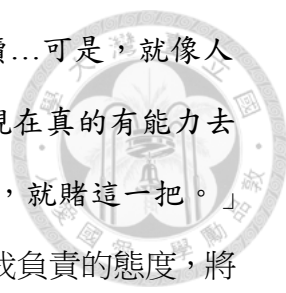
上述兩位青少年同樣都在意重要他人是否對自己失望，可見得重要他人的期待對青少年來說相當重要，不能單看青少年外在行為做的決定，還需要關注到內在心理的壓力；而父母的期待可能是一種動力、也可能是包袱重擔。

(三) 家人勉勵

家人的勉勵，在青少年生涯中也有決定性的影響，張佑的爸爸本著對她的認識，及早就給予勸誡和砥礪，要她選擇就堅持到底：「我是那種，很容易放棄的...我爸就常跟我講啊：『既然都選擇這條路，那你就走到底，不要半途而廢...你這樣做只會讓妳自己瞧不起妳自己，而不是讓別人瞧不起妳。』」爸爸的這番話，是讓她知道要有自我負責的態度：「所以我就覺得說，這樣我自己選擇當然就是要自己負責，就像，讀大學。」

在做決定時，爸爸也幫助他再三肯定自己的決心，並回饋希望女兒有認真的態度面對學業：「高中畢業我爸他就問我說：『要不要去讀大學？』然後，我就說我想讀，他就說：『那你有那個心嗎？』我就說：『有吧。』然後他就說：『你的回答讓我覺得你很不肯定...讀大學不是在讀國中、讀國小誼！』然後我就說：『我知道啊。』他說：『大學四年，你真的要用，用心去把它讀，而不要半途而廢，這樣很浪費。』」

父親的勉勵讓她在高三畢業的暑假，認真思考是否要繼續唸大學，最終她決



定冒險一試、盡量讀讀看：「我真的想得很清楚到底要不要去讀...可是，就像人家講的啊，能讀就盡量去讀啊，阿說讀來的就是自己的啊，像現在真的有能力去讀，就真的就去讀啊，不行再說啊，對啊，反正人就是要冒險，就賭這一把。」張佑爸爸給女兒有自己決定的空間、確認意願，也提醒要有自我負責的態度，將外在資訊並陳讓女兒清楚得失利弊，並鼓勵其好好堅持，對張佑來說是下決心重要的動力。除了勉勵，張佑爸爸也促進她思考未來出路，因為爸爸的一席話，張佑開始問自己問題，實際考量回想高中接觸演藝環境的經驗，以此衡量覺得參予演出的機會不多：「我爸就說：『你現在讀表演藝術科，那妳、那你畢業後要幹嘛？』我那時候就頓時（小激動），我才靜下來，我才想說：『對，那我畢業我要幹嘛？』...我們學校其實，有跟經紀公司或是什麼電影公司有...（研：合作）就是他們會，對，會來學校找人哪，去拍片或是，去栽培什麼什麼，可是，因為我讀夜校，所以這個東西可能就是比較難。」

張佑描述當時去部落朋友工作的店裡染髮時，腦中還迴盪爸爸問她的話：「妳今天讀這科系那你以後想要幹嘛？」，張佑問她朋友：「我現在在好樂牛排上班，然後我才剛讀大學，然後我覺得我在這個牛排店應該可以撐個四年，可是這四年過後我畢業了，然後我還要繼續在牛排店上班嗎？」朋友鼓勵她往現在所學的地方發展，但是張佑懷疑：「可是如果我沒有這個能力咧？」朋友告訴她：「只要有那個心，什麼都可以。」她也是這樣想，但還是會覺得傳播媒體行業真的很累，例如記者、幕後剪輯等，可能工作日夜顛倒，或者睡覺時間頂多兩三個小時就要起來，她認為這也不是長久之計：「那真的，真的也是撐不了多久。有時候我在想說，有一天我會因為做這些工作...垮了什麼之類...因為她（朋友）就這樣跟我講，所以我就會往很多地方想（倒抽口氣）。」和朋友聊了許久，感覺還是沒個定論，她想，畢竟才大一，等之後學更多才會比較知道未來要做的事情。

張佑才剛入學就對畢業後的出路感到迷惘，也不確定這四年是否能培養需要的能力步入社會，走出自己想要的一片天，雖然一度焦慮，最後還是覺得要慢慢

來，等待未來學更多再做決定，而她也正在學習為自己未來負責與計畫。



四、 外來客

溪洲部落因著特殊文化和拆遷議題，時常有各種活動，如參訪、部落社區大學、工作坊等，帶來許多人潮，可能是專家學者、部落工作者，也有為了做報告、關注議題或服務學習的學生，青少年與孩童也較多接觸到這些哥哥姊姊；研究者也是其中之一。

田野曾遇過多次附近大學的大學生來服務學習，他們一個班級會分成不同組，規劃不同活動跟部落孩子們互動，例如玩躲避球、聊天、做麻糬等。在這些大學生到部落時，青少年、兒童開始會比較害羞，第一次見面也會有觀察期；有時因大學生彼此較熟，又一時沒找到方法跟青少年、兒童打交道，自顧自聊天時，他們會不高興，認為大學生應該是要主動來找他們玩。

芙蘭：...他們很無聊很討厭，很吵！


妮卡兒：他們也沒跟我們玩什麼東西呀。他們就也沒有沒有什麼事啊，他們就在那邊自己講自己的，就這樣而已啊。來不是應該主動找我們，應該不是我們主動找他們。

芙蘭和妮卡兒表示，哥哥姊姊來時她們不見得都很開心，有時還會先看外貌，選漂亮的姊姊，或是看直覺來決定跟誰比較能一起玩，但如果對方不先開啟話題，她們會覺得不用搭理對方、對彼此的關係也沒有很大的期待；但是如果有一些小禮物，還是會令她們心花怒放。

「呃，就是不用很大的期待啦，恩...我覺得都OK啊，他們來沒講話就沒講話，就不要理他們啊。」(妮卡兒)

「棒棒糖！我才會覺得很好，我要棒棒糖比較好，我從小時候只要有人過來我就會說棒棒糖，他就給我吃。」(芙蘭)

「本來她們一直碎碎唸說很討厭今天來的大學生，但其中一位長相清秀的



姊姊說要去買飲料，問要不要請她們喝，她們馬上興奮的說好、而且滿臉微笑；態度也一百八十度轉變，一直說覺得對方不錯，青少年和兒童的心某種程度來說也是非常單純，她們喜歡的只是簡單的食物和飲料，藉此也能拉近和他們的關係。一開始聽到孩子們說對外來人的想法還真嚇我一跳，那種評選世界小姐的眼光令人冒汗，但總歸其實他們都是喜歡有人陪伴的。」(田野筆記 11.27.2013)

芙蘭和妮卡兒提到曾經很喜歡來部落參觀的四位姐姐，是會講俄羅斯語的台灣人，雖然只見過一次面，但都牢記住四位姊姊的俄羅斯名字和外貌特徵，而且因為姊姊說過豐年祭會再來，所以她們很期待，但姊姊們卻沒再出現過了。

妮卡兒：就**感覺被拋棄那種感覺**。

芙蘭：有！就是那個俄羅斯的那幾些人嘛，是否～

妮卡兒：害我們還很喜歡他們。

當問到不喜歡外來客人做什麼事，芙蘭覺得要平等對待青少年與兒童，不能只偏心小孩或是男生。

「就可能他太偏心了，太偏心在於小孩，要不然太偏心在於男生的地方，我覺得這是要平等，就這樣。」(芙蘭)

妮卡兒則說如果在部落留下垃圾會讓她很生氣。

「可是，妳知道他們有的時候，有些人來我們這邊的時候我都覺得他們很機車，這邊明明是我們，我們是這邊的主人嘛對不對，可是他們來這邊的時候，他們可能就亂丟垃圾，我們就說，欸，先生，不要亂丟垃圾，還是說，欸，不要亂丟垃圾，然後他就說，喔，阿不然就，干你屁事啊，那種。我就真的，我會那種發火，可是我又不認識他們，所以我對他們發火也沒有用啊。」(妮卡兒)

開放的社區環境，也偶爾會遇到太熱情的民眾，對原住民文化好奇而問東問西，讓她們不舒服，她們還是會覺得彼此要認識、有關係，比較不會奇怪。

妮卡兒：然後又一直問很多問題，不喜歡回答問題的人...他們每次來然後一直學我們...跳那什麼樣子...還站我們前面了又。

芙蘭：就跟我講說，ㄟ，妳們跳（舞跳）得好厲害喔，要不要...來教我一下嘛。我就說，喔自己啊...學啊...（不耐煩敷衍）好啊，學；看妳學得起來還學不起來。

妮卡兒：就跟我們不熟，然後一直跟我們講話，那個有病吧！

自顧自聊天、食言而肥、偏心、過度裝熟跟亂丟垃圾，都是訪談中聽到他們對外來客最感冒的地方，可做為希望和部落孩子建立關係者的借鑑。

較大的青少年覺得很感謝外來的朋友，讓他們感覺部落有人關心而欣慰，有這些哥哥姊姊陪伴部落的兒童，一起玩或是教功課，也開心有更多人來此，讓部落被廣為認識。

「其實還滿欣慰的...就是還滿感謝他們會來部落，去來教我們下一代的小朋友，課業方面或是陪他們來玩，他們的付出，我感謝他們（感動的神情）。很感謝啦。很感謝，就是有這麼多善良的大哥哥大姊姊來幫助，我們這邊部落，然後我也覺得說，很開心。」（該映）

「喔，其實，像他們來啊，有時...唉，我其實也剛...就現在來的這些大人，大學生或是外面的人，來其實真的是沒有去跟他們有什麼接觸或什麼的，但是真的還滿謝謝他們就是，這麼**關心部落**啊。」（張佑）

「就覺得，ㄟ其實**這個部落有人關心**。因為其實部落其實真的，當初真的沒什麼人去...知道這個部落。對啊，然後後來就是因為，部落觀摩啊什麼那些活動，可能那些，讓這個部落讓更多人知道這樣，當然身為部落的人，當然會覺得很開心啊，所以就很好，感覺就還滿好的，蠻喜歡的。」（煜奇）

該映從以前到現在已經接觸過很多大學生，最早期是離溪洲較近的世新大學生，至今雖然出社會了也都還有聯絡，偶爾聊聊日常生活、豐年祭也會來溪洲找

他們，維持了長期良好的關係。

「最早期來的大哥哥大姐姐是世新大學，是他們從，在我們幼稚園的時候他們就來了，我們現在一直都有在聯絡。就是還在聯絡，從我幼稚園的時候到現在我高中了，我們都一直在聯絡，然後他們現在都已經是社會人士了，對。然後他們認識我們是他們還在讀書的時候，在世新大學讀書，那他們全部啊，之前好像就來十幾個，然後那些有幾個已經沒連絡了，就是跟比較、跟我比較熟的，我們現在還會聯絡。他們都已經畢業就去上班了這樣子。」(該映)

她對台大社工和台大醫服團也有深刻印象，研究者當時的團隊是去課輔和陪伴聊天、唱歌或玩遊戲、醫服團則是各樣健康檢查和衛教活動；該映特別提到以前會來部落教課的母語老師，很感謝她為部落的付出。

「再來就是妳了，妳們，妳跟美贏，還有...那個淑婷(學妹)。對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妳們了，其他就...好像你們的醫學院喔，醫服團(研：喔現在他們有來?)沒有，以前，來給我們做健康檢查，照X光，量血壓，聽心臟，聽很多的地方...然後，妳還記得彩霞老師嗎?(研：恩。)她不是來這邊教我們(研：教母語，對。)就那個時候真的也很好玩。而且我也要特別感謝彩霞老師，他也為部落付出滿多的，就這樣。」(該映)

他們看著外來的哥哥姊姊和部落弟妹在玩，自己也會回想到愉快的童年，感覺自己長大了。

「就是看到他們來、就是就看到他們來，然後跟我們小朋友啊互動啊，或是跟大人互動啊，就想到以前，就小...就我們小的時候。」(該映)

「就覺得很像小時候，因為小時候也有大哥哥大姐姐陪我們玩。對阿，就覺得，一代換一代的感覺，自己真的，大了...就不知道怎麼講，不錯；看他們玩就會想到我們小時候，回憶的感覺，對阿。」(煜奇)

也隨著年紀大了，青少年比較少去接觸外來的朋友，覺得自己有自己的生活

重心，小朋友會比較能開心跟他們玩，但心中依然感謝。

「但現在因為大了，就會覺得，就覺得（接觸哥哥姊姊）這工作就交給小朋友去做就好了...就是交給比較小的弟弟妹妹就好了，對啊，因為其實他們來也有可能是我們在上班或是還在外面忙什麼，所以就可能沒有什麼接觸什麼，對啊，但還是很謝謝他們來啦，說實在的。」（張佑）

在田野中，研究者常看到青少年熟練地抱著親戚的嬰兒逗弄，像是小大人一般，但對較小的弟弟妹妹，大多是管教的角色，比較少會陪著一起玩。當問到為什麼自己比較少去陪弟弟妹妹玩，煜奇回答，因為大家就是不同階級的，不會特別想要一起玩，真的沒人陪他們才會輪到他出動。

「這，可能比較不同階級吧，就可能去玩也覺得自己很奇怪，嗯啊。有時候真的沒有人的時候就會下去了。（研：沒有人的時候？）就是可能他們...上班了。對阿可能沒有大哥哥大姊姊...可能會被叫過去，我...好，OK啊。」（煜奇）

而這些哥哥姊姊來到部落，陪伴溪洲的青少年和兒童，和他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往往又會因為自己的生涯規劃，無法固定來到部落，對於一直停留原地的他們，又有什麼想法和感受？

芙蘭和妮卡兒提及研究者和朋友過去固定到部落找他們玩的三年期間，帶給他們不少快樂，但在離開後卻有些失落。

芙蘭:因為就有的時候妳來的時候，我們比較快樂一點。

妮卡兒:對啊。

芙蘭:對啊，妳來的時候比較快樂。

妮卡兒:對啊，因為我會那個啊，我都會在那邊，他們都會一直笑。

芙蘭:妳知道嗎?妳有幾年沒有來，我們整個：「欸，媛婷姊姊沒有來咧」

妮卡兒:為什麼她沒有來？

芙蘭:我怎麼辦？她不來咧？

妮卡兒:然後有一次是只有那個...美嬴姊姊有來,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講那個客語,那時候妳好像沒有來...然後呢,她就會問我們阿美語的「你好」怎麼說。然後之後很快她就回去了。

芙蘭:反正我們就很想念妳就對了,那時候。

妮卡兒:對呀,想說你們為什麼都沒來?

研究者嘗試再跟他們說明自己的生涯狀況,但聽到這段時,心中仍有相當複雜的感覺,一方面很高興他們過去因為自己快樂,但也有酸楚,覺得因為畢業回鄉,不能再固定過去陪伴相當遺憾,使他們感覺失落我也感覺非常抱歉。

「這段讓我心裡好酸,覺得好難過,很慶幸自己是為別人帶來歡笑的,但是天下無不散的筵席,這種分離如果是經過說明而健康的,那我也應該學著好好處理並接受。」(田野筆記 11.27.2013)

外來哥哥姊姊因著自身生涯變動,在他們生命的不同時期出場又退場,不同的人曾帶給溪洲部落青少年與兒童懷念的快樂,大一些的青少年為此表達許多感激之餘,也坦承有過失落,但都能調適。

該映曾覺得這些大學生來來去去像侯鳥過境、只是過客,曾有被拋棄的感覺,但後來也會轉變想法,感謝他們曾一起努力抗爭過。

「之前我有這麼想過耶(外來者不穩定,沒心好好來)...之前那些很常來的那些人,後來一直都沒有來了,我就感覺說,你們就像小鳥一樣,只是過客,這樣,可是後來慢慢想說,後來比較不會有這種比較不好的想法,自己會想說這些大學生以前在我們抗爭的時候他們對我們的,他們跟我們一起努力了很多事情,都一起陪我們哪,一起陪我們抗爭。」(該映)

張佑也曾有同感,覺得不同的人來來去去、對陌生人不適應,長大後有自己的生活重心,比較晚才回到部落,跟這些外來的朋友更少接觸,所以就只是習慣他們在部落裡出現,卻沒有交集了。

「呃,之前會啦...現在就比較不會了...可能是因為慢慢大了,然後自己有

自己的事情要忙什麼的，而且又有可能自己比較少在這個時候待在這...就是像七八點哪，的時候待在部落...之前都是比較常待在部落所以會覺得說，恩，看到他們就覺得滿新鮮的所以才會去親近他們什麼，可能是因為到了外面工作讀書啊什麼的，就覺得說，恩，已經習慣了...現在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沒有接觸所以就還好...沒有跟他們有什麼互動什麼就覺得還好。」(張佑)

煜奇看的很開，他覺得人來來去去的現象很正常，看重的人就會常來，不來的就順其自然；他覺得私下偶爾透過 Facebook 聯繫，彼此還是可以有朋友的關係，不會感覺被拋棄。

「其實還好耶...會這樣子其實蠻正常的；因為如果真的喜歡這個部落的人，他們會就是，會常來，阿如果不常來的話可能就是，就是可能沒有...，就是這個部落(笑)對他可能沒有那麼重要吧。對啊，就覺得，正常啊，對啊，可是還是會有很多人來啊，就像妳啊。對啊，不錯...還好(笑)，還好啦，不會有這種(被拋棄的)想法...因為妳有時候偶爾還是會跟我們，用 FB 啊，對啊大家就，就覺得還好，對啊，呵。」(煜奇)

外來的哥哥姊姊沒兌現諾言，讓芙蘭有不好的經驗，但她幽默的回應說她不會覺得被研究者拋棄：「不會，我不會這麼覺得，因為我知道妳是愛著我的。」研究者曾說明因生涯變動，不能定期拜訪青少年與兒童，可能透過清楚資訊、定期關係維繫，能增加一定的信任度和預測性，較能讓青少年和兒童減低失落感。

研究者看到外來客有感而發，能擁有這份珍貴的情誼，還有所有的學習和經歷，感覺實際上自己是更幸運的一方。

「看著這些跟弟弟妹妹們玩得不亦樂乎的大學生，我覺得他們很拼命，像我當初一樣，什麼都還不了解，就抱著單純熱情的心想和孩子玩。建立關係到如今，多少想為他們付出什麼，卻十分有限；反倒來的人被開啟眼界，增添了跨文化思維和被可愛笑臉裝的滿滿的心，都是我們從溪洲部落帶走的禮物。」(田野筆記

2014年6月)



第三節 拆遷、抗爭和就地重建

一、 部落的挑戰：拆遷、水災、火災、靈性

(一) 拆遷危機

張佑提到「沒有去想過(挑戰)這個問題」,她最重視:「就生活上過的去就好了,對啊,我覺得這樣就好了。」顯出知足的理念,及能平安度日的期望。而大多受訪的青少年與兒童看到部落與族人面對的許多挑戰之一,就是拆遷的危機,妮卡兒一再強調認為這是:「非常大的挑戰。」

「記得之前政府說我們要,就是要把這邊拆掉,然後沒有要搬家,他們沒有要說往下移,他們就說要把他拆掉...反正我覺得那時候我們經歷的挑戰真的很多...。」(芙蘭)

「我覺得是拆遷這個吧...這件事情對大家影響很大,因為畢竟這邊就是這個樣子已經住了,可能三十幾年哪,十幾年。(研:很久了。)對啊,所以,所以大家的感覺就是,對拆遷這件事情真的,影響很大。」(煜奇)

煜奇認為族人大多不希望拆遷,住了許久的家園,若是真的被拆除,心中一定非常難過與不捨。

「啊大家其實都很不想,但是也沒辦法。...還沒有開始,做拆遷,不知道,可能現在就還好...如果真的要拆遷的話,其實,我覺得大家心情一定會很難過。對啊,因為住那麼久,你突然說要拆了就拆,那是對我們的...對啊,如果能不拆的話,當然就是不要拆呀。」(煜奇)

儘管近期已經開了多次會議討論,目前定案會在接近部落的一塊小台地就地重建,然大家意見依然有所分歧,煜奇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是大家居住很久的家園。

「可是還是很多人就是,嘖,可能沒辦法接受,這種事情,因為,對啊,

然後所以很多，開了很多次會，可能，還是會有人意見不合，對，還是覺得，這也是一定會的啊，因為畢竟都這樣住那麼久了，嘿呀，已經習慣這種，恩...。」(煜奇)

該映感到溪洲部落無論在面臨拆遷議題、爭取各樣福利和權利、經營部落給外界的正面形象等方面，有人很努力，但有人會不認同，閒言閒語覺得他作的不好，這樣的分化是極大的挑戰：「這個人很努力，可是...這邊的人一直在閒言閒語他...沒有給他鼓勵就算了，還一直這樣責怪他，或是對他講一些有的沒有的，阿這個人聽到是不是心裡會受傷？」甚至認為說閒話都是很無意義的事情，該映希望族人把說閒話的時間拿來為部落付出：「他們自己的事情自己處理嘛，我們這一個外人用我們的嘴巴去批判他們怎麼樣，我覺得你不如...為什麼不把你講別人的壞話的時間來去為部落做一些努力？對呀，他們的時間點花的不在於是對的。」部落事務較多是大人主責，她也知道自己的爸爸一直都是致力於服務部落的，身為小孩看待這些閒言閒語，她的心情很不平，覺得大家一同生存，本來都應該要團結、凝聚力量，而不是道人家東家長西家短：「我會覺得怎麼、怎麼世界上會有這樣的人存在（研：閒言閒語的嗎？）你...對啊，嘖，本來，本來就不應該，本來，在部落本來就不應該出現這樣的人吧，部落不是都是...就是兩個字團結啊，你畢竟你在同一個地方，生活，是不是就要一起凝聚大家的力量...喔，現在這個部落...會有爭執都是因為講人家的八卦，閒言閒語就是，會講人家的私、私...就是自己個人的自己的私人問題。」

該映感覺溪洲部落現在不太團結，這一年到兩年左右像是在各過各的，她很無奈，認為只有一群人很認真努力，另一群人卻在扯後腿：「那些在努力的人應該都放棄了吧、都累了，當一個人努力的時候你在後面扯他後腿，那種感覺，就是你想要、你想要跑步，就是一直有人在拉你，那種感覺，應該現在努力的應該都沒幾個了吧，大部分都放棄，現在溪洲部落其實讓我感覺就是各過各的，就是這樣無恥。」她的憤慨語氣透露對部落的無奈與放棄，悲觀灰心地覺得說閒話拖

垮部落的族人不值得他們再付出：「我覺得，我不會失望，我會覺得說...如果讓他們如果讓我們繼續努力的話，我們只是越辛苦，那我們辛苦的代價是什麼...我們那麼努力...你們沒有努力也沒有盡一份心就算了，你們還想拖垮，會讓我們覺得，覺得很無力，也不知道要有什麼動力繼續支撐這個部落...」她也對自己這輩青少年有所不滿，擔心沒人願意為溪洲部落的未來努力：「而且如果，我這個，我這輩的...那個青少年現在都變成這樣子了，我不敢...我不敢去想以後的溪洲部落會變成怎麼樣，因為沒有人努力的話，以後這個地方我不知道會變成怎麼樣。」該映希望族人不要再說閒話，現在還是應該團結起來一起為溪洲部落付出：「要不然我們當初，當初 2008 年的那時候，我們為什麼、我們為什麼要那麼努力去爭取，我們要這塊土地我們要住下去？而且他們都不會想說我們當初為了什麼努力，阿努力過了，得到了之後，你們沒有回報，沒有回報就算了，就是大家各過各的，現在沒有...現在讓我看見部落沒有團結的感覺，你幾乎沒有當年那種抗議的那種心態的感覺...。」

拆遷的動盪曾帶來族人團結一心，如今面臨就地重建的新階段，族人間有了嫌隙，部落能否團結面對變遷、而非相互傷害，是青少年看到的挑戰之一。

(二) 水深火熱的考驗

除了拆遷議題，芙蘭和妮卡兒看著聚會所裡貼的部落老照片，想到過去部落曾發生的大火災。

芙 蘭：面對哪些挑戰，妳看那些（火災老照片）就知道面對哪些挑戰啦。

妮卡兒：火災！

芙 蘭：然後就被燒爛了。

妮卡兒：我們被燒的時候，我們這邊被燒的時候，動力火車有來這邊拍 MV。

芙 蘭：火災呀。

妮卡兒：燒毀自己精心創作的（家）...。

研究者看了動力火車樂團「除了愛妳還能愛誰」的 MV，有點心碎的旋律、

加上溪洲當年被燒毀破舊房舍的背景，其實是有點哀悽但又巧妙的搭配，因為溪洲部落族人也是深深愛著部落，居住環境卻連番接受殘酷的考驗。除了火災，近期還有水災，她們描述上次颱風來時新店溪河水跟雨水像海浪一樣倒灌，除了地勢較高的上部落，大部分族人的家都被淹到。

芙 蘭：水災也有啊，上次整個像海浪一樣耶。

妮卡兒：只有上面沒被淹到。

芙 蘭：結果下面全部都被淹了，而且一層樓整個都是水...

妮卡兒：沒有，頭目的家最可憐，他們家整個是淹到快到那個整個...

芙 蘭：頂樓了！

妮卡兒：屋子整個淹喔，他就這樣，只剩這樣一點點。

研：那他東西怎麼辦？

芙 蘭：就全部都毀掉啦。

妮卡兒：都濕濕的啊...就是上一次的，那是上次淹最慘捏，第一次淹這麼高耶，欸我告訴妳淹多高，我們家大概到這邊...。

芙 蘭：我們家沒有被淹到喔！

儘管部落已經做了防範措施，大水還是帶來可觀的破壞，讓芙蘭和妮卡兒很緊張害怕，不知道部落是否可以平安度過這個災害、又心疼部落的損失，只能緊握雙手禱告。

芙 蘭：因為他是從那個新店溪淹過來，因為他已經夠斜了喔，然後這邊還做一個很大的坑洞，這樣還可以淹上來。

妮卡兒：他整個這樣子，水全部淹滿之後，他就直接淹上來，而且妳知道他打到一個什麼木頭或石頭，他是這樣ㄉ一ㄚ`～～

芙 蘭：然後那邊的柱子都斷掉。

妮卡兒：很像海啊。

芙 蘭：很像ㄉ一ㄚ`ㄉ一ㄚ`ㄉ一ㄚ`的。



妮卡兒：從新店溪那邊出來的耶。

研：那妳們心裡看到的時候感覺怎麼樣。

妮卡兒：就這樣齣~~~（喘氣聲），然後就禱告啊，**禱告還這樣握（雙手緊握、眉頭深鎖）**...

芙蘭：就很緊張啊，而且又很心疼啊...**緊張又很心疼**...（娃娃音）。

妮卡兒的阿公阿嬤提到有族人的房子在水災時安好無虞，因此不想要補助金，但爸爸卻認為要看整體，還是有人會被淹，因而需要整建部落到別處。

「我阿公阿嬤都一直說啊，那邊沒被淹到的人都說，我不想搬，然後她說什麼那個什麼蓋房子的（補助）金啊，那個什麼什麼，都不要，然後要還給他們什麼什麼，這樣子，然後他就說，可是我爸爸就跟我阿公說，他們沒被淹到可是其他人有被淹到啊，那這樣子如果他們要這樣子的話，那我們乾脆就不要蓋，然後就每個人就自己，反正他說房子一定要拆就對了，然後...就是一定要拆啦，所以就這樣。」（妮卡兒）

然而據長輩說以前是沒有淹水的，也符合現今新店溪對岸開發影響水位上升一說，另外，妮卡兒和芙蘭也覺得現在的生活環境比以前髒。

妮卡兒：真的，我阿公說以前沒有（淹水），是現在生活...

芙蘭：以前只有火災...

妮卡兒：現在生活環境真的是...「喔米嘎」！

芙蘭：...真的是有點像類似像髒髒的。

妮卡兒：沒有啦，呵呵亂講...環境就是，像在這個時代的環境有點不是很好的意思，不好就是「阿米瘡」。

以上可知溪洲部落不只面臨拆除危機，還有水災、火災，居住環境整體時常遇到大挑戰，災情層出不窮，可謂易受傷的社區（vulnerable community）。

煜奇另外提到 2014 年初溪洲部落的活動中心燒毀的事情，外來許多人稱它為聚會所，由於在上一次部落火災後成立自救會，他們也會稱聚會所為「自救

會」，常在裡面開會、辦活動或遊玩，裡面存放許多部落的共同獎盃或老照片等重要物品，這是部落近期大型的火災，當時眾人看到自救會燒掉都相當難過，許多回憶就這樣都成為灰燼了。

「自救會就是，其實跟部落一起，就覺得...很多回憶都在裡面...真的、真的很多回憶，那天當天起火的時候，我有去滅啊，就是去幫忙...對啊，然後就...能救...那時候心裡只能想，能救的話就趕快把他救，可是，後來就真的沒辦法，火來的太快了。」(煜奇)

自救會著火時有族人在哭，煜奇說自己的媽媽也在哭，他覺得應該是之前火災的陰影，而以前發生時他還在強裸中沒有印象，但許多長輩因過去的經驗而恐慌地潰堤，大家都滿心焦急想救火。

「只能趕快，很多人在哭啊，我媽媽也是，哭到鼻涕什麼，噴出來了...真的哭到沒辦法啊，因為可能，以前，因為部落以前也有... (研：燒過嗎?) 對，可能我媽會有那種陰影在，就會看到這個就會，很緊張，怕會...他很怕自己的房子被燒掉。所以就會崩潰，對啊，他們那時候我是還被抱在懷裡所以我沒有，我沒有印象...可能還出生沒多久，所以沒有感覺。可能很多有經歷過得都哭了啊，陰影還是在啊，對啊沒辦法散去，看到這種崩潰是很正常的，呵。我覺得啦，應該是這樣子，可能也有別的原因啦。很恐怖，真的很恐怖，即使是現場看，而且還是自己長大的地方，自己的回憶就這樣燒掉，感覺真的，還滿複雜的，對啊。」(煜奇)

曾經被火紋身的部落，在族人心中燒出烙印，再度發生這種火災，彷彿傷疤又被掀起感到疼痛；過去大家在大會裡玩遊戲的快樂回憶、婦女龍舟比賽光榮的獎盃等，都不復存在了，遺憾、無奈、不捨、難過等複雜心情交織著。

「對啊，真的很複雜，而且裡面很多獎盃什麼。真的很滿，我媽媽他們的啊婦女他們的努力，就這樣子，一個十分鐘，全部都沒了，對啊，就覺得，其實還蠻難過的。都在裡面玩哪，而且還開會啊，無聊的時候去那邊，就

是大家在的地方都在那邊，可能出來了，出來啊，說哪裡，可能就大會，在大會，然後就會在那邊聚集啊，聊天哪玩哪，幹嘛幹嘛。回憶現在燒掉了，哇～很複雜的心情。」(煜奇)

一切都將會跟之前不同，即使不想失去，還是就這樣突然不見了，只能將回憶放在心中，燒毀的自救會如今呈現一片駭人的黑暗。

「就只能，永久的回憶，不知道之後會變怎樣，可是感覺又不一樣了。就不一樣的感覺，回憶永遠就是放在心裡了。就會覺得一場大火就這樣沒了，回憶就真的是回憶了，對啊，現在那邊超暗的，還滿可怕的(笑)。」(煜奇)

「看到新聞一開始不敢相信，隔天立刻到了部落，和族人聊天後了解據警察堪驗，是因為電線老舊。晚上青少年帶我過去自救會繞一繞，外面圍著封鎖線，原來的門板已經消失、前後已經貫通，燒到可以直視在背後的陽光運動公園；屋子歪歪斜斜似乎隨時會倒塌、內部十分昏暗，感覺很危險；獎盃和照片都面目全非，消防的滅火器也燒焦倒在後面，顯得荒涼無奈。」(田野筆記 12.11.2013)

煜奇覺得有點錯愕，心裡十分想要做點什麼，卻感覺幫不上忙，非常遺憾，真的覺得太突然了。

「那時候消防車來的時候我在旁邊看，真的其實會滿想幫忙的，可是，就是沒辦法去幫...那種心那種感覺。就覺得，哎...這種，複雜，就覺得太複雜了，那種感覺。又很無奈...怎麼那麼突然？」(煜奇)

當天事發，他正在吃早餐聽到噩耗，隨即衝出家門去救火，但發現大勢已去，看著自救會被火吞噬的那份焦急不言而喻，消防車隨後趕到；當天也因為電線被燒燬，整個部落大停電。

「我只是在吃個早餐...我只是在吃個早餐吃一吃，突然就有人大喊，該趕快救火噢，什麼自救會著火啦，什麼，然後就趕快放下筷子，第一個衝出去這樣，對啊...幫忙...能幫就幫，到最後就是沒辦法...那個時候你只能...

一心只想就是，滅火，阿不會去顧慮到說，燙不燙啊，啊會不會被嗆到。一進去就，啊，真的沒辦法，趕快出來，然後叫人家趕快叫那個...消防隊，其實他們來的算快，只是，那種焦急心你就覺得，怎麼那麼久，就覺得好久，為什麼還沒來？然後就一直打電話，好久，都不來，其實，後來想他們還算快，因為那邊路很小，恩。可是那時候就覺得...怎麼那麼慢。就來的時候已經...哇，整個，已經埋沒在煙裡面了，那火真的很大，對啊，而且那時候，全部都停電就被燒燬啊，對啊。」(煜奇)

當時不只煜奇衝入火場，很多人都想要幫忙救火，但是一進去發現火勢已經太大、濃煙嗆人，回想第一次救火，煜奇還滿佩服自己的正義感。


「很多人就是...就進去看了就出來，哇，好大，就那個，你真的眼前都是煙，你就整個很嗆，然後鼻子啊什麼都很痛，眼睛就睜不開，那時候就沒辦法，趕快叫大家出去，趕快出去。(研：太危險了。)對啊，叫他們不要進來，就很緊張，第一次救火，嘖，覺得自己滿有正義感的，呵。」(煜奇)

大家在變了樣的聚會所旁邊徬徨，坐了許久，不時聊聊、共同感嘆哀悼著逝去的記憶。

「呵呵，其實坐在這邊坐滿久，坐兩三個小時，對啊，嘖。就是從消防車來，然後到消防車走，之後，然後就...對啊，然後就一直坐在那邊，坐很久，跟家人，還有那...部落的人，在那邊看著，然後...無奈、遺憾、難過啊什麼，對啊！就覺得，哎...那種感覺，覺得不知道要想什麼，嘿呀...真的很突然。」(煜奇)

煜奇點數他知道的損失，最貴重的是獎盃和安全監視器主機，現在已經都燒的焦黑不能使用；另外桌椅、飲水機，跟之前的重新裝潢也已損毀，雖然感覺無奈，還是要慢慢重建。

「因為那個主機，其實那個主機真的很貴，你也知道那種東西真的很...。那是里長的啊，里長架過來的，然後就這樣，反正那東西真的很貴，然後



就這樣燒掉了...你想說那個買的人心裡感受...對啊，只有那個東西最貴，還有...獎盃，很珍貴的東西...還有一些...照片，一下子都弄掉了，剩下其實都還好，剩下其實沒什麼，桌子椅子啊，都黑掉啦，獎盃跟那個監視器的主機，這兩個真的很貴重。飲水機就還好，沒人用，因為平常沒開呀，有活動才會開，可是也沒有，真的也沒有用，那個飲水機真的沒、搬來沒有多久。很新，然後、又燒掉了，對啊，就覺得，哇，嘖；而且部落，而且其實大會裡面就是以前不是長那個樣子的，以前真的蠻陽春的，大會裡面就是有很多，就是有，然後它裡面重新裝潢啊幹嘛，就變比較漂亮，對啊，可是才沒有多久，就這樣燒掉。對啊，就變很多，裡面真的有差，就是，又燒掉啦，呵，也沒辦法，重建一個沒關係啦，只是、失去的是獎...就是回憶那些，對啊。」(煜奇)

即便心痛，煜奇還是心存感恩沒有人員傷亡，幸好是白天方便救災，而且以前自救會裡會烤食物而擺放瓦斯，當天沒放、也沒延燒到車子，否則爆炸後果不堪設想，如今人都還在，可以再創造新的回憶。

「幸好旁邊車都移開啊，對啊，幸好那天車不多啦，在上班開走了，不然可能那天汽車什麼也被波及到...啊幸好裡面，幸好那個裡面，沒有人，瓦斯桶啊。煮東西的時候...放著吧，幸好那天，那時候沒有。不然就，爆炸的時候...波及真的很大...如果真的爆炸了，可能會延燒到其他的住家，這樣的話就真的...又有新的陰影。以前，一個回憶燒掉而已。沒有人受傷沒有人幹嘛，就覺得還好...蠻慶幸的地方，不幸中的大幸。」(煜奇)

部落過去火災的經歷重現，族人驚懼的哭泣令人心疼，然警局勘驗認定為電線老舊走火，也顯現社區安全的重要性，居家與公共設施安全維護，讓族人可以安心居住，是極為重要的任務。

(三) 靈性生活的維持

在都市中努力生存的溪洲部落族人，在妮卡兒眼中十分辛苦，忙碌到沒時間

跟主講話，她覺得這也是挑戰，因為她認為禱告是人們生活必須的部分。

「其實我不知道，我覺得就是他們很辛苦...**我覺得他們辛苦到沒有時間跟主講話**，就他們一回家之後呢，就又要幹嘛又要幹嘛，就很忙...感覺上啊，因為我們這裡，很少人，我覺得很少人在禱告，就通常我們家那邊禱告完畢後，然後人家就在那邊笑一下，然後就走了，所以其實很少人在禱告，我覺得；阿，大概我看到比較常的就是我們家的人哪，就是我們張家的人，比較常禱告。我覺得、我覺得如果你是身為一個，如果要常常去跟主講話的一個人，我就覺得其實禱告就算他的工作，所以我覺得禱告其實是算滿基本的。」(妮卡兒)

受訪者中年紀最小的妮卡兒，關心族人的信仰生活，太忙碌、太辛苦以至於缺乏與造物主連結的禱告時刻，讓她感覺這是族人面臨到靈性上的挑戰。

二、 我的家要被拆了！？

青少年和兒童知道溪洲要被拆時，受到驚嚇，內心充滿緊張、害怕、擔憂和憤怒。當時才幼稚園大班的妮卡兒甚至睡不好做惡夢，她印象中幾乎全溪洲部落都哭了，沉浸在悲傷的氣氛中。

「那時候我都沒睡覺（哭腔）...睡不著...**沒睡好都做惡夢...真的全溪洲部落幾乎都哭了。**」(妮卡兒)

當時國一的該映擔心自己的以後沒地方住，長大一點後開始討厭及質疑政府。

「(研：...那時候有嚇一跳嗎?)廢言，有喔，為什麼要拆，因為那時候想、因為那時候說什麼當知道說要拆這邊的時候，會有一股就是，比較**緊張**，會覺得說阿以後這邊沒了該怎麼辦，我們一定會**擔心**。會難過、**害怕**，那是害怕、害怕（哭腔），害怕我們要被拆了（哭腔）；年紀比較大就會開始**討厭**他們，你為什麼要拆這邊。」(該映)

同樣當時才國一的煜奇也很驚訝，心中「不爽」自己家人蓋的房子就這樣要被破壞，質問「誰希望自己家被拆？」覺得生氣又很莫名其妙。

「當下知道的感受是，就覺得很驚訝啊，就覺得為什麼要拆？而且那時候其實，年紀還滿小的，然後就覺得，哇，哇靠，為什麼，為什麼，這我家耶，就很多為什麼啊，就很不爽啊。對啊，然後長大知道，覺得，還是很不爽。覺得，我家耶，給我亂拆，我爹做的耶...幹嘛要拆，對啊，誰希望自己家被拆？」(煜奇)

芙蘭當時國小三年級，也對政府非常不滿，並希望他們可以同理這樣的心情：「假如今天你的家要被拆掉，一定會很不舒服。」她和妮卡兒描述當時的部落，瀰漫抗議的不滿和擔憂要被拆除的不安。

芙蘭：欸，假如你的家要被拆掉你，會不會就是覺得不舒服喔？而且沒有人、沒有人想要搬哪，是他們（政府）自己說要搬的。

妮卡兒：他們自己在那邊說，沒有人要搬哪；我走去上面上面那邊還掛著那個牌子『我不要拆遷』...

芙蘭：『我抗議、抗議、抗議』，很多捏。

妮卡兒：牌子那邊都還在耶...所以我就覺得這樣...那時候整個溪洲部落幾乎都在哭耶。

妮卡兒甚至作夢，夢到要到馬英九總統和警察面前，唱溪洲路之歌，希望他們能知道自己愛部落的心，回心轉意、不要被拆溪洲部落。

「(要)拆的時候，我就，有啊，我的印象就是那樣很深刻，然後我就心裡想說，我一定要編一首，成為溪洲部落很重要的一首歌，就是溪洲部落之歌。然後呢有一次我就作夢啊，然後我就心裡想著那首歌，然後呢，我就作到，那個夢境一樣的喔，只是有時候有點改，然後我就這樣作夢，然後夢到我跟芙蘭跑去馬總統那邊，比如說馬總統，不然就是警察旁邊，比如說馬總統或是警察有來，然後我們就會跟，唱給警察聽，然後唱給馬總統

聽...讓他知道，我們是很喜歡溪洲部落的。」(妮卡兒)

柔性的表達之外，她們滿心想奮力抗議，把聲音喊破都不希望部落被拆，也非常憤怒想要向政府首長丟雞蛋，想推翻不公的政策。

芙蘭：然後我們就一直抗議，我們還有把他拍起來，那時候真的...

妮卡兒：那時候我有想要喊我的聲音，可是我沒喊，你知道我那時候想把我的聲音喊破...就比如說馬英九在那邊我就說...我是想說如果馬英九有來，反正那時候是警察來啦，如果馬英九有來的話我馬上就跟他說，喝(倒抽口氣)，先生你好~@X%+@#&... (咬牙切齒，像瘋狗亂叫的聲音) 這樣子罵他，呵呵...

芙蘭：...而且她還說要丟雞蛋。

妮卡兒：丟在他臉上這樣。

芙蘭：媽的，你怎麼這樣，憑什麼讓我們拆我們的部落，蛤，為什麼！？丟雞蛋都來不及，你給我們拆我們的部落。

妮卡兒：你以為你是誰啊？蓋什麼，蓋什麼咖啡廳，咖啡廳還不是會被淹？

芙蘭：對嘛，雞蛋砸你臉都還不夠耶，我跟你講...

雖然青少年和兒童年紀還小，他們已確實擁有自己的聲音，而且相當有力，應該被聆聽的簡單主張：「這是我的家，為什麼要拆我家？」、以及「如果拆了我要住哪裡？」反映拆遷政策手法的粗糙，讓他們的心中充滿不安和憤怒。

三、 全心團結抗爭

青少年和兒童眼中，部落當時相當團結，主要是大人在主持抗爭，他們的參與方式就是跟著去遊行、還有把憤慨以口號共同和族人喊出，雖然實際上並未參與開會，卻仍然能發出自己的主見。

部落裡是主要是大人負責們對外抗爭，一些幹部在外界協調希望為部落爭取權利，煜奇並不是很了解。

「抗爭嗎？大人們啊。有時候處理一些事情，一些幹部...可能去外面做協調...對啊，去跟那個外面的人，去跟那個什麼政府去講，對對對。盡量就會去，可能爭取一些什麼，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去幹嘛的（笑）。」（煜奇）

當時還小所以只是在旁邊看，義憤填膺的在一邊喊口號，而且想衝過去丟椅子、拿石頭丟議員的車，卻被大人阻止。訪談時他帶著莫名其妙的口吻大聲說：「為什麼！這是我家耶，幹嘛來？哇靠。」。

「就只能當小朋友啊。對，就可能幫忙...因為那時候，會有人來，就可能那些人就會來講一些拆遷的事情，我們都不會過去啊，可能就在那邊看，阿我們小朋友只能坐在那邊就是幫忙他們（在旁邊喊）『這是我家咧』一堆。還有一些小朋友感覺要衝過去丟椅子什麼。妳知道我們小時候，可能就比別的小孩還要猛，可是被大人阻止了；恩，我還想丟石頭丟那個的，議員的車，很貴喔，我們之前拿石頭想要丟可是被阻止了，我們只能在那邊抗議，如果現在要我丟的話我還是會想丟。」（煜奇）

芙蘭說聽到消息以後，媽媽大力催促他加入抗爭，因而她也參與。

「我先說我是怎麼參與的，其實是聽部落講說，就一直傳到我們這邊...然後就整個部落全部人都知道，然後搞到後來我媽就直接把我拉到一個地方，就說媽你要幹嘛，她就說：『抗議啊！』『抗議什麼？』『我們房子要被拆你不知道嗎？』那時候我才跟著一起參與。」（芙蘭）

芙蘭說在其中感受到團結的感動：「在當中的感覺嗎？在當中的感覺，其實我覺得，那個就叫團結；妳知道，所謂的團結？」

該映也提到之前抗爭 2008 年底，跨年晚會放煙火族人互擁的畫面，深印在她心上，讓她看到族人的團結，因為每個人都為部落付出自己的心力，抗爭從未缺少人，大家都有共識一定要保留土地、住在這裡；芙蘭和妮卡兒也一起大喊：「團結力量大！」如果不團結就無法傳遞出部落的聲音：「全體一起抗爭哪，我

跟你講就是要團結，要不然，沒有人會理你。」(芙蘭)

該映感受到部落每個人都沒有私心，為了共同的目標奮鬥，當年才國一的她，在艷陽高照的凱達格蘭大道走了許久，看著大家的努力，雖熱到想抱怨也沒說出口。

「我感受得出來，每個人都有付出，沒有自私的想法、沒有自私的動作。一起抗爭，去凱達格蘭大道(研：妳也有去。)」『單』然！很累，那時候太陽好大，然後夏天喔(激動)，我們走路耶，你知道走路很熱耶！很累然後又熱；可是也滿好玩的啦，至少，讓大家知道我們要這個土地。雖然心裡會 OS 說，真的很久很累捏，可是會把它放心裡就好了，不會給大家、別人覺得說：『吼，你怎麼那麼自私，就因為你這樣子』這樣，不會；雖然心裡會這樣啊，但是就放心裡這樣。反正就是一起，一起、一起，團體。」(該映)

除了族人，也有許多大學生和教授一起抗議，當時她非常投入，覺得自己一定就是要參與抗爭，一切都跟自己非常有關係；用盡力氣嘶吼著抗議口號。

「(族人之外的抗議者)其他都是大學生了，然後教授之類的。(研：妳怎麼參與?)去抗議，部落要全體去抗議的話，我就會跟去。對，我一定要參與這樣子...很投入。很-投-入！很有關係(音量大)，真的很投入啊，我那時候 FAFABA(嘶吼聲)那樣子。(研：就地居住!)對對對...溪洲部落，對就這樣喊的。」(該映)

抗議時妮卡兒和芙蘭都感受到一種憤慨而悲從中來，妮卡兒很少哭卻在當時也強忍不住流淚了。

妮卡兒：抗議的人哪，幾乎我們那時候第一次在抗議的時候，大家都哭了，
全場幾乎都哭了。

芙蘭：連我都哭了。

妮卡兒：妳知道我在部落旁邊我也都哭了，然後我就(吸鼻涕)，好好，沒

事沒事...我就一直，好，沒事、沒事、沒事（吸鼻涕），然後我就一直猛擦擦到我眼睛沒有那眼淚那種感覺，然後眼球也不會感...看起來說談你剛有哭噢，那種。

會哭是因為看到大家那麼團結賣力而感動，但是警察還是沒有退讓，也讓他們覺得很生氣。

妮卡兒：就是因為我看大家都很用力的去抗議，可是，警察還是繼續沒有.....，我就覺得那個警察很白癡耶。

芙蘭：還什麼封鎖線的，全部都來了。

妮卡兒：你知道我是生氣才會哭耶，我是生氣才會哭，我難過的時候，談，難過的時候有時候會哭，可是，被打很痛的時候我不會哭，我被我爸爸打我都不會哭耶，就是生氣的是在警察那方面嘛、總統那方面，然後呢，就是覺得內心很...（研：激動。）對，然後如果覺得另外一種哭的關係就是，就是大家都很賣力的去，他們不想要房子被拆，那種感覺。

當時他們很印象深刻的是「在溪洲路我們是一家人」這首改編自「在耶穌裡我們是一家人」的歌曲，短又琅琅上口的歌，是他們面對危機時團結的精神象徵。

「在溪洲路我們是一家人

在溪洲路我們是一家人

在溪洲路我們是一家人

從今直到永永遠遠

在溪洲路我們是一家人。」

芙蘭和妮卡兒描述很多族人一起唱如同天籟，媒體也有拍到。

妮卡兒：那時候溪洲路他們在開會，然後整個是排滿滿大家唱那個好好聽喔。

芙蘭：對啊，那時候好好聽，而且那時候，反正那時候我還滿喜歡，而

且很多媒體過來採訪，噢媒體喔～（模仿蠟筆小新的聲音）。

抗爭讓青少年和兒童感覺到危機而不安，但也見識到族人團結帶來的力量，讓他們的聲音受到大眾的注目，處境確實獲得暫緩的改變。



四、 就地重建的夢

新聞報導溪洲部落土地變更案，要成為阿美族文化園區的內容，其實受訪青少年和兒童了解不多，但有聽說要就地重建，他們期待家屋可以更新、自己規劃、保存部落的老故事和美好回憶，但聽說重建的地區會使活動空間變小，就不太能接受；也依然無法理解為何好好的家，就是要被拆除，並相當質疑他們現居地之後的用途，是否真的會比現在合理。

(一) 理解和期待

芙蘭之前沒聽過文化園區：「我不知道耶，我現在才知道。」問說是不是「類似像變成觀光區」，妮卡兒因為爸爸提過，所以很久前就知道了，芙蘭因此很驚訝自己沒聽過，但她家已經決定在修理房屋時要先搬出去暫租，完工後再回來。

「我媽說這段期間我們會去搬出去住，租房子...我媽媽說可能住在公寓裡面，等到房子好的時候我們再住進去。」(芙蘭)

該映有聽過文化園區，她的認知是部落要蓋公園，變成觀光區；妮卡兒對文化園區土地規劃的理解則有：不能經商，只能蓋自己的住屋、空間會變小、房子品質更好。

「可是以後就沒有新原民商店了耶！因為拆掉之後那邊蓋的只有你自己家裡的房子...不會多蓋商店什麼的...其實我覺得現在比較好，而且你看廣場那麼大，我媽媽說以後也有廣場，可是以後廣場一定不會像現在那麼大，不可能，那邊的地那麼小...可是我媽媽說以後房子會比較好。」(妮卡兒)

住了十幾年的環境要改變，加上文化園區預定地比本來溪洲部落佔地小，煜奇表示無法習慣和接受，感覺不公平。

「恩，我也不太習慣新的環境，叫我突然換一個環境，我也沒辦法接受，而且我家...我家那麼大，突然跑那邊就變很小了，覺得...好虧喔！這太虧了。住小小的就覺得，我都住這麼久了，突然，來一個...這樣子，而且我家又有車位可以停，可能到那邊，車就不知道放哪了。對阿，就覺得真的太，嘖，太失望了。恩，很不公平。」(煜奇)

他希望新的空間可以大一點，讓他們家的車有地方停。

「我想要我的房子大一點，我不想讓我家縮水。而且妳看我家前面空間很大，我家就有兩台車，我們以後要停哪？家裡摩托車也很多，我們要停哪？就比較不希望空間減少。其他的話就還好，可是就很不習慣那種感覺，可能就是假如說，你們已經...這個，阿如果以後可能就換一個，對啊，然後就，不太習慣吧。」(煜奇)

張佑則希望籃球場跟停車場、以及機車跟汽車的停車場可以分開，讓兩者不會相互干擾；同時考量部落死角多，有必要加裝監視器維護治安。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應該是怎麼講，我們大家其實只要有球就會起來，可是那邊每次都會停車，所以就比較不方便，對啊，所以我現在真的不知道那兩個籃框現在放那邊的意義在哪，所以我其實滿希望之後搬上、就是之後到上面的話，其實我真的滿希望停車場跟籃球場可以分開，而且我還滿希望聽車場有轎車的停車場跟機車的停車場，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好...然後攝影機，多裝幾個，呵（小聲悶笑），對。」(張佑)

居住方式上，張佑反而想嘗試獨棟，她其實還滿希望是和族人住樓上樓下、同一棟的房屋。

「就是一整棟啊，然後大家就住在同一棟這樣，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好，這樣比較好，可能場地就會比較大吧，活動場地就會比較大，而且這樣感覺就是住在那種大、很大的房子，就是獨棟的房子好像感覺滿新鮮的，雖然我曾經住過，但我覺得這樣跟同...就是跟大家都住在同一棟大樓，然後

每一家都認識這樣子，感覺就滿好的。」(張佑)

研究者認為如公寓般的居住形式很難抵擋都市的疏離潮流，大家可能最後都待在家裡，除非族人有自己的方式維持關係。

「城市的疏離，勢不可逆，若住在如公寓般的一棟，一開始因為有親族關係可能還會彼此照應，然後也陸續可能有轉賣等，以至鄰居成為外人，除非有祖先土地的概念等方式保留，否則要延續大家族居住的部落形式，我看來不容易...我們家就是住同一棟，一般不會出來聊天，久了就會比較不認識。」(田野筆記 11.14.2013)

張佑提到大家就是習慣找彼此出來聊天，研究者也跟著去過，他們彼此拜訪，只是看電視、抱小孩、閒話家常，好像對方的家就是自己家一樣

「因為我們大家已經習慣就是出來聊天哪，或是幹嘛，就是我們沒辦法晚上不出來。就大家已經習慣了吧，像等一下如果，差不多到八點多九點吧，可能就會有人打電話叫我出去。就是去聊天哪。」(張佑)

該映看到烏來發展觀光的榜樣，期待溪洲部落也能共同努力，和政府好好協調整建：「讓人家知道台北有烏來泰雅族，也可以讓人家知道台北有溪洲部落阿美族。」

「我希望這邊以後能像烏來那種感覺，很多觀光客...其實這邊可以改建哪，看這邊的人要不要一起努力了，就這麼簡單，而不能一直靠說，部落要去跟政府爭取，這邊要怎樣怎樣的地方，而是說我們大家要全部一起去努力...不是沒辦法變成觀光區，而是看政府跟這邊的部落怎麼去協調...如果這邊變成觀光區，當然是很好啊。對啊就，讓人家知道台北有烏來泰雅族，也可以讓人家知道台北有溪洲部落阿美族這樣的感覺，不是不能哪，是看這邊的人怎麼和那些官員去協調。」(該映)

就地重建預定地在距離部落後面不遠的一塊草地，目前已經有施工圖，雖然芙蘭和妮卡兒很不捨溪洲部落拆除，但想像中的新家將會很漂亮很乾淨，加上可

以自己設計、令她們非常期待。

妮卡兒:但我覺得換新家有一件好事...就是房子會比較乾淨。

芙 蘭:喔對，而且想像的東西會比較不一樣。

妮卡兒:對，而且我們、我們是整個是自己想排的耶，我們是自己排什麼就排什麼。

也是因為現居的房子老舊，環境比較陰暗，讓新家令人期待。

妮卡兒：我們現在那種居住的地方都怪怪的，就是那種，阿他們家的那個地不好，...有那種硬硬的感覺；我們家其實，因為我們家洗澡的後面也是什麼工廠的。

芙 蘭：很陰很陰。

妮卡兒：也是很恐畢（怖）...哈哈... ..。

雖不厭舊，新的事物總是令人欣喜，充滿想像空間，妮卡兒和芙蘭對搬遷後的新家環境有很多想法，口沫橫飛的談論者內部裝潢跟空間擺設，妮卡兒希望家屋能和山林結合，內部還有芭比娃娃夢幻風格、手工製作的立體圖案等；芙蘭想要黃色背景、還有水果叢林圖案。

妮卡兒:我以前跟她（芙蘭）想說我家那邊...旁邊可能就是一個廚房，廚房那邊我家通過去有個小隧道這樣子過去那種，然後我是做那種山林的，我跟他講山林，然後你按一下按鈕後，那個門自動打開那種感覺...然後或者是換那種芭比娃娃的那種櫃子裏面有房間睡覺那種，喔我覺得好美喔!我覺得那好可愛喔!就很夢幻的感覺！

芙 蘭:其實我六年級就有一個，可是、我那時候就想說我要芭比娃娃，可是長大後我發現我還滿喜歡黃色背景水果風，然後我就可能這邊有畫一棵樹吧，然後上面一大堆水果，然後那個洞穴裡，然後那個樹裡就可以做一個洞穴，對都是這樣子的。

妮卡兒:我就是裡面，裡面很多立體圖案啊，都是自己手工弄的什麼什麼這





樣...

芙蘭:對，很酷耶。

妮卡兒:然後彈簧，咚！這樣出來。

(二) 不捨搬家，政策延宕矛盾

芙蘭和妮卡兒特別興高采烈可以自己營造希望的空間，但沒有確切的時間表，感覺還要很長的等待。

「對啊，你看現在他連動工都沒有！喝（吐口氣）我媽媽說等我六年級才會好耶（兩年後），才會做好。」（妮卡兒）

芙蘭說新的土地已經打好地基，但是妮卡兒聽爸爸說實際上還沒有，因為政府沒錢。

妮卡兒:都排好了，可是地基還沒蓋，我爸爸說政府那邊因為沒有那個錢，所以沒辦法蓋...政府根本沒錢，現在還沒錢，所以沒辦法幫我們蓋，然後又在那邊說，阿，拆遷拆遷，拆遷...那你新房子蓋了沒？重點。


芙蘭:可是其實我們地基已經蓋好了，已經分好了。

妮卡兒:都已經分好了，分好好幾年啦，每年都在排不一樣的那種，去年已經有排不一樣了對不對，對不對，結果今年呢，去年吧...去年的時候又重新用一次，然後地基已經用好多年了捏，我二年級的時候開始用，好像有兩年了喔，然後，房子還沒蓋，我爸爸說政府沒錢，政府沒錢、政府沒錢（誇張的語氣）。

雖然妮卡兒早已知道要變成文化園區，還是很不滿政府單方面下決定，而且資訊不透明。

「他都自己講啊！他講我們又不知道，都自己在那邊，阿@#\$%^&* ...（含糊怒罵了一串）。」（妮卡兒）

煜奇也說自己不清楚，很排斥別人主動決定要他搬家。



「我不清楚耶。對啊，我沒有聽過這個。我不太知道，我沒問，對啊，我真的沒問，不太喜歡，因為我覺得**我真的不想知道你要我變怎樣**，我只想保持現在，對啊。真的不想去說知道以後，怎麼了幹嘛幹嘛，以後可能會怎樣，我比較不想去聽。不能接受。」(煜奇)

煜奇是訪談中最排斥遷移的一位，他知道政府要就地重建的原因，是部落在行水區而不能居住，但不想更多了解、無法接受與採信拆遷單位的各種理由。

「其實，我不太去問這個，我不知道耶，他們好像什麼，因為住在河...河岸吧，旁邊河堤，可能會危險哪什麼，我覺得那個是(笑)...屁話，真的就太屁話了，對啊。**沒辦法接受這種事**，啊我不知道真正原因是什麼，我也不太想去問，因為覺得去問這些太煩了，對阿。」(煜奇)

他只是想，自己住了十幾年的家，為何要聽別人一聲令下就不能再住了？

「對，就覺得不是很想聽，因為這是我的家，為什麼要...**這是我的家，為什麼要依照別人的方式**，對啊，都住在這邊那麼久十幾年了，出生就住在這邊了。對啊，麻煩。」(煜奇)

加上房子都是部落族人一點一滴建造起來的作品，如果就要這樣拆除，等於就是將他們的心血毀於一旦。

「而且這個就是覺得說，而且這些房子就是每年都是，用心血這樣做起來的，自己搭自己蓋，所以你這樣拆下來的話，那做的人就是，就是家裡的人會怎麼想，對啊，他們是一手一手這樣子蓋起來的，對啊，所以，這種事情真的是很...影響很大。」(煜奇)

自己的房子如果真的要被拆掉，讓他不敢想像，內心浮現一股深沉的痛。

「恩，多少會難過，自己家拆掉那種感覺，對啊，我是沒辦法想像那種畫面。(研：搬家也就算了對不對。)對，然後房子還被拆掉，喔真的，真的沒辦法接受這種事情。會痛，心會痛。」(煜奇)

就算房屋老舊，妮卡兒也覺得還是很想留住現有的家。

「現在房子是比較髒，比較老舊了，可是以後房子是很乾淨，只是我還是很想留住現在的房子耶。」(妮卡兒)

外界可能會覺得找一個比較近的地方重建，就是夠好的處理方式，但煜奇會覺得可以就地才是最好的，他說：「為什麼，這邊沒有不好啊，為什麼要這樣子拆遷？」

年紀較小的妮卡兒和芙蘭也覺得政策很有問題，本來劃定行水區內的溪洲部落要改建咖啡廳，讓他們大批政策矛盾、咖啡會流到水裡，直呼總統名諱的一刻，令人心驚動魄、卻也顯示他們視自己是有權力的，展現十足的力量。

妮卡兒:妳知道蓋完這邊，妳知道這邊(溪洲部落現址)要蓋什麼嗎?聽說
啦，馬英九以前說他這邊要蓋那個咖啡廳，我覺得也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我們在這邊，他說淹水的話會被沖到，那咖啡廳、咖啡廳啊，
淹水的時候還是會被沖到啊!

芙蘭:變什麼，咖啡水喔!(眾人笑)神經病喔。

(三) 想保留房屋、空間、歷史和美好傳統

妮卡兒說如果真的必須搬遷，還是會心疼現在住的房子，很希望現在溪洲部落的空間可以保留下來。

「我也沒有想太多，只是我不想要我們這個房子被拆掉，我希望我們這個房子還是留著，留著不要拆喔!只是它裡面全空，懂了嗎?全空。我希望全溪洲部落的家都保存下來，然後只是裡面全部空，他可以當古蹟啊，以後我們那個後...很多很多一百代，後一百代，他就會說你看這是我祖先留下來的，有沒有。然後講到那個，然後祖先不是坐在那邊這樣子嗎?然後眼淚就流下來了，呵，然後心就那邊一直滴水。」(妮卡兒)

該映也希望溪洲部落的歷史可以好好保存，特別如果之後建成觀光區，可以成立歷史博物館，記錄部落許多同儕之間，共同純樸、歡樂的童年；在和政府拔河之下，如果能保有原有居住的空間，她還希望本來的溪洲部落不要就這樣煙消

雲散，而能夠留下歷史的足跡，訴說過往生活的種種美麗色彩。

「這邊如果改變的話，我希望，這邊的歷史，不要沒有，一定要存在。而且我覺得，如果這邊，改建變成觀光區的話，一定要蓋一個歷史博物館。是不是，這邊太多歷史了，太多...以前這邊真的很好玩。我以前（國小）放學馬上第一個回來，用跑步的。而且跟他們很好，我們都一起放學，以前ㄋㄟ，我們這一去ㄨㄚㄣㄋㄟ，一去ㄨㄚㄣㄋㄟ人都十幾個，還有加他們小華、小杰、阿成，均兒他們、江小捷，他們就那一家的，然後，煜奇啊、美百啊、阿育他們哪，慈立哪，然後浩品、子凡哪，很多，然後阿迪、阿憲、阿牛啊...那時候我們好像十幾個人，很多，我們一去ㄨㄚㄣㄋㄟ人一起放學、一起上學，真的很好。然後我們以前讀國中的時候，國中在這邊嘛...我們都一起走碧潭吊橋，這樣沿著路回來（倒抽氣）。（研：要哭囉？）感性，現在真的都變了，以前我們真的很多人。」

煜奇認為假如真的不得已非要搬遷，就希望能保留空地，讓後代也可以在新的部落玩耍，延續每一代共有的美好童年。

「（假如）真的搬過去...希望空間不要那麼小（笑），我覺得還是保留，保留一塊地讓我們的後面的那幾代的小朋友，可能會有比較有回憶的地方。對，我們自己也長大了，如果真的沒辦法那就算了，至少我們曾經擁有過這些回憶。」

青少年和兒童心中明白部落的好，希望留下溪洲美好的身影在後代心中，能夠保存自己的家和歷史，是他們懇切而不可忽略的心願。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討論建議



前四章詳述溪洲部落青少年與兒童之生態，並其對部落生活中各樣事務的感受和看法，本章將和讀者分享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的意見與反思，並分述對溪洲部落青少年與兒童面臨不同議題之看法，最終對此提出結論和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將研究發現依照王篤強（2007）整理翻譯之優勢評量架構，運用生態評量之概念探究優勢，呈現研究整體結論，加以討論部分內容。

一、目前狀態

優勢觀點認為「服務使用者身處的每個環境都充滿資源」，身為社區中的一份子、擁有成員身分（membership），對社區有歸屬感，便得到社區照顧網絡的支持，也受到保護（簡春安、趙善如，2010），溪洲部落正豐富體現此一要點。由1980年代開始陸續發展至今，溪洲部落的青少年和兒童大多是部落第三代，期間部落已漸成為安居樂業之處。

（一）溪洲部落兒少的成長經驗

1. 都市鄉村

聽聞父母與祖父母輩述說開創部落之初的自然樣貌，處於都市邊境、新店溪旁的雜草泥巴地；自然的生態，讓族人能維持類原鄉的部落生活，種菜、捕魚、吃飯、喝酒、睡覺等，沒有都市高樓、車水馬龍的喧囂，取而代之是寧靜寬廣的新店溪、湍湍溪水旁大片隨風搖擺的蘆葦草。青少年有養育家畜的經驗和知識，甚至鬧鐘就是鵝的叫喚，養養的狗多是半野放的，總是會回去找主人、人與動物的關係非常深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族人們享受天人合一的自在，彷彿城市的世外桃源。

花蓮台東的原鄉部落，成了從小居住都市的青少年和兒童放假和過年過節會

回去的老家，原鄉空曠的土地和都市中的一隅形成對比，緊密的人際圈擴張許多，一踏出溪洲部落外，漢人就是多數，有時會遇見有敵意的漢人，同族聚集的環境也令他們相當自在。



2. 豐富的部落生活

青少年普遍認為溪洲部落活動很多，他們最印象深刻的也是這些活動，在每年定期的豐年祭中，他們在自身隸屬的傳統階級中學習領導或服從，體會自己是整個部落大家庭的一份子；年齡階級是阿美族的一大特色，使整體活動運作有組織、更加順暢有效率。同輩一同為了預備豐年祭表演，也會勤於練習，更加凝聚彼此的感情，並在祭典中留下美好的回憶。更因溪洲部落面臨都市變更、拆遷的特殊情境，各界串聯的抗爭音樂會在此辦理，他們在當中感受到部落團結的力量，而 2008 跨年晚會煙火過後，眾人擁抱歌唱，共同爭取權益無私的心，讓青少年相當感動；另外，由於部落房舍環境特殊，曾被祝融又有原鄉風味，使得一些歌手或劇組都會來取景，拍攝 MV 或戲劇，青少年因此和電視上才看得到的明星有近距離接觸，相當興奮。

3. 基督天主信仰

受訪青少年、兒童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煜奇、妮卡兒和該映對自身信仰有極大的認同，對青少年和兒童來說，宗教信仰是集體文化的一部分，起先多因父母或祖父母帶他們去教會，而成為他們的信仰。該映和妮卡兒日常會禱告，也體會上帝的愛和幫助是他們很大的支持。但是在覺得講道枯燥、日常忙碌和想賴床之下，部分青少年很少去教會，溪洲部落本身每週三的家庭禮拜，也並非所有人都會參加；顯示部落的宗教狀態似乎呈現一種文化的形式，但不見得深入每個人的信仰生活；然而增進了部落共同的社區感，也成為整體的精神象徵。

4. 生涯、教育和職業

學校生活中有趣的重點是一課文出現原住民相關的內容，往往激起他們高度興趣，並樂於在課堂上承認自己的原住民身分。大學有彈性的上課時間，是青少

年更多學習自我管理、安排生活的機會，也是預備進入社會的前哨站，在更大的彈性空間下，課餘安排顯得重要，青少年半工半讀賺學費和生活費，也學習社會技能、認識自己的興趣。



5. 經濟狀況

受訪青少年與兒童大多生活費足夠，不足者會採取少吃一餐、省錢兼減肥的策略，父母工作有勞動階級如板模工人，以及小吃店、商店等服務業，父母在工作上的交通辛勞和職業傷害都讓煜奇和美蘭心疼，如來往他縣市的電子工廠、工地建築的刮傷或刺傷。張佑、煜奇和該映雖然物質要求不高，但金錢花費上趨向獨立，傾向透過打工賺取在外交友、出遊之所需，然不足時也依然會向家人開口求助；而家人和青少年皆認同學業優先於打工。此外，可見手足間長攜幼的情況，姊姊妮卡兒需負擔照顧弟弟的責任，配給媽媽給的零用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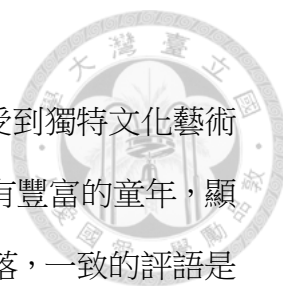
6. 身心健康：飲酒、減肥、紓壓

「酒」帶有豐收喜悅的部落傳統意涵，也是部落日常人際的必備調劑，在微醺的氣氛中族人能敞開心胸、暢所欲言，然有時酒醉釀成意外，如酒駕被吊銷駕照、和親人口角大打出手、或失去平衡跌倒受傷，青少年看在眼中也有不少擔心。台灣社會普遍認為瘦即是美，青少年和兒童也自我認定需要減肥，有時就強忍略過一餐，在研究者看來這幾位說自己肥胖的青少年，實際上體態都與肥胖有一段距離，可能是注重外表的階段、或接受社會審美觀使然。而青少年階段也會因課業產生心理壓力，過程中辨認情緒是重要的功課，流淚、騎車和聽音樂都是他們釋放壓力的方式。

7. 最優先事項：學業與夢想

學習與升學，是受訪青少年與兒童認為現階段的首要之事，他們想在求學期間能累積相關資本，日後出社會能與他人競爭；而自身喜好和興趣也不會偏廢，很自然原住民知識、音樂、表演、買機車來改裝等，就是他們關注的焦點。

(二) 溪洲部落兒少與部落



1. 別人眼中「很酷」的溪洲部落

他們認為外人也會認同溪洲部落是他們的家園，在這裡感受到獨特文化藝術和活動熱鬧氣氛，並羨慕他們有一群關係很好的同儕、共同擁有豐富的童年，顯出他們相當自豪溪洲部落的環境；青少年和兒童的朋友來到部落，一致的評語是「很酷」，大多都覺得嘖嘖稱奇，因為認知上原鄉才是有原住民聚集的地方，但高樓大廈林立的都市裡，居然也有一個由原住民組成的部落，存在鮮明的關係緊密圖像，孩子在空地跑來跑去玩耍、居民在門口聚集喝酒談天、婦女在廣場練傳統舞蹈，十分稀奇。

2. 都市夾縫中，力求生存

面對祝融、水災，又有拆遷的動盪，溪洲部落的族人強韌抵抗這些挑戰，然而部落仍顯出其易受傷、脆弱（vulnerable）的部份，背後的原因不能只單歸因於部落自己，新店溪對面的美河市高樓建築影響水位提升、年久失修缺乏維護的公共設施、都市開發與漢人法治的圍困等，都讓溪洲部落掉入脆弱社區

（vulnerable community）的窘境，使得居住其中的兒少面臨動盪不安、也背負了外界眼光的壓力；往往我們沉浸於觀看事物的表象，責怪為何他們一開始不選擇一塊爭議較小的土地、為何不順從合理的法制，卻沒有看到更整全的面向，是脫離漢人為主體的眼光，將都市原住民遷徙的脈落、並都市中的文化多元性納入考量。而政府擔綱慈父的角色，為了你好，我要「保護」你們不受害所以要遷走你們，卻違背了族人的意願，也沒提到後面還有其他因素，與不需移位的高爾夫球場、加蓋環河自行車道等設施，顯得偽善諷刺。

（三）迫遷和抗爭及文化園區開創的經驗

1. 拆遷危機中，不安與動員力

2008 年的拆遷危機，是溪洲青少年和兒童認為部落面對極大的挑戰，族人面對外界很大的壓力，部落掛滿抗議布條，瀰漫不安、憂慮及哀傷的氣氛，害怕、驚懼，是青少年和兒童當下最立即的反應，因為家人一點一滴建造的心血就要毀

於一旦；長大一些則對政府產生質疑和憤怒，應該照顧自己的政府，如今卻是要讓他們無家可歸的元兇。溪洲部落本身也有強大的動員力，不僅主動爭取資源、更是凝聚起來抗爭發出聲音，資源就能挹入，如專家學者來協助、和大學生熱心辦一些活動，使此議題被媒體社會看到，人民感到不正義，因而政府要順應民意，不能為所欲為。

2. 文化園區霧煞煞

在溪洲部落與各界爭取之下，取得就地重建的成果，阿美族文化園區土地變更案通過，相關條例族人還不了解，因此多次召開部落會議，期待取得共識，許多青少年和兒童也搞不清楚狀況，只有家人擔任部落幹部者較有概念。

二、 參與者的抱負與渴望

青少年和兒童擁有比早期更好的居住環境和物質生活，並未經驗過從原鄉遷移到都市的動盪過程，如今定居求生存，遷移已成前人歷史，箇中辛勞雖未曾體驗過，卻能夠想像和珍惜，讓他們有希望傳承和付出的心。

(一) 溪洲部落兒少的成長經驗

1. 想一直住在溪洲：「我愛都市也愛部落」的雙元文化認同

雖然原鄉寬廣舒服又有熱鬧活動，青少年和兒童的人際重鎮畢竟還是從小長大的溪洲部落，他們也習慣了都市的便利，因而更喜歡待在溪洲部落。溪洲部落是青少年和兒童心目中的家，他們希望一直住在這充滿人情和自然的地方，喜歡跟大家在一起的熟悉和安全感，從小生長加上家族血緣關係，讓溪洲部落的存在無可取代，和青少年及兒童的關係難以切割、如親人朋友般親密；帶著都市移民歷史和原住民文化等獨特性，它也讓社會更加多元豐富，是主流社會應當重視都市生態圈的一環。也有青少年認為都市部落像是鄰里緊密的「厝邊」，不如原鄉部落原始、反而有便利現代的環境，除了飲酒和豐年祭的文化，和都市中一般友好關係的社區差異不大；更深思考才發現族人仍承襲原住民採集傳統，如去鄰近

山區採野菜回來煮湯，融合原鄉和都市新部落，有原住民文化同時也有現代便利，青少年覺得現在的生活也很好；雖然身處都市和漢人主流的環境，他們仍以自己是原住民身分為榮，也以住在溪洲部落為樂，部落認同上，煜奇去過其他部落後，自認比其他部落團結、有人情味；原住民認同上，芙蘭和妮卡兒認識原住民族的許多優點，正向看待原住民身分及帶來的福利，也抨擊批評歧視原住民的言論，擁有接近雙元的文化認同，同時肯定自己的文化、並接納漢人生活型態的認同方式（黃薇靜，2000），在面對異文化時，溪洲部落兒少仍認定自己原有的文化，如此也能減低自我衝突，提供他們適應的基礎（Arrendondo, 1984）。

大多受訪青少年和兒童都希望一直住在溪洲部落不離開，因為習慣、喜歡，家人朋友都在這裡，甚至想到以後在這裡成立家庭、照顧父母。

2. 部落生活帶來社區意識及公民素養

部落辦理的許多活動往往會吸引媒體或研究者前來採訪，不僅讓他們興高采烈有機會上電視，讓青少年從小就學習向公眾發表自己的意見，並思考自己的文化和居住權利，因著家人擔任部落要職，受到權力思維之薰陶、提早接觸公眾事務，都讓兒少對週遭環境更有關切的態度。這些經驗使青少年和兒童有多方的文化刺激，也鍛鍊了公民素養，使其關懷自身所生長的社區、謀求生存之道，也增進部落之凝聚力。

然舉目觀看現今台灣社會，與溪洲部落兒少同年的漢人，大多是只關心升學的小我思維，少有具備與其相同之民族社區意識，然這卻是我們未來所在；現今年輕人所缺乏的，便是對其所屬土地和社群的熱愛和歸屬，才國小四年級的妮卡兒，便可如此熱切關懷其所屬土地、積極發聲想爭取應有的生存權，她對部落的認同，是我完全無法比擬的。

3. 集體的信仰文化：「希望之後大家可以一起去教會。」

他們都認可信仰的重要性，覺得能讓自己放鬆心靈、有比較正向的觀念，而且大家都會去教會、又有很多活動，讓去教會成為一件熱鬧有趣的事；青少年期

待之後可以更有空閒時間去教會放鬆心靈、在教會改建完成之後，也能再度重現部落好友們周日在教會的社交生活。



4. 生涯、教育和職業

他們對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渴望一切原住民相關的知識；青少年一方面享受大學自在安排時間的生活，一方面也在其中累積各樣資本，從系所課程中尋找興趣、精進專業，期許畢業後能順利進入相關的領域就業；打工正如出社會前的職場體驗，煜奇做過餐飲業，了解自己比較不愛和人互動，而是喜歡靜靜完成作品，像父親做版模工程一樣。

5. 警戒不良習慣，期許更好的經濟生活

該映和妮卡兒觀察部落中有一些不良經濟習慣，認為如賒帳、好賭都需要改進，此也讓該映期許自己目前在學業上努力，未來走上不同的路，享有更好的經濟生活。

6. 身心健康

(1) 節制飲酒

青少年時常提醒長輩要注意身體健康，隨著青少年長大開始喝酒，父母也會提醒少喝一點；可見他們皆明白酒是促進人際交往的陪襯，過量就傷害身體健康和家庭關係，惟有節制一途，並追根溯源了解過度飲酒之背後是否有其他壓力源，如工作或迫遷等，並增進部落宣導和支持資源。雖從其他問項可了解青少年情緒紓壓之管道多元，仍需教導青少年在有壓力之時避免用過量酒精紓壓，以免憾事發生。

(2) 身材標準須依健康而定

體型因人而異，有人可能就是天生骨架寬，如果身體各樣機能是健康的情形下，最需要營養的青少年與兒童卻為了減肥忍受飢餓，有可能影響到正常的發育。社會、教育、媒體各界，應檢視各樣傳媒、廣告所呈現的訊息，提供更多元的體態觀點，以免使青少年的自我形象折損，活在纖瘦體型的陰影之中。



(3) 情緒出口

青少年也希望有可以談心的朋友，能傾訴自己的困難，並得到正面的鼓勵，因為自己將眼淚吞進肚，是很難過又孤單的感受。由此可知營造讓青少年安心的關係相當重要，分享出來後，壓力就不再只有他們自己面對，工作者的聆聽就是一種支持，也能幫助他們在當中辨認自己的需要為何，找到健康的情緒出口。

7. 我的夢想

受訪溪洲部落青少年和兒童，夢想各個獨特，有歌手、服裝設計師、廚師、改裝機車賽車、表演等，並會考量現實現制，也為此有許多規劃，如就讀相關科系以達到目標，雖然部分青少年在提出自己夢想之初，顯得沒有自信，但他們往往因為有家人支持、透過參予學校活動、和朋友一起研究等歷練，增加自己的信心和膽量，並懷抱熱忱朝夢想持續努力，妮卡兒也將自己做不到和未知的夢想，交託給她信靠的上帝，希望上帝能幫助。

(二) 溪洲部落兒少與部落之關係

1. 「你也喜歡部落嗎？」污名認同危機

青少年會擔心人們對部落的第一印象不好，因為許多人是透過抗爭拆遷報導得知溪洲部落的處境，他們被認定處在違建、弱勢的位置，還聽過別人對部落的負面批評，說部落不好，族人只會打架鬧事，青少年對這群拖垮部落對外印象的感到很不齒，認為他們害自己不敢承認住在溪洲部落、也對先祖的努力蒙羞報愧；再加上部落裡一起拼升學的夥伴比較少，讓青少年感覺年輕一代沒有向心力和努力念書的認真態度；此種以外界眼光定義部落的方式，研究者並未解釋成青少年唾棄部落，而視此為認同部落者的恨鐵不成鋼心態，青少年憂心部落形象不佳、希望族人良好表現、年輕一代符合主流升學的要件，都顯出其希望部落對外有好的發展、能讓自己與有榮焉；另一方面也顯出希望為大眾接受的心，可見都市原住民在主流社會中依然面臨被標籤，帶來「污名認同」的危機（謝世忠，1987），使得青少年在自我認同上出現壓力，向漢文化靠攏的同時，也為自己貼

上負面標籤。另青少年認為同輩在讀書方面向心力不足而感到不滿，顯現當都市原住民青少年漢化趨深、接受主流升學價值，也會使用該價值觀來評斷自己和部落中的他人，此現象可能使得青少年的自我概念降低，因為在阿美族的傳統社會與家庭裡，「讀書」並非首重之事，青少年可能在原住民文化和漢人文化中產生拉扯和衝突感（許木柱，1993）。在漢人社會中一枝獨秀的溪洲部落，外界評價他們的眼光讓青少年產生壓力，渴望能在眾人的眼光和期待中站的住腳，但在迎合與接受漢文化的價值之下，是否忽略了貼標籤、與更高標準的自我要求背後，其實隱含了一種不合理的主流文化宰制？

2. 樂意為部落付出

看到自己熱愛的部落遭遇這些挑戰，青少年和兒童都願意盡己所能為部落付出，兒少提到曾經幫忙打掃整理部落、也有協助擔任部落幹部的家人跑腿，把前輩交代的事情做好，甚至在部落有危難時毫不顧忌拔刀相助，如自救會大火時衝入火場，因為他們「真的很喜歡部落」；更希望透過寫歌、參加比賽、青年人組成表演團體等，讓溪洲部落的光榮被發揚出去，有朝一日自己在社會上有影響力，也要回饋部落並去除部落污名；顯出。但青少年也明白實際推行不易之處，若沒有部落團結努力是很窒礙難行的，足見他們不只有為部落付出的理想，也考量實際可能面臨的難題，顯出他們將來傳承部落事務的潛力。

(三) 迫遷和抗爭及文化園區開創的經驗

1. 拆遷抗爭

「憑什麼拆我的家？」千方百計不想搬離，甚至夢到在馬總統和警察面前以歌曲表達訴求，內心卻澎湃想丟雞蛋，讓人感到悲壯。看到議員來部落斡旋，年紀還小的他們不能做什麼，就是在旁邊落話抗議、義憤填膺想衝去砸車，實際和大人一起在炙熱艷陽下走上凱道、嘶吼抗議，辛苦也不吭一聲，因為體會到族人團結的心是多麼可貴，然而政府無動於衷卻讓他們憤而落淚了；從中可以看見兒少對溪洲部落強烈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他們的角色不只是依賴的，而是勇於發聲

和行動，顯出實踐公民精神的可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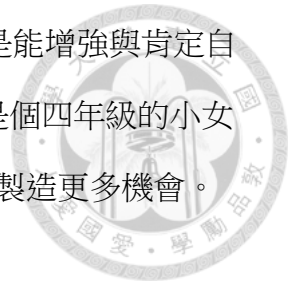
青少年和兒童並未經驗過從原鄉遷移到都市的動盪過程，然而都市更新的怪手是新的危機，其中種種抗爭舉措和思想，都表達他們面臨挑戰時的主體性，以溪洲為本位，道出他們心聲，外來人有再多藉口，諸如合法性、行水區安全等，都沒辦法假裝看不見他們堅毅的神情、握拳高舉的手。然而依然有難題要共同處理，經過與政府協商後，目前打算在部落附近重建，內部時常開會但意見仍有紛歧，青少年現在部落的分崩離析景況不滿，認為應該肯定部落奔走者的貢獻，在背後說三道四無法幫助部落團結，希望族人把說閒話的力氣和時間省下來，為部落付出貢獻更多心力。

2. 多舛政策

就地重建的政策之下，他們還是想保存本來的溪洲部落原址，不捨得一磚一瓦蓋起來的家就這樣變成瓦礫堆，但文化園區規劃新的土地面積變小了，也不確知是否有足夠的公共空間，隆恩埔被詬病的原因之一，正是因為空間規劃不符原住民原有文化和生活習慣，新的文化園區是否能避免重蹈覆轍，是各界需密切注意的焦點之一。不僅住所變動令青少年和兒童無法接受，法令本身也有不妥和粗糙之處，例如沒有清楚的規劃時程，讓族人霧煞煞，經費分配的方式一變再變，就地重建對族人而言已成選舉期間政治人物畫的大餅，通過後經費難以籌措，原先對社會住宅美好的想像幾近破滅，如今在輿論壓力下預定七月底前動工，都更生存戰，未完待續。

優勢觀點認為「創傷、受虐、疾病與掙扎可能具有傷害性，但也可能是生命中成長的機會」（簡春安、趙善如，2010）雖然抗爭讓青少年和兒童感覺到危機而不安，但也見識到族人團結帶來的力量，讓他們的聲音受到大眾的注目，處境確實獲得改變。訪談後研究者腦中浮現多妮卡兒直呼馬總統名諱，大罵說為什麼要拆部落，難道就是為了蓋一座會被水淹的咖啡廳？真的很有力量、也很有邏輯和道理，如果回想他們所說過種種對溪洲部落深刻的情感，便不難理解為何他們

如此激動，優勢觀點也提到「權能激發（Empowerment）」正是能增強與肯定自己優勢，並掌控生活重要決定（簡春安、趙善如，2010），只是個四年級的小女孩就能為自己居住的權益大發熱心，未來也容易為自己的生存製造更多機會。



三、 個人與社會資源

(一) 部落關係緊密

五位受訪者中，僅有張佑和芙蘭是幼年因依親而來到部落，經歷過遷移，但都是很早就來，都可算是溪洲土生土長，部落整體關係也相當緊密，族人之間時常相互拜訪，在戶外公共空間喝酒聊天，人情味濃厚，讓青少年生活更增添樂趣，也不怕唱卡拉 OK 或音樂放太大聲，因為熟悉彼此，長期以來都會相互包容；白天子女外出工作時，長輩也能出來聊天作伴、關懷彼此，社會資源網絡豐富。然而部落說閒話現象，還是他們最不喜歡、希望改善的，青少年中也有希望長大一點後有能力出去闖盪、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緊密社區帶來了縝密的社會支持網絡，但同時也成了閒話散播的資訊網。

1. 像家人的部落同儕

溪洲兒少的同輩間相當熟悉，從小就是彼此的玩伴，一起上課、放學，他們最愛在部落空地玩、聚在一起做各式各樣的活動，籃球、躲避球等運動之外，還有唱歌、跳舞、鬼抓人、扮家家酒，甚至是在自然間捉蝴蝶、幸運草拔河、偷拔長輩種的甘蔗等；他們的童年是集體的回憶，休閒娛樂也是集體性的，和部落好友總是脫不了干係，感情正如家人一般，只要聚在一起回溯總有聊不完的話題。

然而隨著成長，部落內同儕的關係也經歷到一段疏離期、甚至彼此有誤會，曾經一段期間較多受網路世界和 3C 產品吸引，喜歡各自宅在家玩電腦手機，又專心經營部落外人際圈同時，擠壓到部落內部同儕相處的時間，和同學放學相約出去遛躑、吃飯逛街，很晚才回到部落，加上彼此生活重心改變或和同學不再像以前，未來生涯方向不同，如技職和升大學等，影響個人價值觀、進而改變彼此

相處內涵，如有青少年覺得沒有讀書同伴，便會認為部落同儕向心力不足。等到部落外都嘗試過了才又找回在部落裡單純的快樂，無論是到同儕家拜訪聊天、為豐年祭和部落活動預備舞蹈，或在廣場一起滑手機、聽音樂，雖不再像從前一起追趕跑跳蹦，還是認定彼此是重要的成長夥伴；難得放假，更希望和如家人般的部落朋友出去玩。

2. 緊密社區帶來的社會資產

從小一起長大的部落玩伴，常常是最知心、有默契的朋友，有共同的童年和夢想；青少年很信任部落朋友，認為比起部落外的複雜人際更單純沒壓力，因為部落朋友沒有心機，都像家人一般以真心相待；面對抉擇時會相互支持，也會勸誡彼此不要做壞事。雖然都有疏於聯絡的時刻，他們總認定彼此為最好的朋友，有需要都願意隨時幫忙對方，在他們生命中這段關係彌足珍貴。他們對部落的認同帶出凝聚力，部落友伴最終還是認定彼此為最真心的朋友、離不開的家人，選擇持續保持關係，這是都市部落兒少擁有的珍貴資產。

相對研究者自己成長的經驗，只跟家裡的手足或教會朋友有這樣的凝聚力，卻對居住環境週遭的人事物沒有這麼大的認同和感知，彷彿回到家後只有家中的世界，社區內的事務我是不需要關心的，關心的多好像自己的家庭生活會被打擾，父母也會希望不要讓鄰居知道太多自己的事情，以免造成麻煩，看著他們的成長環境中有這樣的緊密鄰里關係，其實我是滿心羨慕，雖然重視有自己的空間，也害怕那種太熟悉而相互干擾的時刻，卻還是覺得能夠有一群同伴、關心自己的大人和社區，是相當幸福的事情。雖然在田野中也曾觀察到有大人酒醉對小孩口氣嚴厲、甚至有肢體衝突，因此要如何在緊密鄰里中確保兒少有健康的成長環境，也是很重要的課題。

(二) 其他社會關係網絡

1. 手足陪伴

部落中往往父母會交付兄姐責任來帶領弟妹，兄姐在其中便會學習管理和陪

伴弟妹，其中弟妹有時處於被指導的角色會心生不滿，然而隨著年紀增長往往卻能成為彼此的心靈夥伴，手足關係也帶來很大的支持力量，可見在服務都市原住民青少年時，家族、手足關係是不可忽視、務必著力的重點。



2. 校園人際

幽默和隨和的個性，讓青少年和師長同學相處融洽，成為他們生涯和心理支持的資源，面對惡勢力不輕易低頭的正義個性，也保護自己遭受同學不合理對待時，和對方有正確的攻防和表達。傾向會和班上原住民的同學成為死黨，當緊密次團體產生，可能有兩極化的結果，一種是特色吸引人關注，想跟他們成為朋友，一種是樹大招風，影響班級秩序，讓老師同學頭痛；僅待在自己所屬團體中，可能也限制了人際圈，減少認識他人的機會。

3. 長久的感情

芙蘭和妮卡兒特別提到理想對象不只會念書、還要會運動，並有五年交往進入婚姻計畫，煜奇則重視家人是否接納。青少年的感情狀態對家人會有所保留，因為父母都希望青少年以課業為主、晚點再交男女朋友，但也會提醒若真的有交往，不要被帶壞或者懷孕；而煜奇和張佑都已有交往對象，希望適時可介紹給父母，再看是否獲得父母認可。受訪青少年都希望感情走的長久、甚至進入婚姻，而非隨便玩玩、草率分手，在他們獨自摸索之外，若能提供良好的性別教育和交友輔導、支持，對部落的家庭和後代必會有永續的助益。

(三) 部落中的成人

1. 家族親戚

部落親族網絡緊密，青少年和兒童的祖父母、伯伯、姑姑、叔叔、阿姨等親戚，就都住在隔壁而已，日常在下班下課日暮之時，會在住家附近擺張桌子，家中手藝好的親人主廚，一家老小就共進晚餐，享受家族時光；共煮、共食還能共同分擔瓦斯和食材費用，成為彼此的支持，部落美食也是他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在他們眼中的部落成人幽默樂觀又「很嗨」，雖然青少年和兒童也不太會向部落

裡的成人吐露心事，但親戚們也常會主動關心他們的近況，青少年也會試著向信任、比較親的親人傾訴；煜奇提到自己很尊敬部落青年哥哥們，他們不只管理、指導他，也會幫他勸誡他，讓他有被照顧的感覺。



2. 家庭重要他人

在家中受到支持、照顧和教導，使青少年和兒童的生命得到養份，得以成長茁壯，能夠勇敢朝自己的夢想邁進；文獻中呈現較多都市原住民家庭的困境，但在青少年口中聽到較正向的家庭支持。而部落整體的氛圍，也讓青少年和兒童有更多參予社區、實踐的機會，不管是在家中照顧弟妹，更在豐年祭中負責領導管理並指揮下一階層的弟妹們，引發他們更多的投入和增進自身能力（Jerry et al., 2011），也讓部落從基層就有健全的組織與動員力，達到社區強化（Community Strengthening）的功用（黃源協，2009）。而該映、妮卡兒和煜奇的家人擔任部落幹部，他們耳濡目染、對部落事務更了解，煜奇擔心父母太辛勞，只要有什麼吩咐都很樂意去做，例如叫族人出來參加部落活動，該映則是看到父母處理事務不順暢、希望族人更配合，青少年和兒童都願意為部落盡一份心力，希望部落可以更好；在此過程中並未見到成人支配並利用於利益競爭的情況，而是具體交付青少年責任，將其視為有潛力、可學習的族群，足見部落社區位青少年累積了資產，從家庭與鄰里社會網絡的互動中，體會社區生活的價值觀和安全感，增加自尊心；煜奇驕傲聲音言猶在耳：「我是勇士！」其運用因應能力解決問題時，也減低壓力，認同在部落階級中的領導角色，並完成所交付的任務，皆能使其提高正向自我評價和自尊（Harter, 1990；Hetherington & Blechman, 1996; Lazarus, 1991；Compas, 1995）。

3. 課輔或參訪而來的哥姐

部落有許多大學生們來課輔或做服務學習，讓青少年和兒童有豐富的童年，他們很感動有人關心部落，也對此懷抱感激之情，和這些哥哥姊姊持續保持良好的關係，雖然逐漸長大有自己的生活重心，而較少去接觸他們，但還是很高興有

人來陪部落的弟弟妹妹玩，看到他們在玩就彷彿看到自己快樂的童年；因自己身為部落裡較年長的哥哥姊姊，比較是管教和帶領的角色、且畢竟是不同階級，很少會陪伴弟妹一起玩，真的沒人才會下海。

當我們這些外來的哥哥因著自己的生涯規劃而較少出現在部落，如侯鳥過境般離去，曾經令他們失落、感到被拋棄，他們只能調適自己來面對；隨著成長，青少年比從前理解和接受哥哥姊姊的來去，加上自己有不同的人際圈，對於哥姊的變動能更順其自然的消化，知道他們看重部落的心就好了，至少透過社群網路還是可以保持聯繫，也實際因此保持了長期的關係。雖並非蓄意，我們的來來去去，確實打擾其原有生活，也造成兒童與青少年要不斷適應，外來的訪客之於溪洲部落，正如過境的侯鳥，即便豐富當地的生態系，自身也得到養份後離去，更需要留意對部落潛在的傷害，也應感謝這片土地的滋養，並存謹慎尊敬的心，善待愛護當地環境和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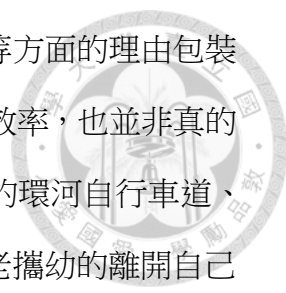
第二節 討論與建議

一、 重視多元文化，保存維繫都市部落

被外界視為弱勢社區的溪洲部落，事實上是非常有「社區意識」的社區，族人也已在河岸居住很長的時間，從過去到現在累積許多歷史文化，因而河岸發展觀光的同時不見得是要拆除部落，而能保留與發揚；溪洲兒少們是更了解獨特生態的專家，將來若要發展，這群年輕人會擁有最獨到的眼光，因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都市裡豐厚的文化歷史資產。

(一) 放下漢人本位思考，尊重都市原住民需求

青少年和兒童在訪談中的憤慨：「一定要拆我家嗎？」引發研究者思考就地居住政策的弔詭，因為並不是就原地居住，而是附近找一塊土地遷移，在部落都已經長期發展、居住好情況下，拆除再建、砍掉重練，去開墾一些不一定要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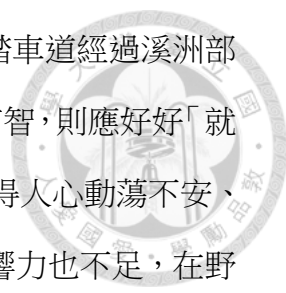


這裡的項目，如環河車道旁的咖啡店等，用法律、社會、經濟等方面的理由包裝該作為；除了不尊重原住民外，也明顯可見如此的遷移非常沒效率，也並非真的為民著想，所謂的「民」，並非只包含手中有經濟力的人，廣大的環河自行車道、新北市觀光高品質的殊榮，逼得溪洲部落的老弱婦孺，必須扶老攜幼的離開自己擁有美好回憶的地方。回憶，也許是相當軟性且不切實際的訴求，但是，沒立即經濟效益的事也必有其存在的價值。雖某種程度來說，監督政府的原意也是注重效益，在避免施政績效不彰，不順民意者被汰舊換新，然而這正是民主政治的可貴之處，一切都是為人民的幸福著想。

回溯到搬遷的原因，政府用既有的法律框架說，原住民私自擅用了政府所屬的土地，卻沒看到整體歷史的脈絡，都市移民來到城市的艱辛、原住民從原鄉帶來的知識價值體系，現今主張拆遷者秉持的理由有各種可能，不合法、居民安全、市容不佳、或是因為地段太好所以要另作用途等，若以「比例性原則」來談多數民眾的觀光便利，河岸開發的政策好像代表著多數人民的福祉，但當損及弱勢者權益時，「城市的便利」在此便不能作為唯一的考量了，都市變更和開發並未為這群人帶來生活的穩定，反而是增加了動盪，溪洲部落居民的生活穩定跟幸福，對比新北市觀光之都的榮耀野心，這是多麼諷刺的畫面；為著大眾的休閒，這群人舉家搬離住所，忽略了歷史、政治、社會、經濟等脈絡，單單一句「違建」就彷彿判了死刑，使得他們註定面對各種的挑戰，在其中要避免外界的污名、還要不斷地協調、擔憂未知的變化等等。

(二) 經濟效益 v.s.文化獨特性

儘管在危機中，族人還是照常種菜、採檳榔、開麵店、上學、上山採菜、抓蝸牛、喝酒、看電視... ..，過著日常的生活，政治人物常提到他們要盡力維護的人民小確幸，不正在於此嗎？都市應該保留的文化和觀光，不只是騎腳踏車悠閒地環河，在遠眺河岸風光時順便小啜一口咖啡，如一般廣告的唯美畫面、如此刻板的印象，試問是誰在定義最理想的觀光方式？研究者認為，多一些人文、歷



史社會的關懷，反而會締造更深度的旅遊；有許多觀光客沿腳踏車道經過溪洲部落，他們也很喜歡原住民的文化，覺得有這個部落很酷！政府有智，則應好好「就地發展」，而非終日想著拆遷，人力物力如流水付諸東海，又使得人心動蕩不安、人民的幸福飄蕩蕩。弱勢的聲音總是容易被犧牲，人少、影響力也不足，在野黨官員過年去溪洲部落送暖，說著：「政府要有同理心」，本來研究者相信這是其分內的工作、並非做秀，但當她說著「執政者多年都沒改善這一切」時，卻令我思考這批評實際上的效益也不大，或許她想表示關心，無論政府在野都是，但研究者相信族人們和大眾更加期盼的是，口頭聲明和偶爾過節的關心之外，再更多實際的作為，且更有效率的去回應弱勢的需求。

(三) 符合都市原住民需求的服務和居住方案

有時候我們會想否認文化的差異，說著來到都市的原住民本該適應這裡，憑什麼有額外的福利？給福利可能還讓他們感覺歧視呢。但若我們認為在都市生活就叫一種齊頭式的平等，那我們真該想想，都已經擁有住在都市生存的資源，為什麼都市中還有那麼多的問題、發展的障礙，何況溪洲部落連居住都面臨困境；而齊頭式的平等離社會正義往往有一定的距離，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我們看待都市原住民也不能只說，他住在都市就必須適應符合都市的樣子，反之環境制度也應配合調整，讓人們更能安心在地生活。

如今青少年與兒童對文化園區的期待是，觀光能發揚溪洲部落的光榮，並希望把過去豐富的歷史保存下來，成立一個博物館，也期待更嶄新乾淨的新家和新設施，有自己設計的空間；只是擔心新居地空間變小不習慣、沒地方活動和停放汽車，更為後代著想，希望孩子們有跟他們一樣空曠的地方遊戲，建議城鄉局與相關單位尊重他們的聲音，除去施恩者的角色，而是重視人民的需求，遵守七月動工之諾言，量身打造符合溪洲部落居民所需的住所，以原住民文化為中心，周全考量朝向永續之發展。



二、 提升部落生活品質

(一) 發揚部落的具體作為

政府應聆聽溪洲部落青少年兒童的聲音，反省過去拆遷政策對他們的影響，如今有效執行文化園區政策，與居民充分溝通，並能成立有意義的歷史博物館，蒐集相關史料，呈現都市原住民的歷史，以及都市部落生活樣態，讓外界理解並認識他們的故事和文化。

青少年期望年輕一代更加凝聚，想成立表演團體等，因此更鼓勵部落傳承文化，除了每年的豐年祭，也可成立青少年兒童專屬的部落學堂，學習部落的儀式文化，並定期成果發表，以此凝聚成員；也可辦理研習、邀請相關團體來分享經驗和實務作法。另外，他們也希望部落環境更整潔，無論是族人或是外來客人，都能改掉亂丟垃圾的壞習慣，維持部落良好環境；建議部落發展協會可推行垃圾不落地運動，「隨和但不隨便」的生活習慣，期盼將溪洲部落的光榮發揚出去。

(二) 積極促進環境安全

除此之外，部落還面對祝融之災和水災的威脅，讓青少年和兒童每次遇到都驚慌害怕不已，特別近期自救會大火，不僅燒毀了部落多年的心血與珍貴回憶，再度掀起族人過去的傷疤，想起部落過去火災的陰影，青少年奮而救火卻無力回天，雖然無奈、所幸無人員傷亡，屋舍安全的議題浮出檯面，多次面對祝融的溪洲，也希望享有和一般社區一樣安全生活品質的權利，他們從前部落大火後便很能幹地自己打造了更安全的家屋，但仍需要更多資源挹入，建議有關單位不應忽視其權益，並協助定期檢查維修部落房舍、電線和公共設施等。

新店溪對岸的開發影響到連年水位上漲，擠壓河岸居民的生存空間，每逢颱風季節就要疏散到附近鄉鎮的活動中心，身家性命安全堪慮，風災過後也要捲起衣袖，大費周章清理被泥巴覆蓋的家屋。河岸至今沒有堤防，面對即將來臨的颱風季節，有關單位務必積極治水，注重開發與居民的雙贏策略，而不僅是一再疏散、治標不治本，務必優先考量居民之生命財產安全。



(三) 靈性生活的重要

妮卡兒感受到信仰在她生活中的幫助，無論是憂愁或高興，都可以透過禱告和上帝交流，心裡得到安慰，她也提到阿嬤教她用族語謝飯禱告，鼓勵她在同學面前不用害怕禱告，禱文有極美的涵義，顯出感恩和不浪費的品格。她認為太忙碌的生活，使族人面對靈性上的挑戰，無法與造物主連結，失去禱告習慣和平靜的心，部落集體的信仰有其重要精神支柱的意涵，若能加以提倡也會成為凝聚部落、增加族人生活品質的關鍵。

(四) 以愛和團結延續部落人情

部落緊密的人際有正面意義，然人言可畏，鄰里閒話家常同時把八卦一同流傳使得青少年深受其害，不實謠言對他們造成人身攻擊、人際破裂和心理傷痛。建議部落領袖在排解糾紛時謹慎，也可適時呼籲部落團結起來、不以閒話傷害彼此，不讓都市的疏離滲入都市部落的人際、透過愛和團結延續部落人情，以「說好話運動」凝聚部落關係、維持部落良善精神。

(五) 增進交通資源

青少年和兒童期待部落的對外交通更方便，因為處於市郊，又週邊有許多凶悍野狗，沒有交通工具或行動不便者，如學生或長輩，都必須仰賴他人才能出外上學、辦事、看醫生或購物等，但不見得時間都可以彼此配合，因此致使許多青少年早於法定年齡開始騎乘機車，不僅在法律邊緣也有交通安全之虞。青少年自己提議可以有交通專車遶行溪洲部落，增添便利性，也提到長輩外出看病很需要專車接送。然而如今在討論就地居住的事情，人們往往認為他們貪心，試想可能有相關的想法：「違建不拆你已經很好了，你還要爭取這個（交通車）爭取那個（不搬遷）。」研究者認為此種說法只是模糊焦點，並會衍生其他歷史脈絡的邏輯攻防戰，簡言之，當居民有切實的需要，政府理當配置資源。

「聽著煜奇說要有交通車，我覺得是很棒的提議，但卻擔心別人無法接受，因為政府怎麼會願意把資源花在這種「偏遠地區」設置專車，總是要經過一番寒

徹骨的抗爭吧。說著「偏遠地區」，其實也是挺弔詭的，明明就在新北市；如果要回應各種問題，還真的是好累，如：有錢人也住在郊區，可以自己開車出入啊，要住「郊區」何不自己解決交通的問題。但是問題是他們不是有錢人，他們當初也是因為工作沒有居住地而住在這裡，現在就是很多老弱婦孺呀。好，那如果你說到「地權」的問題，土地歸國有的時候，不能隨意變賣，這就要看居民個人的意願了，畢竟漢人習俗入侵了原住民傳承土地的習慣，土地不是攻佔傳承而是買賣而來，是有變賣的可能。」（田野筆記 2014 年 6 月）

交通不便，導致青少年提早騎乘機車，提高事故機率，建議有關當局提供部落交通專車、並擬相關配套措施，以照顧老弱婦孺之需求。

三、 侯鳥部落客須知

（一）我也曾是侯鳥

曾經我也是進入部落課輔的一份子，看過一些大學生比較嚴厲的管秩序，聽到青少年與兒童頗有微詞，我感覺因為自己還沒有確立彼此的關係，也不知道對方是否需要這樣的服務，所以還是會先持保留態度，慢慢試水溫、再往更深處遊去，後來在聊天中知道兒少的學校也有提供課後輔導，這個服務就比較沒那麼必要了，不過當初也是因此有著力點能認識青少年與兒童，慢慢建立關係；也在過程中學到不能如蜻蜓點水一般來去自如，而是要去之前或是不能去時，都要告知青少年和兒童，否則是一種不尊重的行為，曾有青少年期待我們來到而落空時向我們抱怨，讓我們受到很大的提醒。在大四畢業要離開台北時，我和好友美贏也曾詢問我們過去的陪伴給他們什麼感受，當然我的詢問可能是有偏誤的，不過他們普遍反應都是很喜歡跟我們一起畫畫、聊天、唱歌，希望我們一直留下來，而我們其實也享受他們的陪伴；我們明白道別是要循序漸進的，從告知我們要畢業了、到帶學士服去部落和他們拍照，後續透過臉書連絡，我們都知道自己是彼此生命中重要而不可取代的過客，也是不能忘記、再忙也久久要聯絡一次的珍貴好

友。

(二) 進入部落要訣：主動關懷、自我介紹、循序漸進、尊重、平等、不輕易承諾、說到做到...

剛來到部落的訪客，如各界服務團體或關心部落青少年和兒童的人們，一開始很難找到服務對象，田野曾遇過多次附近大學的大學生來服務學習，一個班級分組規劃不同活動跟部落孩子們互動，例如玩躲避球、聊天、做麻糬等，但往往會遇到很難找人的窘境，因為關係都需要慢慢培養，加上他們一開始比較怕生害羞，會在旁邊先觀察，有時大學生們自己聊起來，會令他們產生反感，認為應該是大學生要來主動找他們玩的，怎麼反客為主，感覺不尊重他們。因此前幾次進到部落，預計的教案沒教、計畫大改變是必經的過程，心裡也難免受挫，不要放棄主動出擊、攀談和邀請青少年與兒童，天南地北閒聊，適時有些小零食，漸漸可以建立一些關係，再藉由既有的關係擴展到更多他們認識的人。平等對待、不亂丟垃圾、在不熟之前不要裝熟問東問西，都是他們很重視的，藉此也能較順利地與他們建立關係；即便一開始可能他們會憑外貌決定喜好，但日久見人心，前面所提的元素還是比較重要的，特別不要輕易承諾，若是說了就要信守承諾，做不到也要解釋原因、限制在哪裡等，讓彼此的關係有可預測性，青少年和兒童有所依循，對關係有信任和穩固的感受。

(三) 深入部落：主動禮貌拜訪、依個別需求服務、開啟不同團體。

社福或各單位若要進入部落關懷，也會建議多有機會友善地家庭探訪，如量血壓等衛教單位，其實族人很需要這些服務，只是有時沒足夠的誘因（如關係或獎勵等）、族人又酒足飯飽，有時坐在家裡也就懶得出去了，若服務者主動叩門，和族人簡單表明身分及來意，受邀進入屋內坐下閒聊搏感情，久了就能漸漸成為一份子，也會更知道族人的需要為何、並如何著手提供服務。

兒童青少年同樣都喜歡活動和談心，曾經見過社區大學和一些服務團體帶他們做點心、做包包、做串珠、做卡片、看影片、打躲避球、背背樂、老鷹抓小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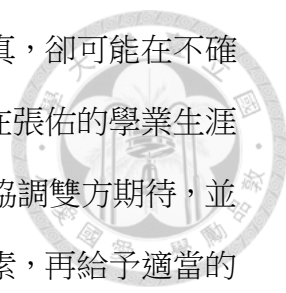
躲貓貓、鬼抓人、學樂器、唱歌、跳舞等，有趣之外、能有些體驗和分享在其中也是很不錯的，但活動的深度和體驗性，也須因應個別年齡層之需求，使用不同之介入方式；此外，研究者的田野經驗認為，若要在都市部落中從事青少年團體工作，需要注意團體年齡分層，因著阿美族本身階級制，青少年和兒童有所分界，同輩間的凝聚力比較強，不同齡之間較為統治管理和順從服務的關係，所以可能分開帶領，他們個別才能較為自在、也會比較有凝聚力。在邀請上，需要服務者主動問候、建立關係，漸漸打破隔閡，開拓服務的過程，通常會需要不屈不撓地邀請，並有適切內容、合理誘因，他們才會比較想參與；如主題因應前述他們關切的部份分次帶領，如生涯夢想、婚姻交友、部落人際、原住民文化、原住民認同、居住議題等等；也因為青少年有更多部落外的人際圈，可以提供他們有分享交流的平台，認識自己的文化和都市部落議題、也提供思考在都市當中面臨和自身文化的衝突時的應對，甚至，可運用部落本身社區凝聚之特質，培力都市原住民兒少，促發權力意識、以各種方式為自己發聲。另外，在開始時有一些破冰活動或小零食，較能吸引他們準時前來，並更自在地參予。

四、 都市原住民兒少全人發展

(一) 生涯路不孤單

1. 父母溝通期望，不止息的接納

受訪兒少的父母對其教育大多相當重視，不同於過去研究提到都市原住民父母無暇照顧子女的教育的情況（張世佩，1997），受訪青少年的升學動機都不太一樣，張佑想挑戰自我，煜奇想體會大學生活、也希望光耀門楣，成為家中第一位讀到大學的，該映則是看到部落中經濟慘澹的家庭，希望自己將來有好生活而積極唸書。在選擇職業類科和大學科系時，他們都會考量到自己的興趣和夢想，當父母意見和自己不同、希望選擇符合興趣的路，或依照父母期待選擇後卻表現不好，都令青少年很挫折，更擔心父母失望，自我獨立和父母期望的拉扯，在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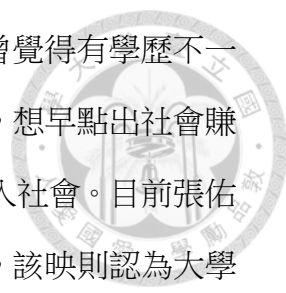


少年心裡產生不小的波瀾，「不要搞砸」的底限砥礪青少年認真，卻可能在不確定父母要求或面臨失敗時，失去自我價值的肯定。觀察父母親在張佑的學業生涯扮演的角色，有賦予期待和給予建言兩方面；若和青少年溝通協調雙方期待，並適時鼓勵他們、肯定其做過的努力，諸如選擇時所考量過的要素，再給予適當的資訊和建議，讓青少年看到自己的能力，也體會重要他人的支持和包容不變，對青少年的生涯選擇與發展是相當重要的。而從過去的就學問題（邱怡薇，1998），演變至今有多元的選擇和穩定就學之情形，可見長期定居都市部落，都市原住民生活有日益穩定的趨勢；政府更應考量此得來不易之現況，減少外在動盪之因素。

2. 升學抉擇關卡，提供充足支持和資訊

張佑在國中參訪學校時看到表演藝術科的光鮮亮麗，就讀時發現真正從業機會少，而且工作壓力大，因此建議在介紹職業發展和興趣時，務必正反併陳，讓青少年在被吸引踏入之前，有足夠真確的資訊才來做抉擇。高中時張佑就被父親問也自問到：「那我畢業要幹嘛？」如今正值大一的張佑想得很遠，擔心大學畢業後自己能否如願得到所需的工作能力，而「畢業後要幹嘛？」這個問題，卻是研究者將近大學畢業時才去想的，可見得升學對張佑來說是個重大的決定；相信學費和時間的花費都是她必須考量的代價，在社會上有立足之地得以生存更是重要，大學生涯的迷思在於，看似有很多時間可以揮霍，當你沉溺在彈性上課時間、及諸多好玩的活動時，學費和時間也如流沙般消逝。張佑在大學一年級還正探索的時刻，就焦急地想尋找有效益的出路，該映同樣也為此緊張，讓我們看到青少年在求學時期，很早就必須開始不斷為出路焦慮，教育制度和社會應提供他們更充分的機會，以及職涯發展藍圖，而不只處處講求競爭力，才能減輕學子壓力、讓其在教育中探索自己的興趣，並有效規劃職涯，一步步穩固健全的發展。

青少年在高中階段就已經面臨要不要繼續升學的抉擇，如煜奇和該映曾考慮過是否要繼續唸大學，張佑的父親在她高中畢業時也曾問她此問題，這是研究者沒經歷過的階段，因為在主流的環境下，很自然順著潮流繼續升學；進一步思考



青少年的抉擇，煜奇提過對讀書沒有興趣、也讀不起來，該映曾覺得有學歷不一定有工作、或是他們都已學了一技之長，在打工時有一些心得，想早點出社會賺錢，這些原因都讓升學不見得是唯一的出路，讓他們想早點步入社會。目前張佑希望一步一步來，先順利大學畢業，之後有能力還想繼續求學，該映則認為大學文憑不是重點，在過程中培養能力才是職場上競爭的關鍵，顯示青少年對自己的生涯很有想法，也對未來生活有美好憧憬。

研究者接觸到較多都市原住民青少年低學習成就，時常抱怨學校很無聊，便會斷定他們對升學沒有興趣，尊重其意願而不在學業上多加著力；卻忽略青少年因著希望能在社會上好好立足，自己思考後還是會選擇在升學上努力，若是要與都市原住民青少年一起工作，不可忽略學業成就不佳背後，往往隱含複雜的社會機制（黃薇靜，2000），也需要注重兒少本身的動機，了解其意願並給予足夠資訊。從受訪青少年或兒童身上得知他們從沒興趣再升學，到擁有一個夢，希望在主流體制下繼續升學來完成，因而轉變從厭倦升學到接受升學，並為此努力，可見當聽見青少年及兒童說自己決定不想再升學、或就讀需背誦理解很多學科的科系時，不用太快說案主自決，而把升學的路都從他們的選項中拿走，依然要把握機會協助其探索興趣，因可能是長期以來學業上的挫敗，讓他們無法了解自己的長處和熱忱所在，當他們說到自己喜歡表演或者是改裝車輛，這些夢想和動機，都可以成為工作者和他們一起努力的著力點，立定相關計畫並和他們討論可行性，一步步由簡到難，陪他們分階段實行；此外，青少年也提過同儕的鼓勵和勸戒、看過他人真實的例子，都是激發他認真思考未來並努力的關鍵，工作者可以加以運用。

3. 成績不是一切，學科外探索興趣

以成績為導向的升學制度，將升學和讀書擺放在至高地位，在此之外的青少年被視為自我放逐、對未來沒有計畫，讓學生花費主要的心力把各學科考好，有興趣的部分卻難以著墨，教育理念上發展興趣已是潮流，但實際上青少年們卻不

見得有很多機會探索學科以外的興趣，優勢觀點認為可以「藉由服務使用者對他們自己希望和夢想所採取的具體行動與獲得的結果，來強化他們權能增強的意念和行動力」（簡春安、趙善如，2010），因此建議教育體制給予多元資訊和機會，讓青少年探詢自己的興趣所在。

基本學力渴望提高全民素質和競爭力，但對於在學習中屢屢經歷挫敗的低學業成就者，可能也只淪為全民共同回憶，且大部分在時光的槍林彈雨中，支離破碎只存留某些詞彙，自信心也血肉模糊。受訪者即認為老師懲罰錯誤的教學方式，並未增加學習胃口，反倒剝奪學習機會，希望師長和父母可以有更寬洪的眼光，翻轉「成績代表一切」的價值觀。

(二) 增進家庭功能

當父母不在身邊，年長的祖父母成為主要照顧者又無力管教，張佑從小就要學習自我照顧、從試誤當中尋找生存之道；隔代教養的情形更需要成人的引導和關懷。父親雖然健在，但重心已在新成立的家庭，張佑希望得到父親的愛、跟父親關係更接近，卻又要讓賢給同父異母的妹妹，青少年在這個過程中被迫早熟，放下自己對父愛的渴望，父母離異更讓他們感覺自己像是沒有人要、毫無價值一般，安全感不足，對婚姻失去信心，然而內心依然渴求一段能穩定長久的關係。青少年也提到好賭和收入不穩定的家庭，落入貧窮和極大的生活壓力中，還有酒後造成的家庭衝突，讓青少年和兒童心驚膽跳，正因為一次酒後的意外，青少年目睹父母爭執、受傷而於心不忍，便成為了父母的守護者，常常擔心、叮嚀他們照顧身體，心理上角色逆轉視自己為幫助和照顧者，擔負了極重的責任。隔代教養的青少年，則因祖父母有恩於自己，必須學習自愛，不要搞砸事情以免無法交代，加上與祖父母同住，要負起照顧責任、以免愧對親戚，此種狀況，讓青少年還小小年紀，就已經扛了很重的擔子。

期盼成人也試著理解這樣的心理，這些面臨困難而格外早熟、擔任照顧者角色的青少年和兒童，需要更多關心，建議社會福利單位關懷部落時，可由部落領

袖詢問相關有需求的對象，如隔代教養、父母爭吵、貧窮欠賭債及低薪家庭等，建議部落可發起家庭關懷之活動，除一般鄰里關心之外，對有特別需要之家庭可集合資源共同扶助，也可由社區發展協會結合社區關懷或家庭教育相關機構，凝聚社區並提供家庭資源，機構則可透過長期蹲點建立關係，無論辦理活動、理財教育、節制飲酒宣導或定期探訪關心等，找出適當的服務的模式，有效深入部落。

(三) 給予空間和引導關懷

1. 狂飆過渡期

青少年和家庭關係緊張的叛逆期，時與學業和玩樂的拉扯有關，如該映受到朋友影響，不想回家、不想繼續升學，覺得朋友也是如此、自己何必要聽爸媽的，但隨著好友不放棄的勸導，加上看到他人出社會極其辛苦、血淋淋的例子，她才願意遵照父母的意思，繼續升學；煜奇則是看到父母的脆弱之處，產生憐憫體貼的心，變得比以前更常主動問候父母、也對父母說的話更有耐心傾聽。而父母師長在這段期間需要加倍的耐心，以堅忍的愛來喚回青少年的信任，並運用同儕的正向力量拉拔青少年，身旁無論有正面或反面的實際教材，都可能成為青少年嚮往或警戒的榜樣，只是機會教育可遇不可求，最好就是將心比心、柔和勸導，若單從主流切入、藉機訓斥，就可能招致青少年反感而帶來反效果。忍字上刃下心，可想父母師長此時心如刀割，但還是要有盼望，青少年也正在學習為自己走的路負責，他們也有自己的判斷力和領悟時刻，勸誡之後唯有忍耐和陪伴，給他們嘗試跟成長的空間，相信會等到他們領悟及長大的一天。

2. 愛情教練


青少年的交往戀愛，就是在為未來的婚姻奠定基礎，然而他們在感情路上多靠自己摸索，許多情境都是懵懂無知、徬徨害怕，課本沒教的第一次，如和對方家人時見面、對方到異性較多的場合而醋勁大發、思考未來結婚居住地等，他們只有偶爾會跟手足好友分享討論而獲得支持，建議校園討論更多有系統地討論和教導交往的藝術、健康的愛情等，幫助學生以美好的品格，真誠地經營社會關係，

政策推動支持相關資源，如交友輔導、婚前輔導、主題性團體等更多進入校園或社區，甚至相關的傳媒節目也應大力推廣；成人的故事適度自我揭露，還有提醒和關顧、並適時給予空間，都能幫助他們在愛情中更有方向、避免受到不必要的傷害，也奠定美好的家庭基石。

第三節 結論

研究中呈現溪洲部落獨特之處：如部落歷史與經驗，部落團結和文化等，顯出其為**應當被維護保存的社區**；也有呈現都市原住民青少年和兒童與大眾普同處，如：金錢、愛情、夢想、生涯和家庭等，顯示**他們也有同等和我們追求幸福的權利，應享有符合期待的生活品質**。然本研究重點不在於區辨獨特或普同，而在於認識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的主體經驗及優勢力量，一窺他們在都市部落之生存樣貌，聆聽他們的聲音。辨別服務使用者所鑲嵌的社會網絡和生態，及其中的優勢和資產，是優勢觀點的一大重點（簡春安、趙善如，2010），而其中發現都市原住民兒少擁有強烈的部落認同及原住民族榮譽感，對自己的文化很肯定，也對部落事務涉入深，很早就去思考部落在都市生存之議題，並有在社區中培養領導技能的實踐機會，累積了豐厚的社會資本；雖居住在都市中受到主流觀點影響，其仍較偏向雙元文化認同，喜歡都市之便利、接受升學價值，但也認為部落很獨特、並且成績不是唯一。

透過青少年與兒童的觀點，研究者深入思考拆遷及就地重建的政策，更發現其狹隘無知之處，國家機器的力量如排山倒海，一舉一動都傷害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光是一個拆遷的政令，就已經把青少年和兒童嚇的半死，雖然人生在世不可能沒有危難，不正義的手段還是不可作為增加韌性的藉口，頂多該稱讚被擊打的人民，居然還能在這不公不義當中生存，這是你們不配擁有的人民，他們應該為自己驕傲，研究者在看完一部移民相關的紀錄片「惡鄰入侵」時，有感而發：



「放大到鉅視的角度來看，全球化之下，世界各地和都市城鄉有移民，搬遷有各式理由，但新的國度如何看待與迎接都會造成不同的結果，有可能使移民融入適應社會，又或者適應不良、造成痛苦與問題。馬英九「我把你當人看」一言，顯示台灣漢文化主流的都市對原住民移民的態度是「歸化」的公平，既來之則安之，到我們都市就應該好好學習遵循都市的法則，在法治、資源等方面也一視同仁；但澳洲的例子值得借鏡，紀錄片『惡鄰入侵』提到白澳政策劃下句點，迎接越戰難民進入澳洲的情況，正是因為冠冕堂皇的『一視同仁』，忽略了文化和經濟等方面的不同，造成各項配套措施不足，如住宅、親職家庭、經濟等，使得移民難以融入社會，反而造成社會亂象，最終這些移民又成為不被歡迎的一群。」

（田野筆記 2014.2.20）

我們必須跳脫一向以漢人為本位的習慣，轉以社會正義和原住民的角度思考，考量完善的配套措施，不能再重蹈覆轍地以為一視同仁就沒事了，而是要重視他們的獨特性與個別的需求來提供服務，研究者在思考到整個拆遷事件時不禁憤慨起來：「溪洲部落的居民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故事的人們，我們究竟還要做多少事情，讓人說白浪（漢人）的不是，我們不能再整天本位思考了！」（田野筆記 2014 年 6 月）

一般都市社區很少能發展「社區意識」，然此對現今社會和每個世代都相當重要，若不用心維護，甚至摧毀溪洲部落這個活教材，便是使社會各界失去了美好典範；都市部落是值得我們效法的對象，而它就在我們身邊而非遠在原鄉，若僅想到建設咖啡廳讓漢人去消費，作為一個休閒育樂空間，卻看不見「社區的力量」，只能遺憾地留下一聲嘆息和一股銅臭味。

都蘭部落阿美族歌手 **Suming** 以他的才華四處宣揚部落的文化、期盼榮耀部落，而溪洲部落兒童青少年的一片天，應當存在於他們能安居樂業、並為自己夢想踏實努力之處；他們視溪洲部落為自己最有歸屬的家園所在，也看到部落帶給都市的多元價值，希望能夠保存自己的家和歷史，延續他們所享受過在部落裡的

天人合一與自在，讓童稚純真的笑聲代代流傳在部落的廣場、溪邊、屋舍裡，這是他們鄭重的訴求，更是各界應該重視並聆聽的聲音。



第四節 研究限制

訪談四位青少年、一位兒童，含多次田野，未深訪重要他人和部落幹部，若有其背景資料應更能補充不足之處。訪談對象年紀皆低於二十歲，日後追溯應有更加豐富的資料；而部落整體情勢和青少年都在變動中，如政府承諾七月底前文化園區動工，透過持續觀察和深入了解，可累積更多知識，得知更新的樣貌、取得新發現，作為都市部落及其兒少發展之參考。

第五節 後記

突然有鬆一口氣的感覺，來自於我承認我是個外來的人、我是個外行。

一直以來，因為對原住民文化的認同度很高，我甚至喜歡他們的文化到一個地步是，希望自己是原住民、或是老公嫁個原住民，因此害怕別人問我一些相關的問題我無法回答，畢竟我自認歸屬於此。

「今天在禱告會裡，我感謝神因為我可以去認識『另一個文化』，從前的我不會這麼說，因為覺得我本來就知道這些文化，他就是這樣、我明白了解的，今天我問一位阿美族朋友，原住民的生日快樂怎麼唱，其實就是很直覺的這麼問了；但其實我以前都會希望專業一點，讓別人覺得我很厲害，也歸屬於他們，專業一點應該問『族語』或是『阿美族語』的生日快樂怎麼唱，因為原住民畢竟有那麼多族。」

當我做個單純熱愛原住民文化的漢人時，感覺到一種自由，溪洲部落的青少年和兒童實在帶給我太多太多。

「我可以做自己，我也可以很愛你們，因為我愛跟你們一起聊天、跳舞、唱歌，分擔你們的苦與樂，雖然跳舞跳得笨拙被取笑；但是因為我很喜歡、很佩服

你們，所以想跟你們學習。也許我擁有一些耀眼的東西（主流社會認可的）：如學歷等，但那並不是我想要你們看到的；我想要你們看到的，是那個真心在意你們的我。也許有點笨拙，常常狀況外、又來來去去，但我很想愛你們，真誠地把這一段的關懷深深獻上。也許我希望我是特別的、被認同或紀念的，更希望的是你過得快樂、開心，我們的友誼像酒越陳越香，就算很久沒見，你也知道我關心你的心仍然如同家人。因為上帝曾把我放在這裡，孕育教導我體會『不同』的美麗，你們的力量、你們的堅持叫我驚豔。」

這份研究是一個跨界之作，只因為我和他們是這麼不同，卻有幸能聆聽他們的故事，那撼動人心和社會的聲音，這份情誼令我再珍惜不過了。

「願上帝的愛把你我的心敞開，
圍著那象徵豐收的小米舂，手牽手跳著舞
踢腿、跳躍、旋轉，變換各種舞蹈
堅韌溫暖的眼神流動在我們之間
你看著我的時候，我感受孩子單純的笑靨
我看著你的時候，你知道幸福不再是問號
因為，我不會放開
這山水間最獨特的情誼
我們最寶貴的家」

附錄一 訪談大綱



(一) 溪洲部落青少年的部落成長經驗

欲了解溪洲部落青少年在部落成長的情形、與都市互動的過程脈絡，特別是在生理狀態、心理衛生、生涯選擇和人際交往等方面的經驗，本研究參考運用王篤強（2007）整理的優點評量題目，因其可涵蓋完整面向，並因應受訪者情境修改合乎實際情形：

1. 居住、遷移、社區（部落的成長經驗、搬遷過程、印象深刻的經驗、好與不好的地方、參與部落事務經驗等）
2. 交通（外出就學或打工的交通工具，便利性與交通工具可及性）
3. 經濟（零用錢、家庭經濟財務狀況、期待等）
4. 生涯、教育、職業（生涯發展狀況，期待與規劃）
5. 社會支持、一般關係、親密關係、與宗教經驗
6. 健康（身體與心理狀況、生活飲食狀況等）
7. 休閒育樂狀況
8. 現階段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事情

下列幾個題項則是探詢他們和部落的關係：

1. 請你形容一下你心目中的溪洲部落是什麼樣子？為什麼？
2. 你認為別人心目中的溪洲部落是什麼樣子？為什麼？
3. 覺得在都市的部落跟在原鄉的部落有哪些異同？
4. 你長大後想繼續住在溪洲部落嗎？為什麼？
5. 你覺得溪洲部落（的族人）面對哪些挑戰？
6. 你想為部落做那些事？你覺得要做那些努力才可以達成呢？

(二) 成人與溪洲部落青少年在部落生活中的關係

1. 你在部落跟哪個大人最熟？他們是怎麼樣的大人？跟你的關係為何？
2. 你有事會跟哪位大人分享？他們平常怎麼關心你們？

3. 你對因為各種活動（抗爭、部落觀摩等）來到部落的哥哥姊姊有什麼想法？

(三) 迫遷和抗爭及文化園區開創的經驗

1. 當時你知道溪洲要被拆是什麼情形？你有什麼感受或想法？
2. 部落裡是誰在抗爭？你怎麼參與？你的感覺跟看法是？
3. 你對文化園區了解多少，希望就地重建後有何不同？想保存什麼？

(四) 溪洲部落青少年生存的各项優勢，並其對生活不同層面的想望和期待。






參考資料

中文部分

- 文建會（1999）。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臺北：文建會。
- 王篤強（2007）貧窮、文化與社會工作：脫貧行動的理論與實務。台北：洪葉。
- 王增勇（2002），原住民社會工作理論。社會工作與台灣社會，頁 327-341。台北：远流。
- 西村幸夫（2003）。故鄉魅力俱樂部--十七個日本社區營造故事，頁 27。台北：远流出版。
- 邱怡薇（1998）。都市原住民青少年之社會支持與學習適應—以台北市阿美族為例。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應用社會學組碩士論文。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0）。《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印。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6）。95 年度都市原住民生活狀況調查暨都市原住民生活發展計畫（第 3 期）執行情形評估報告。台北市：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
- 吉野正治（2008）。寫給一般民眾的社區總體營造，頁 16。台北：詹氏書局出版。
- 李明政（1997）。大台北地區都市原住民模式及其變遷情況的描述分析。台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台北：南港。
- 李明政（2003）。文化福利權。台北市：松慧。
- 朱雲鵬（1987）。貧富問題之探討/台灣地區資料庫之因素分解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
- 江雯（2011）。台灣都市原住民族邊緣化下的抵抗研究—以三鶯部落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 吳芝儀、李奉儒合譯（1995）「質的評鑑與研究，Michael Quinn Patton 原著，1990」。台北：桂冠。
- 宋麗玉、施教裕（2010）。優勢觀點—社工理論與實務。台北：洪葉文化。
- 林金泡（1983）。臺北市、高雄市山胞居民生活狀況調查研究。台灣省政府民政廳。
- 林易蓉（2009）。溪洲部落空間尋根：與原鄉部落的空間模式。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鳳珠（2005）。原住民的工作世界：阿美族青年的故事。慈濟大學社會工作所碩士論文，頁 54-57。
- 黃瑞琴（1997）質的教育研究方法。心理出版社。
- 黃薇靜（2000）。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的生涯建構--以大台北地區阿美族青少年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源協（2009）。社區工作的新取向 – 社區能力與社區資產。南投：內政部社福研習中心。
- 施正鋒（2010）。台灣族群政策。台中：新新台灣文教基金會。
- 胡湘珍（1996）。台北市原住民婦女生活適應採訪紀錄（二）。台灣省文獻會：台灣原住民史料彙編，第二輯，頁 118-127。
- 查普曼·克拉克、洪幸維（2008）。我們的孩子都受了傷。台北：校園書房。
-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
- 張世佩（1997）。宜蘭地區泰雅族都市原住民採訪錄 3。台灣省文獻會：台灣原住民史料彙編，第五輯，頁 381-397。
- 陳順利（1998）。影響學童飲酒行為的因素之探討。思與言，第三十六卷第三期，頁 261-299。
- 陳毓文（2002），國內少年問題的現況。社會工作與台灣社會，頁 137-152。台北：巨流。

許木柱（1987）。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適應。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傅仰止（1987）。都市山胞的社經地位與社會心理處境。中國社會學刊，11:55-79。

傅仰止（1992）。都市阿美族的聚居生活型態：以西美社區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163-214。

傅仰止（1993）。都市阿美族的聚居生活型態：以山光社區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163-214。

傅仰止（2006）。台灣原住民的弱勢意象與位階：比較我群與他群觀點。劉兆佳、伊寶珊、李明堃、黃紹倫編，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挑戰：香港與台灣的經驗，頁 305-34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曾華源、郭靜晃（1999）。少年福利。台北：亞太。

楊士範（2008）。漂流的部落：近五十年的新店溪畔原住民都市家園社會史。台北市：唐山。

劉仲冬（1996）。量與質社會研究的爭議與社會研究未來的走向與出路，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關漢中（2009）。青少年在社區：身不由己或相得益彰？。社區發展季刊，126:191-202。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心理出版社。

瞿海源（1983）。台灣山地鄉的社會經濟地位與人口。中國社會學刊 7：157-155。

瞿海源、傅仰止（1986）。都市山胞城鄉移動與都市認同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

蔡崇振（1999）。當前國內青少年問題及其因應對策。台北：社會發展研究學刊，3:71-78。

蔡明哲（2001）。台灣原住民史-都市原住民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社會政策學會（2004）。93年推動受暴婦女優點個案管理模使初階訓練手冊，

頁 87-89。

謝世忠（1987），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北：自立晚報社。



網路及媒體檢索：

李宜霖、陳寧（2008年5月28日）。掛在遠方的信箱，沒有地址的部落：桃園
崁津部落拆遷前記事。苦勞網。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1月13日。網址：
<http://www.cooloud.org.tw/node/21367>

李宜霖（2009年3月13日）。失土之根—菲律賓的都市原住民，兼訪都市貧民聯
盟秘書長。破報。復刊55期。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1月5日。網址：
<http://www.pots.tw/node/1955>

李宜霖（2011年3月07日）。日學者讚溪洲為新住宅典範。立報。線上檢索日
期：2012年1月12日。網址：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499>

何玉華（2010年01月26日）。溪洲部落不拆了 變身文化園區。自由時報。線
上檢索日期：2012年1月12日。網址：<http://www.cooloud.org.tw/node/50180>
原住民新聞台，2013。原地發聲 264。都市部落反迫遷—探討台灣社會住宅政策。
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5U9V2TVNBUI>。

黃福其（2009年03月11日）。日本協力住宅 引進溪洲部落。聯合報。線上檢
索日期：2012年1月12日。網址：<http://www.cooloud.org.tw/node/36601>

黃福其（2011年12月29日）。通過了 溪州部落將蓋原民社宅。聯合報。線上
檢索日期：2012年1月5日。網址：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2/6810943.shtml>

陳俊雄（2011年12月29日）。溪洲部落 變身阿美族文化園區。中國時報。線
上檢索日期：2012年1月5日。網址：
<http://news.chinatimes.com/reading/110513/112011122900169.html>

新頭殼，2011。幸福報報--原民向前衝 河岸部落何去何從？。網址：

<http://newtalk.tw/lifeshow.php?oid=794>。

楊荔婷（2009年10月20日）。日本設計團隊訪溪洲部落 籲縣府儘速落實重建

承諾。苦勞報。線上檢索日期：2012年1月12日。網址：

<http://www.cooloud.org.tw/node/47731>



西文部分

Anderson, Elijah (1990). *Streetwise: Race, Class, 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shford, J.B.&LeCroy, C.W.& Lortie, K.L. (2007).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2/E

Berg, B.L. (2004)..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C.R. Snyder & Shane L. Lopez (2001).. *Positive Psychology*. Lo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urlong, A.; Biggart, A.; Cartmel, F. (1996).. *Neighborhoods,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occupational aspirations*. *Soc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30 (3): 551-9.

Gans, Herbert J. (1962)..*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updat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Holstein, J.A., & Gubrium, J.F. (1995)..*The Active Interview*.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ner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Urban Ethnography: Situational and Normative Accou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18.

- 
- Jerry W. Robinson, Jr. Gary Paul Green. (2011).. Introduction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ory, Practice, and Service-Learn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Kvale, Steinar (1996).Interviews-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iebow, Elliot (1967)..Tally's Corner: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 Lobo, Susan (2001).. Is Urban a Person or a Plac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Indian Country. in Susan Lobo, and Kurt Peters, eds. American Indian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pp.73-84. Walnut Creek, Calif. : Altamira Press.
- Marshall, C. & Rossman, G.B. (1995).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tevenson, Howard C. (1998). Raising safe villages: cultural-ecologic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motional adjustment of adolescents.The Journal of Black Psychology, 24 (1):44-59.
- Suttles, Gerald D (1968).The Social Order of the Slum: Ethnicity and Territory in the
- Straus, Terry, and Debra Valentino (2001). Retribalization in Urban Indian Communities. in Susan Lobo, and Kurt Peters, eds. American Indian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pp.85-94. Walnut Creek, Calif. : Altamira Press.
- Villarruel, Francisco A. and Perkins, Daniel F. and Borden, Lynne M. (2003).Community Youth Development: Program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Wayne Hammond, Ph.D. (2010). Principles of Strength-Based Practice. Resiliency Initiatives.